

莊子翼敍

老子在_二晚周_一著_二書_一上下篇明_二道意_一之意而關尹子
楊朱列御寇亢倉楚莊周皆其徒也諸子唯楊朱
無_レ書列子在_二晉_一末_一書始行疑_レ後人取_レ莊子之文足
成_レ之者故太史公作_レ列傳不及_レ列子亢倉子唐王
士源所著關尹子書甚高顧嬰兒_一蕊女_一呪誦土偶
之類聃時尙無_レ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_レ爲_レ非_レ其
真也莊子舊傳_二五十三篇_一今存者三十三篇外雜
篇閒有_レ疑_レ其僞者乃內篇斷斷乎非_レ蒙莊不能_レ作

也。然則老氏門人之書傳於世者。獨莊子耳。余既輯老子翼若干卷。復取莊子義疏讀之。采其合者爲此編。亦名之曰莊子翼。夫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又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顧譖譖然。沸不少置。豈曰孔孟之言詳於有。而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歟。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卽寓於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彼老莊生其時。見夫爲孔孟之學者。局於有而

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有於焉。取其所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若夫仁義禮樂云云者。孔孟既丁寧之矣。吾復贅而言之。則何爲乎。此蓋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爲有無。轉上下爲微妙。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害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孟老莊。閔學者之離其性也。而爲之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曉

曉然タリ異同之辨。非余之所知也。

嘗

萬曆戊子人日

焦竑弱侯書印

莊子翼敍

余嘗博遊鄢郢吳越諸名勝。遇方外士。輒譚黃老之事。且性嗜讀莊子。莊子數萬言。無非明老氏之虛無道德之自然也。然初讀之。猶塊然無得。久之乃深味其旨。弘博縱恣。奇詭變化。而玄通微妙。語若不經。而深。有得于道者。吾憶蒙莊。胷次。則誠陋羣品。而遊獨化之外。死生無終始。所謂與天地竝神明往。豈虛語哉。故至今讀其書。輒形神飛動。襟度灑然而有忘形塵垢之外者。是以魏晉閒。諸名流雅尚清言。恣情曠達。咸自此出。而仙家者流。語道

業必宗之。卽古今以儒術鳴者。往往探其旨趣。未嘗以爲異也。豈非有資于世教者哉。故子輿氏力排異端爲事。當時未嘗一言非之。夫子輿之右漆園。猶大成之尊柱下。其不與吾道異也。奚疑嗟夫。後之解莊子者。無慮數十家。率曼衍支離。多不得其要本。茲又寓言之寓言哉。余每撫卷惜之。乃今焦弱侯徧取注疏。誦述錄其與莊合者爲莊子翼。庶幾後之讀者。其有所折衷乎。余故竝刻而爲之敘。

萬曆戊子清明日

王元貞孟起父書印

莊子翼目錄

采摭書目

讀莊子 七則

內篇 七篇

外篇 十五篇

雜篇 十一篇

莊子闕誤 一卷

史記莊子列傳

阮嗣宗莊論

王介甫莊子論 二首

蘇子瞻莊子祠堂記

潘舍人贈別

王元澤雜說 二十九則

李元卓莊子九論

莊子翼采撫書目

郭子玄註

呂吉甫註

林疑獨註

陳詳道註

陳碧虛註

景元字太初建昌人熙寧閒著道德南華二解

王元澤註

秀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註內篇

劉槩註

註外雜篇繼秀後

吳儔註

崇觀閒人

趙以夫註

虛齋註內篇

林希逸口義

翰林學士景定辛酉著

李士表論 元卓著莊列十論

王且莊子發題

范無隱講語 應元字善甫蜀順慶人

褚氏管見 伯秀古杭道士輯南華義海纂微以己意附之名曰管見

南華新傳 義海引王雱註內篇劉槩註外篇矣道藏更有雱新傳十四卷豈其先後所著不同故竝列之與茲采其合者著於編仍以新傳別之

莊子循本 廬陵羅勉道著

劉須溪點校莊子 辰翁

荆川釋略 明唐中丞順之著門人徐常吉士彰刻之以傳士彰解附

南華副墨 廣陵陸西星長庚著

莊子通義 昆陵朱得之著

張學士補註 四維蒲州人

莊義要刪

郡守方楊思善學使方沆子及刪褚氏義海成之附以己意以上二十二家係全書編削類次

支道林註

肇論

向秀註

崔譔註

李頤註

張湛註

晉光祿勳註列子

梁簡文帝講疏

張機講疏

司馬彪註

梁曠論

成玄英疏

蘇子瞻廣成解

容齋隨筆 洪邁著

江適註 宋杭州上舍生註列子

丹鉛錄 楊慎著

焦氏筆乘 余茲舊所割記。閒及莊子者悉附入。以就正四方有道之士。以上十六家。係集解中所引並他書采入。

郭象音三卷

李軌音一卷

徐邈音三卷

賈善翊直音一卷

司馬彪音一卷

周弘正文句義一卷

陸德明文句義二十卷

碧虛子章句七卷

莊子餘事一卷

莊子闕誤一卷

吳幼清訂正本一卷

以上十一家並章句音義

讀 莊 子

七則。見筆乘。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于不類。夫五礫糠粃。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爲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眞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絕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覩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

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爲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
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爲而治非不治也
以無爲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
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爲斯失之遠夫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
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予而文不
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論蓋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于文
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
其糟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有
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

藏也。而以意爲方。不必盡出于師也。則爲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爲方者歟。釋氏之論。誦恩者必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佛。詈祖爲誦恩。則歸依讚嘆者爲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詈者。爲歸依讚嘆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嘗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卽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己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

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氏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覈之。不幾于癡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己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

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馘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二篇。合而讀之。真可渙然冰釋也。今案列子第二篇。首載御寇饋漿事。

而卽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寤邪。大氏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闕奕。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衆家竝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闕奕游鳧諸篇。今不存。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遙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別者不自爲。假文屢。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不可于不可。而可于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遞。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寐遽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

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作造敵不及笑。獻笑不及擊。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淪。雄漂淪不及簞筮。簞筮乃入于寥天。一在宥焉。知會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會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轂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修豈此類耶。抑他好事者妄爲點竄如此耶。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晉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劔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

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修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究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胷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蠱蟲著面。不可射也。蟣蟲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立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

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爲僞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爲二十六篇。大氏語意精麤。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爲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僞識者哉。

莊子翼卷之一

北海 焦 竝 弱侯 編訂

建業 王元貞 孟起 校閱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郭註】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筆乘】逍遙古作消搖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

心外物ニ役セラレズ、
外物ニ待シコト無ク、
自然ト合一致スルヲ
以テ真ノ逍遙遊ト爲
ス、外物ニ待シコトア
リテ自ラ足レリトスル
者ハ、逍遙自適ニ似テ
實ハ然ラズ。
冥ハ一ニ冥ニ作ル、北
冥ハ北海ナリ、溟溟ト
シテ極リ無キニ取リテ
冥ト云フ、鯨ハ或ハ鯨
ニ作ルベシト云フ。
垂天之雲ハ天ノ一面ノ
雲ト云フコトナリ、海
運ノ運ハ動又ハ轉ナ
リ、海動ク時ニ大風起
リ、鵬ハ此大風ニ乘シ
テ南海ニ徙ラントスル
ナリ、扶搖ハつむじ風
ナリ、息ハ或ハ呼吸ト
解シ、或ハ休息ト解ス。

野馬ハかげらふノ類、野馬云云ハ先ツ天之蒼蒼云云ノ句ヨリ見ヨ、即チ人、天子望ミテ其蒼蒼タルヲ見ルモ、此蒼蒼タルハ果シテ天ノ正色ナルカ、或ハ天ノ人ヲ去ル甚ク遠クシテ際限無キヲ以テ、直ニ其蒼然タルヲ見ルカ、知ルベカラズ、今鵬天上ヨリ下ヲ見バ、野馬塵埃等、生物ノ氣ヲ吐クトコロノモノ充滿スルニヨリ、亦地ノ濛濛然タルヲ見ルノミナラントナリ。

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

是則已矣。冥海也。稽康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齊諧司馬及崔竝云。人姓名。簡文云。

書名。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颺。野馬天地閒氣。如野馬馳也。塵埃氣蒼鬱似塵埃揚也。

【郭註】鯤鵬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道。遠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也。鯤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者。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也。野馬者遊氣也。野馬塵埃皆鵬之所憑以飛者。夫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趨足以自勝而逝也。

【呂註】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爲。充塞天地而無閒。人於其閒。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邪。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爲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爲高哉。【口義】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大倉一粒耳。鯤鵬亦寓言。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齊諧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半年乃歇也。野馬二句。本要形容下句。卻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閒。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

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冥海也。稽康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齊諧司馬及崔竝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名。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颺。野馬天地閒氣。如野馬馳也。塵埃氣蒼鬱似塵埃揚也。

均堂ハ堂ノ四キ處、膠
 ハ下ニ附著シテ浮バヌ
 コトナリ、水淺ケレバ
 大舟ヲ載スベカラズ、
 風厚カラザレバ大物ヲ
 載スベカラズ、大鷗ハ
 必ズ厚風ニ乗ジテ然ル
 後ニ能ク遠キヲ致ス、
 故ニ九萬里ノ遠キニ至
 ルニハ風甚ダ厚ク、鷗
 ハ風ノ上ニ乗ズトナ
 リ。莊子釋文云、又鳥
 了切。天ハ折、剛ハ止ナリ、
 天剛ハ止ムルヲ云フ、

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管見】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爲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爲此哉。蓋囿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号。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竝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之鄉。日趨有爲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患累糾纏。芥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於二氣所役者。請于冥魚。未形以前求之。【副墨】去以六月息。生物以息相吹。二息字同義。謂氣息也。人以呼吸爲息。造物以四時爲息。去以六月息者。六月大風方發。鵬因之徙而南也。生物即造物。但換得字。新生物以息相吹。即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意諸注以六月爲半年。以息爲止息。只爲不管理會下文耳。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鷺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

蟬小蟬ナリ、蟬音學、
 蟬鳴ハ小蟬ナリ、決起
 ハ疾ク起ソナリ、控ハ
 投ズルナリ、即チ墜ソ
 ルチ云フ。
 莽蒼ハ此方ヨリ望ミテ
 蒼然ト見ユル程ノ距離
 ノ處チ云フ、適莽蒼云
 云ハ上文チ承ケテ、近
 キニ往ク者ハ三次シテ
 歸ルニ、腹猶ホ果然ト
 シテ窮ソ、百里ノ地ニ
 往カントスル者ハ、前
 夜ニ糧チ用意シ、千里
 ノ遠キニ往カントスル
 者ハ、三月チ費シテ糧
 チ用意ス、往ク所遠ク
 レバ需ムル所多シ、蟬
 ト小蟬トハ飛アコト近
 シ、故ニ需ムル所小、
 蟬ハ飛ゾコト遠シ、故
 ニ需ムル所大ナリ、
 見テ小ニ安ンズル者
 ハ大チ知ラズ、短キ
 者ハ長キ者チ知ラ
 ズ、朝生ジテ直ニ枯ル
 ル者ハ月ノ長キチ知ラ
 ズ、春生ズレバ夏死シ、
 夏生ズレバ秋死スル蟻
 蟻ノ一類ハ一年チ
 知ラズ、皆小年也、冥
 冥ト云フ者、大椿ト云
 フ木ノ如キ、一ハ千年
 ノ壽チ保チ、一ハ一萬

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
 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
 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
 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
 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崔云。堂道謂之坳。支遁云。謂有坳垤形也。膠著地也。蜩司馬云。蟬也。榆枋皆木名。控投也。莽蒼近郊之色也。果飽貌。朝菌大芝。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楊用修云。朝菌古本作雞菌。今滇中名菌曰雞。瓊是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彭祖姓錢。名鏗。堯封於彭域。至商年七百歲。
 【郭註】 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三淪三句。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此逍遙之大意。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之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跛。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自此已下。至於列子。歷舉年

六千年ノ命ヲ有ス、此
レ大年ナリ、然ルニ人
間ニテ古ノ彭祖ガ、七
百歳、壽ヲ保チタリト
テ、獨リ今ニ至ルマデ
名高ク、人皆之ニアテ
カランコトヲ願ヒ、天
地間ニ之ヨリ更ニ長壽
ノ物アルヲ知ラザルコ
トハ悲ムベシ。

窮髮ハ不毛ノ地ナリ、
山ハ草木ヲ以テ髮トナ
ス、北地草木無シ、故ニ
窮髮ト云フ、窮髮之北
ト云ハ北ノ極ヲ指ス
ナリ、殷湯ガ棘ト云フ
賢人ニ問ヒシコトヲ耶
サテ小大ノ莖ヲ證ス、

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行也。【新傳】天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如蟪蛄。冥靈不如大椿。殤子不如彭祖。然由其無小無大。不死不生之理。而觀之。則均爲有形之累。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乎。【循本】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爲蜩。形斑而七月以後鳴者爲蟬。形青者爲蜩螗。音貂料。或蜩螗。或水蟲。或螿螿所化。鸞山鵲也。以鳩形類之。故名。恐鳩。郭璞注。月令云。鳴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呼爲鶻鶻。音骨舟。月令。仲春。鷹化爲鳩。王制。仲秋。鳩化爲鷹。左傳。爽鳩氏杜注。鷹也。以二物相化。故鳩可名鷹。二蟲能化而小。故以與鷓鴣相形。菌地蕈也。大曰中。小曰菌。菌生以朝計。故曰朝菌。蟪蛄亦蟬類。通志略云。寒蟄正名蟪蛄。九十月其鳴。倏急。小山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目聊是也。莊子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青色者耳。冥卽南冥。靈龜也。鱗鳳龜龍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者。史記龜千歲尺二寸。二個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析椿字爲二個八百。乘之以十。則二個八千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出此。殆亦亥字二首六身之類。但讀者未之悟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

窮樂以下ハ棘ノ旨ナリ、此小大之辨也ハ莊子ノ斷語ニテ、知效一官以下ハ小知ト大知トノ別チ云フ。知去聲、知識チ云フ、知效一官ハ一職ニ效アルコト、即チ一職ノ事チ辨ズベキチ云フ、行比一郷ハ德行以テ一郷ノ人チ合シ、已ニ歸セシムルニ足ルチ云フ、徳合一君云云ハ、一君ニ知ラレテ一國ニ用ヒラルルチ云フ、此ノ如キ輩ハ、自ラ甚ク満足シテ、已ノ境遇以上ニ求ムベキ者無シトナス、猶ホ蠅、鸞、斥鴳ノ如シ、然ルニ宋ノ榮子ハ之チ笑フ、榮子ハ彼等ニ比シテ更ニ大也、而シテ榮子ハ世間ノ毀譽ニヨリテ已ノ行チ變セズ、已ニ在ルモノト外ニ存スルモノトノ分チ定メ、榮子ノ境界チ辨別シタリ、故ニ世ニ處スル數數然トシテ、名利等ニ汲汲セズ、上名利人ト比スレバ高シト云フベシ、然レドモ未ダ眞ノ自立境界ニ至ラズ、列子ハ風ニ乘ッ

天^チ然後^{シテ}圖^リ南^ニ且^{カント}適^ス南^ニ冥^ニ也^ト斥^シ鴳^ニ笑^フ之^チ曰^ク彼^レ且^ニ奚^ニ適^ス也^ト我^レ騰^シ躍^シ而^{シテ}上^ル不^レ過^ギ數^ニ仞^ニ而^{シテ}下^リ翺^ス翺^ス蓬^ス蒿^ス之^レ閒^ニ此^レ亦^レ飛^ブ之^ニ至^ス也^ト而^{シテ}彼^レ且^ニ奚^ニ適^ス也^ト此^レ小^ニ大^ニ之^レ辨^也故^ニ夫^レ知^ク效^ス一^ニ官^ニ行^シ比^シ一^ニ郷^ニ徳^ニ合^ス一^ニ君^ニ而^{シテ}徴^ス一^ニ國^ニ者^レ其^レ自^レ視^ル也^亦若^シ此^レ矣^ト而^{シテ}宋^ノ榮^子猶^シ然^ト笑^フ之^チ且^レ舉^フ世^ニ而^{シテ}譽^ス之^レ不^レ加^ヘ勸^ム舉^フ世^ニ而^{シテ}非^ス之^レ不^レ加^ヘ沮^ム定^ス乎^ニ內^ニ外^ニ之^レ分^ヲ辨^フ乎^ニ榮^辱之^レ境^ヲ斯^レ已^ス矣^ト彼^レ其^レ於^ル世^ニ未^ク數^ク數^ク然^ト也^ト雖^シ然^ト猶^シ有^ル未^ク樹^ル也^ト夫^レ列^子御^シ風^ニ而^{シテ}行^ク冷^シ然^ト善^シ也^ト旬^ニ有^ル五^ニ日^ニ而^{シテ}後^ニ反^ル彼^レ於^テ致^ス福^ヲ者^レ未^ク數^ク數^ク然^ト也^ト此^レ雖^シ免^ル乎^ニ行^ニ猶^シ有^ル所^レ待^ツ者^也若^シ夫^レ乘^シ天^地之^レ正^ニ而^{シテ}御^シ六^ニ氣^ニ之^レ辨^ニ以^テ游^ブ無^ク窮^ス者^レ彼^レ且^ニ惡^シ乎^ニ待^ツ哉^ト故^ニ曰^ク至^リ人^ハ無^ク己^シ神^人無^ク功^シ聖^人無^ク名^シ棘^湯時^賢人^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革^棘聲^相近^窮髮^無毛^地也^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然^斥小^澤也^猶然^笑貌^一云^猶以^爲笑^也數^數猶^汲汲^也列^子鄭^人名^禦寇^郭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

行キ、順ル自立スル
 トコロアリ、榮子ニ比
 スレバ更ニ大ナリ、然
 レドモ未ダ待ツトコロ
 アルヲ免レズ、天地ノ
 正ニ乘ジ、陰陽風雨晦
 明ノ六氣ヲ御シ、天地
 自然ト一ナル者ニ至リ
 テ、方メテ眞ニ自立ト
 云フヘク、眞ノ大知ト
 云フヘシ、コレヲ眞ノ
 逍遙遊トナス。
 扶輪同シ。

至不同或翺翔天池或畢志楡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辨各有自然
 之素既非跋扈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其自視亦若此者亦猶鳥之
 自得於一方也宋榮子猶然笑之者未能齊故有笑也舉世毀譽之而不加勸沮者審自得
 也定乎內外之分者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者榮已而辱人斯已矣者亦不能復過此
 也於世未數數者足於身故閒於世也猶未樹者言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泠然輕
 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反言有待者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然其行亦自然耳非數
 數然求之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
 地以萬物爲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爲正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大椿之能長朝菌之能
 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而自能所以爲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
 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辨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
 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立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
 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爲能無待而常
 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
 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
 況有待者之巨細乎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爲一故
 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支道林】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
 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于體外鷖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于心
 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
 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
 一飽渴者一盈豈忘蒸嘗于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須溪】寓言
 之意託之齊諧而不足又託之湯謂如不信試更質之某人者也宋榮子則是矣然未得爲
 逍遙也雖列子御風至矣猶未得爲逍遙也直至都無所待而後謂之遊是前之語培風者

ハ一枝ノミ、偃鼠（ハハ）ト云フ小獸
ハ、河水ヲ飲ムモ其要
スル所ハ、腹ヲ滿タス
ベキ小量ノミ、予ハ現
在ノ境遇ヲ以テ足ル、
天子トナリ天下ノ大ニ
居ルヲ要セズ、去リテ
休ヘヨ君、且ツ人各其
職有リ、他人ガ職ヲ盡
サズトテ、己其職分以
外ニ干渉スベキニアラ
ズ、君ハ君ノ職ヲ治メ
、吾ハ之ニ干渉スベ
キニアラズトナリ。

【郭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夫治之由於不治。爲之出乎無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弃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也。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高實。君之德也。若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尙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爲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鶴鷄一枝。偃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二句。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呂註】自堯言之。由雖無爲。而未嘗不可以有爲。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爲。而未嘗不出於無爲。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爲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爲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爲之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爲之乎。是故方其有爲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爲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爲。而堯許之所以逍遙也。【王且論】天出於無爲。人出於有爲。無爲者以有爲爲累。有爲者以無爲爲家。方其有爲也。堯爲天子。富有天下。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由爲匹夫。隱于箕山。不爲不足。以由喻天之所爲。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爲。燧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爲而無爲者也。治於由則無爲而有爲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管見】堯以燧灌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爲心哉。由以鶴鷄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僥倖富貴者哉。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

有由然。蓋聖人不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使由幡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脩然得謝。則可以韜光太古之上。乃曰名者實之賓也。卽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蠻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飄。猶以爲累也。終以尸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見其逍遙一也。

當ハ底ナリ、大ニシテ
底無シ、故ニ往而不返
ト云フ、河漢ハ水ノ名、
大ニ譬フ、徑ハ門前ノ
路、庭ハ堂外ノ地、尋
常ニアリテハ二者相去
ルコト近シ、今接輿ノ
言ハ徑ト庭トノ相遠キ
ガ如ク、普通ノ言トハ
大ニ異ナリトテ、大有
徑庭ト云ヘルナリ。大有
莊子釋文云、竅音過。

是其言也云云、接輿ノ
言ヲ汝ガ大而無當云云
ト云ヒテ信ゼザルハ、
猶ハ雙者ガ昔樂ノ美ヲ
知ラズ、盲者ガ文采ノ
美ヲ知ラザルガ如キモ
ノニテ、汝ハ知識上ノ
雙者ナレバナリトナ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預下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之人也云云、神人ノ徳ハ萬物ヲ混同シテ一ト爲サントスルホドニ大ナリ、世人治テ求ムルモ、神人ハ心ヲ勞シテ天下ヲ治ムルコトヲ爲サズ、無心ニシテ之ニ應ズ、物モ之ヲ害スル能ハズ、其徳ノ餘リスヲ猶ホ堯舜ヲ造就スルニ足ル、皆無爲ニシテ自ラ爲スナリ、宋人章甫ト云フ冠ヲ資本トシテ、之ヲ賣リ利ヲ得ントシテ越ニ往ケルニ、越ハ冠ヲ用ヒザルヲ以テ失望セリ、堯モ天下ニ君トシテ天下ヲ治リ、自ラ得意ナリシガ、四聖人ヲ見テ始メテ己ノ小ナルヲ悟リ、慨然トシテ天下アルコトヲ忘レヌリトナリ。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糝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字。謂智有謬旨。即汝之狂而不信者是也。郭注。謂如處女之爲人所求甚謬。弊弊經營貌。稽至也。資貨也。章甫殷冠。四子司馬李竝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

【郭註】此皆寄言耳。神人即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纒縛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樵悴其神矣。豈知至足者之不虧哉。今言至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根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者。明神人非五穀所爲。而特稟自然之妙氣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閒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智之聾盲也。是其言猶時女者。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求。但智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磅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以成堯舜之治者。常以不爲爲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乎物莫之傷者。言

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沉溺熱之閒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也。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范無隱】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中之至靈者。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其至靈者。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管見】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也。綽約若處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己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或者為名相所移。求山於絕根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為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邪。【循本】大有徑庭。徑門前路也。庭堂外地也。徑與庭相距本不遠。今接與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如逕庭之大遠。不比尋常逕庭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

蓋于ハ惠施、當時ノ辯者ニテ、莊子屢之ト論辯セリ、其說ノ批評ハ天下篇ニ詳カナリ、此玉ハ釋文ニ梁案王ト

云フ説アリ。堅ハ重ナリ、氣落無所容ハ割リテ瓢ト爲サバ形平ニシテ淺ク、水チ盛レバ直ニ溢(落)レテ容レズトナリ、指ハ擊破スルナリ、龜手トハ手ニひび、あかぎれナド出来テ裂ケルチ云フ、統ハ架(わた)ニテ、泝(スル)ハ水中ニテ漂白スルコトナリ、其方ノ方ハ處方ナリ。

浮乎江湖トハ、瓠ヲ楸トシ、之ヲ身ニ纏リ附ケ、世果チ遊ケテ江湖ニ遊ブチ云フ、蓬之心トハ、浮世チ戀フ念ガ心チ塞ケコトナリ。擗(ヒキ)ハ節ナドノ腫レ上ガルルチ云フ、狸狂ハ能ク鼠チ執ル默ニテ猶ニ似タリ、故者ハ遊ブ者ニテ鼠チ云フ、跳梁ハはね廻るナリ、機辟ハからくり、わなノ類ナリ。

非^レ不^レ嘔^レ然^レ大^レ也。吾爲^レ其無用而掊^レ之。莊子曰。夫子固拙^レ於用^レ大^レ矣。宋人有^レ善爲^レ不龜^レ均^レ手之藥者。世世以^レ泝^レ泝^レ爲^レ事。客聞^レ之。請買^レ其方^レ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レ泝^レ泝^レ。不^レ過^レ數金。今一朝而鬻^レ技^レ百金。請與^レ之。客得^レ之。以^レ說^レ吳王。越有^レ難。吳王使^レ之將^レ冬與^レ越人水戰。大敗^レ越人。裂^レ地而封^レ之。能^レ不^レ龜^レ手^レ一也。或以^レ封。或不免^レ於泝^レ泝^レ。則所用^レ之異也。今子有^レ五石之瓠。何不慮^レ以爲^レ大樽。而浮^レ乎江湖。而憂^レ其瓠落無^レ所容。則夫子猶有^レ蓬之心也。夫。惠子謂^レ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レ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レ繩墨。其小枝卷^レ曲而不中^レ規矩。立^レ之塗。匠者不顧^レ。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レ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レ狸狌^レ乎。卑身而伏。以候^レ敖^レ者。東

小大各ソノ境ニ安ン
ジ、自ラ足リテ外ニ求
メザル時ハ、何レモ逍
遙ト云フベキニ似タ
レドモ、小者ハ待ツト
コロ有リテ未ダ真ノ自
足自立ノ境ニ達セズ、
且小知ヲ用フル者ハ遂
ニ奇禍ニ罹リ、其天真
ヲ全クスル能ハズ、必
ズ天地自然ト一致シ、
無用ヲ以テ用ト爲シ、
外物其心ヲ蔽フコト無
キニ至リテ、真ノ逍遙
遊ト爲ス。

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離牛。其大

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

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

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惠子姓惠。名施。為梁相。實五石。司馬云。實中容五石。瓠落猶廓落也。嗚然虛大貌。絮細者謂之絛。樽如酒器。縛之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思也。候敖謂伺。遊翔之物而食之。無何廣莫謂寂絕無用之地也。

【郭註】其藥能令手不拘拆。故常漂絮於水中。蓬非直達者也。蓋言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呂註】道之為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泝游。統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物以有用為用。用之小。以無用為用。用之大。狸狽跳梁。死於網罟。不能無為。而以知巧殺身之譬也。斄牛至大。不能執鼠。逍遙無為。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蒂。則其為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心。心之為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彌廣。大虛靜之而萬物莫撓。逍遙其側。寢臥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陳詳道】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在不善用耳。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晁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此哉。瓠

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浮。冥之于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自舉。剖以爲瓢。則毀圓之體。而瓠落無所容。若慮以爲樽。浮之江湖。則不勞自舉。無往而不宜矣。凡物小者爲用易。大者爲用難。而人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于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蓬心之累者。孰與于此。狸狷小而有用。不免于禍。斄牛大而無用。物莫之害。是有用之用。不如無用之用也。大樗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彷徨逍遙。而爲樹者得免斧斤之患。與轉徙于利害之塗。而招擊于世俗者。豈可同日語哉。【循本】此篇以逍遙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鷦鷯。斥鷃。斥鷃之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天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爲逍遙遊。有優劣。第三段言人能因無用而化。爲有用。則亦可以逍遙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鷦鷯斥鷃。于鷦鷯哉。而人則無智。愚賢不肖。皆可以階大道。然亦有自視若鷦鷯斥鷃者。馮。故于篇終曉之曰。人雖如呼然。難舉之瓠。擁腫卷曲之樗。苟能因其質用之。隨事而化。豈失其爲逍遙遊哉。【筆乘】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曰。則所用之異也。蓋人性本一。用之不同。用之巧。則消搖矣。用之拙。則拘繫矣。孔子所言。性相近。習相遠。卽此意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用而無用。正其歸著處。就用爲結。【管見總論】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逍遙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冰炭交作。舍彼役此。無休歇期。儻非燭理洞明。道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先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爲得力。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箴。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遊矣。北溟之鯤。化而爲鵬。搏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陋。趨向細微。罔知性海之淵汀。併與命珠而淪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己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己天之當重。將見培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爲逍遙極至。所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而

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訂成前義。啓廉遜之風。警醒後人。絕務外之慕。裨益治道爲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人之秘。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粃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鯤鵬。蝴蝶。靈樞。朝菌。知年。小大。皆究理之談。末舉大瓠。以虛中自全。大樽。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哉。

齊物論第二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非雖異。而彼我均也。【荆川】通篇論本無是非。是非皆人所作。

南郭子綦

其隱

去聲下同

几而坐。仰天而噓。嗒

榻

焉似喪其耦。顏

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

姬

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

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

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

儒墨等各其道。是下シ
テ相非ル。惠子ノ瓠
爲正否ヲ決定スベキ標
準ヲ求メントシテ辯論
ノ末ニ走リ、是非益々
淆亂ス。莊子自然大道
ノ中ニ於テ是非兩ツナ
ガフ行ハレ、是非各々
其對ヲ絶スルヲ明カニ
シ、紛紛ナル物論ヲ齊
シクセントス。
南郭子綦、莊子釋文司
馬云、居ニ南郭、因爲
レ號。

大塊ハ地ナリ、此節先
 地ノ聲ナク、地ノ聲
 スルヤ之ヲ風ト爲ス、
 風生ズレバ塊ベテノ聲
 穴皆音ナ生ズ、山水ノ
 穴ノ形ハ鼻、口、耳等
 ニ似タルモノアリ、形
 同シカラザレバ音亦異
 ナリ、故ニ音ニ激、讀、
 叱等ノ別アリ、冷風即
 チ小風ニハ之ニ和スル
 音モ亦小、烈風即チ疾
 キ風ニハ之ニ和スル音
 亦大、疾ク吹キシ風止
 ミテ疾復タ音無シ、
 陸山木ノ梢ノ調調ノ刀
 トシテ少シク音ヲ發ス
 ルアルチ聞クノミ、
 比竹ハ空ノ類チ云フ。
 吹萬云云ハ地類モ人類
 モ聲皆萬不同有リ、地
 類ハ穴同シカラズシテ
 音異ナリ、人類ハ器同
 シカラズシテ聲異ナ
 リ、是レ聲ノ不同ハ物
 自身ノ不同ニヨルモノ
 ナルチ以テ、皆以テ自
 ラ之ヲ爲スト思ヒテ、
 別ニ之ヲ激シテ(氣)發
 セシムル者有リチ知ラ
 ズ、既ニ之ヲ激シテ發
 セシムル者有リトモ
 バ、地類モノ類モ皆自
 然ニ出ヅルモノナリ、

塊、噫、陰、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而獨不聞
 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
 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
 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
 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
 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成其自
 取。怒者其誰邪。
 【郭註】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爲歡。而嗒然解體。若失其配匹也。稿木死灰。言其寂寞無
 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
 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得。吾所不能二也。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何物
 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也。籟。簫也。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
 聲。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閒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天地之籟
 見矣。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

自然ニ出ヅトセバ復タ
自ラ已チ侍ムベキトコ
口無シ、自然ニ冥合一
致スルトコロ是レ即チ
天籟ナリ。

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寥寥長風之聲。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鼻口以下。略舉衆竅之
所似。激諠以下。略舉衆竅之殊聲。于喙云者。言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
所受。而各當其分也。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于各得則同
也。調調刁刁。動搖貌。言物聲既異。形之動搖亦又不同。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
而刁刁獨非乎。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
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
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耳。自己而然。
則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
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不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咸其
自取。怒者其誰。言物各自得。誰主怒之使然。蓋重明天籟也。【呂註】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
以其有我而已。苟爲無我。則如死灰槁木。不足異也。子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爲形心所役而
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然于嗒然之間。知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察矣。蓋
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不在我也。比竹
之爲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爲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役其心
形之時邪。衆竅爲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時邪。曰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
止。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
天籟可知矣。【疑獨】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
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
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新傳】耦匹
也。物莫不有匹。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致。而忘彼我。物論自齊矣。今之隱几者。非
昔之隱几者。梵志所謂吾猶昔人。非昔人者是也。天籟地籟人籟。衆竅所以不同也。衆竅不
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氣以成體。竅爲風之所鳴。而物爲化之所役。所遇雖

殊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冥
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循本】齊物論風之形
似從筆端寫出。非化工之手不能。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枅則相累積有空缺。圜則圓而中
空。曰則中窻三者似器之形。水聚生跡曰洼。水流窻下之所曰汙。二者似地之形。此言其形
也。以下言其聲。激如水激聲。諠如箭去聲。諠如號哭聲。突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鳥咬
之風。飄風飄忽之風。調調刁刁。樹尾風調然和。而刁刁然微也。今俗呼風小爲調。上地而
采茶者以嫩條爲刁。掇言刁刁然可掇耳。【須溪】喪耦我固在也。併我而喪之。物論從何處
起。便是相競無對頭了。莊子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卻從天地閒得其尤無根者曰風。知風之
所從起。與其所從受。則不齊者齊矣。許大天地是塊。許大風是噫。比達者之言。畏從山曰嶷。
隼從山曰崔。山林之假僻角尖處。風所不至也。濟如亂涉之謂。厲風又大於飄風。所過則衆
竅竝作如噓。虛噓通。若謂濟爲止。則厲風何所屬邪。說了許多竅穴。更著調調刁刁。則林梢
之披靡。皆無遺矣。世間無口無是非。小是底風。大是底風。然終必寂然而止。所謂齊也。
識其所從生。則不待止而齊矣。怒者其誰邪。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副墨】喪我者忘我也。忘
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舉三籟言之。而歸極于天籟。籟簫管
也。其聲有高下正暗。喻物論之不齊者。此人之所爲。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天籟則無
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者也。木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一
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囿者。有淺而似臼者。有
曲而似注者。有廣而似汚者。數句描畫竅穴。如見。又言竅穴之聲。激者戛而聲止。諠者去而
聲疾。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諠者下而聲濁。突者深而聲匿。咬者吠
而聲續。子輕唱也。喞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冷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吹
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成其自取。作一句讀。言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己出者。皆取諸己。而

以下專ヲ論ニ就キテ
 隨テ言ニ大小アリ、凡
 ソ人ハ齊聞眼覺メテア
 ル時、其耳目等開キテ
 外物ト接シ、心ヲ以テ
 外物ト闘フ、此ニ於テ
 心ノ作用千態萬狀、喜
 怒哀樂生ズ、猶ホ音樂
 ノ様(前ノ山水ノ穴、比
 竹等皆遠ナリ)ヨリ發
 シ、日光温メテ萌チ生
 ズルガ如シ、怒怒哀樂
 等日ニ變化シテ、人自
 ラ其由ル所チ知ラズ、
 或ハ物有リテ我有リ、
 我有リテ怒怒哀樂等生
 ズト爲シ、我自ラ之チ
 爲スト思フ者有リ、此
 爲斯ト近ケレドモ、未
 ダ徹底セズ、其未ダ我
 ガ澈セラレテ怒怒哀樂
 等チ生スルコトチ知ラ
 ザレバナリ、我チ澈ス
 ル者ハ外物ニアラスン
 テ、宇宙ノ主宰(眞宰)
 即チ自然是レナリ。
 閑閑閑閑、原本閑閑
 閑ニ作ル、今莊子釋文
 ニヨリテ改ム。
 括註子釋文古活反。

不出于天則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邪分明是有眞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其朕是以謂之天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

教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窳教者密者小恐惴惴

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畱如詛盟其守

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

使復之也其厭壓也如緘以言其老漚也近死之心莫使復

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聶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

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

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

骸九竅六藏眩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悅之乎其有

眞宰ハ形迹無シ、故ニ存スルガ如クニシテ其朕迹ヲ知リ難シ、唯其獨ク萬物ニ行ハレ、終始一ノ如クナルトコロニ於テ其情、情情モ亦まことナリ、子認ムベシ、然レドモ形ヲ以テ云フベカラズ、人ニ百骸九竅六臟具リテ存ス、其用異ナレドモ、心皆心ヲ以テ主トス、心ハ君ニテ百骸等ハ臣ナリ、然レドモ心ハ眞君ニアラズ、別ニ眞君アリテ存ス、即チ宇宙ノ眞宰是ナリ、眞君知リ易カラズ、人其情ヲ知ルモ知ラザルモ、眞君ノ眞ニ損益無シ、人既ニ自然ニ由リテ生ジ、自然ニ順フベキ者ナルカラニハ、自然ヨリ受ケタル形體ヲ保テテ、終チ自然ニ任スベシ、然ルニ人皆其心ヲ以テ物ト爲ヒ、常ニ物ヲ逐クテ走リ、形體ヲ不自然ニ終フルハ悲ムベキ事ナリ、終身役役トシテ勞シテ功無ク、疲レテ歸休スルトコロヲ知ラザルハ哀ムベキコト也、斯クシテ假知百歲

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淫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閑閑廣博貌。閒閒有別也。炎炎美盛貌。詹詹小褊貌。綣寬心也。窳深心也。惴惴小心也。綣綣齊死生貌。慤不動貌。朕兆也。駭備也。之異也。惴惴綣綣。恐悸之異也。司是非守勝。動止之異也。魂交形開。寤寐之異也。綣窳交接也。歷絨厭沒于欲。老洩老而愈洩也。近死利患輕禍也。莫使復陽。陰結遂志也。喜怒以下。性情之異也。樂出虛。蒸成菌。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自然彌同也。日夜相代。故以新也。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所出以生。言其自生也。彼有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不知所爲使者。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爲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眞宰使之然也。起索眞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行者信已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駭存。說之則有所私。有私則不能而駭而存。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爲臣妾矣。夫

ノ蓋ヲ保ツトモ益無ク、形ト心ト與ニ物ヲ逐ラテ化スルハ大哀ト謂フベシ。
沈音同、捨。
莊子釋文、文三、疲病困之狀。

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常。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僞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爲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未嘗以此爲悲。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服役。茶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爲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呂註】閑閑閒閒。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寐覺接構。有縵密密之不同也。好惡藏于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于外。而物引之。則其畱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不同也。殺如秋冬。至莫使復。陽則欲之。淺深不同也。喜怒哀樂。至姚佚啓態。則其情狀發見之不同也。殺凡此皆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爲之爲也。夫器之小大。趣欲向背之不同。不乃似畏窪窳穴之異形乎。閑閑縵縵。喜怒哀樂。情狀之不同。不乃似怒號于喙之異聲乎。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求其所萌。而不可得。不乃似風濟窳虛。調調刁刁。而不知所歸乎。由此觀之。則我之爲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得。且暮得。此所由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爲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爲使。者不可得。則有真君存焉。不知矣。人莫不有真君。不爲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而加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得。遠故也。【新傳】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爲化之所役。役於化。則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孰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乎。非神不能與於此。【須溪】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三之字。皆虛字。言其向者溺意之所爲之不可使復爲之也。漚乍滿。乍涸也。但言涸則無先來易滿意。尋常說喜怒哀樂。他又從哀怒狀出。慮嘆變熱。熱熱中也。從喜樂狀出。姚佚啓態。啓精神發越也。喜樂如樂之應於空中。無限暢達。其鬱然者。如陰氣之結爲菌。蕈爾皆自然也。【循本】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此以七情又翻十二般。熱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冶也。佚放佚也。啓開啓聰明也。態度

人生ト下新ク忙シク物
ヲ逐ヒテ盡クベキモノ

也。荀子云：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句法與此同。【管見】慮則預度未來，嘆則咨嗟既往，變則輕躁而有所為，憚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返，啓則情開而受物，慙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狗物忘己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副墨】此下摹寫人心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旨。大知閑閑，即孟子知者行其所無事也。若閒閒者，立町畦，分人我，則但小人之知耳。炎炎精光，上燭也。詹詹整齊前後也。縵者，縵緩無斷，柔人也。害者，潛機不露，險人也。密者，錙銖必較，細人也。惴惴心事不寧，縵縵散緩自失，餒人也。司是非者，主訟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綮，發若機括，刁人也。守勝者，固執己見，如雷詛盟，誓不敢動，拘人也。小知之人，心闕如此，天真日消，消之又溺，以至心死而不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與其殺相對，此等機心愈老愈深，故曰：老漁厭如大學厭然之厭，緘即閉藏也。夫人心不死，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可使復陽乎？言必不能也。此已備言小知之心事，以下又以十二字模寫其接物之情狀。然其人雖如此，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虛乍作乍止，如蒸之成菌，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即所謂吹萬不同，怒者其誰也。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已字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下文非彼無我，又把此字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自成，非我去取他，則彼亦不能以自見，如風離於竅，終不成響，如此論造化，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故曰：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作一句讀，必欲求得其朕，除是真宰有形，今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也。然真宰雖有情，而無形，須於有形上體認，故舉百骸九竅六藏言之，其有私焉，其有真君存焉。二焉字與三乎字，皆閒詞，反覆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求得其情，即有情無形之情，無益損乎其真，即真君真宰之真，此真於人本無益損，但迷之則凡，悟之則聖耳。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

ナルカ、我ノミゼニシ
 テ世ニハ芒ナラザル者
 モアルカ人皆芒ナリ、
 其然ル所以ハ、成心ヲ
 師トセズシテ、妄ニ言
 論ヲ發シ、己チ是トシ
 人チ非トスレバ也、ハ成
 心ハ上文ノ成形ニ對シ
 テ云フ、成見ナド云フ
 トハ異ニシテ、自然ニ
 ヨリテ成ル心ト云フコ
 トナリ、成心ハ何人ニ
 モ具ハルモノナレバ、
 知者ニノミ有ルニアラ
 ズ、成心無クシテ妄ニ
 是非ス、故ニ矛盾者
 アリ、言者シ況言ニシ
 テ言フ所未定ラザル
 時ハ、言有ルト無キト
 ノ別モ立タズ、言フ所
 定リテ此ニ是非生ズ、
 但其言成心ニ發セズ、
 吾心ヲ師トスル小成
 (自然ニ順フモノハ大成
 成)ニ發スルチ以テ、言
 二是非ノ別アリ、道ハ榮
 華ニ掩ハレテ眞偽ノ別
 チ生ズ、自然ノ大成曰
 リ云ハバ道ニ眞偽無ク
 言ニ是非アルナシ、今
 此是非ノ争チ齊クセン
 トスルニハ明チ以テス
 ベシ、明ハ老子ニ、萬物
 ノ道ニ由リテ生化シ道
 ニ復歸スルチ知ルチ明

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
 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
 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穀。卻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
 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
 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
 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
 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
 可方不可。方可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

ト曰フト云ヘル明ナリ、明ヨリ見バ、萬物ノ生ハ皆自然ニシテ物ノラ爲スニアラズ、物ヨリ見バ、彼是ノ別有リ、彼是ノ別ヲ執スレバ自然ヲ知ルベカラズ、知即チ明ヨリ見バ、自然ヲ知ル、自然ヲ知レバ、彼是モト別無クシテ、生死、不可、是非皆自然ニ於テ冥合一致スル事ヲ悟ルベシ、彼是莫得其偶、即チ彼是其對ヲ絶チ、自然ニ於テ冥合一致スルヲ道樞ト云フ、道樞ハ萬物ノ生化無限ニ循環シ、是非對ヲ絶スルヲ云フ、亦因是也、因是ハ公孫龍子ニ、獨物ニ對シテ用ヒタリ、即チ主觀ニ因ルヲ云ヘルナリ、主觀ニ因ルトハ、物ニ循ヒテ見レバ生死、成毀等ノ別ヲ立テザルベカラズ、故ニ我チ是トシ人チ非トスルコトトナシ、然ルニ自然ニ冥合スル主觀ヨリ見バ、生死、是非、道相通シテ一ト爲ルヲ云フ、下文ニ因是ノ說明有ルヲ見ルニ、其義更ニ明ナリ、嚴又音冠。

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矣。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芒芒昧也。一云、即忙也。與芒芒然歸同。知代言不用。他人代我知者爲師也。一云、代謝也。吹即籟也。鷲鳥

子欲出者也。樞要也。

【郭註】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皆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于生不由知。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也。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今日適越。昔何由至。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言者各有其說。故異於吹。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耳。以爲有言邪。然未足有所定。以爲無言邪。則據此已有言。言與鷲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也。夫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僞是非之名。紛然而起。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僞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適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非也。欲明無是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

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矣。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安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爲彼所彼。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爲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樞要也。此居其樞要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天下莫不自是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呂註】道無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真僞。物無非道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是非矣。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復命知常之謂。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爲是非之正。若釋智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無定體而世以爲有彼是猶方生者以生爲生而方死者以死爲生。是以無有爲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生自何來。其方死也。死自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爲方死。方死乃所以爲方生。不可也。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更相爲用而已。【循本】言非吹也。言人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言出于人未能無心。故言特未定。不可爲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未嘗有言邪。鷓鴣初出卵者人聞禽言如

指馬ハ公孫龍ノ指物、
白馬非馬ノ論ナ云フ、

鶴則報喜、鴉則報凶、鶴鳴知雨、布穀催耕、可所之爲準、鷲音未定、則不可爲準矣、人言之未定、猶是也、【須溪】言非吹也、言非如風之無情也、其必有謂矣、而所謂特未定也、我以爲是、彼以爲非、物論方自此始、然自達者觀之、此其在天地間、何異鷲音之在耳、而足存乎、【荆川】吹出於自然、言者則有意矣、故曰言非吹也、明者大智慧也、明照則通乎彼我、無是非矣、物則有彼有此、故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因也、因有彼、則蔽而無見、因智慧、則能知之、彼是作彼此二字、看自明、彼是涉於有矣、而未嘗有也、照之以天、照即明、與知字、天者、無是無非之謂、明乎、無是非、而後是非可泯也、【管見】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爲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續離火也、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爲善、猶不若無心無爲、泥麗物而爲惡乎、關尹子云、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此遺物離人、攝情歸性之要也、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于道、以爲成心者也、【筆乘】彼不自生、因此則有彼、此不自生、因彼則有此、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此皆從無生有所謂方生之說也、雖然、生即與死對、死即與生對、方可即有不可、方不可即有可、一是一非、相爲匹偶、此人也、非天也、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獨與造物者遊、豈世之意見、橫生者倫哉、雖聖人、於是非亦不廢者、乃世之所是、因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已、因之一字、老莊之要旨、故下文累言以應之、知此則此即彼、彼即此、彼之是非、即此之是非、果且有分別乎、果且無分別乎、彼此匹偶之、其求之、了不可得、而道樞在此矣、凡物、奇圓而偶方、環則終始無端、中虛無物、得道樞者似之、故曰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蓋行乎是非無窮之途、而其無是非者、自若非照之以天者、不能所謂莫若以明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

公孫龍ハ物論ノ紛粉ヲ
 ルニヨリ、眞理ノ標準
 ナ定メントシ、指、馬ヲ
 假リテ論旨ヲ説明シタ
 リ、莊子ハ其論ヲ以テ
 未ダ至ラズト爲シ、天
 地萬物、道通シテ一ト
 爲ルヲ以テ、物論ヲ齊
 シクスルニ如カザルヲ
 論ズ、物ニ可有リ不可
 有リ、然有リ不然有リ
 ト爲スハ世人ノ見ナ
 リ、是非ノ爭此ニヨリ
 テ生ズ、道ヨリ見レバ
 物皆可ナルトコロア
 リ、然ルトコロアリ、
 其可ナルトコロ然ルト
 コロニ因リテ云ハバ、
 物ニ不可無ク不然無
 シ、若シ不可不然ナル
 トコロニ因リテ云ハ
 バ、物ニ可無ク然無シ、
 不可不然ノ別ハ、
 畢竟スルニ曲ニ偏シ、
 一端ヲ執リテ云フニヨ
 ルノミ、自然即チ道ニ
 由レバ、皆通シテ一ト爲
 ル、可ナルガ故ニ可ト
 シ、他チ不可ト爲スガ
 如キ事ヲ爲サズシテ、
 可ナルトコロ然ルトコ
 ロチ庸即チ用ニ寓スレ
 バ、(即チ可然ナルトコ
 ロニヨリテチ自然ニ
 用アレバ)道通シ、均各

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於
 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
 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庭與楹。厲與西施。恢恠
 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
 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
 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
 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
 公賦芣。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
 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
 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莛。梁也。楹。柱也。厲。惡也。一云。癩病也。恢。大。
 恠。戇。恬。乖。怪。異也。狙。公。養。猿。狙。者。也。芣。橡

其所不得、物論ノ是非止マン、之ヲ兩行ト云フハ、即チ世ノ所謂是非兩ツナガラ自然ノ大道ノ中ニテ行ハルト云フコトナリ。
莊子釋文云、濶首機、盡也。

子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無是。同于自是。則天下無非。何者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則天下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于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太寧。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是非也。可於己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道無不可。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倏恍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爲一也。夫物或此以爲散。而彼以爲成。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無滯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寓于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幾盡也。至理盡于自得也。達者因而不作。故曰。因是。然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道卽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兩行者。任天下之是非也。【呂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食小大之辨。不出于同體。曷足爲非指乎。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駑良之辨。不離於同類。曷足爲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並生而同體也。萬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爲一而同類也。則物之不可。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非無爲而成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也。其所然所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而求其爲之者。卒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矣。此物之所以齊也。胡爲趨舍於其間哉。小大美惡。固常相反。今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也。乃所以毀而萬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天地ノ始ハ物無シ、其次ハ物已ニ生シテ未ダ被此ヲ別タズ、又其次ハ被此ヲ別テトモ未ダ是非アリズ、更ニ下リテ始メテ是非生シ、自

唯達者知通爲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之自用。寄物則通。通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爲之。乃所以爲不一也。【趙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馳驅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不可然。縱橫美惡。恢恠憭怪。是非成毀。復通爲一。則無是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所以爲通。通則得。得則近於道矣。至是不特非者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而徒欲以離形去智爲坐忘。非勞而何。【士彰】公孫龍子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莊子蓋據此立論。解者至以馬爲博塞之籌。何其謬也。【筆乘】天地之大。不異一指。萬物之多。不異一馬。泥人爲天地萬物中之一物乎。知此則真體廓然。是非盡泯。而其天全矣。然聖人無是非。而未嘗廢是非。所謂因也。人所以可因而可之。人所以不可因而不可之。道可行因而成之。物有然而然之。是我無然於物之所然耳。我無不然。不然於物之所不然耳。如此者。以物自有所然。自有所可。蓋無物不如此者。又何必加是非於其間哉。莛與楹。反腐與西。施反。分與成。反成與毀。反極之恢恠憭怪。皆通而一之。非洞然曉徹。覺乎至理者。不能此。莊生之所謂達也。不用不自用也。寓諸庸。因乎人也。庸卽人之所常用。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不用則滯。用則通。故曰用也者通也。道至於通則得矣。故曰通也者得也。至於得則幾矣。而總之只是因之一字盡之也。又恐不明。因之爲義。但觀狙公賦芋。不自增減。而因衆狙之喜怒。爲增減。非因而何。是以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非。無非之天鈞。不以跡之有是非。而礙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之兩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

然ノ大途ハ人心ノ一曲ノ見ニヨリテ虧損セラル、道虧ケルニヨリテ人自ラ已チ愛シ、他チ惡ムニ至ル、成虧有リト爲スニヨリ、人各其論チ主張ス（昭氏之鼓琴ヲ以テ之ニ替フ）、是非カ道ノ中ニ兩行ストセバ成虧無ク、成虧無キチ知ル者ハ言論チ事トセテ（昭氏之不鼓琴ヲ以テ之ニ替フ）、昭文、師曠、惠子皆音樂ニ長ズ、人類ノ大ナルモノナリ、唯何レモテ頼チ知ラズ、惠子ハ他ノ二子ト異ニシテ、言論チ以テ、明ニスベキトコロニ非ザルモノヲ明ニセントシ、堅白ノ辯チ以テ、終ヲ終フ、其論魁メタリト雖モ、道ニ明ナラザリシチ以テ、味ニ終リヌ、此ノ如キハ成ト云フベカラズ、聖人ハ甚ダ明白ニ過ケルチ思ム、即チ是チ是トシ非チ非トシ、二者子明ニ區別セントスルハ、大途是非ニ通ジテ一ナルノ旨ニアラズ、故ニ物皆是ナルトコロアリトモ之チ是トシテ非ニ別ツトチ爲

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昭文古善琴者。枝柱也。策杖也。舉杖以擊節。梧琴也。

載之末年。書之于今也。堅白。堅石白馬之辯也。綸。琴瑟弦也。滑亂也。

【郭註】知夫未始有物者。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有封者。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無是非乃全也。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

サズシテ庸ニ寓ス、此
レ上文ニ以レ明ト云ヘ
ルモノナリ。滑疑ハ不
分不曉、滑亂ニシテ疑
フベキヲ云フ。郭註ノ
「不爾ハ一然ラズン
バ」ト讀ム。

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而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然類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欲使衆人同我之所好。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置此以耀彼。不捨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恠憭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同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偏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呂註】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爲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爲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爲有物。而未始有封域。未能即物爲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爲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于道猶未虧也。至于是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柰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爲成哉。【趙註】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旨。三子各造于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不辯之。辯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惠子者。我之所明。異于彼。彼于不足明而明之。雖肆堅白同異之辯。終于昏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玄。終于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之所尚也。【口義】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

天地ノ始メ唯ダ虚無ノ
 大道ノミ、萬物ハ道ニ
 ヲリテ生ズ、即チ有ナ
 リ、人モ萬物モ皆同ジ
 ク有ナリ、之チ一ト爲
 ス、已ニ一ト云ヘバ此
 ニ言アルナリ、(道ハ
 無、無ハ數ニ於テ言フ
 ベキモノナリ、無ヨリ
 有チ生ジテ、始メテ一
 有リ)一ト言フトニテ二、
 二ト一トニテ三、三ハ
 多ノ義ナレバ、此ヨリ
 後遂ニ萬ニ至ル、即チ
 彼是、是非生ズ、無ヨ
 リシテ有ニ行ケバ此ク
 ノ如シ、有ヨリ有ニ行
 ケバ、更ニ甚シカラシ、
 彼是非ノ別チ執シテ
 相争フチ自右適有ト云
 フナリ、聖、ハ無適即
 チ物ニ循フコト無クシ
 ノ是ニ因ルノミ。
 養廉作レシテ。
 傷子ハ天死短命ノ者チ
 云フ。
 無適因是已、無適ノ
 說ニ從ハバ、無ニ適ク
 焉。因レ是レノミト

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
 而有。好惡喜怒。使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
 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身受用。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
 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
 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
 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
 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
 而大。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
 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
 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

謝ムヤシ。

道ハ去レテ云フ。

焉。因是已。豪毛至秋而更細以驗小也。

【郭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夫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于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請嘗言之者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也有始言必有終也未始有始謂無終始而一死生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猶未離懷也未始有無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俄而有無未知有無之孰有孰無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我已有所謂者謂無是非即復有謂也未知吾謂之果有與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智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大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大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無壽無天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言矣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與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枝流凡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因是者各止子所能乃最是也【呂註】夫人所以不能遣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始有物者以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遣其所自也遣之而所遣者不去

道モト至大ニシテ眡域
 無シ、言ハ始ヨリ定マ
 レル是非無シ、是ヲ是
 トシ、非ヲ非トスルガ
 爲ニ眡域生シ、言論生
 ズ、眡域言論生シテ大
 道虧ク、聖人ハ道ヲ體
 シ、自然ニ順フ、故ニ辯
 論ヲ用ヒズ、全道ヲ懷
 ニ藏ス、世人ハ大道ヲ
 分辯シ、其一曲ヲ執リ
 テ相示ス、其執ル所一
 曲ノミ、故ニ見ザルト
 コロアリテ全道ニアラ
 ズ、不言ノ辯不道ノ道
 ナ知ル者ハ之ヲ天府ト
 云フ、其蓋蓋大ナレ
 バ物之ヲ増損スベカラ

亦不免爲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遺其所遺也。既無所自，又無所遺，則我心之所起，豁然得之。知今之所有者，舉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我。我欲無之，不起而已。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俯仰之間，昭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大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休哉。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爲一也。【筆乘】無適焉，因是已。言自無適有者，識風鼓浪，展轉不窮，爲是非竟無了歇。無適者，自有適無者也。適無則無是非，而因人之是非，以爲是非，故曰：因是已。此句篇中凡數見，而解者俱失之，以不知是已爲語詞，而連因字讀之故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眡也。請言其眡：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怯。道

ズ、世人ノ一曲ノ小道ヲ以テ人チ眩スルニ比スレバ、内眞ノ光明絶大ナルガメニ、却テ人目ニ燦然タラズ、故ニ之ヲ光ヲ隱スト云フ、光隱レテ其實ハ天地六合ヲ照ラスモノナリ。
眇音眞、封域ヲ云フ。兼ハ滿又ハ盈ノ義ナリ。
向ハ音義共ニ嚮ニ同シ、幾向ニ字ニテ「近」ノ義ナリ、或ハ云フ、向ハ於ト同意ナリト。

則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脗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伎害也。一云健也。園圓也。宗脗胥敖三國名。宗一脗二胥敖三也。

【郭註】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是非無定主也。爲是而有眇者。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也。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物有理。事事有宜也。分辯者羣分而類別也。竝逐曰競。對辯曰爭。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未嘗論之。若論則引物使學。其所不能矣。故不論其外。而八眇同于自得也。論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也。議而不辯者。順其成迹。疑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分不辯不辯者。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懷之者。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也。辯有不見者。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己所知以示之也。不稱者。付之自稱。無所稱謂也。不言者。已自別也。不仁者。無愛

而自存也。不嗛者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嗛盈。不伎者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也。道昭而不道者，以此明彼，彼此俱失也。言辯而不及者，不能及其自分也。仁常不成者，物無常愛，常愛則不周也。廉清不信者，激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勇伎不成者，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猶以圓學方，以魚羨鳥耳。此愈近彼愈遠，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尙之累去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浩然都任之也，不滿不竭者，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不知所由來者，至理之來，自然無迹也。葆光者，任其自明，故其光不蔽也。欲伐三國而不釋然者，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于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夫日月雖無私于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宗脗胥敖無伐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從而我無不怡也。【趙註】知止其所不知，則無用名焉。用之至也。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言物之所自出也。注不滿酌不竭，言無所底止也。不知其所由來，則併其知而去之矣。葆光言自晦其明也。【循本】大廉不嗛，嗛音慊，口銜物也。爲心有所銜之義，有銜其快與足者，有銜其恨與少者，此言不嗛。大廉者不以廉自足也。【補註】莊子所謂物論，蓋指百家衆技而言。百家衆技，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是非彼此殊塗，百慮不可究詰。譬則山林之遇風，而聲則殊；肢骸之具體，而用各異，所謂吹萬不同，使其自己，而非物論之能自爲異同也。任其自然，不與分辨，則物論齊矣。至于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不可少者，又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故又著此二段，自六合之外至葆光，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胷中大有分曉，但不明說破耳。【筆乘】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何惡于封與常哉？爲其立于是非之畛也。左右倫義，分辯競爭，此八德皆謂之畛。聖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辯。

辯而不議則超然是非之表。而何至于有眇哉。然聖人非但不論不辯不議爲無眇也。卽其有時而論而辯。亦不得謂之眇也。聖人心無分別。分卽謂之不分。辯卽謂之不辯。所以者聖人以不見爲辯。衆人以相示爲辯。此其所以異耳。不稱不言不仁不嗾不伎。歷引古語以證之。五者至德渾成。名相不立。此所謂園也。若道昭言辯。仁常廉清勇伎。則圭角太露。而近於方矣。方卽眇也。噫。世知不知之爲至。不知知而不知爲尤至。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是也。此則有卽無。色卽空。豈非注而不滿。酌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之天府乎。葆光卽知而不知之謂。

莊子釋文ニ、齊言五結反、缺音丘悅反トアリ。高士傳ニ王倪ハ堯ノ時ノ賢人ナリトアリ、天地篇ニハ齧缺之師ト云ヘリ。

女ハ汝ナリ。淫ハ濕ニ同シ。偏死ハ枯死ナリ。

芻ハ牛羊、豢ハ犬豕、藟ハ美草也、三豨ニ、六畜ノ食ヲモノチ藟ト云フトアリ。毛嬙ハ古ノ美人、一ニ云フ、越王ノ美姫ナリト、麗姫ハ晉ノ獻公ノ妻ナリ。決ハ疾キ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女。民。淫。寢。則。腰。疾。偏。死。縮。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疽。甘帶。鳴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且。以爲雌。麋與鹿交。鱸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

王倪曰ク、天下ノ人物
 其住食各同シカラズ、
 美トスルトコロノモノ
 亦同シカラズ、各其住
 ムトコロ、食フトコロ
 美トスルトコロノモノ
 ナ正シト爲ス、仁義是
 非亦人各其見ルトコロ
 ナ執リテ正シト爲ス、
 住食美ニ於テ眞ノ正
 味、正色ヲ知ラザ
 ルガ如ク、仁義是非ニ
 就キテモ亦其正ヲ知ラ
 ズ、吾亦其分別ヲ知ラ
 ズト、又曰ク、至人ハ外
 物之ヲ動カスコト能ハ
 ズ、唯日月ニ乘リ、四
 海ノ外ニ遊ビ、(自然ト
 一致シテ) 死生其心ヲ變
 セズ、何ソ況ヤ利害ヲ
 ナ、故ニ至人ハ利害ヲ
 心ニ關セズト。

竟ハ境ニ同シ。

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
 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
 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
 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
 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螭且蜈蚣也。且一作蛆。帶蛇。獮狙
 一名獾。群似猿狗頭。其雄喜與雌
【郭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爲
 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也。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嘗試言之者。以其不知。故未
 敢正言。試言之耳。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
 故舉民。鱸。猿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蛆。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猿。獮。麋。鹿
 鱸。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矣。仁義是非。樊
 然殽亂。言利于彼。或害于此。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
 然後蕩然俱得也。齧缺未能妙其不知。故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無心
 而無不順也。不熱不寒。不驚者。神全形具。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莫始非我。故蕩然無壘介
 于胸中也。乘雲氣者。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晝夜。而無死生也。游四海之外者。無
 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也。【呂註】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
 之。則道之爲體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爲正處。口知芻豢爲正味。目知好色爲正色。正

如鯨猿之所安。蛆鴉之所甘。魚鳥麋鹿之相與。為偶者。如彼是各以其知為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殺亂。吾安能知其辨。所以四問而四不知也。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為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哉。【疑獨】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為是者。見無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為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殺亂。孰從而正之。故不知其辨。乃所以辯也。【管見】物之所同是。諸解未明。竊意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為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二答。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通之理。則近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人鳥獸之異宜。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真知。所謂不知者。豈真不知哉。【循本】麋鹿食薦。薦稠草也。漢景帝詔。或池饒廣薦草。趙充國奏。今虜去其美地。薦草。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為汝妄言。

窪人利害之心。二關也。故其心自然。一致也。然二順。フナ以テ、謂フコト有リテ、謂フコト無ク、謂フコト無クシテ、謂フコト有リ。莊子釋文ニ、長梧ノ下ニ居ルニ四リ、長梧子ト名ツクトアリ、丘ハ其名ナリ。夫子ハ瞿鵠子ノ師ナリ。莊子釋文ニ、鴉音干。反。

旁ハ依ルナリ。
 莊子釋文ニ、向秀云フ、
 汨昏ハ未定ノ謂ヒナリ
 ト。
 旁日月云云ハ自然ト冥
 合一致スルチ云フ、置
 汨昏ノ一句ハ尊卑榮
 辱ヲ置キテ論セザルチ
 云フ、衆人心チ以テ物
 ニ稱ヒ、常ニ勞ス、聖人
 ハ自然ト一致シ、愚ナ
 ルガ如クニテ、古今チ
 通シテ純樸失セズ、萬
 物盡然ノ一句ハ、物皆
 然ル所アリ、其然ルト
 コロチ以テ相積ムチ云
 フ、故ニ生モ悦ブニ足
 ラズ、死モ惡ムニ足ラ
 ズ、途人ヨリ見レバ、
 生死亦一場ノ夢ノミ、
 大悟徹底スルニ至リテ
 前日ノ大夢ナリシコト
 チ知ル、愚者ハ夢中ニ
 アリテ自ラ覺メタリト
 思ヒ、妄ニ尊卑榮辱チ
 別ク、登陞ナラズヤ、
 大聖ニ遇カテ其覺夢ノ
 解チ知リ、大悟スル者
 ハ甚ク少シ、生死チ以
 テ夢ト爲スノ說チ聞カ
 バ、用旣即チ至異ノ說
 トシテ驚カシ。

之。汝以妄聽之。奚旁去聲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汨滯滯。昏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同。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蟹者。是且暮遇之也。長梧封人。名丘。

遂計ハ事未ダ至ラザルニ我ヨリ迎ヘ計ルナリ。放之自爾ハ放棄シテ自然ニ任カスルヲ云フ。

孟浪向音漫瀾無所趣舍之謂聽熒疑惑也。崔云小明不大了也。時夜司夜鷄也。鴟大如斑鳩綠色肉甚美滑滑未定之謂筐一作匡匡牀安牀也竊竊猶察察也。弔至詭異也。

【郭註】不從事于務者務自來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違害者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也不喜求者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也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無謂者凡有稱謂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立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翟鴟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鴟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言之則孟浪故試妄言之若正聽妄言復為大早計故亦妄聽之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譬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濇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昭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昭然無波際之謂役役馳騖于是非之境也愚范范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世而參其變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范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

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相背安知其非惑也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觀於麗姬先泣後悔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故寤寐之閒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方夢不知其夢則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夫夢者夢中復占其夢則無以

異於寤者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爲方生而憂死哉。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愚者大夢。而自以爲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爲君上。而所惡爲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非常之談。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且暮遇之者。言能脫然無係。而立同生。死者至希也。【呂註】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心者足以與此。瞿鵠子嘗聞夫子言之。以爲孟浪而已。則以爲妙道。然二者皆非。夫道非言默所載。故時夜生於卯。而卯非時夜。鵠炙得於彈。而彈非鵠炙。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爲悟。而不知日損。以至於無爲。皆瞿鵠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而與之合其明。則可秀矣。知宇宙之所以爲宇宙。而其機在乎手。則可挾矣。爲其脗合。此所以爲妙道之行。非特聞之而已。滑滑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衆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茫而不散。雖萬世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我體備萬物。萬物即吾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于彭祖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則秋毫可以大于太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靳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碧虛】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爲混成也。至人以生死爲大夢。超生死爲大覺。衆人以魂交爲夢。形開爲覺。顛倒詭異。惑于生死。是故達人發此覺。夢之至言。以弔越死之詭異。夫死生之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一遇大聖。釋此死生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新傳】旁日月者。一晝夜也。挾宇宙者。齊遠近也。衆人有我。物於物。而爲物所役。故曰役。役。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爲一。故曰愚。【須溪】隸至下者也。和光同塵。而先其至下。是以隸爲尊也。隸尊則無下。無下則無辱。老子云。寵爲下。卽此意。君乎牧乎。卽夢爲人。君夢爲人。僕者謂舉世盡夢。方竊竊然有擇於此。陋矣哉。到此漸說人夢境。既入夢境。更問甚是非。【筆乘】奚何不也。屬下句讀。弱喪禮記。二十曰弱。喪亡失也。且暮遇之。言有知之者。雖萬世之遠。猶如旦夕。

天下ノ所謂是非ハ、途ニ辯論ヲ以テ定ムベカラズ、我ニシテ汝非ナルカ、我非ニシテ汝是ナルカ、我ト汝ト一是一非ナルカ、我ト汝ト俱ニ非ナルカ、我ト汝ト、與ニ之ヲ知ル能ハズ、故ニ人ソノ是非ニ明カナラズ、他人チシテ我ト汝トノ是非チ正サシメントストモ、汝ニ同ジキ者、汝ニ異ナル者、我ニ同ジキ者、我ニ異ナル者、何レモ之チ正スコト能ハズ、然レバ是非ニ關シテハ和スルニ天倪ヲ以テスベキノミ、即チ是是然不然其對チ失ヒ、受術トシテ域無ク、生死チ一ニシ(忘年)、是非チ一ニシ(忘義)、無竟ニ終リ無竟ニ寓スルニアリ(無竟ハ境域無キコトニテ、自然ト一ナルチ云フ)。

甚言其難得也古云千里而一聖猶比肩也語意亦如此。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嗟。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

竟。黠闇不明貌。倪分也。際也。班固曰：天研。曼衍無極也。竟如字。極也。崔本作境。

【郭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黯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是非之辯。爲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故立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呂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矣。人固受其黠闇。誰與正之。必正于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已。則同乎若。非異乎已。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則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言不相待也。唯聖人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其耦。而休乎天均矣。何則。言之是非。非有實也。聲之出於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妄計也。我則和之。以天倪。而不爲之分辯。因之以曼衍。觸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萬歲。而成純之謂也。是自然之無辯者。知其同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編脫誤在此。觀文意可知。【疑獨】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變也。有化者。有化化者。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者之聲。非化則不彰。此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

化統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化為一。則相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物而後聲。聞者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因聲而生識耳。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管見】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於聲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道】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蔽。于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則死生為一條。忘義則不可為一貫。死生不可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豈以為有物邪。特寓之而已。【副墨】上既言必待萬世之後。遇大聖乃知其解。因此又作一重議論。言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而何須待彼也。邪。彼即大聖也。大聖卻是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倪者也。天倪則是與不是。然與不然。泯然無迹。雖其聲或寄之是非。亦化聲耳。此其相待與不相待同也。相待即上待彼之待。振收也。言其終於無盡而已。禪者曾問畢竟何如。答曰。此中亦無畢竟。此即無竟之說也。

人ノ生死、皆一ニ冥宰有リテ然リ、即チ自然ノ謂ナリ、自然ナルヲ以テ生ズル者ハ生セザルベカラズ、化スル者ハ化セザルベカラズ、生ハ自然ニ因リ、我ニ因ルニ非ズ、亦物ニ因ルニ非ズ、莊周ノ夢ニ胡蝶ト爲リ、自ラ快トシ志ニ適ヒ、從メテ復ハ周チ知ラフ、從ニアリテハ周チ知ラズ、

罔兩問景。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蚶。敷。蝸。條。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

消ハもらふ(用)ト讀
ムセシ。

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口義】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爲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爲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卻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須溪】夢覺齊人物。齊小大。齊是非。齊生死。齊盡矣。他人于此。必在齊上收煞。卻冷轉一語。翻盡從前話柄。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不知者以爲尙生分別。知者以爲人牛俱失之機也。正言若反。【副墨】此又從前相待二字生議論。罔雨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又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以夢覺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胡蝶。彼爲覺後之莊周。以一人分夢覺。曩爲夢中之胡蝶。今爲覺後之莊周。故曰必有分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物化言古今夢覺。混融爲一也。物化而後能不物於物。【管見總論】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閒。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糾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卽衆窳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窳。窳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濟窳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恢恠譎怪。道通爲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芋。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爲。不足以化物。何望于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要。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槩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雨問景。不知卽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卽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

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爲物。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筆乘】齊物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均小大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古今。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於一致。所謂明達而無擬者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於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爲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小有不同也。積久而通。則晝所爲。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江濤有言。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真於夢。覺之所爲。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出於思慮之外。則夢又靈於覺。且且之覺。其云爲常有倫。昔昔之夢。其見聞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耳。其差殊乃至此。況死生爲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不足道也。

莊子翼卷之一終

生ヲ養フハ人ノ爲法ヲ
 用ヒルニアラズ、人知
 以テ自然ニ遊ハズ、
 自然ニ順ヒテ無理ヲ爲
 サザルニアリ、生死一
 ナルコトヲ覺リ、哀樂
 ナ其間ニ存セズ、生ヲ
 養ハントテ生ヲ害セ
 ズ、自然ニ順フベキチ
 祝ク。
 人生限リ有リ、知ハ限
 リ無シ、有限ノ生命ヲ
 以テ無限ノ知識ヲ逐フ
 ハ危殆ノ道ナリ、已ニ
 知ニ因ミテ止マルコト
 ナ知ラズ、又知ヲ以テ
 之ヲ救ハントスルハ大
 危ノ道ノミ、善惡ヲ忘
 レテ自カラ名利ニ逞ザ
 カリ、中(書)ニ順ヒテ
 以テ常ト爲セバ(若)惡
 トモニ中ヲ失フ、中ヲ
 失ヘルモノハ常ト爲ス
 ベカラズ、身ヲ保チ生
 チ全クシ、親ヲ養ヒ天
 年ヲ終ルベシ、養生ノ
 道他ニ奇異ナル者アル

莊子翼卷之二

養生主第三

【郭註】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
 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
 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
 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殆已。向云。疲困之謂。緣。順也。督。中也。趙注。
 奇經八脈。中脈爲督。衣背當中之縫。亦謂

之督。見禮記深衣注。常也。
 【郭註】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尙名好
 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爲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
 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混
 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於知。而
 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必也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
 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爲經者。順中以爲常也。苟得中而冥度。則
 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事事無不可者。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呂註】生隨形
 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於殆而已。夫天下皆知美

ナシ、唯ダ自然ニ循ヒ
中ニ順フノミ。
操ハ「足る」ナリ。

已甚ハ「甚だしきもの」
ト讀ムベシ。

庖丁ト云フ人ノ牛ヲ割
クヤ一ニ牛ノ骨肉ノ理
ニ適ヒ、其刀ヲ動かス
ヤ音樂ニ合ス、刀ノ入
ル皆骨肉ノ理ニ適フニ
ヨリ、勞セズシテ之ヲ
割ク、文惠君ノ問ニ對
ヘテ曰ク、臣ノ好ム所
ノモノハ道ニシテ、其
道ハ牛ヲ割クノ技ヨリ
悟入セルモノナリ、始

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爲淫僻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是乃剗心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疑獨】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唯順性命之情而不損不加。於萬物混同而無譽無毀。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者生。或輕生趨義。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天。皆所謂近名近刑之善惡。非順性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管見】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爲證。則是爲而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則是不爲而不近名刑也。此其義與經異。蓋世所謂善惡。特見其迹者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眛。爲於無爲。豈常情所能識哉。夫爲善惡而近名刑。不爲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善惡兩閒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爲常道。則虛徹靈通。有無莫係。吾與大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

踦。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

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譚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

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骨ノ理ヲ見ズ、三年
 後ニハ見ル所ノモ
 ノ、骨ノ理ニテ全牛
 子見ズ、更ニ進ミテ今
 日ニ至レバ、心ヲ以テ
 見テ目ヲ以テ見ズ、骨
 肉自然ノ理ニヨリ、大
 ナル間隙大ナル竅穴ニ
 刀ヲ入ル所、骨ノ肉
 ト相結著スル所、二間
 レズ、大輒、大骨、チ遊
 タ、十九年間無數ノ牛
 チ割キテ刀刃ハ新治ノ
 モノノ如シ、薄キ刃チ
 骨肉ノ理間ニ遊バシム
 ルニヨリ十分ノ餘地有
 リ、刃チ損シ又ハ之チ
 折ルコト無シ、肉ノ交
 節聚結スルトコロニ過
 ヘバ、注意シテ無理チ
 セヌ様ニ徐ニ刀チ動か
 ス、力チ用フルコト少
 クシテからりト割ケル
 ト、文惠君聞キテ感歎
 シ、養生ノ道亦此ニア
 リトナセリ、即チ自然
 ニ循ヒテ無理チ爲サ
 ス、人知チ以テ自然ニ
 進ハザレバ、生チ全ク
 シ身ヲ保ツベキナリ。
 莊子釋文庖人、丁、其
 名也。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大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輒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謖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適牛理。又合音節也。

文惠君，莊子釋文崔司馬云，惠王也。
能子釋文崔司馬云，桑林，莊子釋文司馬云，湯地名。
莊子釋文司馬云，族，雜也，崔云族衆也。

進乎技者，言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能見其理間也。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以目視，闔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大理者，不橫截也。批大郤者，有隙之處，因而批之，令離也。導大窾者，節解窾空，就導令殊也。因其固然，刀不妄加也。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技之妙也。交錯聚結爲族，視爲止者，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爲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謔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也。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善刀而藏之，拭刀而殺之也。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呂註】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自視，喻聞道者以心契，而不以知識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大理，至大輒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剛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其爲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間乎。其爲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游刃，恢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游萬物之間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爲，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爲戒，視止行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李士表論】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之變，不爲不多，而刃若新發，剛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互古不去，一身已幻，孰爲可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能所斯泯，故未嘗批而大郤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于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以是道而游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楊用修】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哉。

右師ハ一足無キ人ナリ、介ハ一足ニテ立ツ
 貌、公文軒之ヲ見テ驚
 キ、天ノチシテ一足ニ
 ラシメタルカ、人爲ニ
 一足ナレハ天ナリ、澤
 雉ハ十歩一啄、百歩一
 飲、其飲食ニ於ケル亦
 勞ス、然レドモ籠(糞)ノ
 中ニ畜ハルルヲ欲セ
 ズ、籠ノ中ニテ飲食自
 由ニシテ、精神旺ナリ
 トモ之ヲ自然ニ逍遙自
 適スルニ如カズト爲セ
 リ、右師一足他、人曰
 レドモ彼ハ富貴名利ノ
 東シテ脱シ、自然ニ逍
 遙自適ス、天彼チシテ
 具生チ全クセシムル所
 以ナリ。
 莊子釋文司馬云、一足
 曰。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余其人
 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
 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
 雖王。不善也。去聲。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

【郭註】介。偏別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偏別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
 兩存其足。則是知其所無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形骸外弊矣。豈直
 偏別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
 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
 已。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
 於入籠而服養哉。夫始乎適。而卒未嘗適者。忘適也。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
 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呂註】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公文軒見而疑其非
 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
 澤雉飲啄自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也。不斲畜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間。而不得逍遙
 之譬也。樊中之養。雖至于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筆乘】介。獨也。即
 見獨疑獨之獨。有與則非獨矣。右師知識俱忘。而澹然遊心於獨。公文軒已望而知之。故驚
 問其天耶人耶。言何以致此也。夫天之生人。自有知見。而人不得以偶之。此天之使也。苟不
 知知之自知。見之自見。又爲知見以益之。則有與而屬之人矣。即老子所謂子何與人偕來
 之衆也。澤雉飲啄雖難。必以樊中爲苦。要思以善其神耳。彼知見者。亦人之樊也。非至人則

惡能縣解之

秦失(一)ニ秦佚(二)作(三)其師者(四)死(五)子弔(六)其情(七)友(八)對(九)スル(十)モ(十一)ニ似(十二)ズ(十三)弟(十四)十(十五)疑(十六)ヒ(十七)問(十八)フ(十九)喪(二十)失(二十一)白(二十二)ク(二十三)生(二十四)死(二十五)自然(二十六)ナリ(二十七)適(二十八)來(二十九)即(三十)チ(三十一)自然(三十二)ニ由(三十三)リ(三十四)テ(三十五)生(三十六)ル(三十七)ハ(三十八)時(三十九)ナリ(四十)適(四十一)去(四十二)即(四十三)チ(四十四)自然(四十五)ニ由(四十六)リ(四十七)テ(四十八)死(四十九)ス(五十)ハ(五十一)順(五十二)ナリ(五十三)何(五十四)ノ(五十五)哀(五十六)樂(五十七)チ(五十八)方(五十九)用(六十)ヒン(六十一)此(六十二)理(六十三)チ(六十四)悟(六十五)ル(六十六)者(六十七)帝(六十八)之(六十九)縣(七十)解(七十一)倒(七十二)懸(七十三)ノ(七十四)苦(七十五)チ(七十六)免(七十七)ル(七十八)ノ(七十九)義(八十)ニ(八十一)テ(八十二)自然(八十三)ト(八十四)一致(八十五)シ(八十六)生(八十七)死(八十八)チ(八十九)玄(九十)同(九十一)シ(九十二)人(九十三)世(九十四)ノ(九十五)苦(九十六)チ(九十七)忘(九十八)ル(九十九)チ(一百)云(一百一十)フ(一百一十一)ト(一百一十二)云(一百一十三)フ(一百一十四)今(一百一十五)老(一百一十六)聃(一百一十七)ノ(一百一十八)爲(一百一十九)ニ(一百二十)己(一百二十一)ノ(一百二十二)母(一百二十三)ヤ(一百二十四)子(一百二十五)ノ(一百二十六)死(一百二十七)チ(一百二十八)哀(一百二十九)ム(一百三十)ガ(一百三十一)如(一百三十二)ク(一百三十三)哀(一百三十四)ム(一百三十五)者(一百三十六)有(一百三十七)ル(一百三十八)ハ(一百三十九)老(一百四十)聃(一百四十一)ガ(一百四十二)平(一百四十三)日(一百四十四)教(一百四十五)ヘ(一百四十六)ル(一百四十七)所(一百四十八)ニ(一百四十九)就(一百五十)キ(一百五十一)ニ(一百五十二)徹(一百五十三)底(一百五十四)セ(一百五十五)ザ(一百五十六)ル(一百五十七)モ(一百五十八)ノ(一百五十九)ア(一百六十)リ(一百六十一)テ(一百六十二)自然(一百六十三)ノ(一百六十四)情(一百六十五)マ(一百六十六)ト(一百六十七)ニ(一百六十八)背(一百六十九)キ(一百七十)自然(一百七十一)ヨリ(一百七十二)受(一百七十三)ケ(一百七十四)タル(一百七十五)ト(一百七十六)コ(一百七十七)ロ(一百七十八)チ(一百七十九)忘(一百八十)レ(一百八十一)タル(一百八十二)ナ(一百八十三)リ(一百八十四)古(一百八十五)ハ(一百八十六)之(一百八十七)子(一百八十八)遁(一百八十九)天(一百九十)ノ(一百九十一)刑(一百九十二)ト(一百九十三)云(一百九十四)フ(一百九十五)抑(一百九十六)生(一百九十七)死(一百九十八)ノ(一百九十九)理(二百)タル(二百一)ヤ(二百二)火(二百三)チ(二百四)燬(二百五)ヤ(二百六)ス(二百七)ニ(二百八)指(二百九)チ(三百)以(三百一)テ(三百二)薪(三百三)ト(三百四)進(三百五)ム(三百六)ル(三百七)ガ(三百八)如(三百九)シ(四百)能(四百一)リ(四百二)燃(四百三)火(四百四)ノ(四百五)理(四百六)チ(四百七)盡(四百八)ス(四百九)者(五百)ハ(五百一)薪(五百二)チ(五百三)シ(五百四)テ(五百五)絶(五百六)エ(五百七)ザ(五百八)ラ(五百九)シ(六百)ム(六百一)故(六百二)ニ(六百三)火(六百四)格(六百五)ニ(六百六)滅(六百七)セ(六百八)ズ(六百九)生(七百)チ(七百一)養(七百二)フ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秦失。宋本作佚。

【郭註】秦失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不知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遂天者也。將馳騫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也。適去理當死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閒矣。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

人常善養者唯善于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于善刀而藏。則應物除暇。斂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鄙接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為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塵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擾事拂理。得失交患。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遞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是已。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為方外剩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懸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為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是以卒貴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傅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人間世第四

【郭註】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而不倚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請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

莊子山林隱退スルチ
主視トスルニアラズ、
人世ニ在リテ逍遙自適
スルチ説クモノナリ、
故ニ此篇有リ、始メハ
人世ニアリテ人世ノ苦
チ思ハズ、心チ處ニシ
テ自然ト一致スベキチ
云ヒ、中ハ人ノ臣子タ
ル者ハ君父ニ奉フルノ
道免ルベカラズ心チ盡
クシテ之チ行フベシ、
但已ムチ得スシテ後ニ
爲シ中チ養フノ心得チ
忘レベカラズ、意チ以
テ忘作スルコトナカル
ベシト云ヒ、終リハ世
ノ所謂無用ナルモノ

即チ反リテ能ク天啓チ
全クシ一身ヲ保ツコト
ヲ云ヒテ、自ラ有用ノ
材ヲランコトヲ求ムル
ハ人世ニ處スルノ法ニ
アラザルコトヲ明カニ
ス、衛君子同馬彪ハ衛
莊公崩壞ト云ヒ、釋文
ニハ出公輒ナリト云ヘ
リ、顔回衛君年壯氣
銳、己レノ智ヲ恃ミテ
國亂ルト聞キ、行キテ
之ヲ匡サントス、孔子
之ヲ止メテ曰ク、己
ニ在スル者定マラザレ
バ、人ヲ匡スベカラズ、
徳ハ名譽ニ傷ク、(とろ
け)知ハ争ニ生ズ、名
譽アレバ人之ヲ傾ケン
トシ、知ハ争ノ具ナリ、
且ツ徳信厚シトモ人未
ダ之ヲ信セズ、名譽モ
有リ人ト争ハズトモ人
未ダ之ヲ知ラザルニ、
強テ仁義ノ言ヲ暴君
ニ説クバ、其君汝ノ仁
義ヲ言フノ美名有ラン
コトヲ惡ムベシ、汝我
ガ仁義ヲ以テ彼ノ暴逆
ヲ顯ハスニヨリ人ニ當
スルコトトナル、汝、
人ニ當セバ人亦汝ニ當
セン、彼若シ賢チ悦ビ
ズ肯チ惡マバ汝彼ニ説
クノ要無し、彼若シ賢

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
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
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争之器也。
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未達人氣。名聞不
争。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
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
夫。且苟爲悅賢而。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
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
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
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

チ悦バズバ、彼必ズ汝ト捷チ争ハシ、汝乃チ口ニ辯シ色チ平ニシ彼ニ就クニ至ラン、此レ火チ以テ火チ救ヒ水チ以テ水チ救ヒ、益多スルノミ、信セラレザルニ厚ク言ヒ下ニ居リテ上ニ戻レバ、龍達比千ノ如キ結果チ見シ、此二人ハ仁義ノ名チ求メテ身死セリ、堯ハ仁義ノ實チ求メテ兵チ用ヒテ暴國チ伐テリ、然レバ名チ求ムル者ハ死シ、實チ求ムル者ハ兵チ動カス、汝若シ名チ求メントセバ身死スル患アラシ、實チ求メントシテ空手衛ニ行ク亦何ノ益有ラン、名實ハ古ノ聖人ト雖モ身死或ハ勳兵ニヨリテ之チ得タリ、汝何ゾ之チ言フコトノ易キト、顔回更ニ形チ正シクシ心チ虚シクシ言チ通ニシテ二ナラズバ可ナラシカト云フ、孔子曰ク、未ダ可ナラズ、端而虚ト云ハハ端、内ニ充チテ外ニ顯ハレ神色定ラズ、勉而一ト云ハハ衆人ノ蹇從セントスルト

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虚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虚。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

一ロニヨリテ衆人ノ心ヲ服シテ以テ我が心ニ順スルコトヲ求ムルニ至ル、之ヲ日ニ進ムノ小徳、日漸之徳スラ成ラズト云フ、況ヤ大徳能ク成ランヤ、汝ノ守ルトコロヲ執リテ人ニ化セズ、外人ト合ヒテ内ニ謀ラザルニ止マラントス、其レ何ゾ可ナラント。

顔回又云フ、内直ニ外曲成リテ上ニ比セシ、内直ハ己モ君モ共ニ天ノ子ナリ、我豈ニ彼レニ長レン、豈ニ我言ノ彼レニ善トセラレ將タ不善トセラレルチ求メン、要ハ天理至道ノ議チ彼レニ説クノミ、之チ天ト徒タリト云フ、外曲ハ衆人ニ從ヒ君ニ對スル禮ヲ盡クス、之チ人ト徒タリト云フ、成而上比ハ善心ニ成ルトコロアリテ之上上、古人ニ比スルナリ、故ニ君子ヲ諫ムトモ吾言チ説クニアラズ、古人ノ言チ説クナリ、之チ古ト徒タリト云フ、カクノ如クモバ如何ト、孔子曰ク、天、人、古ノ三チ用ヒルコトハ多

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者。人君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輕用之於死地也。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如草芥也。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也。道不欲雜。言宜正得其人。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古之至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彼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奇妙當於羣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且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築路。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與。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案劍者。未達故耳。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

クシテ未だ安カラズ、未だ弘大ナラズト雖モ罪ヲ得ズト云フマテノコトナリ、化ト相去ルコト遠シ、其大道ニ順ハズシテ吾ガ心ヲ師トスルヲ免レザレバナリト。

札ハ一本札ニ作ル、釋文ニ李云折也トアリ、札ハ傾クト讀ムベシ、釋文前文云、怒實苗ハ皆災。

或ハ無詔王公ト訓ム、色、口、容、心ハ顔回ニ就キテ云フ、二ノ而ノ字ヲ汝ト讀ムモ亦通ズ。

容將形之ハ害ヲ懼ルルニヨリテ衛君ノ意ニ順ハントスルノ心ガ形迹ニ見ハルルヲ云フ。

偏附、釋文李云、謂憐愛也。

來ノ字ハ助辭ニテ意義無シ。

郭注因案ノ案ヲ抑壓ノ義ニ解ス。

然則以下ハ顔回ノ語ナリ。

彼ハ顔回ヲ指ス。

彼ハ衛君ヲ指ス。

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逆也。舊人者人必反、舊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反害之也。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君明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而目將熒之、使人眼眩也。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也。容形心成、乃且釋己以從彼也。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威也。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不信厚言、未信而諫、雖厚為害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愛、非其事也。故其君擠之、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夫暴君若叢枝、胥敖有扈、非徒恣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勉而一言、遜而不二也。惡惡可者、言未可也。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也。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雖小德、且不能成、將故守其本意、執而不化、即汝之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營、此未足以化之也。顏回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為徒、言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若然者、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為徒、言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言成於今、而比於古、雖是常教、實有諷責之旨、然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仲尼猶以為未可、意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呂註】顏回欲屈己伸道、夫子不許、惡難多之為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可。今回存諸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爭之器也。且德厚信、足以及人、氣而使之不至於鄙倍、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之不至於忌疑、而後可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

顏回曰一段又一段ト
 逆ミシガ孔子尙ホ以テ
 可トセズ、此ニ於テ頗
 同ハ此レ以上ニ進ムベ
 キ無シト云ヘリ、孔子
 之ニ齊セヨト命シ、然
 モ齊ハ酒ヲ飲マズ、菜
 食ハザルノ我ニアラデ
 心ニテセヨト命セリ、

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凶器。是蓄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爲蓄耳。苟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用求異哉。汝與之言。徒唯諾而無詔告。彼必乘人而闖其捷辯。氣色拂厲。而目熒心成。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拊民。疑於紂恩。故其君擠之。亦好名而已。堯禹之於蕃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滿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其心。小德猶不成。況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不訾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己之言。而斬人之善。不善以己賤而人貴。故也。自道觀之。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其間。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回謂以三者趨變。庶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而無心。此所以爲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是政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謀也。謀者。窺覘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惡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新傳】聖人無名。所以無爲。無智。所以無得。無爲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用智。所以有爲。有得也。有爲則物不相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須溪】而目將熒之。色將平之。兩語極一時流遁之狀。此時方恍然失其爲我方。遷就求退之不能。況暇與之辯。口將營之。欲出口而不能。但經營吻閒。正是苦處。容將形之。雖未言。而依違俯仰。固已屈矣。心且成之。若且放過爲後圖也。皆人情展轉所必至者。舊解多失之。【筆乘】若唯無詔。王公句絕。詔告也。汝唯無告。王公則已。言則必且乘人。而圖其捷。云云。皆指顏子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自然ト一致シ、内明通
シテ心知チ去レバ鬼神
ヲモ来リ居ラトンス、
況ヤ人チヤ、之ヲ物化
ト云フ、此レ古ノ西舜
ノ物ニ應ズル綱紀ト爲
シ伏羲几筯ノ終身行ヒ
シトコロナリ、徳此等
聖人ヨリ下ル者立ニ此
道ニ由ラザルベケン
ヤ。
齊或ハ齊ニ作ル、義ハ
同シ。
符ハ徳充符ノ符ニテ蓋
シ形骸チ云フ、心ハ體
ニ充ツルモ其外ニ出ア
ズ、氣ハ則チ自然ニ充
ツ。
或ハ回之未ニ始得レ使
實ト讀ム。
莊子釋文云、毒、治也、
崔本ハ毎ニ作リ、齊ル
ト訓ム。
止止ハ蓋シ止也ノ訛ナ
ラン。
問答若穴反、空ナリ。
紐ハ物ニ應ズルノ本ト
云フコトナリ。
幾、一本幾ニ作り、又
幾ニ作ル。
几筯ハ向、李皆古ノ帝
王ナリト云ヘリ。

慎修所志、守爾天符、正言性與天合、如符券然也、耳目本外、而徇之于内、心知本内、而黜之于外、虛也。

【郭註】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者、謂去異端而任獨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未始得使實自回者、未始使心齋、故有其身也、得使之未始有回者、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也、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者、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也、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强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則幾矣、理盡於斯也、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僞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爲僞、不亦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爲以應坐之日、而馳騖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尙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累乎、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爲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爲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内、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聞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詳道】有而爲者、古人嘗難之、有思必齋、有爲必戒、故欲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此仲尼所以告顏子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舍、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

沐子用ヒキリ、使命ノ
 難キヲ思ヒ憂ノ爲メニ
 内熱セルカ、未ダ事ノ
 情ニ至ラザルニ早ク陰
 陽ノ恩有リ、而シテ使
 命ヲ全クセズバ災重ネ
 テ刑罰ノ恩有ラズ、吾
 薄徳ニシテ事ニ任ズル
 ニ足ラズ、如何セバ可
 ナラン、吾ニ告ケヨ。
 葉公子高ハ楚ノ大夫、
 葉姓ノ尹タリ、借シテ
 公ト稱セリ、姓ハ沈、
 名ハ諸侯、子高ハ字ナ
 リ。
 唯有徳者能之マテ孔子
 ノ語ナリ。
 不臧ハ美ナル物ヲ用
 ヒズト云フコトナリ。
 清ハ清ノ假借ニテ涼ノ
 義ナリ、節儉ニシテ露
 アニ多クノ薪ヲ用ヒ
 ズ、故ニ熱ニ苦ミ涼ナ
 思フノ人無シト云フ義
 ナリ。
 命義ノ二者ハ人ノ世間
 ニアリテハ免ルベカラ
 ザルモノナリ、子ノ親
 ニ事フルハ命ナリ、親
 所ニ親ヲ安ズベシ、
 臣ノ君ニ事フルハ義ナ
 リ、隨事ニ君ヲ安ズ
 ベシ、事如何トモスベ
 カラズトモ之ニ安シシ

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徳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
 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内熱與。吾未至乎事之
 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
 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
 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
 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
 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
 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徳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

命ニ順フベク、事ニ隨ヒ情(ナリト)ノマニ行ヒ、己ノ生死ヲ順ミザルガ臣子ノ命ニ安シク、汝ノ使命ニ於ケルモ亦當ニ其義ヲ盡クスヘシ、一身ノ後難ヲ患フル勿レ、但使命ニ於ケルヲ、常情ヲ傳ヘテ從レ過ギタル言(言ヒノ場合ノ美言モ怒ノ場合ノ惡言モ)ヲ傳ヘズカラン。命ヲ全クスルニ近怒或ハ怒ニ作ル。

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王使諸梁甚重者。重其使。欲有所求也。甚敬而不急者。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事無小大。少有不以成爲權者。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者以成爲權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成則有陰陽之患者。言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胷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臟矣。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能之。憂無欲清之人者。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饒儉薄也。所饒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爲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故曰是兩也。不可解於心者。自然固結。不可解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也。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故曰是之謂大戒。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爲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爲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爲人臣子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吾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者。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者。遂以言傳意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凡溢之類。

曰ハ風波ノ如ク行ニ得
 失ハ實事アリ、風波ハ
 動キテ定マラズ、得失
 ハ偶然ニシテ危カリ易
 シ、然怒ノ作ルハ他ノ
 理由無シ、巧言偏辭ニ
 由ル、獸困ミテ死セシ
 トスル時情念ナルヲ以
 テ替テ擇ハス和聲ヲ失
 シテ氣息運ラズ、暴怒
 雖ビ生ズ、人モ實、窮
 (剋核)ノ急ナルニ遇ヘ
 バ鄙シキ心生シテ自ラ
 知ラズ、故ニ又暴怒窮
 マルトコロ無キニ至ル
 故ニ法言ニ君ノ令ヲ易
 フルコト無ク其實ヲ傳
 ヘコト、勸成スルコト無
 ク其自ラ成ルニ任セヨ
 ト云ヘリ、美ハ容易ニ
 成ラズ、惡ハ容易ク成

妄者言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也。莫者莫然疑之也。傳言者殃言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
 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爲罪也。引法言以證之。言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
 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須溪】寡不道以懼成。未有不依於道而能使美滿成就。無後
 悔者也。食也執粗糲無欲清自謂服勞攻苦非有求于世。雖家人亦然。何至內熱飲冰。若貪
 利。發外者與則憂思之爲也。說得甚苦切。【筆乘】葉公之憂在利害。然害之極不過死亡而
 已。故夫子以生死決之。忠孝人猶能言。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則未易言也。蓋事心
 則身忘。身忘而哀樂無所錯矣。惡能施乎其前哉。故卒之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
 悅生而惡死。悅生惡死即所謂哀樂者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須溪云。只此一語。慊
 慨明達。談笑有餘。夫不可奈何。非衰颯之謂也。其自決如此。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
 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
 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
 擇音。陰。氣息菲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終。故法
 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

ル、使命子傳フル者最
モ慎マザルベカラズ、
自然ニ乘シ吾心ヲ逍遙
自適セシメ、已ムヲ得
ズシテ然ル後ニ行ヒテ
中ヲ養フニ至レリ、無
理ニ爲シテ報ズルハ不
可ナリ、唯命ノマイニ
致セバ可ナリ。
兼一本皆大ニ作ル。
成英ノ疎ニ陽喜也、
陰怒也トアリ。
然説ハ郭註ニヨレバ
「念の作る」ト訓ムベ
シ。
殆ハ危殆ナリ。
賦シテ地ト訓ム、窮
地ニ迫ヒ込メラレルヲ
云フ。
瀧鏡音ガイサイ、歲文
昭曰、善讀與、唯賦同。

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崔音勃。

【郭註】以巧闖力者。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與害彼。則不復循理也。以禮飲酒者。尊卑有別。旅酬有次。湛而淫液。則淫流縱橫。無所不至也。夫煩生於節。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遺風波而不行。則實不喪矣。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譬之野獸。蹶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菲然暴怒。俱生痲疵。以對之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尅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詭邪。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也。無遷令者。傳彼實也。無勸成者。任其自成也。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矣。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也。若彼之所惡。而勸彊成之。則悔敗尋至。故曰惡成不及改也。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言寄物以爲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閒哉。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言直爲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新傳】無言者。物不能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行則迹所以藏。有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則真亡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則至於動。真亡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筆乘】夫傳兩喜兩怒之言。而不敢溢者。凡以善終之難。不得不謹其始耳。觀鬪力者。始陽卒陰。飲酒者。始治卒亂。則知人之相與。始于信。卒乎鄙。事之在人。始于細。卒乎大者。其必至也。夫一言之發。激怒于人。非風波乎。人既激矣。將行其怒。非實喪乎。故忿之設也。無由曰巧言偏詞。每每過實。不擇正理。如獸之畏死。不擇好音。氣息勃然而出。則聽者竝生厲心。而忿從此設矣。剋者責人太切。核者認真太甚。本以望人之美也。而人或以不肖之心應之。于是

天殺ハ天其德ヲ殺ギテ
薄クセルナリ、魏公ノ
太子徳薄シ、之ニ與ミ
スレバ行ヒ方(道)無
ク國ヲ危クセン、與ミ
セザレバ晋ヲ殺サント
ス、太子ノ知ハ人ノ過
失ヲ知ルニ足リテ自己
ノ過失ヲ知ルニ足ラ
ズ、如何セバ可ナラン。
形ハ彼レニ就キ心ハ彼
レニ和シ、就キテモ入
ラズ和シテモ出アザル
ヲ要ス、就キテ入レバ
顛滅崩壊シテ彼レト俱
ニ亡ビシ、和シテ出
レバ聲名(聲望)妖
孽ヲ爲シ彼レト俱ニ惡
チ爲サン、暫ク我光チ
和シテ彼ノ塵ニ同シク
シ、彼ト異ナルコトヲ
爲サズ彼ノ惡ニ觸レズ
シテ、螳螂自ラ其力ヲ
使下シテ梓ヲ怒ラシテ

而知止焉可也。而不知其然，則積忿成患，將不知其所終矣。終即前所謂卒乎鄙、卒乎巨者也。君命之將，率意遷改，事之未成，勉強以勸。此即溢美溢惡之言。故曰：過度益也。溢則傳言者殃，能無殆乎？美成在久者，成人之美，必優游深交，久乃可入也。惡成不及改者，一言憤事，竝生心厲，悔將無及也。夫人喜爲溢言者，意必存懷，而不能虛焉。故耳乘物遊心，則忘己，託不得已，則念物。斯則因其命而致之，我無心也。何必有所作爲以還報哉？夫子告葉公，或以爲次於顏子，而實亦不能外于虛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
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
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
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
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
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
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

車轍ニ當ル、車轍ニ
 蟻ノ敵ニアラズ、汝
 其自ヲ美トスルトコ
 ロノモノニ矜リテ太
 ニ當ラバ危シ、汝ノ意
 ハ彼ノ爲メニ盡スト
 ロアレドモ之ニ對スル
 ノ法宜キヲ得ザレバ、
 馬ヲ愛スル者ガ平日其
 之ヲ愛スルコト至レリ
 盡モルニ係ハラズ其體
 ニ附キシ蟲ヲ拂ヒヤラ
 シトテ不意ニ之ヲ打チ
 シ爲メニ物ヲ損シテ人
 ヲ害スルニ至ルガ如キ
 災有リ、故ニ虎ヲ養フ
 者ノ如ク、彼ヲシテ汝
 ニ馴レシムベク、彼ニ
 對スル態度最モ宜シキ
 ヲ得テ、自然ニ無害ニ
 入ラシムルヤウニ導ク
 ベシ、

釋文ニ顔闔ハ魯ノ賢人
 隱者ナリト。
 太子ハ、釋文ニ同馬云
 フ、制轍ナリト。
 釋文ニ諸伯玉名琰、衛
 ノ大夫ナリト。
 方ハ釋文ニ李云フ道ナ
 リト。
 伐ハ郭註ニヨレバ矜
 ノ義ナリ。
 夫ハ漢ナリ、或ハ屎ニ
 作ル。

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
 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
 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
 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
 也。夫愛馬者。以筐盛成。矢以蜃盛溺。乃弔。適有蚊虻。僕緣而
 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
 邪。

天殺須溪云。如言天生刻薄人也。副墨云。殺如降殺之殺。言天薄之使無德也。嬰兒無
 知也。町畦猶疆界。言無收拾也。崖猶崖岸。言無容止也。僕僕御也。舊註作蚊虻僕僕飛
 著馬者認。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己。縱其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
 不自改也。正女身者。反覆與會。俱所以爲正身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迕。和而不同
 也。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也。和不欲出。和者以義濟。出者自顯伐也。若途與同。則
 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自顯和之。且有舍垢之聲。濟
 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立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也。彼且爲嬰兒。七旬言不立圭角。以逆其鱗也。夫螳螂之怒臂。
 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積伐汝

僕隷ハ郭注ニハレバ僕
僕然トシテ云リテ馬ニ
著クテ云フ。故ニ僕と
して縁ヲト訓ム。
僕僕也トハ釋文ニ引
ケル崔ノ説ナリ、之ニ
從ハバ僕隷テ而拊之
不_レ時ト訓ムヘシ、王念
孫ハ僕テ拊ト解シ、僕
隷ハ拊隷ノ義トス。
拊之ハ擊チテ蚊虻チ拂
フナリ。

釋文ニ同馬云フ、曲轅
ハ曲道ナリト。
聚ハ釋文ニ約束ナリト
繩子以テ之チ束ホ量ル
チ云フ。
切ハ四尺或ハ云フ七尺
又云フ八尺ト。
旁ハ旁枝ナリ。
伯ハ匠石ノ字ナリ。
飲木ハ無用ノ木ヲ云フ
流槽ハ脂ハハシノ出ル
チ云フ、文木ハ有用ノ

之才美以犯人。此危殆之道。故戒之。爲其殺之之怒者。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爲其決之
之怒者。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飢飽。達其怒心。知其所怒而順之也。順
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此虎之所以媚於養己也。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
之至也。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骨言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故驚而至此也。意有所至
而愛有所亡。言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
不慎也。【呂註】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爲顛滅崩蹶。爲聲名
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爲嬰兒。以至達
之入於無疵。則雖與之無方。不至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之所有。而通
之此因。機點化之妙。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導之以王道。是也。【評莊】彼且爲嬰兒。六句
應形就而不欲入。達之入於無疵。應心和不欲出。愛馬者數語。此即美成在久。惡成不及
改之意。【補註】彼且爲嬰兒一段。即法華應以此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
女人身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爲說法。意拊之不時。是言愛馬之甚。見有蚊虻。卒然搏之。出
馬不意。故致驚怒也。虎至暴。而順之。而馴馬易馴。而驚之。則暴。故與惡人處。不可不慎也。若
不審。幾不量力。徒欲以有方救其無方。則螳螂之怒臂。當轍耳。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
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

木ヲ云フ、物ハ無用ニ
 ミリテ天壽ヲ全クス、
 人ハ其知ニ誇リ強テ事
 ナ爲サントシテ身ヲ害
 ス。
 匠石夢覺メテ之ヲ占フ
 弟子云フ、無用ヲ取ル
 トセバ社ヲラザルベキ
 筈ナリ、彼無用ヲ取リ
 ナガラ社タルハ何ゾト
 (古ヘ社ハ樹ヲ種エタ
 リ)匠石曰ク密密ニ語
 レ、大盤ヲ發スル勿レ、
 樹自ラ社タルニアラズ
 社ノ神來リテ樹ニ寄ル
 ノミ、而シテ樹ハ己チ
 知ラヌ社神ニ辱メラル
 トコソ思ヘ、何ゾ之ヲ
 祭トセン、此樹已ニ無
 用ナリ、社ヲラズトモ
 切ラルルコトナシ、故
 ニ社タルト否トハ彼ニ
 アリテ輕重無シ、彼ノ
 自ラ保ツハ無用ニヨル
 而ルニ汝其社トシテ人
 ニ益スルヲ以テ譽メバ
 亦速シト。
 譚者力吳切、樹ニ在ル
 チ果ト云ヒ、地ニ在ル
 チ樹ト云フ。
 俞樾曰、淫當ニ讀爲、積、
 牽引也。

矣。勿_レ言_フ之_ヲ矣。散_{聲上}。木也。以_テ爲_ル舟_{トキハニ}則_チ沈_ム。以_テ爲_ル棺_{トキハニ}櫛_ニ則_チ速_ク腐_ル。以_テ爲_ル器_{トキハニ}則_チ速_ク毀_ル。以_テ爲_ル門_{トキハニ}戶_ニ則_チ液_ク構_{アリ}。蔓_ニ以_テ爲_ル柱_{トキハニ}則_チ蠹_ム。是_レ不_レ材_ノ之_ノ木_也。無_レ所_レ可_レ用_フ。故_ニ能_ク若_シ是_レ之_ノ壽_シ。匠石歸_ル。櫟社見_ル。夢曰_ク。汝將_ニ惡_ム乎_カ。比_{セント}予_ヲ哉_チ。若_シ將_ニ比_{セント}予_ヲ於_テ文_ノ木_ニ邪_ニ。夫_レ粗_ク查_ク。梨_ノ橘_ノ柚_ノ果_ノ蔬_ノ切_力。果_ノ之_ノ屬_也。實_{スレバ}熟_{スレバ}則_チ剝_ル。剝_ル則_チ辱_{ラル}。大_ノ枝_ハ析_{ラレ}。小_ノ枝_ハ泄_{ヒカレ}。此_レ以_テ其_ノ能_ク苦_ム其_ノ生_ル者_也。故_ニ不_レ終_ヘ其_ノ天_年。而_{シテ}中_ニ道_ト夭_ス。自_レ培_ヒ擊_ク於_テ世_ノ俗_ノ者_也。物_ノ莫_シ不_レ若_シ是_レ。且_ツ予_レ求_ル無_レ所_レ可_レ用_フ久_シ矣。幾_チ死_ニ乃_チ今_ニ得_テ之_ヲ。爲_ル予_ノ大_ノ用_ト。使_メ予_ヲ也。而_{シテ}有_レ用_ト。且_ツ得_ル有_レ此_ノ大_也邪_ニ。且_ツ也_ニ若_シ與_ト予_也。皆_レ物_也。柰_ニ何_ゾ哉_チ。其_ノ相_ト物_也。而_{シテ}幾_チ死_ニ之_ノ散_人。又_{ナリ}惡_ク知_ラ散_木。匠石覺_テ。而_{シテ}診_ム其_ノ夢_ト。弟_子曰_ク。趣_テ取_ル無_レ用_ト。則_チ爲_ル社_何邪_ニ。曰_ク。密_ニ若_シ無_レ言_フ。彼_亦直_ニ寄_ル焉_ニ。以_テ爲_ル不_レ知_ラ己_者。詬_ル厲_也。不_レ爲_ル社_者。且_ツ幾_チ有_レ翦_乎。且_ツ也_ニ彼_レ其_ノ所_レ保_ト與_ト衆_異。

無緣近トハ大木ノ意チ
失フコト愈々遠シト云
フ義ナリ。
南伯子綦ハ即チ齊物論
南郭子綦ナリ。
隱ハ暴熱チ避ケルチ云
フ。

荆氏者ハ荆氏ノ地ナ
リ。
扶ハ兩手ニテ握ルホド
ノ大サチ云フ、把ハ片
手ニテ握ルホドノ大サ
チ云フ。

而以義譽余之不亦遠乎。

司馬云。液津液也。構謂脂出。構。構然也。向云。診占夢也。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爲文木。物莫不若是者。物皆以用自傷也。幾死乃今得之。言數有睥睨己者。唯今匠石明之耳。爲予大用。言積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若有用必見伐矣。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也。弟子猶嫌其以爲社自榮。有趣取於無用而已。匠石謂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爲社也。以爲不知己者。詭厲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木自以無用爲用。雖不爲社亦終不近於剪伐之害也。所保與衆異者。彼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也。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爲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得其伎。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

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

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

以爲棺槨。喙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呈

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

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

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

高名之屬ハ大家ノ屋梁ノ材ナリ云フ。揮傍ハ一枚ニテ棺ノ一面トナルベキ材。解ハ願ほどき又ハ罪業ヲ消サンコトヲ求メテ神ニ祈ルナリ、牛、豚、人ナドヲ河ニ沈メテ祭ルコトアリ、故ニ適河ト云フ、白額ノ牛、高鼻ノ豚、痔アルジハ不祥トシテ用ヒズ、故ニ不祥ト云ハレテ天壽ヲ全クス。

釋文司馬云、形體支離不全貌、疏其名也。會操ハ項椎即項ノ骨ナリ、或ハ云フ、髻ナリト、或ハ云フ兩肩ノ合

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善。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不祥也。

軸解謂木紋旋散也。病酒曰醒。杖所以栖戲。狙猴者。麗屋棟梁也。當作樞。高名即高明大家也。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謂之禪。傍疑獨云。解。祭祀解賽也。適河。司馬云。謂沈人於河祭也。如西門豹之事。羅勉道云。古者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言解罪求福也。

【郭註】隱將比其所藉者。其枝所陰。可以隱庇千乘也。夫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聽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捍。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白額亢鼻痔病。巫祝解除。弃此三者。必妙選辟具。然後敢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呂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荆氏楸柏夭於斧斤。以材為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為尤深。藏之為尤密。故無用而用以之通。不材而材為之使。則遊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子括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陞為脇。挫鍼治繯。戒。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嗣。十

スル貌ナリト。
 推城ハ裁縫ナリ、治潔
 ハ洗濯ナリ、鼓篋播精
 ハ市ナ掃除シ小篋ニ土
 ナ入レ之ヲ播揚シテ米
 ナ選リ分クルヲ云フ。
 功ハ後役ノ功程、即割
 以當テラレル夫役ヲ云
 フ。

畫地而趨トハ地ニ畫キ
 テ跡ヲ作リテ之ニ循ヒ
 走ラシムルナリ、巧チ
 費シテ跡ヲ掩フベカラ
 ズ、以テ己チ以テ外物
 ナ運フニ譬フ。

人。上^{イストキハ}徵^{カク}武士^{カク}。則^ニ支離^{カク}攘^{カク}臂^{カク}於^ニ其^ノ閒^ニ。上^ニ有^ル大^キ役^ト。則^ニ支離^{カク}以^テ有^ル常^ト疾^ト。不^レ受^ル功^ト。上^ニ與^ル病^ト者^ト粟^ヲ。則^ニ受^ル三^ツ鍾^ト與^テ十^ニ束^ト薪^ト。夫^レ支離^{カク}其^ノ形^ト者^ト猶^レ足^リ以^テ養^ヒ其^ノ身^ヲ。終^ル其^ノ天^年。又^ニ況^ヤ支離^{カク}其^ノ德^ト者^ト乎^ト。

【郭註】徵^シ武士^ト則^ニ攘^ク臂^ヲ於^ニ其^ノ閒^ニ者^ト。恃^リ其^ノ無^ク用^ト。故^ニ不^レ自^ラ竄^レ匿^ス也^ト。有^ル大^キ役^ト則^ニ不^レ受^ル功^ト者^ト。不^レ任^ス徭^ノ役^ト故^ニ也。役^ト則^ニ不^レ與^ル。賜^ト則^ニ受^ル之^ト。支離^{カク}其^ノ形^ト者^ト。猶^レ能^ク自^ラ全^ス如^ク此^ト。神^ノ人^ト無^ク用^ト於^ニ物^ト。而^{シテ}物^ト各^々得^ル自^ラ用^ト。歸^ス功^ト名^ヲ於^ニ羣^ノ才^ト。與^ル物^ト冥^ス而^{シテ}無^ク迹^ト。故^ニ免^レ人^ノ閒^ノ之^ノ害^ト。處^ニ常^ノ美^ノ之^ノ實^ト。此^ノ支離^{カク}其^ノ德^ト也^ト。【循本】齊^ノ與^ル臍^ノ同^シ。偃^ス者^ト不^レ見^ル其^ノ頤^ト。隱^ス于^ニ臍^ノ閒^ニ也^ト。肩^ノ高^ク於^ニ頂^ノ。頭^ノ低^ク而^{シテ}肩^ノ高^ク于^ニ頂^ノ也^ト。會^ス撮^ス指^ヲ天^ト。撮^ス徐^ク括^ク切^ク。臺^ノ竺^ノ緇^ノ撮^ス之^ト撮^ス。會^ス合^ス其^ノ髮^ト。而^{シテ}撮^ス爲^ス髻^ト。古^ノ者^ト髻^ノ近^ク頂^ノ。脊^ノ曲^ク而^{シテ}頭^ノ低^ク。故^ニ髻^ノ指^ヲ天^ト也^ト。管^ノ脰^ノ也^ト。言^フ五^ノ藏^ノ之^ノ脰^ト皆^ク在^ル上^ニ也^ト。兩^ノ髀^ノ爲^ス脇^ト。脊^ノ在^ル髀^ノ裏^ニ。故^ニ以^テ兩^ノ髀^ノ爲^ス脅^ト也^ト。挫^ク鍼^ト。縫^ク衣^ト也^ト。治^ス緇^ト。浣^ス衣^ト也^ト。鼓^ノ篋^ノ播^ス精^ト。以^テ箕^ノ簸^ス米^ト也^ト。

孔子適^ク楚^ト。楚^ノ狂^ク接^ク輿^ヲ遊^ブ其^ノ門^ノ。曰^ク。鳳^ノ兮^ト。鳳^ノ兮^ト。何^レ如^ク德^ノ之^ノ衰^ト也^ト。來^レ世^ト不^レ可^ク待^ト。往^ル世^ト不^レ可^ク追^ト也^ト。天^ノ下^ノ有^ル道^ト。聖^ノ人^ト成^ス焉^ト。天^ノ下^ノ無^ク道^ト。聖^ノ人^ト生^ル焉^ト。方^ノ今^ノ之^ノ時^ト。僅^ニ免^レ刑^ト焉^ト。福^ノ輕^ク乎^ト。羽^ノ莫^ク乎^ト。莫^ク之^ノ知^ル載^ト。禍^ノ重^ク乎^ト。地^ノ莫^ク之^ノ知^ル避^ト。已^乎已^乎。臨^ス人^ヲ以^テ德^ト。殆^乎殆^乎。殆^乎殆^乎。畫^ス地^ヲ而^{シテ}趨^ル。迷^ス陽^ト。迷^ス陽^ト。無^ク傷^ル吾^ノ行^ト。吾^ノ行^ト卻^ク曲^ト。無^ク傷^ル吾^ノ足^ト。山^ノ木^ト自^ラ寇^ス也^ト。膏^ノ火^ト自^ラ煎^ス也^ト。

迷陽ハ明ヲ障マス也。
郭註ハ節ハ一ニ退ニ作
曲ナリ、節曲ハ曲
ハ節ルナク云フ、自寇
自煎ハ其有用ノ爲メニ
伐救ヲ招クナク云フ。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

用之用也。

卻諸本多音隙。碧虛作如字。引退也。

【郭註】風兮風兮何如德之衰也。言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衰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來不可待。往不可追。越當盡。臨時之宜耳。有道成焉。無道生焉。言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爲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言不膽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爲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者。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在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也。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卽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爲之至易。而知彼有爲之至難。弃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者。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爲內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己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者。曲成其行。自足矣。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愧然不覺妙之在身也。【口義】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爲幸。又何敢他求。

乎。處亂而僅免刑以全生。特一羽之福。而不知載而有之。亂世之禍常至。殺身是重於地也。而亦不知避之。臨人以德。取禍之道。不若已之。畫地而趨。言其拘束自苦。誠危殆也。木火桂漆之見伐。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疑獨】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滅其跡。迷陽言自晦其明。無傷吾生全之行。卻曲言退身曲全。無傷吾可行之是。【筆乘】吾行卻曲。當從碧虛作卻曲。卻曲無傷吾足。庶與上文相協。蓋由傳寫者誤。疊吾行二字耳。迷陽勉道曰。蕨也。蕨生蒙密。能迷陽明之路。故曰迷陽。記與言之也。其說甚異。存之以廣異聞。【管見總論】夫處人閒世者。君臣之分爲大。不可不盡。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爲善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弓旌在前。刀鋸在後。有之。況懷意必之心。欲化年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尊道之心。固將自化。奚必輕性以資驕志。攫暴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是所念既空。而天真虛受之時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齊。使虛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事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傳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櫟社。以無保爲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材之爲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臙腫自全。不可得矣。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價。罔不密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有爲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結以山木膏火桂漆之患。警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難。可以處世而無難矣。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補註】此篇首以孔顏問答。繼以子高顏闔之喻。其論守身行義。應

物審幾以處人閒世之道備矣。而復繼以櫟社商丘支離之說者。見當世禍亂。畢竟不可措手。縱使做得好。不如不做為高耳。故末又以接與之歌結之。【筆乘】士彰云。養生主是出世法。人閒世是住世法。余謂出世而後能住世。老子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

德充符第五

【郭註】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立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補註符著。言德充於內。自徵於外。非形所能為損益。非知所能為隱顯。觀篇中所述。目可知矣。

符ハ遊シ形骸ナリ、櫟、形骸ニ充テテ然カモ外ニ形ハレズ、自然ト冥合シ、天下自ラ之ヲ推シ、事物自ラ成リ和スルヲ云フ。常季ハ釋文ニ或ハ云フ孔子ノ弟子ナリト。

魯有兀者王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
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
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
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
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王旺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

庸ハ常人ヲ云フ

死生亦大矣云云ハ死生
 ナ一ニス、故ニ死生ニ
 隨テ變ヤズ、性命ノ常
 然、無假ヲ審ニシテ物
 ノ自ラ運ルニ任ズ、生
 化皆命ナルヲ知リ、之
 ニ逆ハズシテ其宗本ヲ
 守ルト云フナリ。
 自其異者云云ハ異ト云
 ヘバ物皆異ニ、同ト云
 ヘバ物皆同シ、物ノ宜
 不宜ヲ忘レテ心ヲ德ノ
 和ニ遊バシム、萬物ニ
 就キテ其一ナルトコロ
 ヲ視ルノミニテ其得喪
 ナ見ズ、故ニ足有ルモ
 足ヲ喪フモ平然トシテ
 一足ヲ失リテ視ルコト
 猶ホ土塊ヲ棄ツルガ如
 シトナリ。
 彼爲己云云ノ句讀訓ハ
 郭註ニ從ヘリ、若シ呂
 註ニ從ヘバ當ニ左ノ如
 クナルベシ、
 彼爲己、以ニ其知
 得ニ其心、以ニ其心
 得ニ其常心、物何
 爲最レ之哉。
 擇日而登云云ノ句讀訓
 點ハ郭註ニヨリシナリ
 若シ呂註等ニ從ハバ當
 ニ左ノ如ク訓ムベシ。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

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
 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
 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
 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
 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
 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
 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
 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
 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

則從是也。
擇日而登云云ハ彼ノ動
クヤ時ヲ以テス、其時
世間虚假ノ人之ニ從ハ
ン、物之ニ由リテ最バ
ル、但彼ハ物ヲ以テ事
ヲ爲サルノミト云フナ
リ。
假ハ假ニ同シ。

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九軍。崔李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軍也。登假。呂氏晉選言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升于

玄遠之域也。列子穆王篇登假字讀同。遐可證。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無形而心成者。怪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也。奚假魯國。將引天下與從之。言神全心冥。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死生之變。變之大也。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雖天地覆墜。斯順之也。審乎無假者。明性命之固當也。不與物遷者。任物之自然也。命物之化者。以化爲命。而無乖迕也。守其宗者。不離至當之極也。異而肝膽楚越者。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也。同而萬物皆一者。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上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上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己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於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混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非非混而爲一。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留也。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者。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故忘其宜也。都忘宜。故無不任。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言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爲一。既觀其一。則澀然無係。立同彼我。以死生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弗其心也。彼爲己。以其知者。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也。得其心。以其心者。嫌未能遺心。而自得也。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者。夫得其常心。

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遇。常故使物就之也。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爲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己哉。唯止能止衆止者。動而爲之。則不能居衆物之止也。唯舜獨也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有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美於大聖而趨之也。幸能正生以正衆生者。幸自能正耳。非爲正以正之也。將求名而能自要者。非能遺名而無不任也。官天地府萬物者。冥然無不體也。直寓六骸者。所謂逆旅也。象耳目者。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也。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者。以不失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其恬漠故全也。故曰彼且何肯以物爲事。【呂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故寓言於王駘也。從仲尼游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全魯歸之。與王駘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爲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就爲死生而與之變。孰爲覆墜而與之遺乎。審乎無假。知其所得者。真不與物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命化物而已。不化守其宗。本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知其所宜。故物視其所同。不見其所喪也。常季謂駘懷內聖之道。則爲己而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而推爲君師邪。唯止能止衆止。此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唯舜也獨正。則舜豈不以正生爲幸。而正衆生哉。今夫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雄入九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死生不得與之變者。非求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容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須溪】遺外也。雖天地覆墜。亦且與之相爲。子立無假。無所待也。坐視萬物之變。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疑獨】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畜。

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而不為物貳。心存而不與形僭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而登假也。【通義】彼為己言其學非為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者。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游子歸家。既到家。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只言其為己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如此。於此亦見常季之所造矣。【副墨】正如各正性命之正。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于九軍。況守宗正性之人。能保其未始有始之始者。其徵也。將不能一生死。而命物化乎哉。官天地府萬物。寓六骸象耳目。言我與天地萬物同一根宗。散則為萬。聚則為一。一直寄寓此于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為象耳。人惟執象失心。妄起知識。故心生于物。而死于物。今一其知之所知。則心固未嘗死也。而死生何足以懼之。昔劉歆學道。有神人謂之曰。君心力精猛。必破死生。學者知死生事。大猛著精采。奮然勸破。如勇夫有不懼之實。便可雄入死生。縱橫無礙。此出離生死學問。莊生等閑于此發出。當時西竺之經未至。而佛法已在中國。孰謂佛者夷狄之一法哉。【筆乘】受命于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因郭註有下首唯松柏。上首唯聖人。故也。今以松柏獨也在舜獨也正。為句。亦自文順而義全矣。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徒一本居ニ作ル。釋文ニ李云、申徒氏、嘉名トアリ。
伯昏無人、雜篇ニハ哲人ニ作ル、列子亦同シ。
子產兀者ト俱ニ出入スルコトヲ悦バズ、故ニ此ク云ヘルナリ。
執政ハ子產自ラ謂フナリ。

原本後人ノ下ニ見ノ字
有リ、古本ニハ此字無
キニヨリ削リヌ。

羿善射、其殺（矢
ノ及アトコロノ地）ノ
中ニ在ル者ハ皆其矢ニ
中リテ倒ルベキニ、中
ラザルモノアルハ是レ命
ナリ、吾一足ヲ失ヘル
ハ其矢ニ中リシガ如シ
汝ノ全足ナルハ其矢ヲ
免レタルガ如シ、汝モ
吾モ俱ニ命ナリ、汝ノ
吾ニ賢レルニハアラ
ズ。
不中ノ中亦去聲。
形骸之内ハ徳ニテ、外
トハ形ナリ、吾汝ト徳
ヲ以テ交ハルニ、汝ハ
形ヲ以テ交ハルカトナ
リ。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
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
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
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
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
之彀中、中央者中、去聲。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
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
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不亦過乎。子產斲、子六、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穀中言羿箭
切。

必中之地也。故曰：中地子無乃稱言我已知子不必更言也。

【郭註】我出子止。羞與刑者並行也。其明口又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也。子齊執政者。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也。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言其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若是形殘也。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言不自顧省。而欲輕篋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多自陳其過狀。以己為不當亡者衆也。默然知過。自以為應死者小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設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游於羿之設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立。動靜趣舍。性情知能。與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皆不知命而有斯笑也。怫然而怒者。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也。廢然而反者。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也。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者。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耶。我為能自反耶。斯自忘形而遺累也。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忘形故也。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游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子無乃稱者。已悟則厭其多言也。【管見】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戚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徇乎外者。不明乎內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之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遊羿設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己也。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耶。吾之自悟邪。則彼已俱忘。物我交化。何喜怒之可動。形骸之可索哉。

張毅ハ大門小戸ヲ論セ
皆之ニ趣キ、利ヲ追
ヒ、行年四十内熱ノ病
ニテ死ス、單豹ハ巖居
シテ水ヲ飲ミ、民ト利
ヲ爭ハズ、行年七十歳
ヲ食ハル、若本書達
生篇ニ見ユ。

郭註ニ從ヘバ、既チ
 接シテ類ニ來ルノ義ナ
 リ。
 一説ニ趾無キ故ニ踵ニ
 テ行クナリト云ヘリ。
 不謹前ハ一説ニ不謹、
 前既犯也云ト訓ム。

實實ハ恭シキ貌、名チ
 好ム貌等ノ既アリ、前
 述ハ類類ニ同シト説ケ
 リ。
 取説ハ奇語ノ義ナリ。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
 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
 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
 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
 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
 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
 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
 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詎尺叔切。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以
 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
 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踵類也。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
 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猶有尊

足者存言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夫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安知夫子之猶若是者。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彼何賓賓以學。子為者。怪其方復學於老聃也。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己之桎梏也。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迹也。天刑之安可解者。仲尼非不冥也。願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而性命可全矣。【副墨】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以全之。尊足者全。則視棄其足。猶棄土耳。夫子卻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此一人。全不在善惡上起念。願非束于教者所易知也。故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于至人。其未耶。何賓賓恭敬。以學于子為也。彼且汲汲焉求以善名聞于世。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為己之桎梏。蓋至人無己。聖人無名。如手足本無桎梏。其有桎梏者。自為異見。以縛之耳。欲解其桎梏。必反其異見。而還之于。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然後可耳。以死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名為死。以不可為一貫者。本來無是何者為非。如是則善惡皆為幻法。分別悉是詭名。為人解粘去縛。莫要于此。但天刑之人。懸而不解耳。天刑如言天罰之使然。甚絕之詞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

人為妻ハ他人ノ妻ト為
ルト云フコトナリ。

自ラ唱ヘズシテ人ニ和スルノミ。

雌雄合乎前ハ郭註以テ萬物往キ歸スルノ義ト爲ス。

傳國ハ之ヲシテ政ヲ爲サシムルヲ云フ。醜乎ハ蓋ソル貌ナリ。

純音トシ、一本豚ニ作ル。

食ニ音飲。豚子死シタル母ノ乳ヲ飲ム、其死シタルヲ知ラザレバナリ、少クシテ其死シタルヲ知ルヤ皆驚キ過ク、胸若ハ驚ク貌ナリ、生者ト生者ト類タリ、母豚已ニ死シ、豚子已レノ類子見ザルヲ以テ走ルノミ、母子愛スルハ形ヲ愛スルニアラズ、使其形者即チ才徳ヲ愛スルナ

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泛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妾色。資別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其

命ノ行ハレ事ノ變ズル
 ハ其夜ヲ舍テズ、反復
 爾環シテ至知ノ者ト雖
 其始ヲ測ルベカラズ、
 此理ヲ知ル者ハ淡然ト
 シテ和氣ヲ養フ、外物其
 心ヲ動スルニ入ラズ、性
 和心閒(操)ニシテ夷險
 ナリ得スルモ免然トシ
 テ自得ス、其心日夜隙
 無ク自然ト俱ニ移リ、
 四時ニ隨ヒテ化シ、萬
 物ヲ接濟ス(與物爲春)
 之ヲ才全ト云フ。平ハ
 止水(止水)ノ盛ナルモ
 ノナリ、内其明ヲ保チ
 テ外動カズ、故ニ以テ
 法(平準)トナスベシ、
 德ハ事ヲ得テ以テ成
 ヲ物ヲ得テ以テ和ス
 ルヲ云フ、事成ラザル

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
 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
 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
 肖。毀譽余。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
 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骨和。不可入於靈府。使
 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隙。而與物爲春。是接而
 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
 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
 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
 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

無ク物^ヲ和セザル^ル無^ク、天下^ノ皆^テ之^ヲ推ス^{コト}ヲ樂ム、而シテ其然^ル所^ヲ以^テ知^ルベカラズ、故ニ德形^ハレズト云フ。

人之言、恐^ル吾無^ク其實、輕^ク用^ヒ吾身、而亡^ス吾國、吾與^ニ孔丘、非^ス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

【郭註】惡醜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者。明物不由權勢而往也。無聚祿望人之腹者。明非求食而往也。又以惡駘天下者。明不以形美故往也。和而不唱者。非招而致之也。知不出乎四域者。不役思於分外地也。雌雄合乎前者。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藪也。悶然而後應者。寵辱不足以驚其神也。汜而若辭者。人辭亦辭也。狍子食於其死母者。食乳也。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己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其形者。才德是也。髮者。武所資也。戰死則無武。髮將安施。所愛履者。為足故耳。別者之履。何為愛之。無其本者。髮履以足。武為本也。不翦不穿。全其形也。不得復使恐傷其形也。採擇嬪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德全而物愛之宜矣。死生存亡。以至飢渴寒暑。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其所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付之而自當矣。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澹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故曰。不足滑和。靈府者。精神之宅也。至足者。不以憂患驚神。故曰。不可入於靈府。和性不滑。靈府開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故曰。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日夜

無卻者。泯然常任之也。與物爲春者。羣生之所賴也。接而生時於心者。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者。內保其明。外無情僞。玄鑿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成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循本】禮記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故曰。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日夜無卻。言死生貧富。雖日夜相代乎前。吾使之無罅隙可入。視之如一。而混然與物爲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夏秋冬。但見其爲春耳。此見日與物接。而生時於吾心者也。因春字。放下生時字。言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也。【管見】雌雄之義。或以爲禽獵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羣尾成。羣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與婦人願爲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不以翼。范無隱從。翼絕句。翼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翼。明堂位云。周之璧翼。鄭氏注。天子八翼。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翼。皆戴圭。大夫四翼。士二翼。皆戴綵。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翼。非特爲飾武。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妍翼。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故其葬也不以翼。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別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從上文。狃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餒於中者。外飾無益也。【筆乘】望如月望之望。圓足飽滿之義。和而不倡。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略也。祿位才貌。舉皆無之。而致雌雄交歸焉。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之也。是何人也。疑其所以動人者。何在。狃子之喻。言形不足愛。而使其形者可愛也。母愛以使其形者爲本。戰以武爲本。行以足爲本。哀駘它所以存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耳。才即孟子降才之才。才未全者。率喜于自術。才全則德內足矣。奚形之有。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雖其變若彼。然求其所以爲之者。而不得。故謂之命也。苟知其始。所以爲之者。則獨何能無槩。然今其變。雖日

肩肩ハ風ノ長キ貌。

所忘ハ形、所不忘ハ徳ナリ。

聖人ハ自得ノ境ニ遊ビ世間ニハ妖學ヲ爲シ約束ヲ以テ人心ヲ因クシ徳ヲ散シテ物ニ接シ工巧起リテ商生ズルアリ然ルニ聖人ハ自然ニ冥合シ智ヲ以テ謀ルコト無シ故ニ智ヲ用ヒズ、純樸失セズ故ニ膠ヲ以テ人心ヲ因クスルヲ要セズ、眞ヲ守リテ失ハズ故ニ徳ヲ以テ之ニ接スルヲ要セズ、得難キノ貨ヲ貴バズ故ニ商ヲ用ヒズ、智約徳工ノ四者ハ本自然ニ由リテ生ズ、既ニ自然ニ由リテ

夜遷遷了無停息而其始即智者莫能求之所謂未始有始者也知其未始有始而又何至滑吾之太和于吾之靈府也耶免如老子塞其兌之兌和豫通而不失于兌與物爲春而日夜無隙即所謂不形者也如此雖日接萬變皆動而不失其時矣水停而平則萬物準之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升不搖蕩水之平猶德之和也是和也修之已而成故曰成和之修物不能離又解不形之意即而不分死生無變之謂也。

闔跂支離無脰說稅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豆肩

肩タリ甕タリ甕タリ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タリ故

徳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

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智爲孽約爲膠徳爲接工爲商聖

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徳不貨惡用商四者

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嗣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

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

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敖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

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

生ズレバ亦自然ニ順フ
ハキアルノミ、何ソ人
爲テ以テ増益シ歟、膠
接、商ヲ須ヒン。

聖白ハ公孫龍子ノ篇名
ナルガ、汎ク公孫龍惠
施等ノ辯論ヲ指ス。

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
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
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
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
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
瞑。眠。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唇也。麤瓮大瘻。項瘻者也。

闔跂者。跛而守城門也。支離形不全之貌。無脈。無脚根。故但跛而行也。一云。無脈。無

【郭註】闔跂支離無脈兩段。言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者。其德長於順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忘其好也。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聖人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自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己也。天嚮也者。天食也。言自然而稟之也。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之輒。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免之。或不思而免之。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爲哉。任之而自至也。有人之形者。視其形貌若人也。無人之情者。掘若槁木之枝也。羣於人者。類聚羣分。自然之道也。是非不得於身者。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

也。故形貌若人而獨成其天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言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鷄鳴狗吠，苟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己一分，孔顏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是非吾所謂情者，以是非爲情，則無是非，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無情者，言人不可以好惡傷其身，言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止於當也，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者？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也。莊子又謂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祗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眠，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天選子形子以擊白鳴，言凡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爲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呂註】無脈大瘦，以德長而見美于二君，形有所忘也。人不知存其神，是所忘。役于視聽思慮，是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非特形有所忘而已。誠忘則聖人之所遊，物不得遯，而皆存者也。若然者，以知爲擊，擊非本幹也。以約爲膠，所以約散也。以德爲接，所以續異體。以工爲商，非所以爲器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得，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故無待于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以其所遊在誠忘故也。羣于人，則遊乎世俗，是非不得于身，則休乎天均，得其小者，屬于人，大者屬于天也。貌則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而生，所以爲人者足矣。奚爲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爲人。莊子謂吾所謂情，是非不得于身也。吾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若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益生哉？惠子不知即

動而靜。乃據梧以求靜。唯不知此。卽是不得其所爲。使形爲天之所選。而以堅白鳴也。【碧虛】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德而不自矜。故膠孽等事。無由萌兆。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斲情性。何用膠。無喪於物。何用德。不殖貨財。何用商。已上四事。皆天然而養者也。蜺蛸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女蘿。不斲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望之似木雞矣。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窾無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有。天任子之形者。豈有情哉。暗隨而自生耳。今子有人之形。與衆無別。而強以堅白同異之辯。鳴噪於衆人之前。而自謂賢者。猶躍冶之金。何得不怪哉。【循本】其脰肩脰項也。肩肩細長之貌。言悅無脈而視全人。反覺其項細長。醜不足觀也。周禮梓人云。數目頤脰。注長脰貌。蓋肩與頤同。槁梧卽今所謂枯桐也。桐類不一。惟枯桐中琴瑟。故名琴瑟爲槁梧。【副墨】三子醜惡。能使齊衛之君悅之。而視全人之不如。蓋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是知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之。而在己若忘。則必有惡駭之嫌。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在己若不忘。則必有矜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是誠忘也。因就忘之一字。翻出自己學問。而以聖人證之。聖人者誠忘其所不忘者也。其心有所遊也。以知識爲孽子。而不親。以誓約爲膠固。而不用。以德惠爲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爲行貨。而不居。何也。聖人何思何慮。惡用知。未雕未斲。惡用膠。本無所失也。惡有子德。深藏不售也。惡用夫商。蓋有用人也。無所用。則游以天矣。故謂之天鬻。天鬻則聖人食于天矣。而惡用人爲。故具人之形。其形雖小。而無是非之情。其天則大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形色象貌。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卽天與之也。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是欲其如槁木死灰。而後爲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生之自然。而不益之謂也。老子曰。益生曰祥。莊文本此。惠子猶不寤。而曰。不益生。何以有身。不知生不必益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足。于本足中。不能因其自然。橫起好惡。遂妄迷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子之精神。非道與

之天與之乎。乃外其精勞其神。倚樹據梧而唵而眠。是天選子形本無不足。卻乃不能因之。徒以堅白之說。曉曉然立。是非同異于天下。祇爲情之所累而已。觀惠子與莊子所論于簡事。全未分曉。不知莊子何以與之爲友。【管見總論】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矣。所以成形成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印德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王駘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脩爲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己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成。以見得道者忘形。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鑒。凡此皆所以充之道也。德充而爲物所歸。猶松柏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爲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蒂。故擇日登假。去畱在我。何肯以物爲事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視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而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秦和內運。疵厲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爲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爲德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脈爲全人。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厚於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己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取賤兀厲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爲尙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莊子翼卷之二終

道ハ自然、萬物ハ道ニ由リテ生化ス、故ニ人ノ生死存亡皆一ニ自然ニ由ル、自然ナルハ故ニ必然ニシテ、生死存亡共ニ免ルベカラザルトコロノ命ナリ、然レバ命ニ安シ自然ニ順ヒ、己ノ小知ヲ勞シテ生ヲ害スルコトナク、無心ニシテ物化ニ順フヲ以テ大宗師ト爲ス。自然ト人爲トヲ知ル者ハ、心ヲ以テ限リ無キ知識ヲ求メントセザルヲ以テ、其生ヲ害スルコト無シト雖モ、畢竟未ダ天人ノ別ヲ心ニ存スルコトヲ免レズ、故ニ其所謂天人ノ別ナルモノモ、未ダ必ズシテ至當不易ト爲スベカラザラン、彼真人ナル者ハ、其心自然ト冥合一致シ所謂天人ノ別ナルモノモ、亦其心ニ存セズ、衆人ハ寡弱ヲ侮リ成功ニ誇リ好ミテ

莊子翼卷之三

大宗師第六

【郭註】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驀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結語ヲ用フ、眞人ハ然
ラズ、寧ニ過當成敗有
ルモ、皆自然ナルヲ以
テ、心ニ悔イ又ハ誇ル
コト無ク外物其心ヲ動
カスコト能ハズ。
假ハ至ルノ義ナリ。

【郭註】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于不知矣。自爲耳。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于不爲矣。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眞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爲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而眞喪矣。或好知不倦。以因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其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者。知人之所爲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闔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也。有患者言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矣。所待未定。言有待則無定也。吾生有涯天也。必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爲也。皆自然耳。有眞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眞。而不可亂也。不逆寡。則所順者衆。不雄成。則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矜士。則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譽以致之。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若然者。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眞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爲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爲濡。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眞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呂註】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爲。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所能知者。人之所爲。則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言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盡年而不中天也。世所謂知之盛者。

無厭ハ氣ノ風折起伏シ
テ深静ナラザルナリ。
嗟ハ喉中ノ言語ナ
リ。
哇ハ結礙シテ通セザル
ナリ。

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真。而待以爲當。所待固未定也。則安知吾向之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真人有真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衆而已。從衆則不免于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免于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于謦士也。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不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所爲也。將誰慄。水火亦我所爲也。將誰濡。且熱知固非道。而真人真知。能登假于道也。若此。【新傳】天人皆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爲。知天人之所爲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知知天。則達于無爲之妙理。以不知知人。則盡于有爲之極致。此即老子無欲觀妙。有欲觀微之說也。至此不可謂非知之盛矣。而猶有患者。知天人之二。不知其一也。達觀者知天人大同。渾然無別。則所謂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矣。故曰。庸詎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者不知也。乃能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雌而若缺。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逆寡。不雄成。不謦士。真人如此。安有于過歟。一或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不介于心。則無心于物也。無心于物。則與物不迁。而物亦不傷之矣。此非真人之有異乎人。蓋由以真知而入道故也。故曰。知之登假于道也。若此。【管見】寡謂貧約之時。成謂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逆則害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至。謦士以事釋之。義長。即云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應酬接物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風虛舟。無心迁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爲慄。以是而入水火。何者爲濡與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厄。言若哇。其嗜欲深。

爾然ハ自然ニシテ無心
 ナルヲ云フ。
 距一本拒ニ作ル。
 出入ハ生死ヲ以テ云
 フ。
 出テ入ルヘハ生ヲ替ム、
 入テ出ルヘハ死ヲ替ム。
 郭註ニ從ヘバ捐ノ字當
 ニ借ニ作ルベシ。
 眞人ハ無慾無心ナリ、
 故ニ寢スル時夢無ク覺
 メタル時憂患無シ、呼
 吸ハ最モ深シ、之ヲ息
 以テ下云フ、死生チ一
 ニス、故ニ出(生)チ悦
 バズ、入(死)チ拒ミ惡
 ムコト無シ、生死一ニ
 自然ニ任ズ、其生ノ自
 然ナルヲ忘レズ、其死
 ナリト任ス、生死チ一
 ニスト云フモ生チ厭
 ヒ死チ悦ブニアラズ、
 生チ厭ヒ死チ悦ブハ、
 生チ悦ビ死チ厭ムト違
 コソ異ナレ、生死ノ間
 ニ差別チ存スルコトハ
 同シ、眞人ハ然ラズ、
 故ニ生ハ喜ビテ之ヲ受
 ク、無心自然ニシテ本
 ニ復ル、私心チ以テ自
 然ニ背カズ、人爲チ
 以テ自然チ助ケズ、一
 ニ自然ニ順フアルノ
 ミ

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欣
 入不距。翛然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
 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當所遇而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眞人之息以踵。乃在根
 本中來。啞言若哇。氣不平暢也。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故嗜欲深者。天機淺也。不知悅生
 惡死者。與化爲體。不訢不距者。泰然而任之也。翛然往來者。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也。終
 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邪。受而喜者。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
 無不適也。忘而復者。復之不由於識。乃至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呂
 註】無思慮。則寢不夢。無嗜欲。則食不甘。然後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
 起。身以足爲踵。息以所自起爲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於無息矣。衆人失守而
 屈服者。其啞言若哇。求息以踵。可得乎。其天機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矣。知生
 而悅死。而惡出。而訢入。而距。以棄其所謂翛然者。則是以心捐道。愛生而求其生之所始。畏
 死而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而復之。昧于自然而益生焉。是以人助天也。【疑獨】
 心無思者。魂閒而不遊乎物。其寢所以無夢。形無爲者。神閒而不役於物。其覺所以無憂。味
 無味者。味味而不味于味。其食所以不甘。【循本】息之深者。如藏于足。息之淺者。如出于喉。
 其實氣海爲息之根蒂。天機者。天然之氣機。卽息也。嗜欲深則息淺矣。如屈服者。嗜欲深也。

焦說ニ從ヘバ志ハ忘ト
改ムベシ。

伯夷叔齊ハ孤竹君ノ二
子、周ノ文王ニ歸ス、
武王討チ伐ツニ及ビ、
首陽山ニ隱レテ餓死セ
リ。
箕子ハ殷紂王ノ臣、君
ヲ諫メテ聽カレズ、伴
リ狂シテ奴トナル、周
武王ノヲ朝鮮ニ封ズ、
胥餘ハ或ハ云フ伍子胥
ナリト、子行ハ吳王夫
差ノ臣、諫メテ從ハレ
ズ、死シテ屍チ江ニ沈
メラレタリ。

嗟言若哇者。天機淺也。【筆乘】出世爲出。卽生也。來也。始與受也。返造化爲入。卽死也。往也。終與復也。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則不忘其所始矣。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則不求其所終矣。如此則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而奚悅與惡之有。心捐道者。心一有所變卽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人助天者。卽老子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于有生之外者也。而真人不然。則知怖死生。求出離。猶爲第二義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去軌。凄然似秋。煖喧。然似春。

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

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洛。通物非聖人

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

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

胥餘。紀他。沈。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循本。狐不偕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胥餘尸子。云。箕子名。或云。比干。申徒狄殷人。荀子載其負石沈河。

【郭註】所居而安。爲志寂者。雖行而無傷於靜也。頌大朴之貌。似秋。殺物非爲威也。似春。生
物非爲仁也。喜怒通四時。言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
生殺之節。故寄名于喜怒哀耳。與物宜者。言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也。

與ハ容與ナリ。
 風、郭註ハ以テ孤獨ノ
 表ト爲ス、或ハ稜ノ義
 ト爲ス。
 振ハ廣大又舒暢ノ貌。
 郭註ハ喜アテ貌。
 崔ハ動ク貌。
 濶ハ充ツル貌。
 濶乎進ニ我色ハ内ニ充
 ナテ外ニ見ハルルヲ云
 フ。
 止ニ我操ハ總散セザル
 ナリ。
 厲ハ危ナリ、眞人和光
 同塵、危無シト雖モ反
 ヲテ危キカ知シ。
 足、郭註ハ足るト訓ム、
 普通ハ手足ノ足ト解
 ス。
 著ハ高遠ノ貌。
 迷ハ綿長ノ貌。
 悅ハ無心ノ貌。
 眞人ノ自然ト一致スル
 者ハ衆人ニ抜キ出テテ
 面方モ衆人ト異ニシテ
 人目子惹ケベキ容貌行
 動無シ、所謂和光同
 塵ニシテ其中自ラ本來
 ノ面目ヲ存スルナリ、
 未句眞人ガ有足者（即
 チ徳ニ於テ足ル者、物
 子待テズシテ自ラ足ル
 者）ト與ニ丘（即チ徳
 ノ至極）ニ至リ、而シ
 テ世人ハ其自然ナルチ

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
 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郭註】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也。冲虚無餘、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
 承也。觚而不堅、常遊於獨而非固守也。虚而不華、曠然無懷、乃至於實也。邴邴似喜、至人無
 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崔乎不得已者、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也。濳乎進者、不以物傷己
 也。與乎止者、無所趨也。厲乎似世者、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警乎未可制者、高放而
 自得也。連乎似好閑者、綿邈深遠、莫見其門也。悅乎忘言者、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也。刑者
 治之體、而非我爲禮者、世之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我唱、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
 以刑爲體者、任治之自殺、雖殺而寬也。以禮爲翼者、順時之所行、故無不行也。夫高下相受、
 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
 者、奚爲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
 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凡此皆自彼
 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
 口、而人之大迷、眞謂至人之爲勤行者也。【詳道】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親疎、若不足而
 不承、不可得而貴賤、觚而不堅、行雖不圓、而非固守、虚而不華、文雖弗實、而非滅質、邴乎其
 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濳乎進、我色、齋精於内、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
 德、利用於外、不蕩於内也。厲乎警、乎三者至爲去、爲也。悅乎忘、其言至言去言也。眞人
 之道、至於去、爲去言者、以刑禮知德爲本而已矣。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之山、隱
 柔之丘、與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眞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爲勤行者、是觀萬物之
 衆、而疑天地雕斲之勞也。

知ラズシテ動メテ行フ者ト爲スノ一語、眞人ノ世ニ同シテ異チ見ハサザルトコロヲ見ルベシ。
 好一、弗好一、好不好チ一トスルアリ、好不好チ一トセザルアリ、好不好チ一トスル者ハ道ト冥合スル者ニテ天ト徒タリ、好不好チ一トセザル者ハ人ト徒タリ、天ト人ト相争ハズ、天人合一シテ自然ニ冥合スル者ヲ眞人トナス、死生ハ命ナリ、物皆人ノ得テ爲スベカラザルトコロアリ、此レ自然ナリ、人ハ天ヲ以テ父ト爲シテ其身ヲ愛ス、然ルニ自然ハ更ニ卓乎メリ、人立ニ之ヲ愛セザルベケンヤ、人ハ君ヲ尊ブガ故ニ君ノ爲ニ死スルヲ厭ハズ、道ハ眞ニ尊ブベキモノ也、人立ニ道ノ爲ニ死ヲ惜ムベケンヤ、身ヲ愛シ君ニ死スルノ心チ更ニ推シ進ムレバ、道ノ自然ヨリ上ナル者無キチ知ルベシ、既ニ之ヲ知ラズ、善惡相待ノ境ニアリテ心チ勢シ相是非スルヨリモ絶符ノ境ニ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眞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上異乎不一者。天也。彼而我者。人也。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而玄同彼我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且耳。奚所係哉。眞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慮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寒暑。猶安之而不敢惡。况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之哉。眞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違。豈直君命而已哉。故證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

遊ビテ自適スルヲ俊レ
トスルヲ知ルベシ。
响ハ口相向ヒテ相濡
潤スルナリ。

大塊ハ文選郭景純江都
賦注ニ、司馬云、大塊自
然也トアリ。

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
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呂註〕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
而美善出于此。不好之者。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亦出于此。則好與不好。一猶水之湛
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一者。其一與天
為徒。退藏于密也。其不一。與人為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莫之為而為者。天。
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吾何為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為吾之所自生。身猶愛之。況
生之所自生。其為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訴明矣。人特以
有君為愈乎己。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性命之源。潤
處乎人偽之陸。而响濡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于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死生聚散也。蓋悅
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兩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
未始不同也。〔新傳〕真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不二。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
自然。故曰與天為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為徒也。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為
之應。而心實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為是。則何以與人為徒哉。此莊子之所非。而世
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副墨〕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即悅也。不好即惡也。
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即天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不以心捐道。所謂必有真
人。而後有真知者。知此而已。情實也。死生有命。如天有夜旦之常。非人力可得。而與此物之
實理。所謂卓與真者也。人之不能離此道。猶魚之不能離水。苟離于此。則一者不一。而是非
毀譽。莽然以生矣。孰若兩忘而化于道者之為得乎。此便是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
非毀譽。當付之兩忘。至于死生大變。亦兩忘之。而一毫不以人力與焉。蓋死生雖不一。而其
一者未嘗不一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夜半云云ハ人ノ知ラザル間ニ推移變化スルニ譬フ、舟山壑澤木ト譬喩ノ語ナリ。
 人ノ此世ニアルヤ、形ハ我ヲ載セ、生ハ我ヲ勞シ老ハ我ヲ佚シ死ハ我ヲ休ハシム、生死皆自然也、故ニ生ヲ善トセバ死亦善ナリ、有物ヲ藏スルニ物ノ大小同シカラザレバ之ヲ藏スルノ大小亦同シカラズ、自ラ以テ其處ヲ得テト爲シテ安心スルニ、猶ホ之ヲ善トテ走ル者アリ、天下ヲ天下ニ藏スル時ハ則チ之ヲ善フコトヲ得ズ、人ノ生亦形體アリ、形體ハ物ニ循ヒテ推移ス、猶ホ人ノ舟山ヲ覆ワテ走ルガ如シ、若シ能ク我生ヲ自然ト一致セシメバ、是レ天下ヲ天下ニ藏スルモノニテ、物之ヲ善フコトヲ得ズ、天老始終皆善ナリ、何ソ生ヲ善トシ死ヲ惡トセン、聖人僅ニ生死ヲ一ニスルモ人猶ホ之ニ效フ、況ヤ萬物ヲ立同シ萬化ヲ一ニスルニ於テナヤ。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難。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夫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也。豈特人

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本非人而化爲人。化爲人失于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遷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況玄同萬物。而與化爲體。其爲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呂註】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爲善。吾生則善。吾死必矣。吾何悅惡哉。物無大小。心存則存。心亡則亡。苟爲非道。未有存而不去者。故藏舟藏山于壑澤。可謂固矣。吾心一遺。則忽然失之。夜半玄極之時。有物於此。從而藏之。玄極之處。非有力者能若是乎。夫藏小大得宜。而猶有所遷。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欲其無遷。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得所一。而藏于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真知不足。以與此。【肇論】莊生之所以藏舟。仲尼之所以逝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也。何者。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尙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江逸】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中。大化有四。復于其間。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吟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缸。後燄非前燄。俯仰之間。已形萬變。昧者潛移于造化。但覩已形之陳跡。不知造化之默運于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伏矣。于物之虧而嘆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楊子大玄言。月闕其東。不知開明于西。蓋言大化之密移。虧成之迭進也。求之于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奈何其不自悟邪。此莊生論藏舟。孔子嘆逝川之義也。【管見】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遷。遷則不存矣。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遷。而皆存。物不得遷。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于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逃哉。世人執于私見。往往認物以

爲己有。謂舟山爲不遷之物。壑澤爲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冥樞潛運。寸晷不停。物與化。知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遷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遷化哉。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喜。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道ハ老子ニ天地ニ先ダ
チテ生ズト有リテ無始
無終、天地萬物皆之ニ
由リテ生化ス、無欲無
爲ニシテ萬物生化シ、亦
而カモ之ヲ有セズ、亦
其チシテ自然ニ生化セ
シムルノミニテ干渉セ
ズ、至大ニシテ形體無
ク、指スベキノ象狀無
シ、然レドモ萬物之ニ
由リテ生化シ萬古一ノ
如クニシテ改メザル點
ヨリ云ヘバ情信(まこ
と)有リト云フベシ。
種草氏ハ上古帝王ノ
名。
堪斗ハ北斗ナリ。
堪坏ハ神ノ名、人面獸
形、崑崙ニ入リテ神ト
爲ル、馮夷ハ弘農華陰
潼鄉ノ人、八石ヲ服シ
テ水仙ト爲リ、天帝命
シテ河伯タラシム、玄
宮ハ天上北方ノ宮、顓
頊ハ北方ノ帝ナリ、
禹強ハ北海ノ神ナリ、
少廣ハ西極ノ山名ナ
リ、西王母ノ事ハ山海

經、漢武帝五傳等二見
 二、彭祖ハ性ヲ美ヒテ
 八百歳ノ壽ヲ保チタリ
 ト云ハルル人。
 五伯ノ伯ハ晉朝、夏ノ
 伯齊、殷ノ大彭、豕
 韋、周ノ齊桓、晉文ヲ
 云フ。
 傳説ハ殷ノ高宗即武丁
 ノ相、死シテ星トナル
 ト言ヒ傳フ、傳説星是
 ナリ、箕尾ハ東維七宿
 ノ星ノ名、尾上ニ傳説
 星有リ。

【郭註】有無情之情故無爲也。有無常之信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
 自容而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
 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
 爲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待哉。夫道在高爲無高在深爲無深在久爲無久在老
 爲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
 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得謂老也。自豨韋氏得之。至比列星
 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爲得也。然則凡得之
 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之
 生又何患于生之不得而爲之哉。故爲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于己爲也。而爲之
 則傷中其真生矣。【呂註】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往
 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爲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擊而
 存是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之。昭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朕不可見
 也。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
 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帝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雖今日猶爲太虛
 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隱顯不同未有不
 得道而爲聖者。非特豨韋氏至於傳說而已。道爲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
 特維斗日月而已。此其所以爲太宗師歟。【筆乘】太宗師者道也。至此方明說出。道無形無
 爲也。而曰有情有信者自有以觀其徵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信者動之符。即老子其中有
 信之信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父則氣者母也。北斗天之綱維故曰維
 斗。堪坏神名人面獸形。馮夷清冷傳曰。華陰糧鄉隄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
 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死。肩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黃帝得道登天。即鼎湖上升之事。玄宮
 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禺强海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

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西王母。山海經曰。狀如人。狗尾蓬頭。載勝善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一云。西方空界之名。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為天漢津之東維。

癸ハ蓋シ業ノ誤ナラ

ト梁ハ姓、倚ハ名。

朝徹ハ或ハ一朝ニシテ
妙道ニ達スト解シ、或
ハ豁然大悟スルコト朝
陽ノ始メテ明ナルガ如
シト解ス、其他ノ解ハ
下ノ注ニ見ユ。

櫻ハ郭注ハ護ミテ榮ム
ノ義ト爲ス、或ハ擾動
ノ義ト爲スアリ。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禹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

參寥ハ或ハ以テ三絶ノ
義ヲ爲ス、即チ一ハ有
チ絶シ、二ハ無ナ絶シ、
三ハ有ニアラズ亦無ニ
アラズ、故ニ三ニ至リ
テ方メテ之之又玄ト爲
ス、或ハ云フ、參ハ高ナ
リ、參寥ハ高道參曠ニ
シテ名ヅクベカラザル
ナリト、副墨之子以下
皆層一層ト進ミテ天地
ノ始メ、百論ノ未ダ生
セザリシ昔ニ及ベルナ
リ。

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
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
役聞之於鳥。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

始。殺生。李云。忘生。崔云。除其營生也。故不死。
生。生。李云。於生。崔云。常營其生也。故不生。

【郭註】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己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朝徹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無古今與獨俱往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故無不迎。任其自毀。故無不毀。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呂註】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穉。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以至精也。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沈冥于有身自省。至是徹而爲且也。見獨者。彼是各得其偶。無古今。參萬歲而一成純也。不死不生。則死者我殺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攫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攫寧。攫寧者。攫而後成者也。道以體之爲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洛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聶許蹈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

之於謳詠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爲道之體。立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爲始。而莫知其爲始。乃其所以始也。【循本】朝徹者。一朝而透徹。不埃七日與九日也。槁形死心。所以殺生也。而不死。縱情肆欲。所以生生也。而不生。將送也。櫻觸也。副墨洛誦。假文墨之名。瞻明聶許。假耳目之名。需役於謳。假役夫歌謠之名。參寥者。參合寥曠。迷茫之始。則立之又立矣。【副墨】上既言得道。此則言道不易。聞不易。傳也。外天下。與外物異。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疎而物親。故外天下。易。外物難。外物易。外生難。外生者。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獨者。與物無匹也。見獨則無古今。無去來。而可以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于不生不死。蓋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殺生者心死而神活也。生生者心活而神死也。天下將迎成毀。與接爲構。世人心遊其閒。一心方將。一心迎之。一心畏毀。一心成之。生滅憧憧。無有了歇。其有惡此者。又欲撥而去之。不知除生滅之心。亦生滅也。惡能入于不死不生之鄉哉。今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因其自至。而我無容心。此則名爲櫻寧。櫻寧者。櫻而後成者也。謂于世勢擾擾之中。而成大定。此則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豈與斷滅種性。以未成者同乎哉。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立冥深沈。參寥空廓。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反。苦。羔。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

拘拘ハ縮ミテ伸ビザル
 曲僂云ハ腰曲リ背骨
 上ニ見ハレ臆勝皆上ニ
 在ルチ云フ。
 浸假ハ漸漸ノ義ナリ。
 子與蓋シ曲僂(せむし)
 ノ病ニ類リシナリ、句
 贊ハ類推ナリ、心開云
 云ハ形此ノ如ク苦シキ
 モ死生チ一ニシ心ハ開
 達ナリトナリ、跼蹐ハ
 疾チ力メテ歩ム貌、蹠
 於井ハ井水ニ影チ寫
 シテ自ラ見ルコト也、
 浸假云云ハ自然ガ我形
 體チ化セバ我ハ其化シ
 タルトコロニ從ヒ之チ
 用ヒン、何ゾ化チ患ヘ
 シヤ、得失生死共ニ自
 然ナリ、唯々自然ニ順
 フアルノミ、外物我ガ
 心チ結ベバ我此理チ悟
 ラズ、物ノ束縛無ケレ
 バ我心徹底ス。

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麗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鑿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句贅項椎也。句猶言節也。椎骨二十四節。贅言其形如贅瘤也。跼蹐。病不能行貌。拘拘。攀曲之甚。將者。恐自此更甚也。
 【郭註】沴。陵亂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浸漸也。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縣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能解則無所不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

而惡之哉。【呂註】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閒而無事。是以雖跣躄而不害于鑿井。鑿井者反照于性之譬。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之身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爲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來不能卻。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惡之哉。【通義】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一作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

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

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

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

死。而我不聽。我則悍一作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鋌。大冶必以爲不祥之

天地ヲ墟トシ造化ヲ治トス、死生存亡ヲ一ニスル所以此ニ在リ。
成然ハ開放ノ貌、濼然ハ驚害ノ貌。

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爲但之也。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死生猶晝夜。未足爲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悞逆於理。以速其死耳。其死之速。由于我悞。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爲彼。善吾生。善吾死。理常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皆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故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則無不可也。成然寐遽然覺。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也。【呂註】鼠蟲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爲肝與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時也。問所賤所惡。蓋以考子來之所安。知陰陽之於人。不超父母而聽之。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善之。則安用問其奚以汝爲。奚以汝適邪。夫躍治之金。人必以爲不祥。人之願爲人也亦然。今一以天地造化爲鑪冶。則鼠肝蟲臂。無往而不可。成然寐遽然覺。言死生之際。若寤寐之從容。不爲之變也。【管見】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爲。此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鑄金之喻。蓋慮常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爲他生之計。毫釐係念。萬劫縈纏。如躍冶之金。亦祇以異。而鑄錙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爲爐。造化爲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其不得耶。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生爲寐。死爲覺故也。以死爲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撓撓ハ宛轉ナリ、又循環ナリ、

待事ハ喪事ヲ助クルナリ、曲ハ薄又兼ナリ、

嗟來ハ歎ノ發聲ナリ、

撓或ハ撓ニ作ルハ訛ナ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鼻挑徒堯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

莊子歷世ニ拘束セラルルヲ以テ累ト爲ス、故ニ孔子ノ方内ニ游ブテ以テ戮民ト云ヘル也、然レドモ子貢ガ其方ヲ問ヘルニ答ヘテ人相忘乎道術ト云ヘルヲ見ルニ、仁義禮樂ニ因リテ大道ニ悟入シ、方内ニ在リテ猶ホ方外ニ逍遙スベキヲ云ヘルコト明ナリ、莊子ノ仁義禮樂ヲ講ルハ其末節ニ拘泥スル徒ヲ非トスルニアリテ直ニ仁義禮樂ヲ非トスルニアラズ、孔子ノ言ニ託スルモノハ常ニ其趣意ニ出ゾ。

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撓挑。循本猶戲弄也。

【郭註】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无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无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極手足。運其股肱。以管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於其間也。撓挑無極。无所不任也。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化。无所窮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志也。夫知禮意者。

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于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无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觀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物。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无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于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方外。則陋遊乎天地之氣者。皆冥之。故无二也。以生爲附贅縣疣。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爲決疣潰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代謝。去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假因也。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其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理而冥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途。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也。所謂塵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其所觀示于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戮民者。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吾與汝共之。言雖爲世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己恒自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无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无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呂註】相與於无相與。相爲於无相爲。歸根復命之處也。登天則遂于大明之上。遊霧則入于杳冥之門。故撓挑無極。无所終

孫孟才ハ釋文ニ李云、
 王柯後、才其名也トア
 蓋魯國ハ魯國內ニテ
 評列トナレリ。
 爾ハ邦注ハ擇ボト訓ミ
 呂注ハ簡略ノ意ニ解セ
 ヲ。
 所レ不知之化ハ將來ノ
 化ヲ云フ。
 已ハ止ナリ、此ノ句ハ
 生ニ當テ預メ將來ノ化
 ナシテ止メテ爲ス
 無キニ知カズトノ義ナ
 リ。

窮彼以反眞爲樂。則臨尸而歌。乃其宜也。先王制禮。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眞爲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爲徒。故以死爲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則與人爲徒。故以死爲哀。而無敢樂。若三人者。與之爲徒。而樂其死。則倍死忘生者衆矣。无三人者。則綢繆於死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弔。欲其知禮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有不在禮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二氣。則非陰非陽。以生爲附贅縣疣。則以生爲喪而移之。以死爲決疢潰癰。則以死爲反而樂之也。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則非以爲實。肝瞻耳目。忘而遺之。則反復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爲世俗之禮哉。孔子以爲己。則遊方之內。而盛稱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依或不在此。蓋所遊者迹。所依者心也。天之戮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於俗。安有所依。足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又引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謹于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

駭形ハ形ノ驚動即チ形
骸ノ變化ヲ云フ。
且宅ハ形骸ノ改變ヲ以
テ宅合ノ日ニ新ナルニ
言ヘタルナリ。
乃且ハ郭註ニ從ヒ宜ノ
字トシテ訓ム、或ハ乃
ニテ句ヲ切り、且也チ
下句ニ屬シテ讀ム者ア
リ、循註ハ乃チ汝下讀
ム。
不及笑ノ笑ハ歎笑ノ
義ナリ、獻笑不及排
ノ排ハ通例謂フトコロ
ノ安排ノ義ニテ、心チ
其間ニ用フルトコロア
ルナリ、下ノ安排ノ排
ハ自然ノ推移ヲ云フ、
二ノ排ノ字義少シク異
ナリ。

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郭註】魯國觀其禮。顏回察其心。盡處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故曰。進於知。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死生槩意。而付之自化也。死生宛轉。與化爲一。猶乃思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預憂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爲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哉。有駭形。無損心者。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也。有且宅。無情死者。以形骸之變爲且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爲死也。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亦生變化。吾嘗吾之。既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夢爲鳥。夢爲魚。言無往而不

且韻一書一作神。乃且郭解作宜字。崔本乃作惡。子玄晉人所見。猶古本校正本。或可據。

自得也。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于寂寥而與天爲一也。自此以下，至於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乃喪異，故歌哭不同。【呂註】夫唯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奚必遊方之外，以死爲樂。至于臨尸而歌耶，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爲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明至知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未爲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真爲樂，爲人所嘆，則未爲不就，先不就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嘆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爲物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者耶。彼有人之形，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涕不哀，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且汝方夢爲鳥爲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爲覺爲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覺者也。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也，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也。故不及排。排者排遣憂愁而去之，則孟孫之忘死生亦不可造而獻也。安排則非有爲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寥則不礙天，則不人，一則不二，道盡于此矣。【循本】進于知言，勝于喪禮者也。簡損也。學道者唯欲損其情而不能得。孟孫氏已有所損矣。上化爲物，指已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人，所不知之化已者，所不自知其化到己身者也。言若以爲先死者化而爲物，以等待所不知後化之已乎，則彼死者方將化，安知不化者哉。未死之已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哉。乃爾汝之稱，與下吾字相對。父母是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爲爾汝。孟孫但覺傍人哭亦哭，是哭不由中，而由其所相爾汝者。言視其親如傍人之親也。因此乃字，遂生下吾字，設爲孔子云。且吾與顏回不如孟孫之視其親猶傍人，相與吾之矣。又安知

畫而子亦假設ノ人ナリ。釈ハ語助ナリ。

流瀟ハ縱放ナリ。

無莊ハ古ノ美人、道ヲ聞キテ復々莊飾ヲ施サズ。據梁ハ強梁ニ同シ、古ノ多力ノ人、道ヲ聞キテ復々力ヲ用ヒズ。鑿ハ爐ニ同シ、捶ハ甄ニ同シ。自然ノ陶冶チ云フ。

吾所謂吾之者果然乎。因即夢覺以明之。只尋常夢爲魚鳥未足異。夢爲鳥而直戾天。夢爲魚而直潛淵。分明吾身是魚鳥矣。今卻在此言語。知得見今是覺耶。莫猶是夢耶。如此看來。吾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也。前言吾特與汝未始覺。此言覺亦恐是夢。又深一步。造詣也。適適意也。喜者必笑。忽詣適意之境者。中有真樂。不及待笑而後適。獻笑者。忽自獻其笑也。排布置也。自獻其笑者。出于不覺。不及布置使之笑。以喻自然天真。不待拘守禮法也。安排而去化。綴上排字。人生富貴貧賤。各有定分。如造物布置然。但當安之而已。死去則化。無復更有寥者曠遠之意。一者太極未判之初。入于寥天。一者復歸其初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咫。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

應未可レ知ハ道。心ヲ以テ測リ難キニヨリ然カ云フ。

1。顯然ハ驚キ長ルル貌ナ

吾師乎。吾師乎。齏齏。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形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毀道德以爲仁義似黥。破玄同以爲是非似劓。恠睢自得貌。藩崖也。域也。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整碎也。

【郭註】資者給濟之謂。黥以仁義。劓以是非。言其以刑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遊其藩言不敢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鍛而爲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造云爲之累耳。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整澤萬物皆自爾耳。亦無愛爲於其閒也。安所寄其仁義。不爲老日新也。不爲巧自然也。此所遊已。言遊於不爲而師於無師也。【呂註】道之大通。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是也。無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持力而累於力。黃帝嘗齏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鑄所以鑄。捶所以煨煉。言三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鑄鑄煨煉之閒。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黥補劓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爲邪。夫整澤萬物長於上古。刻彫衆形。此吾之所遊而以爲師者也。子欲息黥而補劓。亦以是爲師而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

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_ニ肢體。黜_ニ聰明。離_ニ形去_ニ知。同_ニ於大通_ニ也。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回益矣。以損之為益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詳道】枝海以為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宴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呂註】人之為人。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頃。而復于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回聞心齋。而未始有回。則悟道于一言。其於仁義禮樂。以至於坐忘。則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以無常同于大通。則同于化而已矣。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有ハ又ニ同シ、不レ任
其聲ハ總レタルヲ云
ヒ、趨學ニ其詩ハ卒爾
トシテ歌フヲ云フ。

有不任其聲而趨促。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註】此三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亦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何故若是者。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也。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呂註】莊子論大宗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以爲如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爲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爲不及孟孫氏。子輿之徒爲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爲大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管見總論】宗師學者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也。首論知天人明義命以立其本。繼以真人真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句濡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遞。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遞哉。唯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遞矣。是乃聖人所遊造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時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爲老。登雲天而處玄官。皆真人之妙用。太宗師體之以爲本。民物學徒倚之以爲命者也。友偶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相方。則物我不得閒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

足較而妄啓躍治之疑邪。子反琴張弦歌而弔桑戶以涉世爲勞。反眞爲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爲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爲魚鳥而厲天沒淵。安於一時之化。豈以形閒而異情哉。顏子墮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實爲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爲之者。不得卒歸之于命。眞人已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所謂眞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己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己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應帝王第七

【郭註】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者也。【循本】此篇所以應爲帝王之用。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內篇止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藏仁懷仁。心以結人也。一作臧善也。徐徐安穩貌。于于無知貌。簡文云。皆寐之狀也。

帝王道子體シテ、無欲無爲ニシテ、人物ノ自化ニ任ズルヲ論ズ、天下ヲ治ムルニ心無ケレバ、己逸シテ天下ヲ治リ、民帝王ノ功ヲ知ラズ、此レ眞ノ帝王ノ道也、帝王タルニ心有ルニアラズシテ、功ハ天下ヲ蓋ヒ化ハ萬民ニ福シ、其應ガ帝王タルニヨリ、應帝王ト云フ。王倪四問ノ事ハ齊物論ニ見エタリ。蒲衣子ハ或ハ云フ即チ袂衣、王倪ノ師ナリト、或ハ云フ蒲衣ハ歲舜之ニ天下ヲ讓ラントセリト。

秦氏ハ上古ノ帝王ナリ、或ハ三ノ、大庭氏ト。

日中始ハ人ノ姓名、肩吾ノ師ナリ、一本日ノ字無シ、俞樾曰ク、日ハ日者、申始ハ其ノ名ナリト、焦炫ハ以己出ニ經式義度ト訓ム。

【郭註】夫有虞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者。以是非爲域者也。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邪。爲馬爲牛。則奚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爲。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也。【呂註】四問卽子知物之所同是耶。子知子之所不知耶。然則物無知耶。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耶。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于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之迹。猶臧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得人矣。然以仁爲臧。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爲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殺亂矣。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子。以己爲馬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德真而不僞。惡知其不仁之爲否。而入於非人乎。自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不及泰氏可知矣。不及者言其迹。泰氏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以迹者。解心釋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循本】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矣。然猶出于人爲。不若非人則相與于無相與。故曰未始出于非人。若上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為。或一以己爲馬。或一以己爲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真。不如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于非人。因未始出字。卻生出未始入字。【荆川】言舜猷有意。尙是出于人道。而非出于天道也。未始入于非人。泰氏之于天道。不期而合也。【管見】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聽者爲之聽。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不偉歟。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

夫聖人之治云云。集註ハ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ト訓ム。而曾ノ而ハ字ノ如ク訓ム。猶ハ網。弋ハ繩ヲ指シ。係クテ射ルナリ。麋鼠ハ小鼠ナリ。

殷陽ハ殷山ノ陽ナリ。或ハ云フ。地ノ名ナリト。不豫ハ舊説ニ不悅ナリ。即チ汝ノ問我心ヲ悦バシメズトノ義ナリト云フ。或ハ云フ。豫ハ猶豫ノ豫ニテ不豫ハ倉

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麋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欺德者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爲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筆乘】日中始人姓名。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敗德。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蚊負山則不勝。任以欺德而治天下。亦猶此耳。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治。而毋以正人爲也。故曰。外乎正而後行。斷斷然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矣。性命之能事。我無爲而民自正之謂也。夫鳥鼠避患。曾不待教。況民之有知。豈不如二蟲而必作爲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

天根游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

平ノ義ナリト、又一説
ニ據ハ厭ナリ、不據ハ
煩ヲ厭ハザルノ義ナ
リト。
感予之心爲子呂注ハ千
之心ト解セリ、蓋シ予
子ニ作レル本ニ據リ
シナラン。

靈疾強梁ハ智慧敏捷ニ
シテ意志強固ナルヲ云
フ。
符ハ符徒、易ハ孟千易
其田曉ノ易ニ同シク、

有之郷。以處曠垌。朗。之野。汝又何帛。ニ、フトリテ詩。以治天下。ラ、感予之心。

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

容私焉。而天下治矣。ルコトヲ 莽眇。輕虛狀。曠垌。猶曠

蕩也。帛。法也。崔本作爲。

【郭註】問爲天下。則非超於太初。止於玄冥也。與造化者爲人。則任人之爲。莽眇。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放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遊心於淡。任其性而無所飾也。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止也。順物無私而天下治。言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呂註】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欣厭。此云忻厭與人同也。忻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乘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爲人。存亡在己。出人無迹。孰肯以天下爲事。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其心爲遊心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筆乘】豫即凡事豫則立之豫。言有先于爲天下者也。無以先之。而求爲天下于天下。則後矣。與造物者爲人。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乘莽眇。出六極。虛履妙。超陰陽也。遊無何有處。曠垌。造道之域。居空同也。此即豫之道也。而猶不寤。故又明言以示之。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于至靜也。故曰遊心于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于至虛也。故曰合氣于漠。此皆順物自然。而不以己與之。故天下治。蓋無意于爲天下。而爲天下之道。莫妙于此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

治人ノ義、胥易ハ胥徒ノ役ニ供シ事ヲ治ムル者ヲ云フ、技係ハ技術ノ係累スルトコロトナルヲ云フ。
 便ハ便捷ナリ。
 功蓋天下云云ハ、功天下ヲ蓋ヒ萬民ヲ化シ之ニ福ヲ與フト雖功ハ無爲ニアリ化ハ自然ニ任ズルヲ以テ、明王ノ功ニアラザルガ如ク、民自ラ然リト思ヒテ、明王ヲ恃ミ之ニ頼ルコトヲ知ラズ、功有リテ其名ヲ顯ハサズ、民ヲシテ各自得シテ喜悅セシム、明王ハ神妙不測ノ地ニ立チ心ヲ慮無ニ遊バシメ、天下ヲ治ムルヲ以テ事ト爲サザルナリ。

期云云ハ人ノ死亡等ヲ預言スルニ付キテ云フ。

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嚮疾如嚮應聲之疾。強梁之貌也。田獵也。藉繩也。繫也。爨即狸

【郭註】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也。虎豹猿狙皆以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爲。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特賴於明王。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爲己名。故物皆自以爲得而喜也。立乎不測者。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也。遊于無有者。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造物不暇。何暇遊虛哉。【呂註】嚮疾者。趨事之速。強梁則非以柔勝物而徹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所自出。學道不勸。則未能日損以爲道者也。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怵其心。猶百工以短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天下也。虎豹猿狗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怵心。而爲天下用者。亦強梁疏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爲人所借也。有力弗居。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于不測。遊于無有故也。【循本】胥。刑徒。易。率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也。胥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則怵心。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

壹子名ハ休、列子ノ師
 香與汝云云ハ、香汝ニ
 授ケタルトコロハ、其
 文字ニシテ未ダ其實テ
 盡サズ、固ヨリ道ヲ得
 タリトナスベカラズ、
 鶴ヲ見ヨ、雌ノミニテ
 雄無クバ卵ヲ得ベカラ
 ズ、汝ノ道ニ於ケルヤ
 未ダ熟セズ、故ニ道ヲ
 以テ世間ニ高シトシ、
 内ニアルモノ外ニ見ハ
 レ、人ヲシテ容易ニ窺
 ヒ知ラシムルナリ。
 濕灰ハ火氣無キ灰ナ
 リ、人將ニ死セントシ
 生氣盡クルチ云フ、地
 ハ陰ニシテ動カズ、寂
 然不動ニシテ心死灰ノ
 如クナル様ヲ地文云云
 ト云ヘルナリ、機ハ物
 ノ發動ノ由ルトコロナ
 リ、徳ハ道ヨリ出テテ
 動ヲ主トス、徳機ヲ塞
 グバ、心動カズ。
 杜樞ハ杜中ニ樞有ルチ
 云フ、樞ハ變ナレド、
 不動ノ中ニ微ノ動意有
 ルチ云フ、前日ハ死灰
 子見テ將ニ死セントス
 ト斷ジ、今ハ杜樞子見
 テ微ノ生氣ヲ認メ、其
 生ヲ保チ得ベキコトヲ
 斷ズ、天壤ハ天地ナ

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
 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
 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
 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
 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
 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
 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中動有リ、但其動靜共
 二自然ニシテ名實入ラ
 ズ、動ノ機ハ最モ深キ
 トコロヨリ發ス、故ニ
 機ニ一點ノ動ヲ認ムベ
 キノミ、善者機ハ徳動
 キテ善生ズ、故ニ此ニ
 善ノ機ト云フ、亦微動
 ニ付キテ云フナリ。
 不齊トハ動靜ノ變化極
 マリ無キチ云フ、第一
 回ニハ靜勝チ、第二回
 ニハ靜中ニ微動ヲ認メ
 タルニ、今回ハ動靜端
 倪スベカラズ、不齊ト
 云フ、太冲莫勝ハ太虛
 ニシテ動靜何レガ勝チ
 負ケルト云フコト無
 ク、靜中動アリ、動中
 靜アルチ云フ、氣機ハ
 氣ノ發動ノ由ルトコナ
 リ、衝ハ均シクスルナ
 リ、氣機チ均シクセル
 チ以テ動靜何レニモ偏
 モザルナリ、蓋ハ一本
 潘ニ作ルニ從フ、即チ
 水ノ回流シテ聚ルトコ
 ロナリ、九淵ハ列子黃
 帝篇ニ見ユ、淵ハ水ノ
 聚ルトコロナレバ水止
 マリテ動カザルガ如キ
 モ、淵中ノ水常ニ動キ
 テ止マズ、故ニ以テ衝
 氣機ニ譬ヘタリ。

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
 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
 吾衝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
 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
 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
 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
 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
 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
 一以是終。

衆雌無雄。又奚卵者。言汝受訓未熟。故未成。若衆雌無雄。則無卵也。地文
 與土同也。鯢。魚也。桓。盤桓也。審。音盤。回流所鍾之域也。司馬云。當作蟠。聚
 也。弟。從人從弟。音類。作茅非。
 【郭註】弄而走。不喜見。聞死日也。無雄奚卵。言列子之未懷道也。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

未始出吾宗ト云ヘ
 大道體ノ玄妙虚無、窮
 冥恍惚タルモノト冥合
 一致セル情態ナリ、無
 心ニシテ至順(委蛇)其
 誰ナルチ知ルベカラズ
 (見ルベキノ狀無クシ
 パナリ)因テ以テ不
 窮、因テ以テ彼ニ隨フ、
 即チ變化ニ應ジテ窮マ
 ラズ、相者ノ知ルトコ
 ロニアラズ、故ニ一見
 即チ逃レ去リシナリ。
 弟廣ハ不窮ノ貌。
 三年不出ハ俗務ヲ斥ク
 ルナリ、爲妻孥ハ榮辱
 貴賤ヲ忘ルナリ、食
 禾云云ハ淨穢ナリニス
 ルナリ、於事無與親ハ
 事ニ執著シ親疏愛惡ヲ
 立テザル也、彫琢復朴
 ハ義ニ道ノ文字學ビタ
 ルガ今ハ朴即チ道ノ實
 ニ復ヘル也、塊然云云
 ハ塊然トシテ偶無キ
 ナリ、封哉ハ封或ニ
 作ルモノニ從フベシ、
 封或ハ散亂ナリ、紛而
 封或云云ハ物ニ接シ事
 ニ應ジ本物紛トシテ
 亂ルルモ、一ニ無心虚
 淡ヲ以テ終フト云フコ
 ト也、(人親ノ二語胡
 テ爲シ、朴立ノ二語亦

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于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于不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利名之飾。皆爲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也。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爲也。未始出吾宗者。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委蛇者。無心而隨物化也。不知誰何。汎然無所係也。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也。雕琢復朴。去華取實也。塊然形立外飾去也。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呂註】既其文未。既其實實者不識不知之處是也。夫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匹。猶衆雌無雄。吾非應物。居然有藏于胷中。猶無雄而卵。是以道與世亢。而必信者。故使人得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正即不止。機者動之徵也。初見濕灰以爲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爲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入。則無爲。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爲善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莫之勝。而不。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淵之義。以喻心善。淵雖流止之與。鯢桓蓋未嘗不淵也。太

冲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藏於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自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滅而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爲。其止也。因以爲弟靡。則莫知其爲靡也。其動也。因以爲波流。則莫知其爲流也。求我于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事無與親。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雖萬物擾擾。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循本】無雄奚卵者。如參同契云。牝雞不獨卵。蓋言狗其一偏之術。則不能成道。喻列子之未盡其實。地文者山川草木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但覺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然。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無復高下。正是此意。卽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杜權者閉藏之中。卻有權變。覺與昨日所見略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壤者天之十二辰。猶言天之壤地也。天壤字又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機發於至深。季咸見吾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盡知者。太冲猶言太和。太冲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莫有勝于此者。故言太冲莫勝。衡平也。衡氣機者。處于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權字。示之以太冲莫勝者。卽衡氣機也。鯢桓。鯢所盤桓也。審當作瀋。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于水面。如米汁也。流水之審爲淵者。上面雖水流。下頭水卻停畜也。鯢桓之處。止水之處。上面流水。底下停畜之處。皆謂之淵。淵有九名。見列子。此不過處其三。言尙未盡也。止水之淵。以况地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鯢桓之淵。以况天壤善者機。雖淵水不動。有鯢盤桓其中。便有靜中微動意。流水之淵。以况太冲莫勝。衡氣機。水上一半流。下一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爲太冲衡氣之喻。未始出吾宗。宗卽所謂太宗師也。【李士表】季咸者以我之心。感入之心。以我之見。感入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妄名起矣。名旣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真。故弃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於無形之表。起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

物ヲシテ各自ラ其名ヲ
得セシメ、物ヲシテ各
自ラ謀ラシメ、事ヲシ
テ各自ラ任セシメ、物
ヲシテ各自ラ知ラシメ
テ、至人ハ萬物ニ應ジ
テ窮マラズ、迷ノ見ル
ベキ無シ、天ニ受クル
トコロヲ塞シテ止ミ益
スコト無シ、其處ナル
ヲ以テ此ク能ク事物ニ
應ズルナリ、鏡ハ物來
レバ照シ、去レバ影ヲ
留メズ、物來ラザルニ

文而疑其死。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堯子未始有心。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三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役見有盡。此之離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壺子謂見吾三機。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者誰邪。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唯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則人得而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以此。【王且】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及其即之。又變而為溫然。聽其言也。又變而為厲矣。是豈可執一而相哉。夫堯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之道也歟。【筆乘】不震不。正崔本作不震不止。全然列子作灰然。莫勝列子作莫朕。審列子作潘。無與親。列子作無親。封哉。列子作封戎。似于文義為優。當從之。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
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
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尸主也。府聚也。

【郭註】無為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為事任。付物使各
自任也。無為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也。
遊無朕。任物故無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也。亦虛而已。不虛

覆メ運フルコトナク、物去ルニ之ヲ送ルコトナシ、至人ノ心亦然リ、故ニ能ク物ニ應ジテ傷レズ。

渾沌ハ無心無欲ニ譬フ、儵忽ハ神速ノ義ナレバ、人ノ心ヲ用ヒテ事物ニ應接シ、爲スコト有ルニ譬フ、此節ハ人有心以テ物ニ接スレバ、天真ノ純樸滅スルヲ云ナリ。

竅ハ苦叫反、孔ナリ。

則不能任羣實也。若鏡者鑒物而無情也。不將不迎不藏。來即應去即止也。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神勞之累。【呂註】無爲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能名。無爲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爲之謀。無爲事任。則我無爲而任事者責無爲。知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爲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乎無朕。則鬼神莫覩。况于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盡其受於天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

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

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死。儵。喻有象。忽。喻無形。渾沌。清濁未分。喻自然也。簡文云。儵忽取神速。譬有爲也。渾沌。合和貌。譬無爲也。

【郭註】爲者敗之。【呂註】南陽。喻儵然而有。北陰。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會合之也。儵忽雖異乎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故云待之甚善。知其爲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神之不喪。不可得已。【管見總論】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爲是篇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爲。無爲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也。若夫以己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矰弋。熏掘而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耳。蓋有爲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之際。求如標技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爲天

下答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爲爲之者也。鄭有神巫。知人生死。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爲之僞。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爲之主。則豈知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道散爲物。離無入有。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憊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相忘而變化也。【內篇管見總論】南華一經。其言也。濶激籟號。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篇之與。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己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己。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爲師。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爲聖爲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歛之一身。不爲有餘。散之天下。不爲不足也。夫真人之所造詣。卽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脗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善學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

外篇ハ篇首ノ字ヲ取り
テ篇名ト爲ス。

足ノ四指、手ノ六指ハ
無用之内ニ生ズ、故ニ
出乎性ト云フ、(性ハ
在ナリ、猶(附贅、大)
疣(縣疣、小)ハ人生レ

形體成リシ後ニ生ズ、故ニ出テ形ト云フ、
 故ハ人ノ長シ活クル所
 以ノ本ナリ、六指ハ長
 シ活クルニ益無シ、故
 ニ德ニ修ルト云フ、痛
 疣ハ生ト興ニ受ケタル
 モノニアラズ、故ニ性
 ニ修ルト云フ、五藏ハ
 仁義等ヲ五藏ニ配當ス
 ル漢儒ノ説蓋シ此頃
 ヲ已ニ有リシナラン、
 仁義等ハ五藏ニ列スル
 其多クノ節目ヲ立ツ
 ルハ道德ノ正ニアラズ
 トナリ。

駢ニ於ニ足ハ者ス連ス無用之肉ヲ也。枝スル於ニ手ニ者ス樹ク無用之指ヲ也。多方ナリ駢ニ枝ナリ於ニ五藏ニ之情ニ者ス淫僻シテ於ニ仁義ニ之行ニ而シテ多方ナリ於ニ聰明ニ之用ニ也。

駢ニ拇ニ足ニ大指ニ連ス第二指ニ也。枝ニ指ニ手ニ有ス六指ニ也。贅ニ息肉ニ依テ附ル於ニ形ニ故ニ曰ク附贅疣腫結懸係也。於ニ形ニ故ニ曰ク懸疣ニ多方ニ多端ニ也。列ス於ニ五藏ニ如シテ肝ニ神ニ仁ニ肺ニ神ニ義ニ之類ニ多方ニ駢ニ枝ニ於ニ仁義ニ之情ニ此ニ多方ニ字ニ疑テ衍ス多方ニ於ニ聰明ニ之用ニ方ニ字ニ亦ニ疑テ衍ス以下ニ文ニ多ク於ニ聰明ニ者ニ證ス之ヲ可ク見ル。

【郭註】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云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也方之少多天下未嘗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際即不可以相踰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惑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故駢枝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尙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尙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因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呂註】駢拇枝指非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懸疣非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為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為以反一而已【崔譔】駢枝贅疣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之正亦出於性

青黃黼黻之煒燁非乎而
 離朱是已ノ青黃ハ上ノ
 五色ヲ、黼黻ハ文章ヲ
 承ケテ云フ、煒燁ハ人
 目ヲ眩スル也、非乎云
 云ハ非ナルカ、然ルニ
 古ノ明ヲ以テ名有ル離
 朱ハ之ヲ是トスルナリ
 (下亦之ニ準ズ)。曾史
 橋梁(曾ハ曾參、史ハ史
 墨、橋ハ楊朱、墨ハ墨
 翟)ノ四人ハ莊子ノ書
 之ヲ駁シニ最モ力ヲ用
 ヒタリ、楊朱ハ堅白同
 異ノ辯ヲ爲シタルコト
 ナ開カザルモ、墨子ノ
 書ニハ經、經說、大取、
 小取ノ數篇有リテ稍堅
 白同異ニ似タル論有
 リ、性命之情ハ人ノ自
 然ニ受ケタル情ヲ云
 フ、人ノ自然ニ受ケタ
 ル所ニ順ヒ合、枝、長、
 短共ニ人爲ナリテ之ヲ
 分合増損スルコト無ケ
 レバ、憂ヲ去ルチ用ヒ
 ズシテ憂無シ。
 鼓ハ鼓動スルチ云
 フ。
 不及之法ハ及ビ離ケ行
 離キノ法ヲ云フ。
 跬歩ハ近キ歩ヲ云フ。

不可治也。今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
 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
 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
 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
 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
 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
 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跬。長者不爲
 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
 音 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作離婁百步見秋毫之末。擢德。選取好名目也。塞性。蔽塞其性之自然也。曾史。曾參。史。鮪也。
 纍瓦結繩。言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如繩之結也。竄。如點竄之竄。增其文句也。敝。疲也。跬。半
 步也。言辯者之勞。如疲敝之人。半步而行也。

【郭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譽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檣杭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物各任性。乃正也。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矣。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跛。以短正長。乃謂長為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為不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愛。而愛自去矣。【呂註】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為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己。不為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則厭其所生。惟其為之太過。以收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所以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辯非道也。死貴鱗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敵行陸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累瓦結繩然者。此楊墨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為自然而無所加損矣。【筆乘】按纍瓦。作纍丸。竄句。作竄身。跂譽。作毀譽。正正。作至正。不為跛。作不為跂。斯理順文從。不煩強解矣。疑皆傳寫之誤。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

斲ハ齒ニテ斷ツナリ、
 蒿目ハ唯目ニテ目ヲ舉
 ゲテ遠ク望ムナリ。
 決ニ性命之情ハ天ニ受
 ケタル情ヲ絶ツナリ。

加性、使徳ハ皆人爲チ以テ自然キ密スルチ云フ。

屈折禮樂ハ人ノ肢體チ屈折シテ禮チ爲スチ云フ、响俞仁義ハ顔色チ向俞(和ガルナリ)シテ仁チ爲スチ云フ。

連連ハ物ト物トチ連ヌルナリ、人各其道チ守リテ遊遊自適スベキニ、學者仁義チ以テ人チ拘束シテ、而シテ道徳ノ弊ニ游アト爲シ、反リテ其道徳チ毀ルモノムルチ知ラザルチ云フ、道徳ハ老莊ノ所謂道徳ナリ。

命之情^ヲ而^レ鑿^ス。富貴^ヲ故意^ニ仁義^ハ其非^ニ人情^ニ乎。自^レ三代^{以下}者。天下^ノ何其^レ囂囂^也。且^レ夫待^テ鈎繩^{規矩}而^レ正^ス者。是削^ル其性^也。待^テ繩約^{膠漆}而^レ固^ス者。是侵^ス其徳^也。屈折^セ禮樂^响。俞^ル仁義^以慰^ル天下^ノ之心^者。此失^フ其常^然也。天下^ノ有^レ常^然者。曲者^不以^レ鈎^直者^不以^レ圓^圓者^不以^レ規^方者^不以^レ矩^附離^不以^レ膠漆^{約束}不^レ以^レ纏^索。故^ニ天下^ノ誘^然皆生^而不知^ル其所以^ニ生^同焉。皆得^テ而不知^ル其所以^ニ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レ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テ天下^ノ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レ知^其然^邪。自^レ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ノ莫^不奔^命於^レ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歟。膏^亂也。貪^財曰^鑿。囂^也。

莊子翼卷之三 駢拇第八

【郭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駢於拇者。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之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是。舉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以此爲仁耳。夫貴富所以可競。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饜竊非望哉。故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其器。蠶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爲其閒也。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耳。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尙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太惑也。夫與物無傷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呂註】夫仁義列于五藏。奚爲而非人情乎。惟其爲之太過。而不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爲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于手足。或有餘于數。或不足于數。至于去之而愛則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則有餘于數之類。決性命而饜富貴。則不足于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泣斲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遊于其閒。而使天下惑邪。易方則以東爲西。易性則以無爲有。人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

賊ハ婢ノ婿トナリシ
 家、殺ハ良来ノ子ナ
 リ。或ハ云フ殺ハ子ナ
 ナリト。笑ハ竹筋ナリ、塞モ博
 ノ類ナリ。

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
 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
 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
 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
 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
 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
 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殺身從之

曰殉。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塞。悉代反。漢書。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註。博塞也。
【郭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無爲之迹。亦有爲者之所尙也。尙之則失其自然之素。
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癩瘻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夫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
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徇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癩瘻禿脛
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雖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癩瘻。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
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則與世同殉也。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

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皆由向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將均于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呂註】神降而為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之迹，而之所以為神者隱矣。如禹之胼胝，湯武之征伐，雖出于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于殉。天下之弊，莊子欲絕其弊，而反于神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宜爾。非小之也。伯夷死名，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跖死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為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詳道】伯夷死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死利，蓋不能強其骨也。羊之為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制字者以羊從，言為譚。羊從大為美，誠有取爾也。故莊子以亡羊為失道之喻。【口義】挾筴，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曰塞。猶今骰子也。

屬ハ係ナリ、天性ナ仁義ニ結ビ付ケルナリ。曾史ハ曾季、史魚ノ二人實ニ孔子ノ弟子、史魚名ハ鮒、孔子之ヲ稱セリ、荀子非十二子篇ニ之ヲ非レド。臧ハ養ナリ。

聞彼ハ古ノ聰者師曠ナドノ正シト爲セルモノニ從ヒテ聞ク、聞ノ標準ハ外ニアリ、自聞ハ自然ニ順ヒテ聞クナリ、自見等亦之ニ準ズ。

且夫屬スル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

伯夷ニ仁義アリ、盜跖
ニモ仁義アリ、其所謂
仁義ハ同シカラズト雖
モ、人ノ適ヲ適トシ、
自適セザルニ於テハ一
ナリ、俱ニ自然ニ順フ
モノニアラズ、故ニ淫
僻ト云フ。

吹ハ風、累ハ塵、吹累
ハ清風ノ微塵ヲ動かス
ガ如ク、動イテ而モ無
心ナルヲ云フ。

得_ラ而不自_ル得其得_{トセ}者也。適_{トシテ}人之適_ヲ而不自_ル適_{トセ}其適_ヲ者也。夫適_{トシテ}人之適_ヲ而不自_ル適_{トセ}其適_ヲ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俞兒古善識味人也。淮南子作申兒。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而爲人主上食。一云。黃帝時人。一云。齊人。

【郭註】以此係彼爲屬。屬性於仁。徇仁者耳。故不善也。率性通彼乃善。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于離曠。乃聰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爲善則損身以徇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夫絕離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不自得。此舍己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亡矣。苟以失性爲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愧道德之不爲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呂註】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俞兒屬於味。帥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臧也。臧於其德。乃臧之體。非謂仁義能臧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已有謂。其所臧者特未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眞所謂臧也。聰明者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上不爲仁義。下不爲淫僻。則兩忘矣。【管見總論】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既詳述性命道德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

之遠於道也。而敷演滂流浩瀚若此。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若璞。其所漸被水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淳喪矣。故學會史離曠楊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為多駢旁翳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為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臧殺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為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雝之。連之以羈。鼻的。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

義臺ハ禮ヲ行フ義親、路寢ハ正室、二語高差大段ナ云フ。

甲ハ膝ナリ。
隄ハ一設ニ烙ニ通ズト
シテ燒印ヲナスト解
ス。

高明ハ高明ノ家即チ高
臺大殿ヲ云フ。

在宥ハ莊子第十一篇ヲ
看ヨ。
鄭司農云ハ周禮肆師
ノ職ノ注ナリ。

天放ハ自然ニ順ヒ自由
ナルヲ云フ。

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
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
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也。雜絡通絡首曰羈絡足曰屨卓棧槽檻也馬銜曰轅馬纓曰飾。

陸陸跳也燒燒鐵以鑠
之剔剪其毛刻削其甲

【郭註】駑驥各適性而足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耳有意治之則不治矣
治之爲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
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
全矣惑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狂而不返哉斯失
乎莊生之旨遠矣【呂註】馬之飲草飲水而無羨義臺路寢則民耕織自給無羨于高明之
譬也伯樂以燒剔雜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強爲仁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饑渴馳驟而
馬之死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爲之今陶匠之善
爲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爲天下而失其常然乃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之過也【循
本】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築土爲臺臺上架屋當中爲門
因以爲宮室之儀今俗猶稱儀門天文亦有大儀之庭路寢正寢也舉儀臺路寢總宮室之
全言之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爲名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
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田其視顛顛

山無蹊陸ノ二句ハ民各其居ニ安ンテ相往來セザルヲ形容セルナリ。
禽獸云ハ民ニ欲無キヲ以テ禽獸等亦之ヲ疑ハズ、故ニ與ニ相游アベシトナリ。

繁楚ハ力ヲ用フル貌、蹊段ハ矜リ侍ム貌、澁漫ハ逸ナリ、摘辟ハ煩瑣多節ナルナリ。

道徳ハ老莊ノ所謂道徳ナリ。

當是時也。山無蹊分。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斲別。斲辭。為仁。跽題。跽支。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但。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填填。遲重也。顛顛。專一也。斲斲。跽跽。

皆用心為仁義之貌。澶漫。淫行也。摘僻。多節也。又須溪云。摘。如摘埴之摘。僻。如鞭辟之辟。【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填填。顛顛。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故止于一家而足。混芒。同得與一世。

衡ハ車轅ノ前ニアル横
 木、扼ハ馬ノ頸ニ加フ
 ル木ナリ。
 月題ハ馬ノ額ニ加フル
 物ニテ、形月ニ似タ
 リ。
 一説ニ介倪ハ馬ニ甲ヲ
 被スルナリ、闔扼ハ困
 厄ナリ、蓋受ハ運重ナ
 リ。

而澹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與物無害。故物馴也。知則離道
 以善。欲則離性以飾。素樸者無煩乎知欲也。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
 聖人猶云。及其迹也。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則有
 斯弊。吾若之何哉。殘樸爲器。毀玉爲璋。以下皆變朴爲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
 雖貴之。非其貴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呂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
 則所謂聖者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
 真有。所謂聖人者出。爲仁爲義。不由乎自然。爲禮爲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
 樸爲樽。以況毀道德爲仁義。毀玉爲璋。以況離情性爲禮樂。皆多駢旁枝之道也。絕巧而返
 乎樸。則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循本】填實而不虛浮。顛冥而不
 品來。蹙蹙跂足而勉行。故以喻爲仁。踉跄企足而強行。故以喻爲義。澶漫猶泛濫。摘僻糾摘
 其邪僻也。【筆乘】犧樽之犧。當音義。舊從鄭司農讀如娑者非。鄭答張逸以爲畫鳳尾娑娑
 然也。梁劉杳曰。此言未必安。古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
 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巖于青州發齊景墓。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皆古遺器。則知鄭
 爲臆說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
 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因。扼。
 鷲。至。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
 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ト、即チ馬ハ甲ヲ被ルニ因テ、其重サノ爲ニ困ミ、行クコト遲キチ云フ、詭術ハ街ヲ吐キ出スナリ、竊轡ハ轡ヲ嚙ムナリ。懸ハ郭注ニ從ヘバ、姦詐ノ心生ズルノ義ナリ。赫胥氏ハ古ノ帝王、或ハ云フ炎帝ト。縣鼓ハ高ク懸ケテ、人ヲシテ望ミ慕ハシムルナリ。蹙鼓ハ相爭フナリ。

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鼓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蹙鼓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

亦聖人之過也。

靡。靡也。小蹋謂蹙。月題。馬額上當額。如月形者。介倪。猶脾。睨也。闔。曲也。鷲。抵也。曼。突也。詭術。吐出街也。竊轡。齧轡也。

【郭註】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失。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能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縣鼓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尙也。【呂註】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蹙。知止此矣。猶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爲。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猶屈折禮樂。縣鼓仁義。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術竊轡。而至盜者。猶民蹙鼓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分開端倪。闔曲控扼。鷲則馬之狼曼。則馬之諷。知夫衡扼街轡。介倪闔扼之所在。而施其鷲曼。以詭術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不至於好知者。無他。反其真性而已矣。【循本】再以馬喻。又進一步說。馬之相蹙。必以足向後。故曰分背相蹙。扼與輓同。所以扼馬頸者。詭術自出其街。竊轡偷脫其轡。縣鼓如懸物。而使人蹙足及之。【管見總論】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敘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尙書御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哀曲。書其態。次借陶填立論。言有心有爲於治。而擾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爲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雉。以求追風之步也。末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無爲之效。後世求治大過。而至于不可治矣。

莊子翼卷之三終

莊子翼卷之四

胠篋第十

繩ハ結、腰ハ約ナリ、
一ニ云フ、絨膝ハ皆繩
ナリト。

恐不固ハ回カラザレバ
持テ去ル途中ニテ物ノ
脱シ落ツル虞アレバナ
リ。

雞狗之音相聞ハ民家稠
密ナルチ云フ。

田成子ハ齊ノ大夫陳恒
ナリ、又田常ト云フ、

將^{カクニ}爲^ニ去^{ヒラキ}聲^祛。胠^ハ篋^ハ探^リ平^聲囊^ヲ發^テ匱^ヲ之盜^シ而爲^テ守備^ヲ則必攝^テ絨膝^ヲ固^ク。
 肩鑄^{クイ}決^{ケツラ}。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ヒ而趨^ル唯恐^ル絨膝肩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ニ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ニ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ニ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ラ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

其祖敬仲ハ陳ヨリ齊ニ
行キ采ヲ田ニ食ム故
ニ田氏タリ魯哀公十
四年陳恒其君簡公ヲ殺
シ恒ノ曾孫和ニ至リ
テ遂ニ齊ヲ奪ヒ諸侯ト
爲ル
威王ノ子宣王ト爲
ス莊子ハ宣王ノ時ニ
當ル十二世ト云フハ
蓋シ宣王子數ヘザルナ
リ

田氏民ニ私恩ヲ施シ、
國讓ウル時ナド民ニ貸
スニ田氏ノ私家ノ量ヲ
以テシ民ノ之ヲ返ヘス
時ニハ公量ヲ以テ收
ム、私量大ニシテ公量
小ナレバナリ、左傳昭
公三年ニ見ユ。
龍逢姓ハ關夏桀ノ臣、
諫メテ斬ラル。
比干殷紂ヲ諫ム、紂聖
人ノ心ニ七竅アリト聞
クトテ其心ヲ剖イテ之
ヲ視ル。
箕弘ハ周ノ靈王ノ臣、

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
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
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
乎。
一云。環舌也。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也。

【郭註】爲大盜積。爲大盜守。言知之不足待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耳。迹者已去之物。非
應變之具也。奚足尙而執之哉。達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
之也。爲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爲全當之具也。【呂註】
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真聖知者固不然也。【口義】此篇便見憤世之雄處。世俗之知。本
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
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
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
剖。箕弘脛。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
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

晉ノ叔向ニ晉ノ兵ヲ起シテ周ヲ攻メ劉氏ヲ廢シ單氏ヲ立ツベシト云ヒテ殺サル。
 趙ハ裂クナリ。
 子胥ハ吳王夫差ノ臣伍員字ハ子胥ナリ。王ヲ謀メテ聽カレズ。王之ニ劍ヲ賜ヒ自殺セシメ。其屍ヲ江ニ投シタリ。厥ハ屍ヲ江中ニ觸ラヌナリ。
 楚宣王諸侯ヲ朝セシム。魯恭公後レテ至リ酒薄シ。宣王怒リテ之ヲ辱シメント欲シタルニ。恭公辭セズシテ還ル。宣王怒リテ齊ト共ニ魯ヲ攻ム。梁惠王常ニ趙ヲ擊タント欲セルニ。趙ノ長レテ敢テ動カザリ。今楚ガ魯ニ事有ルニ乘シテ趙ヲ擊チ邯鄲ヲ圍メリ。下文梁乘ノ說ハ別ニ一説ナリ。拏擊聖人控舍盜賊云云ハ仁義ノ教ヲ絶タバ盜賊モ生ゼズシテ天下平ナリト云フコトニテ。上文聖人ノ法ヲ盜ミテ交ケテ云フ。斗斛ハ量器斛ハ十斗。斗斛ハ量器

中之藏^ヲ聖也。入^{ルニ}先^{ダツ}勇也。出^{ルニ}後^ニ義也。知^{ルニ}可^ク否^ク知也。分^{ツニ}均^ク仁也。五者不^レ備。而能^ク成^ス大盜者。天下未^レ之^レ有也。由^テ是^ニ觀^レ之。善人不得^レ聖人之道。不^レ立。跖不得^レ聖人之道。不^レ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スルコト}天下也少。而害^{スルコト}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拏^割擊^シ聖人。縱^{シテ}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ク故矣。聖人不^レ死。大盜不止。雖重^ク聖人而治^ム天下。則是重^ク利^{スル}盜跖也。爲^ニ之^レ斗斛以量^レ之。則并^ニ與^ニ斗斛而竊^ム之。爲^ニ之^レ權衡以稱^レ之。則并^ニ與^ニ權衡而竊^ム之。爲^ニ之^レ符璽以信^レ之。則并^ニ與^ニ符璽而竊^ム之。爲^ニ之^レ仁義以矯^レ之。則并^ニ與^ニ仁義而竊^ム之。何以知^ル其然^ル邪。彼竊^ム鉤者。誅^セ竊^ム國者。爲^ニ諸侯。諸侯之

チ云フ。銅ハ腰得ノ金具ナリ。軒ハ車、冕ハ冠ナリ、車服ハ賞ノ重キモノナリ。小チ斧ト云ヒ、大チ鉞ト云フ、斧鉞ハ罰ノ重キモノナリ。聖人者天下之利器トハ人、聖人ノ法ヲ用ヒテ天下ヲ盜ムニヨリ然カ云フ。

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脗裂也。靡爛也。之江中也。

【向秀】聖人已死。大盜不起者。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爲生。故者爲死。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妄其途。則大盜息矣。不死者言守故而不日新。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郭註】言暴主亦得據人君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也。聖人利天下少。害天下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竭唇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郛。而郛郛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僞。苟尚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闔服之。斯乃桀跖所至。賴而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絕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掎擊聖人。而我樸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古人有言。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竭川非以

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然大盜又逐而竊之。則反爲彼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魚失淵則爲人禽。利器明則爲盜資。故不可以示人。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若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盜賊也。【呂註】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爲之。所謂至知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爲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爲大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聖知。反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唇齒以況相因。魯酒邯鄲以況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掎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已。夫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閒者。以聖爲淵而壅之也。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閒者。以聖爲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死。大盜不起。天下所以無故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并竊之語。故盜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真爲聖之過。而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奪之也。【筆乘】魯酒薄而邯鄲圍。據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管見】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聖人當作聖知無疑。傳者誤耳。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

釋ハ盡スナリ、殘ハ毀
ツナリ。
擢亂ハ抽キ亂スナリ、
鑠絶ハ焚キ棄ル也、
聾曠ハ昏ノ師曠ニテ古
ノ名樂工ナリ。

工倕ハ鏡ノ時ノ巧者ナ
リ。

銛口ハ口ヲ塞ギテ言ハ
シメザルナリ。

玄同ハ天下ノ人同シク
純一ノ徳ヲ得テ玄妙ニ
歸シ、聖智者等ノ絶滅
スルヲ云フ。

不鑠ハ徳ノ散消セザル
ナリ、不累ハ外物ニ係
累サレザルナリ、不僻
ハ邪僻ナラザルナリ、
鑠亂ハ燒キテ亂スナ
リ。

法之所無用ハ正法ヨリ
云ハバ、魯參、史魚、
楊朱、墨翟等ハ皆用フ
ルトコロ無キ、モノニ
テ、棄テ去ルベキトコ
ロノ者ナリト云フコト
ナリ。

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
議。擢亂六律。鑠絶竽瑟。塞聾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
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絶鉤
繩。而棄規矩。擢厲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
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銛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徳始
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
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徳。則天下不僻矣。彼曾
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徳。而以燔藥亂天下者
也。法之所無用也。擢。與擲同。投棄之也。擢。斲
之也。燔。火光消也。散也。

【郭註】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詐之所賴。則無以行
其姦巧。小平者乃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聲色離曠。
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
明各全。人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蝥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

結繩ノ路上ノ羊蕪ナド
ノ内ニ生シ、糞ヲ糞シ
テ運ブ、之ヲ糞丸ト云
ヘルナリ。

結繩ヨリ不相往來ニ至
ル三十餘字ハ老子第八
十章ノ文。
鄰國相望云云ハ古昔至
德ノ世ニ國相接シ人民
衆多ニシテ各々自足リ

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入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擲也。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也。彼曾史楊墨。離曠工倕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邪。【呂註】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政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隨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持也。拊斗折衡。非果拊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持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舍其聰。膠離朱目。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舍其明。擲工倕之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立。同則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煽亂天下者。則非舍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真欲拊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

テ他ニ求メズ、故ニ皆
其土ニ安ンシテ往來セ
ズトナリ。

畢ハ柄ヲ有スル網ナ
リ。
弋ハ繩ヲ箭ニ繫ケテ射
ルナリ。
符ハ曲梁ナリ。
削格ハ木楯ニテ兎鹿ヲ
捕フルニ用フ、羅落ハ
鳥ヲ捕フルニ用ヒル網
ナリ、置茶ハ何レモ網
ナリ、死ナドヲ捕フル
ニ用フ。
頡滑ハ狡猾汨亂ニテ、
人ヲ惑ハシ亂ス辯論ナ
リ、堅白ハ公孫龍ノ堅
白石ハ一カニ方三カト
云フ辯論、解垢ハ説ハ
リ正シカラザル辯論、
同異ハ物ノ異同ヲ清亂
スル議論。
知求其所不知云云ノ二
句ハ世人ガ心ヲ以テ妄
ニ知ヲ求メ、其非ヲ非
トシ、自然ト冥合スル
成心ヲ師トシ、大道ノ

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
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
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
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
亂於上矣。鈎餌罔罟罾筍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
格羅落置罟罾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
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
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
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
恃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惛冥之蟲。
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

内ニ是非並ビ行ハルル
コトヲ明ラムルチ知ラ
ザルチ云フ。
漸毒ハ深害ナリ。
毎毎ハ昏昏ノ貌ナリ。
備突ハ微シク息シテ動
ク小蟲、肖翹ハ小ク輕
キ飛蟲。
種種ハ朴實ノ貌、役役
ハ心ヲ勞シテ爲ス
貌、嗥嗥ハくどくどシ
ク言フナリ。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云云
ハ老子第二章ノ文。

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

而悅夫嗥。嗥之意。嗥嗥已亂天下矣。以施羅網也。鳥罟爲羅。兔罟爲

置罟亦作罟。翻車也。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備亦作喘。喘奕無足蟲也。肖翹翹飛之

屬種種。淳厚也。役役有爲人也。【郭註】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慊矣。不相

往來。無求之至也。贏糧趨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

則有斯過矣。夫致之逾密。避之逾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于人哉。故治天下者。

惟不任知。任知無妙也。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

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不止其分也。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也。而

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嗥嗥以己誨人也。【呂註】聖

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

所不善。惡與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乎無爲。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

民不往來。而自爲族。是謂種種之民。某所有賢。贏糧而趨。則役役之佞也。其效我也似父。其

諫我也似子。則嗥嗥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

而動蟲之小者。肖翹植物之小者。【管見總論】是篇以「肱篋命題。考監韻。肱脅也。則肱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爲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弃知。培斗折衝。思復上古無爲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在宥第十一

聞^ル在^ス宥^ト天下^ヲ。不^レ聞^レ治^ス天下^ヲ也。在^レ之^也者。恐^ル天下^之淫^ス其^レ性^也也。宥^レ之^也者。恐^ル天下^之遷^ス其^レ德^也也。天下^不淫^ス其^レ性^也。不^レ遷^ス其^レ德^也。有^レ治^ス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テ天下^欣欣^焉。人^樂其^レ性^也。是^レ不^レ恬^也也。桀^之治^ス天下^也。使^テ天下^瘁瘁^焉。人^苦其^レ性^也。是^レ不^レ愉^也也。夫^不恬^也。不^レ愉^也。非^レ德^也也。非^レ德^也也。而^レ可^キ長^ク久^ク者。天下^無之^也。人^大喜^也。邪^毗於^レ陽^也。大^怒邪^毗於^レ陰^也。陰^陽并^レ毗^也。四^時不^レ至^也。寒^暑之^和不^レ成^也。其^反傷^人之^形乎。使^テ人^喜怒^失位^也。居^處無^レ常^也。思^慮不^レ自^レ得^也。

在ハ自在ノ義。宥ハ寛ノ義ナリ。淫性ハ人ノ自然ヨリ受ケタル性ヲ亂スナリ。遷徳ハ素樸ノ徳ヲ失フナリ。治天下トハ政教刑禮ヲ下チ用フルニヨリ。善惡共ニ人ヲシテ自然ノ性ヲ亂リ素樸ノ徳ヲ失ハシムト爲ス。

痲痺ハ病ナリ。邪ノ字ハ疑問ノ語ニアラズ。單純ノ助字ト見ルベシ。毗ハ助長也。喜ハ陽。怒ハ陰ニ屬ス。故ニ喜ハ陽氣ヲ助長シ。怒ハ陰氣ヲ助長ス。喜怒交モ生ジテ。陰陽並ビ助長セラル。是ニ於テ人ノ自然ヨリ受ケタル氣亂レ。入ノ

形ヲ害ス（四時云云ハ
 譬喩ノミ）、氣亂レ形害
 ヲラテ忿怒相反シ居處
 安カラズ、思ウテ道ヲ
 得ズ、中道ヲ失ヒテ章
 ナ成サザラシム。
 高ハ高キヲ好ムナリ、
 詰ハ正ナラザルナ
 リ、卓ハ孤立ナリ、繁
 ハ猛烈ナリ、四字モテ
 人ニ異ナルノ行ヲ爲シ
 テ自ラ得タリト爲スナ
 形容ス。
 盜跖ハ惡、曾史ハ善、
 共ニ自然ニ反ス、而シ
 テ人ノニ倣フ者多キニ
 エ賞罰スルニ勝ヘズト
 ナリ。

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治喬嬌。詰卓シニシテ至。而後有盜跖曾

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

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

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宥寬也。瘁瘁病也。毗并也。助也。喬詰意不平也。卓鷲行不平也。

【郭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爲。上之所爲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尙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恬愉自得。乃可長久。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性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天落也。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遵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然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爲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呂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卽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囿之宥物也。不淫不遷。無爲而已。無爲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冲氣爲和。人莫不有冲和之氣。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冲氣。而墮四

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鸞非常之行。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鸞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須溪】在者只以此身寄於天下。使知有我。不至於淫而已。宥者縱之自然。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者。彼將自失。則其德未嘗不存也。是不遷也。不分堯桀。不分樂苦。是其所見真處。【循本】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之故。瘁瘁焉不愉悅者。不宥之之故。吡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人之一身。陰陽調和則無疾。若過于喜則助其陽勝矣。過于怒則助其陰勝矣。下文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中道不成章。言作事至半途。而不成條理也。【副墨】因言樂與苦。即以喜怒作喻。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舒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至是民始失其常性。于是有喬詰卓鸞盜跖曾史之行。接跡于天下。喬者矯己而過于高。詰者責人而過于密。卓者特立而至于亢。鸞者鉏擊而至于猛。四者盜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為失真亂性之民耳。馴至善多不勝賞。惡多不勝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為天下者。猶何焉。日以賞罰為事。彼方超避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超也。

仁義禮樂以性自
然ニアラズシテ、人為
ニ出ヅト為ス、故ニ亂
悖云云ノ語アリ、徳理
ハ共ニ自然ニ付キテ云
フ、故ニ亂悖ト云ヒ、
技淫ハ人為ニ付キテ云
フ、故ニ相ト云フ、淫
ハ過ケルナリ、多藝多
才ヲ以テ聖ト為スハ當
時普通ノ見方ナリ、故
ニ此ニモ聖藝ト為ス、

而且說悦明邪。是淫スル於色也。說フ聰邪。是淫スル於聲也。說フ仁邪。是亂スル於德也。說フ義邪。是悖モトル於理也。說フ禮邪。是相タスクル於技也。說フ樂邪。是相クル於淫也。說フ聖邪。是相クル於藝也。說フ知邪。是相クル於疵也。天下將安マシニ其性命之情之入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マシニ其性

然ハ事理ヲ穿鑿シテ自
 然ヲ傷アルヲ云フ、
 獨卷ハ局促ノ貌、
 せせこましきナリ、
 儼然ハ
 怯はしき貌ナリ。
 加一ニ拍ニ作ル。
 齊戒云云ハ仁義禮樂等
 ナク重シ、之ヲ誇説シ
 傳授シ、此上無キモノ
 トシテ歎喜スルヲ云
 フ。
 貴以身云云二句ハ老子
 第十三章ノ文。
 貴以身云云ハ天下ヲ治
 ムルヲ貴バズ愛セズシ
 テ、己ノ自然ヨリ受
 ケタル身ヲ完全ニ保ツ
 コトヲ貴ビ愛スル者ニ
 シテ、始メテ之ニ天下
 ナ寄託スベシ、其天下
 ナ治ムルニ心無クシテ
 人物皆其自然ニ安ンジ
 生テ遂ケルヲ得レバナ
 リ。無解五藏ハ自然ノ
 成形ヲ傷アラザルナ
 リ。無操聰明ハ聰明ヲ
 過用セザルナリ、尸居
 云云ハ尸(祭祀ニ神ニ
 代ハル者、生人ヲシテ
 之ニ當ラシム)ノ如ク
 唯ク端坐無爲ニシテ其
 徳自ラ現ハレ、沈黙シ
 テ言ハザルモ其徳自ラ
 人ヲ動かカス、語黙動靜
 皆自然ナリ、故ニ神動

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齟齬上聲。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或作吹。炊累猶動升也。向云如塵埃自動也。
【郭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齟齬愴囊也。不能遺之。已爲誤矣。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惑哉。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無爲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于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若夫輕身以赴刑。弃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無解無擢。解擢則傷也。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自動。任其自然而已矣。【呂註】天下不安

而天運ト云フ、從容無
爲ニシテ萬物ハ塵埃ノ
自ラ動クガ如クニ生
化スベシ、故ニ聖人
ハ天下ヲ治ムルヲ要セ
ズ、(炊ハ動クナリ、累
ハ多キナリ、塵埃ノ動
キテ多キチ云フ)

擾人心ハ人心ヲ挽メ亂
スナリ、排下云云ハ失
道ノ時ニ押ヘラレテ下
リ得意ノ時ニ揚ゲラレ
テ上ル、得失相依リ上
下相殺シ、自ラ累ヒ自
ラ苦シムナリ、柔弱
「海約ハ處女ノ如ク柔
弱ナルナリ」能ク剛強
ヲ和ラゲテ、剛強ナル
石ハ圭角(廉)ヲ送ニ消
磨(彫)ス、熱中スル
時ハ焦火ノ如ク、冷淡
ナル時ハ凍水ノ如ク、
疾キコトハ一俯仰ノ間
ニ再ビ四海ノ外ヲ廻ル
ホドニテ、靜ナル時ハ
淵ノ如ク、動ク時ハ中
天ニ懸ル如ク、出入時
無ク動靜測ラレズ、勢

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悖禮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真。櫛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偷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之。齋戒以言。鼓歌以儷。以爲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誠出于不得已。而無爲則我奚爲。不貴愛以身。于爲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于愛。託重于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聲色。尸居龍見。其見出于無爲。淵默雷聲。其聲出于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如此則從容無爲。而萬物吹累。吹累卽萬物之以息相吹。累則吹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積。又何暇治天下哉。【循本】萬物吹累。謂萬物皆圍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撓人

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綽約柔乎剛強。廉劇彫琢。

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

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

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胼。脛無毛。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臟。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

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

於幽州。殛鯀於羽山。此皆亂天下之始也。故曰。無撓人心。則天下歸之。

禁制スベカラザルモノ
ハ人ノ心ナリ。
殷無政云云ハ通例萬ノ
水ヲ治メシ時ノコトト
ナス。
故讓兜云云ハ尙書堯典
ニ見ユ。

大德不歸云云ハ至德ノ
世聖賢賢愚ノ別立タ
ズ、民皆自然ニ順ヒ其
德ニ支同セルニ、今ハ
然ラズシテ、自然ニ受
ケタル性命毛爛漫トシ
テ放亂シ、天下知チ好
ミテ奉理チ穿鑿シ、民
以テ上ノ求ムルトコロ
ニ應ズルチ得ズトナ
リ。
脊脊ハ狼藉ノ貌、斬脛
削三句ハ均シク肉削チ
云フナリ、楛ハ湛ニ同
シ、楛ハ深キ窟穴チ云
フ、楛楛ハ類ヨリ堅ニ
及ビ長キ楛ニテ利具チ
リ、利死スル者利具チ
施サルル者多シチ云
フ。
離跂ハ足チ爪立テルコ
ト、攘臂ハ手チ奮ヒテ
談論スルコトナリ、世
人皆利ニ趨ルル間ニ立
チ構墨高ク自ラ榜標シ
テ得テケニ談論チ爲ス
チ云フ。

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異及シ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
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
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
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嶮巖之
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去聲也。桁
楊者相推吐雷反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
乎桎梏之間。意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
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楮習也。仁義之不爲。桎梏曹鑿芮
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蒿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
大治。

櫻引也。剗傷也。懸而天。希高慕遠也。施延也。繩墨殺。彈正殺之也。脊脊。相踐籍也。
桁楊。長械鋼頸及脛者。接楮。梁也。離跂。足底半離地。攘臂。舉其臂談者。足與手俱

棧橋ハ樸ナリ。
 樞樞ハ樸無レバ動カス
 ベカラズシテ用チ爲サ
 ズ、桎梏モ鑿即チ穴ア
 リ之ニ柄即チ木ヲ入レ
 テ始メテ運用ス、嚆矢
 ハ此コニテハ利用ノ義
 ニ解ス者多シ、吾未知
 聖知云云ハ所謂聖知仁
 義ヲ尊ビテ、人心亂レ
 統體散シ、人皆天性ヲ
 偏アリ利義ニ觸ル、故
 ニ聖知仁義ハ利具ヲ運
 用スル機械ナリト云フ
 ベシ、晉史ノ行チ貴ビ
 テ人漸ク惡チ爲スニ至
 ル、故ニ晉史ハ盜跖ノ
 嚆矢(初メ)ト云フベシ

起也。嚆矢。矢之鳴者。字林云。嚆。太呼也。

【郭註】攫之則傷其自善。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言無所排進。乃安
 全矣。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
 其樸。則何冰炭之有哉。俛仰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
 人心之變。靡所不爲。順而放之。則靜而通。治而係之。則疎而僨。僨。僨。僨。者。不可禁之勢也。夫
 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徇之。是亦黃帝之
 迹。使物攫也。夫堯舜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
 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嘗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
 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仁義之迹。於
 愁之貌。而所以逆者故全也。自喜怒相疑。至誕信相譏。莫能齊于自得也。大德不同者。立小
 異。而不止于分也。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于是有斲鋸椎鑿。琢性命。遂至于此。若
 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愚矣。斯迹也。攫天下
 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真
 者失其據。而崇僞者竊其柄。于是主憂于上。民困于下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
 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桁楊以接。摺爲管。桎以鑿。柄
 爲用。聖知仁義者。遠于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尙之。尙之則矯詐生焉。驕詐生。而禦奸之
 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尙。則驕詐不作。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柄接摺之爲哉。嚆矢。矢之
 猛者。言會史爲桀跖之利用也。絕聖弃知。去其所以攫也。【詳道】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
 囚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刺之。使傷而不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陰陽之氣。沴矣。其
 僨也。偵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閉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愁五藏。法度。外也。
 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僞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況三代以下
 乎。殊者絕也。戮者辱也。【副墨】人心一或爲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高

廣成子ハ或ハ云フ老子ノ別號ナリト、列子ニハ容成子トアリ。空同ハ或ハ云フ北斗ノ下ニ當ル山ナリト。至道ハ自然ノ大道ノミ、故ニ至道ノ精ヲ問ハント欲セバ、宜ク道ノ本體、道ヲ身ニ體スルコトヲ問フベシ、此理明ニ、道ヲ修ムルコト至レバ天下ハ自ラ治マラン、然ルニ黃帝之ヲ問ハズシテ天地陰陽ヲ利用シテ民ヲ養フコト

望遠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將此恬淡素朴之心。化爲一段假美之態。以側媚乎勝己之人。盡將平生之廉隅。影之琢之。殆幾于盡。此皆懼排希進之人。用心如此。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凝水。語其迅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未動也。其靜如淵。其既動也。則懸隔如天。如云天淵懸絕也。此人心忿戾驕亢。不可制伏之狀。堯舜之勤勞。湯武之征伐。思以仁義擧之也。仁義之端一開。故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爲桀跖。上焉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爲曾史。以至儒墨。各各緣此立教。同于己者喜之。異于己者怒之。有見于此。則以爲知。无見于彼。則以爲愚。以在我爲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爲信。而譏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立同之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于是乎殫盡思慮。應接不暇。所謂求竭也。斲鋸繩墨。推鑿皆刑戮之具。仁義究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者。其究至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猶欲抱其仁義聖知之談。離跖攘臂而救之。孰知其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接糶者。柎楊之管。柄圓鑿方。所以製桎梏者。有柎楊。則必有接糶。製桎梏。則必用柄鑿。其事相須。以喻仁義之必招罪戾。曾史之必資桀跖也。徐士彰云。桀跖嚆矢。如言異論赤幟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

トチ問フ、故ニ廣成子
 之ヲ斥ケタリ、自而治
 天下云云ハ天下ヲ治ム
 ルニ心有リテ自然ノ和
 チ寄シタルヲ云ヘルナ
 リ。
 窮窮ハ淺キナリ、佞人
 ハ口ニ利ナル人ナリ、
 特室云云ハ齋戒シテ道
 チ求メタルナリ。
 益一ニ蓋ニ作ル。
 道ハ窮冥ト遠クシテ究
 ムベカラズ、昏黙ト微
 ニシテ見ルベカラズ、
 靜ニシテ聞クベカラ
 ズ、道ヲ體スル者神チ
 心ニ抱キテ外ニ散セザ
 ラシメテ靜慮ナラバ形
 自ラ正シカラン、形チ
 勞セズ精(神)チ動カサ
 ザレバ、長生ナルベシ、
 耳目ニ引カレズ、心
 外物ヲ逐ワテ知チ求メ
 ザレバ、神形相離レズ
 シテ、神常ニ形チ守リ
 形以テ長生スベシ、内
 チ慎ミテ心チ動カサ
 ズ、外チ閉テ物ニ四
 サレザルベシ、動ケバ
 日月ノ上ニ出テ至陽ノ
 本ニ至リ、寂ニシテハ
 無極ノ門ニ入り、至陰
 ノ本ニ至ラシメン、人
 身亦天地陰陽有リテ、
 各々自ラ職有リ、府有

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
 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
 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
 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
 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
 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
 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
 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
 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
 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

リ、汝上文ノ如ク道ヲ體セバ人身ノ天地陰陽各々其職ヲ盡シ府ヲ守リテ、物ヲ自ナシナラシメ、我守ルトコロ純一ニシテ處ルトコロ和順、此ノ如クニシテ千二百歳ノ壽ヲモ保ツベシト。

遂於大明之上ノ遂ハ出ノ義ナリ、大明ハ日月ナリ、此句ハ動テ云ヒ、入於窈冥之門ノ句ハ寂チ云フ。

上爲皇云云ハ淳樸ノ世ニ遇ヘバ皇トナリ、洗季ノ世ニ遇ヘバ王トナルチ云フ、上見光云云ハ生クルトキハ光明チ見ルモ死セバ土壤ト爲ルチ云フ、百昌ハ萬物ナリ、萬物自然ニヨリテ生ジ自然ニヨリテ死ス、然レドモ自然ト冥合一致スルコトヲ知ラズ、故ニ土ニ生ジテ土ニ反ヘルノミ、人能ク自然ト冥合一致スベシ、故ニ無究ノ門ニ入リ無極ノ野ニ遊ビ、日月ト光ヲ參ヘ、天地ト共ニ長久ナルベシ、此ノ如キ人ハ、物來(當我)レバ應ジ、物去(遠我)レバ其去ルニ任ス、

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質正也。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未黃而落。言殺氣多也。翦翦。佞貌。麀驚起也。物將自壯。不治天下。則物皆自在而壯也。千二百歲。李淳風生物簿云。千二百歲謂之大尅。一曰。陰陽之小紀也。百昌。司馬云。百物也。緝。混合也。緝昏。竝无心之謂也。

【郭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窈冥昏默。皆了无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有爲于己生乎。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擁。而形不邪也。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夭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內。全其真也。閉女外。守其分也。知無涯則敗矣。夫極陰陽之原。乃遂于大明之上。入于窈冥之門也。有官有職。言但當任之也。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無究無測。而人以爲終極。徒見其一變也。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究一也。失無究之道。則自信于一偏。而不得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

無心(遊心)ニシテ送迎
セズ、人盡ク死スルモ
我ハ自然ト一致シ死生
ヲ一ニス。

守無心而獨往也。入無究遊無極。與化俱也。日月參光。天地爲常。都任之也。縉昏者。物之去來皆不覺也。獨存者。以死生爲一體。則無往而非存也。【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爲無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簇。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閒居三月。齋潔之至。順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爲然。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可言。則非其極也。必至于昏昏默默。乃所以爲道之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可長生。則與之入道也。抱神以靜。則形不期正而自正。必靜必清。言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麗物。不麗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之乎。慎內則塞其兌。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于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于大明之上。入于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則奚爲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爲物。無究無測。而遂止于無見聞知。則是無究而以爲終。無測而以爲極也。得道者。爲皇爲王。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爲土。以其形不出。照覆載之間也。百昌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無究遊無極。則以爲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爲常。則其久无究。當我縉乎。不知其爲當也。遠我昏乎。不知其爲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于此也。萬物之靈。惟人爲最。造化之爲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孳孳焉。則彼以慈爲寶者。固不厭數數言之也。【蘇子瞻】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真人。黃帝師也。物之質物之殘。言其情在于欲己長生。而外託于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雲不待簇。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者。言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也。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身占之。則耳目

而已不情ハ誠ナラズト
讀ムベシ。

先病矣。真人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不生穀。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情。佞偽之種。道何從生。閒居三月。則先物後己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窈冥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僞。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此下又盡一以教之。皆真實語。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勞形。無搖精。則無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慎。外不閉。而形神離矣。至彼至陽。至陰之原一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爲無思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畜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也。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言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可見可言可去可取者。人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可取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明。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循本〕遂者往而竟至也。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司府藏中之物。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則下爲土矣。縞絲之合也。昏杳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之境。即無究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背我而去之世。即去汝也。言自此去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縞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乎。其未得道之人。盡死而我獨存乎。三乎字。有惻然閱世之意。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

雲將ハ雲、鴻蒙ハ氣、此ニ化人法ヲ用フ、扶搖ハ扶桑日出ツルノ地ナリ、儻然ハ自失ノ貌、贊然ハ屹立ノ貌、拊髀ハ立立ノ貌、雀躍ハ二音ニ作ル、下同、シ、ヘイ、ハノニ音ア

陰陽風雨晦明六氣ト云フ。

浮遊云云ハ世ニ遊ビテ
食リ求ムル所無ク、無
心ニシテ妄行シ、往ク
目常テ無シ、此クシテ
其遊アトコロ廣ク見ル
トコロ多クレバ、(執掌
ハ衆多ナリ)、觀ル所必
ク眞實無妄ナラン、我
復タ何事チカ語ラント
ナリ。
天經物情一ニ自然チ云
フ、自然チ亂シ自然ニ
逆フ時ハ自然ノ化成ラ
ズ、故ニ云フ玄天弗成
ト、獸ノ望スルヤ自然
ナリ、今之チ解テ人爲
チ以テ治ヒ治ムル時ハ
鳥驚キ草木止蟲皆害セ
ル、是人爲チ以テ
人チ治ムルノ過ナリ、害
遊ハ人チ治ムルノ害

日。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
 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
 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
 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
 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
 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
 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
 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止一作昆。蟲意同。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
 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問一
 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

審ア、儼僂ハ忘ルル
 貌、人ヲ治ムルノ書
 深シ、汝速ニ去レ、復タ
 問フコト無レトナリ。
 賸爾形體云云ハ形體ヲ
 忘レ聰明ヲ用ヒズ、理
 ト物トヲ忘レ、自然ノ
 氣(津液)ニ玄同シ、心
 神ヲ去リ知慮(魂)ヲ用
 ヒズ、物若自然ニヨリ
 テ生ジ、又自然ニ反リ
 テ而モ自ラ然ラザルガ
 如ク、渾沌トシテ知ル
 コト無ク常ニ道ト離レ
 ザルチ努メヨ、若シ已
 ノ知チ用フレバ道ト離
 ル、名チ問ハズ情チ窺
 ハズ(即チ分別好惡無
 キナリ)、然爲自然ニシ
 テ物自ラ生ゼント。
 老子第十六章ニ夫物芸
 芸、各復歸其根トア
 リ。

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

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渾。渾。終身不

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

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

辭而行。然。自失貌。贊然。不動貌。鞅掌。紛汨貌。溟溟。自然氣也。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朕又何知
 以斯而已。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做。傲而不得已也。若
 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羣而鳥夜鳴。離其所以靜
 也。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意毒哉。言治人之過深也。僂僂。坐起
 之貌。嫌不能墮然。通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生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
 懷。而間付自然。則無爲而自化矣。同乎溟溟。與物無際也。莫然。無魂。坐忘任獨也。不知而復
 乃爲真。復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闕。則
 失其自生也。知而不默。常自失也。【呂註】吾弗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所
 求。不知所往。是以無知而已。鞅掌。拘係貌。雖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真。不過此物
 而已。萬物竝作。吾觀其復。復則不妄。朕又何知。自以爲猖狂。則無爲。已民之放。則未能無爲。
 天則無爲。物則無知。有知有爲。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
 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

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災及鳥獸昆蟲者。凡以不知無爲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爲而治之。猶無疾而毒之。僂僂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成心。在乎自養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爲。而物自化。墜形體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泮溟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泮溟。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爲之道也。芸芸物之方興。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不自知。則渾沌旁礴而爲一。以至終身不離。无問无闕。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邪。則是闕其情。猶物之方生。剔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

同異ハ他人ノ我言ヲ贊成シ若クハ反對スルヲ云フ。出乎衆ハ衆人ノ上ニ出ヅルヲ云フ。因衆云ハ一人ノ知ハ衆人ニ如カズ。故ニ衆ノ知ルトコロニ因レバ安ク。然ラザレバ途ニ衆ニ敵スベカラズトナリ。

欲爲人之國者云云、聖知ヲ以テ國ヲ治メントスル者ハ、三王天下ヲ治メタルノ利ノミヲ取リテ其害ヲ知ラザル者ナリ、人ノ國ヲ以テ萬一ヲ僥倖スルモノナリ。

君位ハ尊高、天下ハ廣大也、故ニ大物ト云フ、大物ヲ有ツ者物ヲ用ヒ

ル能ハズシテ物ニ用ヒ
ラレ、故ニ不可以物
物ト云フ、不物ハ物
ニ用ヒラレザルナリ、
故ニ能ク物ヲ物トス。
大人之教云云ハ獨有至
貴ノ人ハ自然ナリ、故
ニ人間フコトアレバ、
知ルトコロナシテ答
ヘ、一身ヲ以テ天下ニ
配シテ自身ヲ主トス、
動靜共ニ自然(無爲、無
方)ナリ、世人(汝)ヲ
提ケテ之ヲ撓撓即チ自
動ノ域ニ反ヘシ(本性
ニ復ラシメ)、自然(端
崖無キ境界)ニ遊ビ、
大道ト合一シ、自己ヲ
忘レ物ヲ忘ルトナリ。

能物^{トス}物^ヲ明^{ニス}夫物^{トスル}物^ヲ者^ニ之^ル非^ル物^{トナニ}也。豈^ニ獨^リ治^ム天下^ヲ而^{シテ}已^ム哉。出^ル入^ル六
合^ニ遊^ブ乎^ニ九州^ニ。獨^キ往^ル獨^キ來^ル。是^レ謂^フ獨^有。獨^有之^ル人^ニ。是^レ之^レ謂^フ至^ト貴^ト。大
人^ノ之^レ教^ハ。若^シ形^ノ之^レ於^ル影^ニ。聲^ノ之^レ於^ル嚮^ニ。有^テ問^フ而^{シテ}應^ズ之^ニ。盡^ス其^ノ所^ヲ懷^ク。爲^シ
天^ノ下^ニ。配^ト處^シ乎^ニ無^ク嚮^ニ。行^ク乎^ニ無^ク方^ヲ。挈^テ汝^ヲ適^テ復^シ之^ヲ。撓^レ撓^レ以^テ遊^ブ無^ク端^ニ。
出^ル入^ル無^ク窮^ニ。與^リ日^ト無^ク始^ニ。頌^フ論^シ形^ノ軀^ノ。合^ス乎^ニ大^ト同^ニ。大^ト同^ニ而^{シテ}無^ク己^ニ。無^ク己^ニ
惡^シ乎^ニ得^ル有^ル。覩^ル有^ル者^ハ昔^ノ之^レ君^子。覩^ル無^ク者^ハ天^ノ地^ノ之^レ友^ニ。

【郭註】心欲出羣爲衆雋也。衆皆以出衆爲心。所以爲衆人也。若我亦欲出衆。則與衆无異。而不能相出矣。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于衆。而爲衆主也。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三王之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吾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分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用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究也。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夫與衆立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于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鬻竊軒冕。冒取

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于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問者爲主應故爲配無響寂以待物也无方隨物轉化也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也與化俱故无端玄同故無表與日新俱故無始也形軀合太同者形容與天地無異也有己則不能太同矣天下之難无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觀有者能美其名者耳觀無則任其獨生也【呂註】道之無爲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无事于爲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衆而欲自在以爲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代君臣相與固有以是爲利者而夫世多以是爲患欲爲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皆以大物爲患欲明吾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大人之教若形聲之于影響而不爲天下先此所以爲之配也處乎无響則寂然不動行乎无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靜是謂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于天下也故能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所不能闕時之所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于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于无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己矣無己烏得有有哉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觀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其於觀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者不足以名之也【副墨】因衆以寧所聞言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抑又多矣以言尊仁義悅聖知爲同俗之見也挈友適攜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以遊无端復來也之往也言其往來自如撓撓無極也出入无旁者獨往獨來无所依傍也既無端焉有始既无始焉有終故曰與日無始至是則形軀不足以礙之而合乎大同矣如所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大同則求其爲己了不可得焉得有有邪觀有者昔之君子三代君臣以仁義禮樂爲治者皆是也觀無者天地之友則非獨有之人不能與于此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

外ニ節文アリ内ニ積即チ厚アルチ眞ノ禮トス、中ハ順ナリ、外ハ物ニ順ヒテ志高キハ眞ノ德ナリ、妙本一氣、物皆簡易ナルチ眞ノ道トス、神功不測ニシテ滿ル無キチ天トス。上ノ數句ハ物、民、事、法等ノ性質ヲ説キ、下ノ數句ハ聖人之ニ對スル態度ヲ説ク、不助ハ自然ニ順ヒテ助長セザルナリ、不謀ハ自然ニ道ニ出テ、預メ知チ以テ謀ルコトヲ爲サズトナリ、不恃ハ自然ニ仁ニ合シテ、自ラ以テ恩ト爲サズトナリ、不積ハ自然ニ義ニ逼リ近シキテ、自ラ之ヲ有シ積マズトナリ、不諱ハ避ケザルナリ、不亂ハ煩雜ノ法ヲ用フレバ反ヘリテ事ヲ亂ス、法ヲ以テ物ヲ齊ヘテ然モ簡易ニシテ亂サザルチ云フ、不輕ハ民ヲ恃ミテ身ヲ輕ンセザルチ云フ、不去ハ物ニ因リテ道ヲ離レザルチ云フ、物者莫足爲云云ノ句ハ道ヨリ云ヘバ物ハ粗ナリ、本ト爲スニ足ラズト難モ、人世ヨリ云ヘ

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簿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爲。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

ハ爲サザルベカラズ、
注、仁、義、禮等は自然リ、
道ヲ體シテ自然ニ順フ
ハ天道、世ニ處シ物ヲ
爲スハ人道、人道幾ス
ベカラズ、唯々天道ノ
尊ヲ知リ、人道ヲ以テ
天道ニ反セザレバ可ナ
リ。當乃居之ノ一句ハ
違而不可不居者義也ノ
注ナリ、親則苦偏、故
廣乃仁耳ハ親而不可不
廣者仁也ノ注ナリ。

耳。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爲遠。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夫禮節者患于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執意不爲。雖神非天。況不神哉。觀天不助。順自爲而已。成德不累。自然與高會也。出道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爲易也。會仁不恃。恃則不廣也。率性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也。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也。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民自爲。不輕用也。因物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夫爲者。豈以足爲故。爲哉。自體此爲。故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德不純矣。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者。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人道者。以有爲爲累。不能率其自得也。主者。天道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各當所在也。君任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管見總論】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故以存民宥衆爲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爲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爲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爲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爲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爲撓民之具。此所以願絕弃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焉。於是國政不至于僉囊。人心不至于蠹壞。從容無爲。又何暇治天下矣。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爲治者。罪在擾人心。此桁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爲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爲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爲中。此所以爲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敘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別。相去雖若不侔。發于其心。見于事業。一也。

在宥篇ノ終リニ人道亦
 廢スベカラザルコトヲ
 云ヘリ、此篇人道ノ天
 道ニ本ゾクベキヲ云
 フ、若シ相對ヨリ見レ
 バ、事物ニ彼是長短好惡
 等アルモ、道ヨリ見レ
 バ、所謂長モ短ナルト
 コロナリ、短モ長ナル
 トコロアリ、是モ非ア
 リ、非モ是アリ、故ビ
 行ハレ兼テ存シテ道通
 ズ、故ニ以道觀云云ノ
 句有リ。
 技ハ末ナリト云ヘド
 モ、人道ニ於テ廢スベ
 カラズ、此ニ於テ工夫
 チ用フレバ技ヨリ事
 ニ、事ヨリ義ニ、義ヨ
 リ德ニ德ヨリ道ニ進ミ
 途ニ自然ニ入ルヲ得ベ
 シ、末ナ惡ムハ末ニ拘
 泥スルヲ惡ムナリ、兼
 ハ合セ有スル意味ヨリ
 此ニヨリテ彼ニ入ルベ
 キ意味ヲ含ム、此クシ
 テ人道ヨリ天道ニ進ム
 ベク、天道ニ入レバ人
 道自ラ治マシムベシ。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
 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立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
 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
 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
 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
 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
 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郭註】天地均于不爲而自化。万物一以自得爲治。天下異心。无心者主也。以德爲原。无物
 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无爲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爲君。非邪也。各當其分
 則无爲位上。有爲位下。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无爲也。則天下各以無爲應之。通于天地者
 德。言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于萬物者。道。言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上治

人者使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萬物之末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皆暢。故一無為而羣理都舉矣。【呂註】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大小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于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衆。其主者君。原于德則其化通于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萬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為也。天德而已。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為為君。有為為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汎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與天地通。而萬物莫非我。道之為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于事。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兼于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于技能事為之閒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凡以通于一而所得者无心故也。【管見】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治其化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于德。故物莫能離。成于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為而德合自然。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无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无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无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无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地合也。行于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為尚。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于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已。無為而天下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鳥得而安定哉。通于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

夫于子或ハ莊子ト解シ
或ハ老子ト解ス。
既二人道ヲ知り、亦天

道ヲ知レバ、二者尙ビ
行ハレテラズ、能ク死
生窮達貧富榮辱ヲ一ニ
シ天下ニ王タルヲ榮ト
セズ、一世ノ利ヲ私セ
ズ、自然無私ノ心ヲ以
テ天下ヲ治メ、人事ニ
處スベシ。
逝ハ往ナリ、此ニテハ
往キ歸スルヲ云フ。

最終ノ句ハ下ニ引ケル
管見ノ說ニヨレバ顯、
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ト訓ムベシ。

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
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
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
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
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
去聲。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連上文當
爲引證之語。疑卽
老子。上所引記曰者。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下文夫子問於老聃。則明指孔子矣。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列而去之。不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不爲此言。而此言
自言。乃真德。愛人利物者。任其性命之情也。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行不崖異。則玄同彼我。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言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德。
者人之綱要。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循于道之謂備者。言夫道非偏物也。不以物挫志。則內
自得。心大則事無不容。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貴難得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不
近貴富。言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壽夭兼忘。所謂懸解。既忘壽夭。況究通之閒哉。不私世
利。皆委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爲處顯者。忽然不覺榮之在身也。顯則明。不顯則默而已。一

執大象ハ老子ノ語。

府同狀。峴然無所在也。【呂註】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剝不足。以體之。體道而無爲。則人貌而天矣。以是而愛利之。謂之仁。以是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之至也。執德之人。通一畢萬。若紀之在綱也。德成則無待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以傾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剝心。在此十者而已。反求諸己。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己剝之效。沛乎爲萬物逝。周行而不殆也。若然則藏金珠于山淵。不知貨利之可欲。窮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物之所利。非己也。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物備于我。則一府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同狀而已矣。【詳道】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則衆目亂。德失則衆行乖。故循于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也。韜乎其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乎。其爲萬物逝。則天下往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者。示之以不以迹。詔之以不以言。使人自得之。上之化下也。無樂餌之可悅。下之樂上也。非慕擅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身也。不計壽夭。究通不以身損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爲己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爲己顯。至于萬物不得與之殊。死生不得與之變。非無心者。能然乎。【碧虛】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充塞。唯靈府虛者。方能容納焉。自然而爲合乎天然。守中而言遠。離沮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人之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萬類滋茂。共豐區宇。持至德而爲紀。循至理而善建。順真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蘊。理無不容。思无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患本也。壽夭究通。內疾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志不完矣。【管見】郭氏從顯則明。爲句。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屬。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爲句。義長。今從之。王天下不以爲己顯也。乃若所顯則有之。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爲剝心之極致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素逝ハ素朴ヲ以テ物ニ
應ズルナリ、通於事ハ
一事一物ニ通ズルナ
リ、其心之出云云ハ心
ノ動クハ物之ニ感ズル
アリテ始メテ動ク、吾
ヨリ物ヲ迎フルニアラ
ザルナリ云フ。
形體ハ道ニ由リテ生
ズ、道ハ生ノ始メナリ、
而シテ之ヲ養ヒ成スモ
ノハ德ナリ、故ニ形生
チ完全ニ保タントスル
ニハ其本根タル道德ニ
向ツテ工夫ヲ要ス、能
ク之ヲ爲ス者ハ王德ノ
人ナリ。
蕩蕩ハ大ナリ。
時聘云云ハ王德ノ人其
心、時ニ應ジテ動ク、而
シテ其歸宿ヲ要スル
ニ、或ハ大或ハ小、或
ハ長或ハ短、或ハ近或
ハ遠、一ニ宜シキニ隨
ヒ、吾心ヲ以テ預メ定
ムルトハコト無シトナ
リ。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
 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
 物探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
 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
 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
 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
 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聲由寂彰。以諭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萬物孰能定。言應感無方也。王德之人。任素
 而往耳。非好通于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言本立而知不逆。然後任素通神。其德彌廣。
 心由物探之而出。非先物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
 故能存形究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冥冥無聲。而見曉聞和。若夫視聽而不寄之于寂。則
 聞味而不和矣。深之又深。究其原而後能物也。神之又神。極至順而後能盡妙也。我確斯
 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呂註】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濔乎其清。
 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爲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爲有邪。金石不考則不鳴。萬
 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于事。則物徹疏明。知通于神。則周萬物而不

虛而不風動而愈出ハ
老子第五章ノ文。
逝曰遠、還曰反ハ老子
第二十五章ノ文。

索之ハ言辯ナリ、象罔
ハ無心ナリ、知以下三
者ハ有心ナリ。

遺奚以通于事爲哉。本原者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事。而事自通。心非物探。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究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強謀也。夫道之爲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究。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副墨】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不考不鳴。言鳴者是道邪。考者是道邪。孰能定之以爲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聲當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何以無聲。如此徵問。要人逐思而自得之。素逝即沛乎其爲萬物逝之逝。素純一也。逝。流通不滯也。素逝者。虛靜恬澹。寂寞無爲。未嘗沈著于有爲事相之中。故曰。馳通于事。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而其知自與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生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爲明。則明之至矣。然道與德非二也。原于天。則爲道。即立之本原也。得于己。則爲德。即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究其生。則本原立。立其德而能明其道。則王德廣。故復贊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至無而供其求。即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無爲而無不爲也。時聘而要其宿。即逝曰遠。遠曰反。動極歸乎靜也。或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修。且遠。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歸遺其玄

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口。話。豆。反。

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

以人受天ハ人道ヨリ天
道ニ入り途ニ天道ニ本
ジキ人達ヲ理スルト異
ニシテ、人道ヲ本ニシ
天道ヲ之ニ結ビ付ケン
トスルヲ云フナリ、故
ニ乘人而無天ト云フナ
リ本身而異形ハ己チ本
ニシテ萬物ヲ別異ニ
スルヲ云フ、尊知而火
馳ハ知ヲ尊ビ知ヲ以テ
物ヲ逐ヒテ馳スルヲ云
フ、緒使ハ緒即チ未ニ
使役セラルルナリ（物
ニ役セラルルヲ云フ）
物絃ハ物ニ束縛セラル

可以得之乎。喫語多力也。

【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聰明喫語失真愈遠。象罔得之。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爲物。不可以知知識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敵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垓垓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天。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

ナリ、四顧而物應ハ吾
ヨリ命シテ物ヲ應セシ
ムルナリ、應衆宜ハ己
ノ知ヲ以テ衆物ノ宜
シキニ應ズルナリ、與
物化云云ハ物ヲ逐ヒ走
リ内ニ自得スルトコロ
無キナリ、治亂之率ハ
亂レタルヲ治ムルニハ
人力ヲ用フルモ可ナル
トコロアリ、故ニ云フ、
率ハ主ナリ、無爲ニシ
テ治ムル者ニアラズ。
給數ハ利口ナリ。

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坡李云。危也。綏。束也。劉云。即駭字。率。大凡也。

【郭註】配天謂爲天子。聰敏過人。則使人跋之。屢傷于人也。以人受天。是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夫過生于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于強禁。乘人而無天。言若與之天下。且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爲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物乖矣。尊知而火馳者。言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緒使者。將與後世事役之端也。物絀。將使後世拘牽而制物也。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也。應衆宜者。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衆宜也。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自得於內也。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恆。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衆父迹也。衆父所以迹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主。乃爲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田恆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呂註】其性過人。則非黜聰棄知。而動于不得已者。以人受天。則非全于天也。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乃在禁之處。以是爲合于無爲。而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廢天乎。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爲天下所役。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而使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衆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故與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管見】蓄缺聰明。容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爲而求合於無爲。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爲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爲緒使。則役於事。爲物絀。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蓄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槩嘗聞道者也。可爲衆父。特不可爲衆父父耳。衆父父。則立之又立之謂也。

鷦居ハ居ニ常感無キナ
 リ、或ハ云フ、野處ス
 ルナリト、穀ハ初メテ
 生レタル鳥ナリ、自ラ
 食ヲ求ムル能ハズ、必
 プ母ニ仰ギテ食ス、之
 チ穀食ト云フ。
 鳥行ハ鳥ノ飛ブガ如ク
 ナルヲ云フ。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
 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
 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
 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入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鷦居而
 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
 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
 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華地名。封人守封疆人也。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鷦居則無意求
 安。穀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修德就閒。雖
 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閒也。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

物化。厭世上僂。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呂註】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壽富多男。雖人所欲。不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為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鶉居則不知所處。穀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覩也。神僂之說。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為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其心也。亦必全天而不墮。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僂。奚為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副墨】何謂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鶉無常居。穀仰母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如是耳。三患。即釋典所謂三災。木火風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但但乎耕而不顧。伯成子高。通變經云。老子從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三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也。但但低首而耕之狀。

落吾事ハ吾事ヲ妨ケ廢スルナリ。但但ハ首ヲ低レテ耕ス貌。

泰初ハ天地ノ初ベナ
 ヲ道ヲ無トシ無名ト
 スルハ老子ニ出ヅ、一
 ハ蓋シ渾然タル一氣ナ
 リ、泰初機ニ氣有リテ
 未ダ形ハレズ、然レド
 モ萬物皆無ニヨリテ生
 ズルハ其氣ヲ持ミテナ
 リ、物ノ之ヲ得テ生ズ
 ルト云フ點ヨリ之ヲ德
 ト云フ、氣未ダ形ハレ
 ザルモ陰陽二氣ニ分
 ルベキ勢有リ、唯勢有
 リテ未ダ分レザルニ
 ニ同際無シ、萬物此ノ
 二氣ニ分ルベクシテ
 抱合相和シテ一タル氣
 ナ受ケテ生ズ、之ヲ命
 ト云フ、氣流動シテ物
 生ジ、物成リテ生理テ
 内ニ含ムモノヲ形ト云
 フ、形體ガ内ニ神ヲ保
 持シ、形神各、其用ヲ爲ス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開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也故失之不求得之辭忽然而往倏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弃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夫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弃知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雷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反咸巾若愚若昏是謂立德同乎大順泰初易說云氣之始也

【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在其自然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修反德恆以不爲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爲則其懷中故爲有物也有物而

ナ性ト云フ、性ヲ修メ
テ成形成心ニ順ヘバ徳
ニ反ヘル、徳至レバ初
即チ無ニ同シク、自然
ト一致シテ虚大トナ
ル、其心ハ無心ニシテ
天地ト合シ、糴糴ト無
心ニシテ愚ナルチ玄徳
（玄妙ノ徳）ト云ヒ、自
然ニ順フトコロノ大順
ニ同ス。
爾或ハ流ニ作ル、或ハ
靜ト解ス。
合味噴ハ無心ニシテ官
フハ鳥ノ鳴クニ同ジト
ノ意ナリ、口表ニヨレ
ハ合味噴ト訓ムベシ。

容養之徳小矣。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其合緝緝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徳。徳玄而所順者大矣。【呂註】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徳。是爲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謂之命。命則無閒乎。未形之物也。至而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體保神而未嘗失。各有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他。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閒。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也。故性修反徳。則合乎一之未形。徳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得矣。同乃虚。其虚至於未始有物。虚乃大。其大至於不同。同之若是。則以無爲言之。而合喙鳴。喙鳴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喙鳴合與天地爲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緝緝非蘄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徳。則原於徳而成於天。同乎大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劉栗註】大初氣之始。故有無。大始形之始。故無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久安之意。無閒者。始卒若環。無端可指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徳若偷。且然之謂也。綿綿若存。無閒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畱。則不足以生物。畱而不動。足以生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畱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畱。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冥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徳。徳至則合乎道矣。【循本】設問太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之中一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耳。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徳。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但以其渾然無閒。而謂之命。及其畱者。不能不動。而生物。物各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修則復於徳矣。徳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乃虚。虚則無是非彼我。凡天下之以喙爭鳴者。皆合而爲一矣。喙鳴合則同乎天地矣。緝緝如綸之合也。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形容合之意。玄徳者。深妙之徳。大順者。

夫子ハ孔子ナリ。
 離堅白ハ公孫龍ハ白石
 ハ色ヨリ云ヘバ白、質
 ヲ云ヘバ堅、而シテ
 之ヲ石ト云フ、見レバ
 白ナ知リテ堅ヲ知ラ
 ズ、執レバ堅ヲ知リテ
 白ヲ知ラズ、堅白石ハ
 一カニカニカト云ヘル
 ナ云フ、縣寓ハ天ニ懸
 カルガ如ク明白ニ分別
 セント云フコトナリ。
 胥易ハ徒胥ノ事ヲ易ム
 ルヲ云ヒ、技係ハ技藝
 ナリテ身ヲ束縛スルヲ
 云フ、故ニ下ニ勞形悵
 心ト云フナリ、
 執畱ハ前篇ニ從ヒ執藜
 ニ作ルベシ、即チ藜ヲ
 捕ルフノ能アル狗ヲ云
 ク、成思ハ能ノ爲メニ
 人ニ業ヒ察カレテ自由
 ナ得ズシテ愁思ヲ成ス
 ナ云フ、獲狙之便云云
 ハ獲狙ハ敏捷ケルニヨ
 リ愛用トシテ人ニ捕
 ヘラレ山林ヨリ人里ニ
 來ルトナリ。

順其自然而不以己與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口義】合喙者
 不言也。鳴者言也。喙鳴合之合。又與上合字不同。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
 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緝緝猶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
 此乃玄妙之德。與大順同。大順。即太初自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
 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
 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畱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
 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
 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
 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
 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縣寓。司馬云。辨。明白。若縣。室在人
前也。畱。一本作狸。一云。執畱之狗。
【郭註】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斯矯其情性矣。縣寓。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
獲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
形無狀者竝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

有首有趾云云ハ人ノ形
子具ヘテ知ル無ク聞ク
無キ者ハ少カラズ、然
レドモ有形ノ身ト無
形ノ道ト冥合一致
シ、有形無形若存スル
者ハ世ニ無シ、死生窮
達チ心ニ介セズ、事ヲ
治ムルコトハ之チ人ニ
寓シ、此ニ心ヲ用ヒズ、
物ヲ忘レテ忘レ已チ
忘ルル者ハ之チ天ニ入
ルト云フ。

蔣ハ姓、閔勉ハ名、一
ニ云フ、蔣閔ハ姓、勉
ハ名ト。
魯君ハ蓋シ定公カ。
中ハあたるト訓ム。
蓋ハ此ニテハ陳述ノ義
ナリ、局局ハ大ニ笑フ
貌。

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主自用也。天物皆忘。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是之謂入於天。【碧虛】不可。然不然。節知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辯。若懸宇高空。使衆昭然也。以妄相易。以技相係。疲爾形體。驚慌心神。猶獵犬被繫。猿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有首有趾。形可親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與化冥。盡無者亦無。無盡也。其動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己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筆乘】若放猶言相似也。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若與聖人相似。可入之不可。然人之不然。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折堅白。如揭天宇。昭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爲聖人乎。汝所不能聞。聽之所不及也。汝所不能言。言之所不到也。夫無心無耳。無形無狀者。世知其無矣。今有首有趾。與無心無耳者。有形與無形無狀者。舉而盡無之。則汝之聽與言。將奚施乎。然吾所謂盡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人廢起亦廢起。而卒不得命之曰。有則能忘之故也。既忘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矣。如此謂之曰忘己。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己也。己而忘之。非天而何。謂之入於天。此非聖人不能也。後面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蔣閔勉 免。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 去。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

繼一ニ軌ニ作ル、憲法
 相同シ。
 處一ニ遠ニ作ル、自爲
 處云云或ハ自爲處レ危、
 其觀臺多。物將往ト訓
 危ハ高ナリ、宮室ヲ高
 クシテ人ニ示スガ如
 ク、權ヲ擣ゲテ人ニ誇示
 スル謀ナシ、人ノ之
 ニ歸スル者ハ多カラシ
 モ、帝王タラントハ
 違シトナリ、投迹ハ足
 チ舉ゲ難チ企ツルチ云
 フ。
 茫若ハ茫然トシテ悟ラ
 ザルナリ。
 風ハ俞樾曰ク讀ミテ凡
 ト爲スベシ、即チ大凡
 ノ義ナリ。
 論漢民心云云ハ民心ノ
 自ラ搖クニ因リテ法ヲ
 成シ、其ノ自ラ移ルニ
 因リテ教ヲ成シ、自然
 ニ俗ヲ易ヘ、其爲ス有
 シ、順化ノ志ヲ進メ、性
 ノ自然ニ順ヒテ、民自
 ラ其由ルトコロチ知ラ
 ス、此クノ如キ聖人ハ
 堯舜ノ教化チ、兄トシ
 尊ビ、己レノ溟洋（自
 然）ニ大同セル治チ以
 テ之ガ弟タランヤ聖人
 ハ民★德ニ同ジクシテ

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
 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勉
 覩覩然驚曰。勉也。茫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
 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
 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
 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洋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
 居矣。蔣一本作將。勉一本作免。輯爾雅曰和也。
 局局笑貌。覩覩驚懼貌。搖蕩猶鼓舞也。
 【郭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
 之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跋自多。以附之。充足投迹。不
 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因其自蕩而蕩
 之。則雖蕩而非動。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闕然無迹。復性自爲。而不知所由。皆
 云我自然矣。溟洋自貴之謂。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心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
 德不同也。【呂註】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爲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尙賢也。其
 爲臺觀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衆。夫大聖之治天下。搖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
 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爲。不知其

心常ニ靜ニシテ一ニ居
ランコトヲ欲ス。
獨志ハ獨化ノ志ヲ云
フ。

大人ハ老人ナリ。

印一ニ印ニ作ル、相通
ス。
數ハ香さく、往來ノ疾
キナリ、洗湯ハ湯ノ沸
クナリ。

所由然若然者德遺堯舜而不爲豈兄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滓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欲
同於德而心居心居則無爲而萬物化矣【詳道】必服恭儉非無爲也拔出公忠是尙賢也
帝王之德爲無爲則天下無疲茶之患不尙賢則天下無夸跋之爭如此則因其自搖而搖
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今也勉以
服恭儉拔公忠爲事則是闕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闕天之天而損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
亦遠乎夫藥餌以可悅而過者止利於暫而不可以常濕沫以不足而不相忘利於寡而不
該乎衆所以神人惡衆至而執太象天下往也若夫鼓螳螂之怒臂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
合而投迹豈非藥餌濕沫之論歟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餽漿驚其誠南郭子以知而
嚮之爲憂庚桑楚以社而稷之爲患要在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爲至也【方思善】
按溟滓乃言鴻蒙之世無爲之治卽雲將篇大同乎溟滓也其治在堯舜之上至堯舜之教
則有爲矣故云豈兄堯舜之教溟滓然弟之哉文奇而意亦闡諸家註乃有云自貴者有云
低頭甘心者有云無分別者似失之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
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反若骨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爲圃者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
數如沃湯其名爲槁泉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操ハ結構ナリ。
嘯ハまん、もんニ音ア
リ怒ル貌、一本撫ニ作
ル。

庶乎養ハ心ヲ忘レ身ヲ
養テ無心無我ニシテ方
メテ道ニ近カフントナ
リ。
乏ハ廢ナリ。卑賤ハ愧
懼ノ貌。
頊頊ハ自失ノ貌。
天下一人トハ孔子ヲ云
フ。

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
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
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
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
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
於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一作頊然
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為何者邪。夫子
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
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
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

託生云云ハ生チ人間ニ
託シ化民ト效ビ居リテ
自然ニ順ヒ、芒味深遠
ニシテ道徳純一渾全ナ
リ。

風波之民ハ波ノ風ニ隨
フガ如ク、心定ラズ徳
一ナラザル者チ云フ。
假修ハ至リ修ムルナ
リ。

明白入素云云ハ心智ノ
明白ハ本來ノ質素ニ會
シ無爲恬淡ニシテ淳朴
ニ復ヘリ、自然ノ性チ
體シ神ノ物ニ散セザラ
シメ、以テ世間ニ遊ブ
者ナラバ、混然トシテ
跡無ク、汝チ驚カスニ
至ラズ、彼ノ丈人ハ内
ヲ治ムルコトヲノミ知
リテ未ダ外ヲ治メズ未
ダ眞ノ渾然冥合ノ域ニ
入ラズ、何足以識之與
ハ眞ノ渾沌氏ノ術ハ識
ルベキ跡無キチ以テナ

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
 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
 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願以天下
 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
 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
 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
 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
 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老子。瞞。慙貌。於于。或作於吁。司馬云。誇誕貌。頊頊。自失貌。
 【郭註】夫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斯人欲修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不忘不墮。則無
 庶幾之道。一人謂孔子也。乏。廢也。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
 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此朱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
 貢之迷沒於此人。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修爲世事。故知其非真渾
 沌。徒知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爲異而偏

往來疾速。棹。桔。棹也。師謂

諄芒ハ或ハ云フ望之
 諄諄、察之芒芒、故曰
 諄芒ト、或ハ云フ、霧
 氣ナリト、苑風ハ或ハ
 小風ト解シ、或ハ扶搖
 ノ大風ト解ス。
 大壑ハ東海ナリ。
 橫目之民ハ保彘ノ屬即
 チ人ナリ、撓ハ動ナ
 リ、手撓ハ手ヲ動カシ
 指摩スルナリ。
 官施云云ハ、人各、其

有所治哉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者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
 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渾沌玄同孰能識之世俗所識者嘗識其迹耳
 【呂註】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機事機
 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黜形骸以蘄道
 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內不治其外也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所謂廢
 心而用形者是也彼聞子貢之言始忿然而後乃笑宜以機械爲累而不肯爲則不識不知
 乃所以爲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爲恐或者謂必無爲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
 矣故論真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閒而不爲累也矣【循本】數如洗湯言疾速如湯沸溢
 也純白者本然之質晡然目無精采貌於于語助如俗嘲儒之乎者也云獨弦哀歌以賣名
 聲言高其調以振響於天下也卑陬卑遜自處於陬隅也假修渾沌氏之術假託也託於修
 渾沌之術渾沌太極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專一而無二也治其內不治其外得乎己自忘乎
 物也是丈人者明白而歸諸素無爲而還之朴體性抱神以遊於世俗者也賜之學宜不及
 此固將驚之矣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皆不能識也其驚之也不亦宜乎借孔子之言以明
 渾沌之當全如此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
 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
 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

職ニ隨ヒテ任ニ當リ、
 才能ニ應ジテ之ヲ用
 ヒ、盡ク事ノ實情ヲ見
 テ其爲スベキトコロヲ
 行ヒ、行フトコロ言フ
 トコロ皆自ラ己レノ爲
 メニシ(即チ己レノ身
 チ先ニシ天下チ後ニス
 ルナリ)、天下自ラ化シ
 手チ動カシテ指麾スレ
 バ、天下ノ民皆至ル、
 之ヲ聖治ト云フト。
 招ハ世ト同義ナリ。
 上神乘光云云ハ上品
 神人ハ智ヲ用ヒテ物ヲ
 照スコト日月ノ光ノ如
 シ、然レドモ聰明ヲ用
 ヒズ故ニ照シテ而シテ
 心形俱ニ亡ブ、故ニ照
 曠ト云フ、命チ極メ情
 チ盡クシ、自然チ樂ミ、
 萬物我チ累ハスコト無
 ク、物皆其自然ニ復ヘ
 リテ、我ト一ト爲ル、
 故ニ之ヲ渾冥即チ渾沌
 ト云フ。

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
 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
 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其利之之爲悅。其給之之爲
 安。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
 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自從。此謂德
 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
 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行其所爲。因而任之。行言自爲。而天下化。使物爲之。則不化矣。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者。言其指揮願盼。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爲。故也。德人則無思無慮。率自然耳。無是非於胷中。而任之天下。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也。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乘光者。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闔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呂註】注不滿。酌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爲無意於橫目之民也。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尙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爲。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而民俱至。則以賞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爲德。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

門ハ姓無鬼ハ名、赤張ハ姓、滿稽ハ名、滿一ニ滿ニ作ル。均治ハ平治ナリ。脩ハ一説ニ理ムト訓ム。焦然ハ顔色憔悴ノ貌。此句ハ孝子父ノ病ヲ治メテ憔悴ノ色有ルハ功ニ伐コルモノトシテ聖人羞ツトノ義ナリ。標枝ハ樹ノ梢ニアル枝ナリ、其居ルコト高シト云ヘドモ、高キニ居ルニ意アルニアラス野鹿ハ自然ニシテ他有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ナリ。事而無傳ハ人各、其分内ノ事ヲ爲スノミニテ之ヲ告トシ人ニ傳ヘ、人ヲシテ已ニ傲ハシムルコト、無キナリ。

利共給之之爲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爲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僞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爲一。冥則照亦忘矣。【副墨】官施不失宜。無曠職也。拔舉不失能。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爲。人各紆其情實。無浮行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爲而已。無心爲人也。不藏是非美惡。言是非美惡。不存於胷中。卽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則照徹空曠。無復形拘。故謂之照曠。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羅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羊也。秃而施鬚荆。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

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鬣司馬云鬣也脩當作差進也
標枝言樹標之枝無心在上也

【郭註】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脩父其色焦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尙之也者自爲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仁義忠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也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呂註】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孰不以天下爲事而有不及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鬣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焦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固聖人之所差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爲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爲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間哉【碧虛】丹朱不肖有重華以代之般受殘惡有神武以戡之皆非恬然均治也黔首有病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而求醫亂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邪不尙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敗上如標枝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名之理有衰則義見焉有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誕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役使物情自然不以爲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爲特異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

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

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

世間ノ所謂不肖ハ必
然ナルモノカ、然ルニ
世間ノ人ノ善トスルト
コロニ同ズルモ、人之
ヲ詭譎ト云ハズ、然ラ

六親ヤ君ノ場合ニノミ
 詔諛ト云フハ、特ニ君
 父ナクアカ、面ノアタ
 リ詔人諛人ト云ヘバ怒
 ルモ、一生世ニ類ビ詔
 ヒテ、自ラ凡人ナルヲ
 知ラザルハ愚ノ至リナ
 リ。
 道諛ノ道ハ詔ノ字ノ音
 ノ變ノミ、當ニ詔トシ
 テ解スベシ、下ノ道亦
 同シ。

所レ適者猶可レ致ハ往ク
 トコロ猶ホ至ルベシノ
 義ナリ。
 俞樾曰ク新黨ハ所レ黨
 ノ誤ナルベシト。
 折揚云云ハ俗曲ハ人悅
 ビ笑ヒテ聞クト云フコ
 トニテ、俗論ノ衆人ニ
 容レララルルヲ云フ。
 二缶鍾ハ一説ニ一企題
 ニ作ルベシト云フ、即
 チ一タビ鍾ヲ舉グレバ
 到ルホ下ノ小地ヲ云フ
 上ノ天下ニ對スト。

之^レ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
 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
 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
 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
 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
 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
 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
 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
 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里耳。折揚皇荅。則嗑^啞。然而笑。是
 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
 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

誰其比憂之道音導。諛人本又作衆人。司馬云。凡人也。折揚皇琴。李云。古歌曲也。二缶鍾郭作垂鍾。甚鑿。還如字讀之。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道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道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為從俗者。恆不見罪坐也。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言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途。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噴曲。則同聲動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者。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言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强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循本】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諂諛也。隨和君親者。世俗必以為諂諛。而隨和世俗者。卻不以為諂諛。如此。則是敢諫君親。而不敢諫世俗。世俗反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人不肯受道諛之名。而所為乃終身道諛。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衆人之歸己。非道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矣。此下方說歸舜身上。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恭己正南面。故云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舜以此媚悅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斯人之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以下以行為喻。如三人同行。適東。有一人欲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子亦張滿稽自謂也。祈嚮欲向也。予雖自有所欲趨向。不可得已。以下又以樂為喻。缶鍾。瓦鍾也。如

厲之人ハ癩病人也、己
醜キ故ニ、子ノ己ニ似
ンコトヲ恐ルト云フコ
トニテ、以テ世人ハ物
ヲ逐ヒテ走リナガラ、
其醜ヲ知ラザルニ誤
ス。

斷ハ斷片ナリ、有間ハ
相去ルノ遠キヲ云フ。
機杼ハ斷片モ共ニ全木
ヲ割リテ生ジタルモノ
ニエ、自然ヲ害スルニ
於テハ一ナリ。

五臭云云ハ五臭ガ鼻ニ
入り、困悞ト刺激シテ
腦中ニ入ルトナリ、厲
疾ハ乖ヒ戻ルコト、即
チ口ノ味ヲ知ルコトガ
常チ失スルヲ云フ、趣
舍云云ハ儒墨ノ是非有
リ一チ主トスレバ他チ

秦王擊缶之缶。古樂不入衆耳。聞俗樂則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爲音。則人必喜。其新聲而爲其所惑。古樂不能行矣。況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趨向。其可得邪。重譬喻重言之。意覺痛切。舊解因所適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缶鍾爲垂踵。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因上文粘綴下來。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此皆論有虞氏而武王又不必言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

【郭註】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爲惡。其爲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爲而天下自化。【副墨】厲人生子。恐其似己。人莫不自知也。而大愚大惑之人。乃至終身不解不靈。則不如厲人矣。欲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

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

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閒

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

反。中。類。四

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

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

舍ツ、心亂レテ自然ノ性放ズルヲ云フ。難段ハ力ヲ用ヒル貌。

柴ハ塞クナリ。鹵ハ天雨ラントスレバ先ヅ知ル、故ニ其羽ヲ用ヒテ冠ヲ飾ル。

支ハ塞クツルナリ。院院ハ窮視ノ貌。

自然ニ背キ身ヲ苦メテ自得ト爲スベキヤ、若シ然ラバ鳥ノ籠ニアルモ得ナリ、世ノ是非ニ

惑ヒ聲色ヲ飾リ衣冠ヲ嚴ニシ身心ヲ外物ト世間トニ束縛サレテ、而

カモ自ラ得意ナル者モ亦自得ナリトセバ、罪人ノ繩ニ縛セラルヘ虎豹ノ檻ニ在ルモ亦自得ト云フベシ。

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

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摺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

於柴柵。外重纏繳。院院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

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爲得矣。

困悞。猶刻。

賊不通也。鷩鳥名。取其羽毛以飾冠。院院。李云窮視貌。交臂反縛也。
【呂註】穢尊青黃。以譬會史之修。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爲得。惡取會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爲得。則鳩鴉之在籠。亦可以爲得矣。天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自達者視之。在纏繳之中。院院然明矣。猶自以爲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爲得矣。【詳道】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厚而莫之遷。妄境在前。靈源日滑。以至忘不費之良貴。欲無窮之穢腐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嗇也。【口義】其斷在溝中。破爲穢尊之餘者也。榮辱不同。爲枯木耳。此與臧穀亡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悞。衝逆人也。中類。自鼻而通於類也。濁口。汗其口也。厲。爽。乖。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鳩鴉

在籠亦可以爲得矣。貶之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梗礙胥次。故曰柴其內。冠弁指紳。儒者之服。以禮強自拘束。故曰約其外。內則支塞充盈。如柴柵然。外爲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睨睨目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爲得。則罪囚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爲得矣。蓋極口以詆楊墨也。〔管見總論〕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者。凡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爲無欲。官治道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并稱焉。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剝心無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仙。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於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于後。亂自此始矣。故舉秦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于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已。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撲爲樽。滑心傷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因爲得者。若楊墨之苦殺難爲者也。至比之鳩鵲虎豹。則非惟薄之。而惡之亦甚矣。

莊子翼卷之四終

積ハ滯ルノ義ナリ。帝
 ト聖トハ甚ダシキ差別
 無シ
 明於天云云ハ天道ヲ明
 ラメ聖道ニ通シ帝道ヲ
 凝滯無ク明ラメタル人
 ハ其自家ノ行動ハ際
 立テタルトコロ無クシ
 テ静ナリ其静ナルハ
 静ナリ善シトシテ故意ニ
 静ナルニアラズ外物
 其心ヲ亂スモノ無キガ
 故静ナルナリ水静ナ
 ル時ハ物ノ微チ照ラシ
 平準ニ中リ大匠ハ建築
 ニ水準ヲ定ムル時ニ之
 ナ水準トス水ノ静ナ
 ルスラ猶ホ此ク明カナ
 リ況ヤ聖人ノ心ノ静
 ナルニ於テハ天地萬物
 ノ鑑トナル故ニ虚無
 恬淡ヲ以テ道徳ノ至極
 ト爲シ帝王聖人ハ休
 即無心無欲ヲ貴ア無
 心無欲ナルガ故ニ心虚

莊子翼卷之五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
 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
 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
 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饒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
 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
 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虚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
 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虚。虚則實。實者倫矣。虚則
 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

ナリ。虚ナルガ故ニ能
ク事物ノ實ヲ得、實ヲ
得ルガ故ニ事物皆其自
然ノ理ニ合ス、虚ナル
ガ故ニ静、静ハ動ノ本
ナルニヨリ能ク動キ、
動ケバ則自然ノ事理ヲ
得、静ナルガ故ニ帝王
自ラ爲サザルガ故ニ下
ノ事ニ任ズル者自ラ努
メ責任ヲ負フテ事ニ當
ル、無爲ナル時ハ心從
容自得(散逸)シ、愛患
入ラズシテ能ク天壽ヲ
全ケス、恬淡無爲ハ君
タルニ宜シク臣タルニ
宜シク、何人モ皆之ヲ
服膺スベシ。
六通四辟ハ上下四方障
碍スルトコロ無キヲ云
フ。
准古本準ニ作ル。

伊望又伊呂ハ伊尹ト太
公望呂尚トノ二人ヲ云
フナリ。

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虚靜恬淡、寂寞無
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
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立聖素王
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
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註】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善之
乃靜、則有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鏡心、斯自得也。水靜猶明、而況聖人之心靜乎。蓋有其具、
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不洞明。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者、凡不平不至、生於有爲也。休則未嘗
動、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矣。任事者責言、夫無爲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
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俞俞、從容自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爲中來。明此以
南面北面、以此而處上處下、皆無爲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
貴也。以此退居閒遊、則巢許之流、進爲撫世、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
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無事
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
而自得矣。自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爲而成哉。是故彌無爲而彌尊也。【呂註】天
地運轉無窮、而未始有物、故萬物成而非雕而刻之也。帝道一日萬幾、而未始有物、故天下
歸、非悅而求之也。聖道無乎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通於聖、知

其皆運而無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中。也。雖吾之自為。猶將昧乎。無不靜者。以為而未嘗為。故也。況人各為其為。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靜為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則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孰能鏡之。明乎此。則于其竝作也。乃所以觀其復。于其芸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極。而藏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靜。獨鬚眉平中準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虛則無所於逆。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于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氣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為也。天地之平。則無有高下。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蓋應萬幾之變。供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神應於事。為之衆矣。其能虛乎。虛者。剝其心。則韜乎其事。而其富至于有萬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動而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而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以鏡心。而無為。無為則任事者責。而我不勞矣。俞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淡寂寞。亦若是而已。所從言之異耳。萬物職職。皆從無為。積乃其所以為本也。古之聖人。或南面而為堯。或北面而為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或以立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閑遊。或進為撫世。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也。【筆乘】無所積。無留滯也。帝道。即帝王天子之德。聖道。即立聖素王之道。與未相應。舊註以三皇五帝分屬者。非是。六通四辟。辟。與闢同。言六合四方皆洞達也。昧然。聰明盡泯也。平中準。大匠取法者。如周禮匠人水地以縣是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天地將准焉。故曰天地之平。俞俞。即愉愉。處猶入也。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故曰萬物之本。此又推本言之。欲人知安身立命于此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

天地ハ無爲ナリ以テ徳ト爲ス、之ヲ明ラムル者ニハ宗本ヲ明ラムル者ニテ天ト和シ自然ト一ナルモノナリ、無心以テ萬物ニ應ジ人ト和スル所以ナリ、人樂天樂其致一ナリ、天樂適スレバ人樂足リ人樂適スレバ天樂足ルヲ以テナリ、自然ハ我師ナリ、物ヲ敗リ物ヲ成スモ仁展ト稱スベカラズ、萬古常ニ存スルモ時ト爲サズ、萬物ヲ形成シテ巧ト爲サズ、一ニ自然ニシテ然レバナリ、天樂ヲ知ル者ハ心自然ト合ス、故ニ生死動靜皆自然ナリ、是ヲ以テ天怨マズ人非ラズ物累ハサズ鬼責メズ、能ク養生ヲ養ヒ聖品ヲ畜フ。

整ハ碎クナリ。郭註ニコレハ難ハると訓ムベシ。

明白^{ニスル}於天地之徳者。此之謂^フ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ス天下。與人和者。謂^フ之人樂。與天和者。謂^フ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クダケトモ齋}萬物而不爲^レ戾。澤及^{ヘトモ}萬世而不爲^レ仁。長於上古而不爲^レ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レ巧。此之謂^フ天樂。故曰。知^ル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徳。動而與陽同波。故知^ル天樂者。無^ク天怨。無^ク人非。無^ク物累。無^ク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ス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テ虛靜推^シ於天地。通^ス於萬物。此之謂^フ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テ畜^フ天下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爲物所尊奉。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與天和者。天地以無爲爲徳。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整。自整耳。非吾師之暴戾。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爲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爲物所尊奉。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與天和者。天地以無爲爲徳。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整。自整耳。非吾師之暴戾。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爲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

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呂註】靜而聖，言內動而王，言外無爲也。而尊則臣，天下者無事于才知樸素而莫與爭美，則服天下者無事于文采，凡以明白于天地之德而已。故處上處下，進爲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太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爲而與天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過師于此而已。整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以至彫琢衆形而不爲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樂非外至。故曰天樂也。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祟，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所以爲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管子】道之在人，靜則爲聖，動則爲王，皆以無爲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爲？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爲，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卽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于和，其名雖殊，所以爲樂則一。整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忘善惡也。至于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師此而已。生爲天行，自然運動，死爲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卽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爲，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則鬼不祟，無物累，則魂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爲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焉之理推于天地，通于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

影ハ籠落ノ表ナリ。
 天地ノ道ナリ。無爲者自
 然ノ道ナリ。帝王之ヲ
 以テ宗本ト爲ス。故ニ
 無爲ヲ以テ天下ニ臨ム
 無爲ナレバ人物自然ニ
 化ス。故ニ天下ヲ治メ
 テ餘有リ。有無ナレバ
 則チ用ヒテ不足ヲ感
 ズ。萬物ヲ治メントシ
 テ治ムルコト能ハザレ
 バナリ。故ニ天下ニ君
 メルノ道ハ君ハ無爲ニ
 シチ臣ハ有爲ナルニア
 リ。君臣與ニ無爲ナレ
 バ臣道無ク、君臣與ニ
 有爲ナレバ君道無シ、
 必ズチ君ハ無爲、臣ハ
 有爲ニシテ始メテ君臣
 ノ分立チ天下ノ治成ル

則用_テ天下_ヲ而有_リ餘_リ。有_レ爲_ス也。則爲_テ天下_ヲ用_テ而不足_ラ。故古_ノ人貴_ム
 夫_レ無_レ爲_ス也。上無_レ爲_ス也。下亦無_レ爲_ス也。是下與_テ上同_ス德_ナ。下與_テ上同_ス
 德_ナ。則不_レ臣_ナ。下有_レ爲_ス也。上亦有_レ爲_ス也。是上與_テ下同_ス道_ナ。上與_テ下同_ス
 道_ナ。則不_レ主_ナ。上必無_レ爲_ス也。而用_テ天下_ヲ。下必有_レ爲_ス也。爲_テ天下_ヲ用_テ。此不_レ易_シ
 之道也。故古_ノ之王_ニ天下_ヲ者。知雖落_テ天地_ヲ。不_レ自慮_ラ也。辯雖彫_テ萬_物
 物_ヲ。不_レ自說_カ也。能雖窮_テ海內_ヲ。不_レ自爲_ス也。天不_レ産_セ也。而萬物化_シ。地不_レ
 長_セ也。而萬物育_シ。帝王無_レ爲_ス也。而天下功_{アリ}。故曰。莫_シ神_{ナルハ}於_テ天_ヲ。莫_シ富_{ムルハ}於_テ地_ヲ。
 莫_シ大_{ナルハ}於_テ帝王_ヲ。故曰。帝王之德配_ス天地_ニ。此乘_ス天地_ニ。馳_ス萬物_ヲ。而用_ス
 人羣_ヲ之道也。

【郭註】用_テ天下_ヲ而有_レ餘_リ。閑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_テ爲_ス物用_テ。故可得_テ而臣_ス也。及其爲_テ臣_ス亦有_レ餘_リ
 也。夫工人無_レ爲_ス於_テ刻_ス木_ヲ而有_レ爲_ス於_テ用_テ斧_ヲ。主上無_レ爲_ス於_テ親_ス事_ヲ而有_レ爲_ス於_テ用_テ臣_ヲ。臣能親_ス事_ヲ。主能用_テ
 臣_ヲ。斧能刻_ス木_ヲ。工能用_テ斧_ヲ。各當_テ其能_ヲ。則天理自然_ニ。非_レ有_レ爲_ス也。若乃主代_テ臣_ヲ事_ヲ。則非_レ主_ナ矣。臣乘_テ主_ヲ
 用_テ。則非_レ臣_ナ矣。故各司_テ其任_ヲ。則上下咸得_テ而無_レ爲_ス之理_ニ至_ス矣。夫用_テ天下_ヲ者。亦有_レ爲_ス耳。然自得_テ此

故二古ノ聖人ハ己レノ
知能ヲ用ヒズシテ、
人ノ知能ヲ用ヒテ功
ヲ成ク。此ク自然無爲
ニシテ大功有ルニヨリ
徳天地ニ配スト云フナ
リ。
管蘇ハ息陶ニ同シ。
堯舜ノ時ノ司法大臣ナ
リ。
后稷ハ周ノ祖堯舜ノ時
民ニ稼穡ヲ教ヘタリ。

一萬二千五百人ヲ軍ト
ナス、古制大國ハ三軍、
五兵ハ弓、矢、矛、戈、
戟五種ノ兵器。
五刑ハ劓、墨、剕、宮、
大辟、五種ノ刑五刑之
辟ノ時ハ法ノ義ナリ。
比詳比較詳審ナリ。
刑名ハ形名ノコトニ
テ、言論ト實效トノ合
否ヲ驗スルチ云フ。

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爲天下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爲。誰有爲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臣人之所司。使管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夫主之無爲。則用下之無爲。則自用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爲也。【呂註】無爲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爲之用。故有爲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爲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爲而已。故上無爲。而下亦無爲。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人無爲。而尊者天道有爲。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爲。上亦有爲。而與下同。則言道。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慮。而天下爲之虛辯。不自說。而天下爲之說。能不自爲。而天下爲之爲。天不產而萬物化。非我產之也。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育之也。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非我爲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爲也者。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

諸區有狀ハ萌兆區分
シテ各形狀有ルヲ云
フ
君ハ治ノ本、要子綜ベ
臣ハ末詳ヲ執ルハ君無
爲ニシテ臣有爲ナル所
以ナリ、軍兵刑罰等凡
テ總教治樂禮ノ末節ハ
皆其本要アリ、即子精
神心術是レナリ、天地
四時化育ニモ尊卑先後
盛衰ノ順序有リ、人道
ニモ先後唱從有リ、事
ニ隨ヒ尚ブトコロ異ナ
リ、是レ人道ニテ又ヤ
ガテ天道ノ自然ニ合
ス、故ニ道ヲ語ル者ハ
此先後尊卑ノ序ヲ知ラ
ザルベカラズ。

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
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
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
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
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註】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其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
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
所不能無也。大道之序。言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爲其有序也。【呂註】知五末者。須精
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向所謂虛無恬淡。寂寞無爲者。又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
之道也。養其本。則末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
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
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
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豈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之先後爲出於天地之理也。即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尚而不可亂。皆
大道之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口義】自此以下。又說有爲。蓋以無爲爲本。

論語陽貨篇子曰、禮下
云、禮下云、玉帛、玉帛、
云、平乎哉、樂、樂、云、
樂、云、平乎哉、樂、樂、
論語八佾篇林放曰、禮、
木、問、禮、孔子之、
答、禮、與、其、易、也、寧、
論、禮、與、其、易、也、寧、
論、禮、與、其、易、也、寧、

分守ハ人各、其分ヲ守
リテ相侵サザルナリ、
形名トハ言論ト實效ヲ
比較考査スルナリ、因
任トハ各人水具ノ諸ニ
因リテ事ニ任ズルナ

以有爲爲末、要在主。君無爲也。詳在臣。臣有爲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戈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意、哀之末也。卽、與其易也。寧、戚意、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所以先者、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而已。以此觀之。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當先者、後者、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也。化作、化生也。詩言薇亦作止。是也。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爲先也。齒爵尊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新傳】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則臣道當無爲矣。此又言末在于下。詳在于臣者。前言其心。此言其分也。夫有本必有末。末亦豈能離本哉。本則無爲之理耳。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莊子此篇、深明自然之理。所謂知于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謂知于人而已。荀子譏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周豈爲不知于人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原省ハ其言論ニ本
レキ世實效ヲ察スルナ
リ。

知謀不用云云ハ自己ノ
知慮ヲ用ヒズンテ事物
ノ自然ニ順フチ云フ。

五變九變ハ上文先明天
道徳次之云云ノ次第
ヲ數フレバ分明ナリ。

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チカウチ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迂。可馬云。横也。

【郭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理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形名已明而無所復改。故因任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故原省次。

無告子郭注ハ告ク教フ
ルニ堪エザル頑愚ノ民
ト解セリ、宜シク孟子

之各以得性爲是。失性爲非。故是非次之。至于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末極於斯。履位者。言各當其才也。襲情者。言各行其所能之情也。必分其能者。無相易業也。必由其名者。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爲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寄此事於羣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呂註】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真道真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形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真。賞罰當于理。恐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僞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爲太平。而比隆于唐虞也。驟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爲本始歟。倒則不正。以末爲本。逆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新傳】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可乎。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補註】因任。卽在宥篤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愚不肖襲情。疏云。襲。用也。賢愚咸用本情。終不舍己。效人。矜誇炫物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

ノ無告ノ例ニ從ヒ下ニ在リ窮厄ニ處リテ上ニ告ケル由無キ者ト解スベシ、數ハ無窮ニ做ルト解ス、諸説ハ侮ルト解ス。

苦ニ死者ハ死者アレバ輒チ悲苦シテ之ヲ慰ムルヲ云フ。膠擾擾ハ亂ル貌、天合ハ自然ト合スルコト、人合ハ人ト合スルコトナリ。天地而已矣ハ自然ニシテ爲スコト無キノミトノ義ナリ。

書ハ己ノ著書ヲ云フ。

十二經ハ何物ナルカ詳ナラズ、或ハ六經ヲ倍ニシテ云フナルベシ。

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郭註】無告者。所謂頑民不廢者。恒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曰出寧。日月雲雨。四時晝夜。皆不爲而自然也。膠膠擾擾。則自嫌有事。【呂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爲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赦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所言。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寓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爲在于此。與黃帝不異也。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泰謾願聞。

中其說ハ説ノ中途ニテ
言ヲ述ルナリ。

又將奚爲矣ハ又何ゾ疑
フコトヲ爲サント云フ
義ナリ。

物一作勿。

愷ハ樂ムナリ、物愷ハ
物ノ安樂ヲ願フヲ云
フ。

後言ハ後ニ發スル言ナ
リ、後發ノ言ハ浮厲ニ
近シ、道ノ眞ヲ得ズ、

故ニ歎シテ意ト云フ、

莊子此ニ怨愛ヲ以テ仁
ト爲ス、孔子ノ意ヲ得
ズト雖モ、當時ノ儒者

或ハ此ノ如キ説ヲ爲シ
タルモアラシ、無私形

乃私トハ有テ無ニシテ無
私ナリ、道ノ無意ニシ

テ無私ナルニ同シカラ
ズ、故ニ反ヘリテ私ナ

リトナリ。

偏偏ハ勸メミカムル

也、亡子ハ逃亡シタル

人ナリ。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勿、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居謂
徵藏司馬
云藏名也

十二經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也。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意、不平聲、牧、養也。

【郭註】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己自足、不待於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呂註】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于此。孔子以人道效天下、藏其妙用而未之嘗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子絕學、反樸而

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攘棄宜其以為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非特成己又所以成物。義非特立物又所以立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真人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愷非外鑠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者也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故以為迂也凡往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謂物之自然也德則無為道法自然又何必傷傷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詳道】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託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物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此言十二經者繙六經為十二也【方思善】中其說者語方及半而老子遮止之也幾乎後言言近似落後的說話兼愛者有心于愛去道已遠故謂之迂也擊鼓而求亡子者亡子逃亡之人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猶之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亂也

足ニ創傷ヲ生ズルナリ、
一本葉妹ノ下ニ之者ニ
字アリ、釋文ニ妹ハ末
ナリ、末學ノ徒ハ須ラ
カ悲モテ誘フベキニ、
之ヲ棄テテ願ミズトノ
義ナリト解セリ、或ハ
妹ヲ味ト解ス。
生熟ハ釋文ニ生ハ輪ナ
リトノ說ヲ擧ゲ、即チ
生熟共ニ食物ノ義ト
ス。一說ニ生ハ粟帛、
熟ハ飲食ナリト。不盡
於前トハ狼藉ナリ。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趺反古顯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欲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日

吾自以爲脫ハ自ラ巧
 知神聖ヲ過キ去リ其上
 ニ出ヅト爲スナクフ。
 弗受云云ハ吾ニ其實
 有リテ人之ニ名ヲ與フ
 ルニ、吾之ヲ受ケザル
 トキハ爾不テ爾ヲ受
 ク、故二人吾ヲ馬牛ト
 呼ベバ吾之ヲ受ケテ遂
 ハズ、故二日士成綺ノ
 罵言ヲ受ケテ答ヘザリ
 シナリ。
 吾服也恆服云云ハ服ハ
 行ヒナリ、毀譽ヲ心ニ
 介セズ、故ニ其行ヒ常
 ニ一、而シテ敢テ自ラ
 一ニセントシテ意ヲ以
 テ爲スニアラズ、自然
 ニシテ然ルノミト云フ
 ナリ。
 蓬影ハ老子ノ影ヲ避ケ
 テ其後ニ隨フナリ、履
 行ハ一步ハ一步ヲ隨ム
 ト云フヤウニ行クニ漸
 ク遂ム貌、而容、而目
 等ノ而ハ皆汝ナリ、崖
 然崖ハ岸ニシテ自適セ
 ザル也、衝然ハ衝動シ
 テ定マラザルナリ、類
 然ハ笑ノ外ニ發露スル
 ナリ、爾然ハ言辭雄猛
 ナルナリ、義然ハ峨然
 タルナリ、動而持ハ心
 動キテ事毎ニ持スル
 ナリ、發也機ハ心ト事

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
 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
 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
 衝然而顰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
 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竟
 境。有人焉。其名爲竊。百舍司馬云。百日止宿也。既
 抵也。餘蔬讀曰。精。精粒也。
 【郭註】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惜物。棄妹不仁。言其無近思。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常有餘也。
 積斂無崖。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士成綺復見。自怪譏刺之心。所以壞也。脫過
 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
 所以再受其殃也。服者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爲爲之。則不能恆服
 矣。崖然。進趨不安之貌。衝。出也。類然。高露發美之貌。闕然。恍惚之貌。義然。踉跄自持之貌。似
 繫馬而止者。志在奔馳也。動而持者。不自舒放也。發也。機趨舍速也。察而審。明是非也。泰者。
 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脩身之
 道也。邊境有人。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呂註】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賑季女之飢。而棄妹則
 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斂無崖。則不義。老子絕學反朴。示人以真。而士
 成綺求之於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却也。知巧神聖。自以爲脫焉。則絕學

ニ觸レテ發スルノ速カ
ナルナリ、察而審ハ所
謂是非ヲ明カニセシト
スルナリ、知巧云云ハ
己ノ知ヲ用ヒ巧ヲ用
ヒテ見ルコト多(秦)
ク、心深クナル能ハザ
ルナリ、凡以爲不信ハ
凡ソ爲ストコロ皆自然
ニアラズ、故ニ之ヲ不
信ト爲スナリ、逃寬ハ
遠方ノコトニテ此コト
テハ至人ノ道ヲ知ラズ
僻地ト云フコトナリ、
竊ハ賊ナリ、己レチ揚
ゲ物ヲ賊ハントスルユ
エ、爾カ名ヅク。
動而持云云無跡ハ動而
持レ發也、機察而審ト謂
メリ。
機者かう、虎ノ怒リテ
聲ヲ發スルナリ。
跽段ハ驚恐ナリ。

夫子ハ老ナリ。

反朴未始有物也。而子以某事爲不仁。某事爲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開兌濟事而受之。終身不救。自遺其殃者也。吾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非以服有服。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士成綺知而不
足。以得至人之心者。以其在己者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目衝然。則逐物於外。類
類然。則若太朴。口闕然。則其言欲出。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朋。而其心則若繫馬而止也。動
而持。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襲明。知巧而覩於泰。非素樸。守約者也。凡
此所爲。皆以爲不信而已。邊境非遊於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筆乘】棄妹。舊解爲
末學。甚鑿。意者妹氏棄蔬于鼠壤。老子主於儉嗇。故責其暴殄而疏棄之。生熟不盡於前。而
積斂無崖。卽儉嗇之驗也。夫巧知神聖。尙存於胷中。則必有不合者矣。今解而脫之。則呼以
仁。也可。呼以不仁。也可。卽呼以馬牛。亦無不可。何者。知仁不仁。皆非其實也。苟見其實。而不
受。則始已有不仁之殃。而今再受之。徒增罪戾耳。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常如
此。非有心以暇之也。故曰吾服也恆服。非以服有服。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步
而前也。崖。崖異也。衝突。目而視也。類。類中央。廣而兩頭銳也。闕。口舌之貌。義。嚴毅之貌。以嗜
修。自標異者。其狀如此。動而持。發也。言馬雖繫。而意常奔馳。如彼之動。而將發。強持之也。機
察而審。其機括能伺察。而詳審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持其知巧。而驕泰可觀也。夫機警之人。
竅鑿日深。而渾沌已死。故曰不信。言非安于性命之情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
伺隙乘便。以自爲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己掩物。是亦盜竊而
已。如孟子所謂穿窬之類。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
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

道ハ大ニシテ極マリ無シ(於大不終)細ニシテ餘ス無シ(於小不遺)萬物皆其内ニアリ、廣ハ大ナリ、淵ハ深ナリ、形體仁義ハ道ヨリ出テ未アリ、之ニ拘泥スレバ是非紛紛トシテ人心外ニ馳ス、至人能ク本ヲ執リテ未ヲ定ム、至人ノ世ニ於ケルヤ亦大ナリ、而シテ世ヲ以テ其心ヲ累ハサズ、天下奮起シテ爲スアラントスルニ、至人之下與ニ馳逐セズ、靜ニシテ自ラ守ル(操ハ柄ナリ事ヲ制スル所以ナリ)、無假即チ眞ニ任シテ利ノ爲メニ還ラズ、物ノ眞ヲ極メ本ヲ守リ天地萬物ヲ治ムルニ心無ク、故ニ其神未ダ困マズ、道徳ニ冥合シテ虚無清靜、仁義ヲ退ケ禮樂ヲ擯ケ其心無爲ニ定マル。

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楨^丙而
 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
 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
 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郭註】夫至人有世。故不患其大。不與之偕者。靜而順之。不與利遷者。任真而直往也。退仁
 義者。進道德也。賓禮樂者。以情性爲主也。至人之心定矣。定於無爲也。【呂註】於大不終。則
 天地未離乎内。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其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淵不可
 測。此道之所以爲神也。則流而爲形。失而爲德。廢而爲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有世不足爲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楨。不與之偕。忘天下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能棄世。
 故守其本。凡神之所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塞。於德不雜。退仁義而不留。賓禮樂而
 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詳道】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終。於小不遺。
 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
 忘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内忘内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
 禮樂。内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
 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

實子郭注ハ主實ノ實ト
解セリ直チニ損ノ假
借ト解スルヲ可トス
意有所隨云云ハ意ハ道
ヨリ來ル道ハ言ヲ以
テ傳フベカラズトナ
リ
世雖貴之哉ノ故ハ一ニ
我ニ作ル
彼之情ハ道ノ實ナリ
輪ハ車輪ナリ

燒一ニ柏ニ作ル燒ハ
蒸爛ノ食ナリ又酒糟
ノ類セルモノナリ糟
燒チ食フモ酒ノ味ヲ知
ルト爲サザルナリ
啜臣之子ハ自分ノ子ニ
理解セシムルナリ
不可傳ハ道ニ付キ古人
ノ自ラ悟リシトコロナ
リ
此節ハ道ノ眞チ之ヲ言
外ニ求ムベク書言ニ
求ムベカラザルヲ云
フ

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去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閒。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

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桓公齊桓公也。輪扁斲輪。人名。扁。糟爛爲魄。一作粕。甘緩也。苦。

急也。

【郭註】貴非其貴者，言其貴恆在言意之表也。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此絕學去知之意也。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呂註】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閒也。夫劉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爲物，其傳之難於劉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虛言也。【詳道】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意不可傳之於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祠祀畢，芻狗捐，醇精消，糟粕棄者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所以因徐馮而起焚書之舞也。【管見總論】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道聖道，玄望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爲主，無爲爲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敘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交通，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道者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己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脩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尙無爲，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明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爲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繙經以說，成綺問脩身，而其容崖然。

是皆狗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爲道之末。禮樂爲道之賓。能天能人。極其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足爲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魄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徇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魄爲哉。

天運第十四

主張ハ主宰トナリテ施張スルナリ。

俞樾曰ク、隆ハ降ト通ス、降施ハ上ノ雷雨ヲ水ケテ曰フト。披拂ハ扇動ナリ。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有上。一作在上。循本有作又。彷徨。司馬本作旁皇。颺風也。巫咸。殷相。詔名。六極。司馬云。四方上下也。五常。五行也。九洛。九州聚落也。

【郭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止。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孰主張綱維是。皆自爾也。無

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自爾故不可知也。雲雨二者俱不能相爲。亦各自爾。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也。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但當順之。順則治。逆則凶者。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治戒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順其自爾故也。【呂註】天運地處。吾不分其真運真處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真爭所也。求其主張網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可得。水之升而爲雲。雲之解而爲雨。求其隆施與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起西東。彷徨無定。求其噓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爲神者也。知神之所爲。則主張網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卽五福。享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之則逆而凶。九洛卽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戴之。此所以爲上皇。上皇則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噓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荒之世哉。【詳道】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於地。而本於天。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載也。其照臨也。其散潤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夫野馬颺蕩而不動。旋風偃嶽而常靜。江河兢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詰其主張網維。孰知所謂若有真宰者耶。【循本】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有機絨者。如有以係屬之。不能自止者。無以係屬之。風起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徨。言起于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

親愛ヲ以テ孝ト爲スハ
孝ニ及バザルノ言ナ
リ、至仁ハ孝ニ過ギタ
ルモノナリ、故ニ親ト
相去ルコト遠クシテ無
親トナル。

德濱幾舜云云ハ至仁ハ
其德幾舜ニ過ギテ而カ
モ無爲ナリ、利澤ハ萬
世ニ及ビテ人知ラズ、
豈ニ嗟歎誇稱シテ仁義
ヲ云ハンヤ、從其德ハ
自然ヨリ受ケタル德ヲ
勞シテ強メテ爲スチ云
フ、道不滯ハ實ヲ取リ
眞ヲ養フニヨリ道徳淳
厚ナルチ云フ。
呂注ニ從ヘバ至貴ハ國
爵ヲ非テ云ト訓スベ
シ。
呂注ニ從ヘバ不滯ト
訓ムベシ。

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
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
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
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
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
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音屏。呂如字。言兼并之也。
【郭註】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腑臟居內，皮
毛處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
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
忘孝之地，然後至矣。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山
在乎此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

太宰官名，蕩字也。一本蕩作盈。郢，楚都也。冥，司馬云：北海山名。并，郭

北門成ハ黃帝ノ臣、北門ハ姓、成ハ名。
 藩藩ハ平易、默默ハ無知ナリ。
 殆其然哉ハ自然ニ近キカノ意。
 夫至樂者云云、樂ハ本ト人事ニ關スルモノナシテ始メテ至樂ノ域ニ入ル然シテ後ニ樂ノ效

而愈非至理也。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爲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爲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天下莫知泯然常適也。太息而言仁孝者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而取實故也。【呂註】世俗皆以愛爲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爲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與道合體而無爲豈容心於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親也。謂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此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冥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敬者禮也。愛者情也。忘親道也。忘親忘之在己者也。使親忘我忘之在人者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住而相忘也。爲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爲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體而無爲也。豈直太息而謂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弟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豈足多哉。故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則操天下之貴富而制其爵與財者也。至願名譽并焉。修其可願而至于至仁則孝弟八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并於其間矣。道不渝言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

四時萬物ニ及テ、盛衰
文武清濁陰陽ハ樂ノ節
奏強弱陰陽アルチ云
テ、流光其聲ハ樂聲ノ
流轉ニシテ音聲アルチ
云フ、蟄蟲云云ノ句ハ
陽聲ノ始メテ作ルチ形
容シ、其本無尾云云ハ
樂ノ變化ニ富ミ終ハリ
テ復タ始マルチ云フ、
以上ハ始聞之懼チ説明
ス。

揮綽ハ動キテ寛ナルナ
リ。

塗郤守神云云ハ聰明チ
塞キ神チ守リ物ノ自然
ニ順ヒ驚動キテ寛ニ、
鬼神其處チ得日月星辰
ノ往來自然ニ因リ、止
マルガ如クニシテ又止
テ物無ク、得テ捕捉ス
ベカラズ、自ラ其身チ

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
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
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
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
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
在阬滿阬。塗郤隙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
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
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

忘レテ空虛ナルガ如ク、委蛇放弛ナルニ至ル、故ニ之ヲ聞キテ忘ルナリ。
林樂ハ五音叢ルナリ。而シテ聲ノ從リテ生ズルトコロヲ辨セズ、故ニ無形ト云フ。布揮ハ聲振フテ揚ガルナリ。而シテ之ヲ曳ク者無シ、故ニ不曳ト云フ。無意ノ聲ハ已マザル聲ナリ、自然ノ命ハ自然ノ道ナリ、衆音叢生シテ形ヲ見ルベカラズ衆聲振揚シテ聞クベカラズ、變動方無ク窮冥完ムベカラズ、死生實榮變化行止定マラズ、世ノ常ノ聲ニアラズ、世疑フテ聖人ニ問フ、聖人ハ自然ヨリ受ケタル情、命ヲ自然ノ儘ニ保チ、五官備ハリテ其作用ヲ爲ス所以ノ機ハ張ラズ、即チ見聞動作一ニ自然ニ出テテ自ラ知ラズ、樂此クノ如クナレバ天地六合ニ滿チ而カモ之ヲ聽カント欲シテ其端ヲ得ベカラズ、是レ感フ所以ナリ。
羨一ニ羨ニ作ル、有羨氏ハ神農ナリ。

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標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崇故敬。敬故忠。忠故信。信故義。義故禮。禮故樂。樂故通。通故和。和故順。順故德。德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郭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無首無尾。運轉無極。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所謂用天之道也。齊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院。至樂周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爲量。大制不割也。其聲揮綽。所謂闡諧也。各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常在極上。住也。流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遂之不及。故闡然恣使化去。儼然立

於四虛者弘敞無邊之謂。吟於槁梧無所復爲也。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意既怠矣。乃復無意。此其至也。命之所有者非爲也。皆自然耳。混然無係。隨叢而生。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不曳。自布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寧極也。死生實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也。達情遂命。言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姦氏之頌。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聽。故崇耳。未大和也。次之以怠。怠故遁。迹稍滅矣。惑故愚。愚故道。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呂註】樂卽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奏之雖人。以天理而美樂出虛也。行以禮義。由太清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未嘗戾。其聲流光於天地之間。然不感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儼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它。我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短長不常。滿谷滿坑。塗郤守神。以物爲量。乃其所以爲聲也。揮綽則不制於宇宙。高明則所以爲天。鬼神守幽。日星行紀。止之有窮。流之無止。唯所示而已。欲慮之而不知。遂之不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意。此無它。我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意。調以自然。混逐叢生。萬物芸芸也。林樂無形。各歸其根也。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也。死生實榮。散徙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之於起居造次之間。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他。達於情。遂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天機而已。此所以爲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舉有姦氏之頌。咸池之妙。若此。汝欲聽之。宜其無接。而吾之聰不用。故惑也。此無他。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故崇。次怠。故遁。卒惑。故愚。身之所以不能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其去知而愚。所以載道而與之俱也。【循本】蕩蕩神不定。默默口不能言。不自得心不自安也。四時萬物言合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濁陰陽言其閒節奏。流光其聲者。言其聲流順而光瑩也。添此一句。協上韻。此卽從之純如也。螿蟲。

論語八佾篇三子語魯
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
始作焉如也從之
純如也敬如也釋如
也以威下

論語子罕篇三顏淵孔子
之道未由也已下云へ

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而終如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當連作一串讀一死一生一債一起相為循環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不可以等待一死則一生繼之一債則一起繼之更無停留何可遲疑等待北門成閉樂如此故生恐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雖和而有分辨即所謂敵如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皆敵如之意在谷滿谷在阮滿阮聲之充滿也塗卻猶言塗耳塞目吾之奏樂不作聰明惟守其神而自隨物分量所受以為聲之大小其樂之聲則發揮寬綽其樂之名則高大明顯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吾止之于有窮流之于無止或止或流無常也子雖欲思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見追之而不能及儻然自失立於四面空虛之路倚於槁梧而吟但覺目窮力屈所謂雖欲徒之未由也已既不可及則惟見其形象充滿虛空此心遂放弛而自怠矣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所謂無怠者調之以自然之天命出于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即所謂釋如也其布散發作則聲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窈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於是疑之而稽考其說遂參考之於聖人以爲聖人能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爲也此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機不張不將機籟張設也五官皆備五聲之所可皆備具也天樂者即自然之命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猗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夫懼則精神爲之森爽若有鬼崇然故曰崇意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非沿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自然如此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成。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眊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眊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

芻狗ハ祭祀ニ用ヒルモノニテ、草ヲ束ネテ狗ノ形ト爲シタルモノナリ、蘇者ハ草ヲ刈ル人、將復取云云ハ一タビ祭祀ニ用ヒタルモノハ其儘ニ棄ツベキモノナリ、若再ビ之ヲ用ヒントシテ己ノ案ニ持テ歸リ置ケバ崇チ爲シテ、人安眠チ得ズ屢ク寤ハレン、孔子ノ教ハ先王ノ舊物ヲ取ルモノノエエ、恰モ之ニ似タリ、孔子ノ種種ノ難ニ遇フハ覺ハルルノ類ナリトナスナリ、中ハ覆フト訓ム、或ハ以テ飾ノ誤リト爲ス。

無方ノ傳ハ一ニ偏セザル道ナリ。結釋ハははつるベナリ。不矜於同云云ハ道相同シキヲ以テはこりトセズ其時ニ應シ治ヲ致スヲ以テ矜リトナスヲ云フ。

引^レ人^ニ也。故^ニ俯^{シテ}仰^{シテ}而^レ不^レ得^ル罪^ヲ於^テ人^ニ。故^ニ夫^レ三^皇五^帝之^レ禮^義法^度。不^レ矜^ニ於^テ同^ニ。而^レ矜^ニ於^テ治^ニ。故^ニ譬^フ三^皇五^帝之^レ禮^義法^度。其^レ猶^ル粗^ク梨^橘柚^耶。其^レ味^相反^{シテ}。而^レ皆^可於^テ口^ニ。故^ニ禮^義法^度者。應^{ジテ}時^ニ而^レ變^ズ者^也。今^取援^ヲ狙^ヲ。而^レ衣^以周^公之^レ服^ヲ。彼^レ必^ス齟^ク。而^レ鬻^ク。裂^テ盡^ク去^テ。而^レ後^嫌觀^ル。古^今之^レ異^ヲ。猶^ル援^ヲ狙^ヲ之^レ異^乎。周^公也。故^ニ西^施病^心而^レ墮^ス。其^レ里^ニ。其^レ里^ノ醜^人見^テ而^レ美^ス之^ヲ。歸^テ亦^捧心^ニ而^レ墮^ス。其^レ里^ニ。其^レ里^ノ富人^見之^ヲ。堅^ク閉^テ門^ヲ。而^レ不^レ出^ル。貧^人見^テ之^ヲ。挈^テ妻^子而^レ去^テ之^ヲ。走^レ彼^レ知^ル美^ス。墮^ス。而^レ不^レ知^ル墮^ス之^レ所以^ニ美^ス。惜^ム乎^ヲ。而^レ夫^子其^レ窮^ト哉^ト。

師金魯之太師名金芻狗結芻爲狗

巫祝用之。衍李云。箝也。蘇取草也。昧司馬云。厭也。疏作魘。夢中怪也。覺額曰墮。【郭註】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夢昧云者。皆絕聖去智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卽爲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爲美者。此或以爲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然則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詳道】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

聖人之治天下。乘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國。不_レ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故伏羲神農。敬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於今。今之法。其可膠於古乎。孔子推古以御今。非膠之也。欲緣迹以復於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於緣迹之弊。所以始況以芻狗舟車。次況以桔槔橘柚。終況以獲狙好醜。猶古今周魯之不可_レ一也。

度數ハ禮樂ナリ。

陰陽ハ天地間ノ條理ナリ。

中無主云云ハ道ヲ聞キ
テモ内ニ之ヲ受テベキ
實無ナケレバ道ハ止マ
ラズ、外ニ之ヲ受ケル
正(正鵠ノ正)無ケレ
バ行ハレズ、由中出者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_レ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_レ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

即聖人其知ルトコロノ道ヲ説キテ教ヲ立テシトスルモ、外ニ受ケルモノ無ケレバ聖人ハ教ヲ出サズ、由外入者即チ學ビテ道ヲ知ラントスル者内ニ主無ケレバ聖人之チシテ道ヲ心ニ懐藏セシムルニ由無シテ蘊蔵ハ傳舍ナリ、觀ハ見ルナリ、又久シキナリ、久シク止マレバ過多シトナリ、苟爾ハ苟且爾略ナリ、貧ハ施與ナリ、一無所鑒云云ハ一モ見ルトコロ無ク迷ヒテ返ラザル者ハ天ノ罰スルトコロノ人ナリト云フコトナリ、

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郭註】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中無主而不止者。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者。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成。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蘧廬猶傳舍也。仁義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僞生而責多矣。假道託宿。隨時而變。無常迹也。逍遙無爲。有爲則非仁義矣。從其簡故

易養不貸者。不損己以爲物也。遊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僞矣。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無所鑿以闕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天門弗開。言守故不變。則失正矣。【呂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三也。求之于度數。則不出乎數之中。故五年而未得道。分而爲陰陽。而道非陰陽也。求之于陰陽。不出乎天宇之大。故十有二年而未得道。所以不可獻之親。告之兄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我欲授之。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而我不行。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己。有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不知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道之於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無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度數。陰陽求諸己而已。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觀而多責。逍遙則無所不適。苟簡則其求易贖。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采者莫非真也。不能讓祿。知有富而已。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所鑿。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可解。怨恩至生殺。入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大變而無所溼。所溼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所以爲正也。天門者。循大變而無所溼者。所由出入也。以爲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新傳】夫道集于虛。而虛者足容于道也。虛則一而行。無不通也。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不知止。不一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于內者。必行于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爲自外而受歟。此聖人之所以固守也。故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夫行于外者。因集于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者。豈爲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曰由外入者。無主于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致用之終始也。【須谿】觀而多責。言凡觀乎此者。皆將望而責于我。一不至。則前者失矣。一無所鑿。以闕其所不休。言于真理一無所見。但闕其情欲之所不休者。此戮民耳。【副墨】

天門開闢ハ老子第十三章ノ語。味物眼中心入り洞ヲ爲スナリ。

儻然ハ白ラ高アル貌。

向濶ハ互ニ口ヲ以テ相濶スナリ。相忘於江湖ハ江湖ノ大ニ遊ビ各自得シテ相忘スルヲ云フ。

嗜ハ合ハト訓ム。

恩怨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所用以正人之器。太變謂死生大故。無所湮者。當機了然。一刀兩段。更無滯滯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于逍遙之墟。若其心以爲不然。是外有見。而內無主。天門不開矣。天門猶言靈府也。亦自老子天門開闢語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寢矣。夫仁義儻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嗜。予又何規老聃哉。

嗜。蓄也。放。風而動。司馬云。放。依也。依無爲之風而動也。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仁義憮然。是尙之以加其性。故亂也。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恃易行之道也。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鶴白鳥黑。俱自然耳。無所偏尙。故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泉涸而魚相响。濡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見龍言老聃能變化。乘雲氣。養陰陽。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呂註】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憮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嚙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奚傑傑然若建鼓而求亡子邪。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名譽求之也。且鶴白鳥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名譽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响。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响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體。散而成章。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義爲播糠蚊虻。則不累於其身可知矣。

尸居云云ハ見ハサズシ
テ而カモ自ラ草アルナ
リ、雷聲云云ハ動キテ
而カモ靜カナルナリ、
發動云云ハ動天地ト流
ナ同シクスルナリ。
倨ハ嚴ナリ。

係聲名云云ハ令聞名聲
ハ同シトナリ。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

殺其殺ハ數ハ疎キ人ノ
 爲メニハ降スヲ云フ。
 十月生于云云ハ古ハ十
 月以上ニシテ生メリト
 云フニ對ス、世襲季ニ
 シテ人早熟早衰トナル
 ナ云フ。
 人有心云云ハ人私心ヲ
 懷キテ兵刃ノ用起ル、
 而シテ盜ヲ殺スモ罪無
 シ、彼レ當ニ死スベケ
 レバナリ、此クノ如キ
 兵ハ之ヲ正ト爲ス、(有
 順兵)人人自ラ種殖ヲ
 爲シテ天下ヲ成セルニ
 ヲリ是非差漸ク紛消
 シ、亂究マリ無シ。
 其作始有倫云云ハ諸子
 ノ言始メハ倫要アリシ
 ガ、今ニ至リテハ婦女
 ノ容悦ヲ求ムルゴトク
 五ニ人ニ悦バレンコト
 ナ觀フトナリ。

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
 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
 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反。戒。其殺。而民不非也。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
 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
 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
 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
 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智。憊。於厲。厲。
 反。勅。適。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
 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立不安。李云。鮮規。明貌。
 一云。小獸也。

【郭註】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非之則強哭也，殺降也，殺其殺，言親服有降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成也。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疎，故不終其天年也。兵有順言，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也。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雖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爲談矣。【呂註】老子以仁義憤心，比播糠眯目，蚊虻噬膚，則以五帝三王爲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最粗者，自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已。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如苟爲用知，豈特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上倖日月，下睽山川，其知僭於厲蠶之尾矣。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子貢聞其非三皇五帝，而不得所以非，故蹴蹴然不安。【副墨】黃帝之治，使民心一一純一也。堯使民親，卽親睦九族之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者，情禮獨隆于親，而餘皆降殺，民亦不以爲薄也。舜使民心競，競爭競也。虞帝尙賢，故使民爭，爭則和氣決裂，機竅早開，故使孕婦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于孩，而辨誰何，宜其天也。禹使民心變，變謂變于古也。人有心，各有機心，兵有順，以用兵爲順事也。殺人者死，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警備，天下皆然，故曰自爲種而天下耳。夫婦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穉之女，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機警之心，偷薄之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大率與禮記大道爲公一章甚相似。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

所以逃ハ大道ナリ。

下風而化ノ化一本風化ニ作ル。

鳥鵲ハ交尾シテ子ヲ生ミ、魚ハ沫ヲ相附ケテ交接シ、蜘蛛(蜂類)ハ桑蠶ヲ取リ之ヲ化シテ已レノ子ト爲ス、人ハ一子ヲ生ム後復タ孕メバ乳出テズ、故ニ幼児啼ク、幼児ノ啼クハ弟ノ生マレシトスルニ因ル、四ノ者生化各々異ニシテ皆自然、自然ト一致シテ始メテ能ク

熟^ニ知其故矣。以^テ奸^ヲ干^ス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ニ鉤用^ス甚矣。夫^ナ人之難^キ說^キ也。道之難^キ明^ラ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セ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ナ迹^{ナリ}哉。今子之所^レ言^フ猶迹也。夫迹履之所^ニ出^ル而迹豈履^ニ哉。夫白鵲^ノ之相視。眸子不^レ運^ル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爲^ニ雌雄^ト。故風化性不可^レ易^ス。命不可^レ變^ス。時不可^レ止^ル。道不可^レ壅^ル。苟得^ニ於道^ニ無^シ自^レ而不可^レ失^ル焉者。無^シ自^レ而可^レ孔子不出^ル三月。復見曰。丘得^ニ之^ヲ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レ與^ニ化^シ爲^ニ人^ト。安能^レ化^シ人^ト。老子曰。可^レ丘得^ニ之^ヲ矣。

也。

鉤取也。鵲三蒼云。鵲鵲也。風化。司馬云。相傳風氣而化生也。類。獸名。山海經云。宣愛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ニ牝牡^ト。郭璞註。即引莊子解之。烏鵲孺孺。孺孺而化也。魚傅沫。魚不^レ交。但仰其所吐之沫也。細要者。蜂之屬也。

人ヲ化スベシ。
細要者化ハ時經ニ候於
有レ子、果實負レ之ト言
フモノ是ナリ。

太上ハ老子ナリ。

【郭註】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鵠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性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得道無不可。言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鳥孺魚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矣。【呂註】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蟲雄鳴上風。雌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以形。類自爲雌雄。故風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塞。故也。豈可以言議意測。則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孔子不出三月而得之於齊。心服形之際。悟夫鳥鵠魚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能知也。化而已矣。有弟而兄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情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則爲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爲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患常在此。【管見】鳥鵠乳至有弟。而兄啼。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爲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爲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觀夫鵠蟲之風化。鳥鵠之孚乳。魚之傅沫。蜂之視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爲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管見總論】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爲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

刻意ハ志ヲ峻ニスルナリ。

枯槁ハ身ヲ苦シムルコト。赴淵ハ水ニ投シテ死スルコト。

吹响云云ハ呼吸法ヲ行ヒテ長壽ヲ求ムルモノナリ。熊經ハ熊ノ木ニ登ルガ如キ態度。鳥申ハ鳥ノ鳴クガ如キ態度ニテ深呼吸ノ法ナリ。

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芻狗。法度。猶相反之粗裂。瓠狙裂周公之衣。醜婦傲西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不饒。為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需澤。長養而熟成之。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歎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泊聞淵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為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為運。精氣為物。遊竟為變。此其所以為化也歟。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

道引ハ氣ヲ導キテ和ガシメ體ヲ引キテ柔カナラシムルナリ。

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刻意司馬云。刻也。峻其意也。怨誹非世無道。怨己

不遇也。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鳥申如鳥之嘔呻也。道引。道氣令和。引體令柔。
【郭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爲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爲也。不刻意云者。所謂自然也。無不忘無不有者。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若厲己以爲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非夫寂漠無爲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矣。
【新傳】夫山谷平世之士。強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爲有我而已。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好。是以各蔽于一曲也。故樂山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朝廷者。入而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耽于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真性之然也。是矯削其意而使然也。豈與聖人同乎哉。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惑。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故登假於至道。而乃入于寥天一。豈爲刻意而高歟。整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鑠。豈爲行仁義而脩歟。巍巍蕩蕩。而在宥天下。豈爲立功名而治歟。淵靜晦默。而逍遙於自得之場。豈爲處江湖而閒歟。氣柔真全。而形未嘗衰。豈爲務導引而壽歟。存而不存。無而不無。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爲之至妙。而惟聖人得之矣。

兼繼曰ク此句當ニ改メ
 ナ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
 ニ作ルベシト。
 天行ハ自然ニ任セテ動
 クナリ物化ハ釋脱ノ如
 クシテ憂苦無キナリ。
 知與故ノ故ハ巧ナリ。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
 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
 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
 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
 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
 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
 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皮。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
 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
 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悟。虛之至也。不與物
 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休乎恬淡寂寞。息乎虛無。爲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爲。
 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淡。交相成也。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者。泯然與正理俱往也。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若夫不平不淡者，豈惟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也。物化蛻然無所係也。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也。不得已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天理自然，知故無爲乎其閒，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逆物。與人同者，衆必是焉，故無人非同於自得，故無鬼責。生浮死休，汎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也。不豫謀，理至而應也。光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疲，乃與天地合恬淡之德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繫，靜而一者，不可變也。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芥之違，虛之至也。夫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呂註】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舍之閒，平則不陂，易則不艱，恬然無知，淡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爲者，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而襲之者，以知知物物交而隙生，其閒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出不忻死也。物化則未嘗死，故入不拒，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也。不爲福先，則福亦不至，不爲禍始，則禍亦不來。蓋爲福先禍始，非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之所爲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不能累，則無人非鬼責也。宜矣。故生浮死休，無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傲，其中有信而非約，不夢無憂，寤寐同也。純粹者不雜，不疲無所爲，天德者聖人所以君天下也。悲樂之情難去，故爲德之邪。喜怒倏起滅，故爲道之過。四者皆起乎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形于外者也。夫人之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靜哉？聖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爲靜之至也。無所于忤，若虛船之觸物而不怒，是爲虛之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爲淡之至。若然則雖入水蹈火，無往而非我，庸有逆乎？是爲粹之至也。【方子及】忤與逆二字，何所分別，而兩言之？玩虛與粹二字，可見蓋順事應物，無所乖拂，自非虛豁之至，何以能之。中心至粹無雜，則自然包含萬象，容畜萬物，無所逆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巳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
 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
 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
 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
 四達竝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
 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
 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
 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
 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司馬云。干。吳也。李云。干。谿。越山。出名。劍。案。吳有巨谿。名干谿。

【郭註】不休則弊。不已則勞。勞則竭者。物皆有當。不可失也。水之性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淡而無爲。與會俱而已矣。動而天行。若夫逐物而動。是人行也。愛劍者猶柙而藏之。況敢輕用其神乎。精神四達。上際下蟠。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在天行耳。非

輕用也。化育萬物。其名爲同帝。言所育無方。同天帝之不爲也。純素勿失。與神爲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情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觀。庸得謂之純素哉。【呂註】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淡。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廢心而用形。視聽不以耳目者。以此。今也屬耳目乎聲色。而役心乎取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巳。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以鬱閉不流。爲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其象亦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一不變。水平之象。動而以天行。水之不以鬱閉不流。爲莫動之象也。而天下之方術。有制于虛靜。而不知觀復于並作之間。歸根于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與此劍之柙藏。以其用之利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于越之劍哉。其名爲同帝。則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乃不知彌之以純粹。柙之以靜一。藏之以無爲。將之以天行。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則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爲一矣。倫卽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精者不虧。惟真人能之。【管見總論】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彌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觀人之從己。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敘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亢。孔孟之爲脩。伊傅之爲治。巢許之爲閒。老彭之爲壽。以迹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爲賢者。以其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爲。平易恬淡。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哉。不畱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淡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柙藏干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爲何。如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尙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則知

繕ハ治ナリ。郭注ニヨレバ繕性ニ於俗ニ學以求復其初。滑ニ欲於俗ニ思以求其明。下訓ムベシ。今焦茲ノ説ニ從ヒテ訓メテ郭注ノ繕性俗ニ學以求復其初トアル本ニ據レリ。俗學ハ儒墨ノ學。俗思ハ利慾ノ念ナリ。仁義ニ拘泥スル學ヲ以テ性ヲ治メテ性ノ初メニ反ヘラシムコトヲ求メ、利慾ヲ以テ心ヲ亂シテ明ヲ致サンコトヲ求ムレバ蔽蒙(蔽ハレ暗キ)ノ人ナリ。

刻尚者之爲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爲本。純素以守神爲先。至於與神爲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爲哉。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俗學上。舊兩俗字。今從張君房校。

【郭註】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已亂其心於俗。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無不理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著焉。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

物感ズ其性命ノ眞ヲ失フベシ。

混芒ハ渾沌シテ未ダ分レズ、人皆渾沌ナリシ時代ヲ云フ、君臣ノ名

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呂註】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趣舍以難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無以知為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子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失在傲。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則理也。德之體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為仁。道之體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為義。義明而物不得不親。忠也。中純實而非偽。樂之所由生。信則有諸中。形諸外。而為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萬物各正性命。則自蒙己德矣。所謂德奚以冒彼為哉。禮樂偏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冒。冒則物必失其性。天下所以亂也。【筆乘】繕性于俗學。滑欲于俗思。為句。舊解失之。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蓋動念即乖。況於繕擬。心即差。況于思。非惟無以徹其覆。而稊益之蔽耳。以恬養知。乃復性致明之要。知即人之覺性。是性也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學繕之。思亂之者也。恬者無為自然之謂。夫謂之養知。若有心于知矣。不知體虛玄。泯絕無寄。蓋有知而實無以知為者也。故謂之以知養恬。恬即禪家所謂無知者也。知即禪家所謂知無者也。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也。如此則道德仁義忠禮樂無不一貫之。如木之有根。而華實竝茂。所必至者。不得謂之偏行也。若不出于性。而第求之禮樂。則逐末忘本。支離于俗學。而天下亂矣。何也。知恬交相養。則仁義禮樂混而為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樹而為仁義禮樂。此學術真俗之辨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

無ク世ト冥然トシテ
一ト爲リ恬澹寂寞ナリ
シヲ云フ。

無域ハ心與レ心識知ア
リト訓メリ。

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漭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心心識知爲句。郭註非。

【郭註】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至一也。夫德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爲。而羨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順而不一。言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安而不順。安之于其所安而已。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去性而從心。言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心識。言彼我之心。競爲先識。則無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言忘知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謂性命之本也。【呂註】所謂處混茫而得澹漠者。卽

大道廢有仁義二句ハ老子第十八章ノ文。化而欲作二句ハ老子第三十七章ノ文。

世衰ヘテ道下リ、道下リテ世益衰フ、有道ノ人其道ヲ以テ世ヲ作興スベカラズ、世人亦其道ヲ大ニシテ不肯ニ似テトシテ之ニ與起セズ。隱故不自隱ハ徳隠ルガ故ニ身ハ隠レズトナリ。

時命大難ハ時非ニ命世雖ニ過フヲ以テ世ニ隨ヒテ害ヲ遠ザケ身ヲ全クスルチ云フ。返一無迹ハ道萬物ヲ化シ萬化ト一ニシテ形迹無シトナリ。深根寧極ハ性命ノ根ヲ深クシ自然ノ道ニ安ン

燧人義黃至一之妙處。而諸聖人者。混芒澹漠之粗迹也。自其妙處觀之。以道莅天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其宜也。自其粗迹觀之。均于爲天下。而其德不免於下衰。而不出於至一也。故爲道者。常絕聖棄知。復歸於無物。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聞此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自燧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滂淳散朴。時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僞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夷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離道險德。是去性而從心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今以心定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故附以文。而滅質。益以博。而溺心。文則禮樂。博則學。質則性也。禮樂行。而天下亂。求所以復初。致明。何可得哉。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若不貴。乃交相與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

スルナリ。

貴也。隱故不自隱者。若自隱而用物。則世道交相與矣。何隱之有哉。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與哉。祇所以交喪也。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一無迹。謂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究。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爲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與者也。〔呂註〕世與道交相與。則聖人作而萬物觀世。與道交相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奚以自隱於山林。閒爲哉。反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之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

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

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

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

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

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

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

正己ハ身子道徳ノ大範
圖ニ入ルルコトナリ。

軒冕ハ位ヲ得ルヲ云
フ。

儻ハ偶然ナリ。

彼ハ軒冕、此ハ窮約、
二者ヲ見テ同シト爲ス

アリ。寄去云云ハ外ヨリ過然
米リ寄リタル富貴ガ去
レバ樂マザルハ常人ノ
情ナリ。去ルニ樂マザ
ル以上ハ來ルニ樂ムト
キハ必ズ官荒ムベシ外
物ノ去來ヲ以テ心ヲ亂
ナシ。物ノ爲メニ自己
ヲ變ヒ俗ノ爲メニ性ヲ
失フ。此レ本末ヲ顛倒
スルニアラズヤ。

視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

置之民。存身一作行身非也。

【郭註】不以辨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究天下。此澹泊之情也。不以知究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獨正之貌。道不レ小行。遊於坦途。德不レ小識。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无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无以益其樂者。全其內而足也。來不可圍。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已。彼此謂軒冕與窮約也。无憂而已。言亦無忻權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盈外而虧內。其置倒矣也。【呂註】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必應變而不害乎靜。可也。忘言而知无不知。去知而德无不備。危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離物。而世物无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不レ小行。德不レ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不少損以趨世。正己之謂也。樂全者。无以益其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性命。軒冕物之第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之樂。則喪己失性。是為倒置者也矣。【管見總論】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道為甚。夫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真人又慮學者憚其空無渺莽。无所致力。設為恬知交養之論。使人易人焉。夫人處世間。酬幾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寃魄。融為至和。符在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芒。而得澹漠。雖有知而无所用。則其為化也博矣。奈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无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辨為。而其

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

莊子翼卷之五終

莊子翼卷之六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

秋水ハ黄河等ノ水ハ秋ニ至リテ溢ルルチ常トスルユエニ然カ云フ。涇流ハ濁流ナリ。兩涘云云ハ兩岸廣瀾（浹ハ岸）洲渚（渚モ洲ナリ）邊カニシテ、水チ隔テテ達ク望メバ牛馬ノ大ナル尙ホ二者チ辨別スベカラズ、河伯ハ河神姓ハ馮名ハ夷、北海ハ今ノ渤海ナリ、黄河渤海ニ入ルチ以テ此句アリ、望洋ハ仰々視ル貌、若ハ海神ノ名ナリ。

虛一ニ墟ニ作ル、墟ハ居ナリ、居ル處チ云フ。篤ハ固ナリ、固陋ノ義、拘泥スルナリ。

尾閭之傳へ言フ、碧海ノ東ニアリ、其處ニ石アリ、濶サ四万里、厚サ四万里、海水洗グバ即チ焦ガルト。

曇空ハ蟻封ト小穴トチ云フ。

穉米ハ稗ナリ、其實甚ダ小ナリ。

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註】不辨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尙之情。无爲乎其閒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究百川之量。而懸于河。河懸于海。海懸于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夸跛。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无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所以發德音也。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將奔馳于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跛。故五帝三王。任士之所爲。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呂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辨牛馬。則爲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无所不見也。順流至于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所歸。旋而望洋。向若回趨。大道從无究之遊也。拘于墟。則小大之所限。篤于時。則久近之所專。束于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以此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于无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加之。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之。損非久近所專。非大小所限。此水之幾于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閒。中國在海內。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任士之所憂勞。不過于此。而或辭之。以爲名語。之以爲博。自大道无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閒。豈虛語哉。【口義】涇。濁也。非涇渭之涇。洋海中。若海神名。拘墟。篤時。蟪蛄不知春秋之類。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磐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之中。只爲一物之數。此合大虛之閒。凡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人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極言世界之小。如此。連以揖讓相連續也。任士。任事之人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

論ハ明ナリ、（註）明ナリ、今故ハ古今ナリ、古以テ一ト爲ス也、
 迹而不聞云云ハ、（註）迹トテ生テ苦トセズ、（註）壽短シトテ、長命ヲ羨ミ企テズトナリ、
 坦途ハ生死ヲ一トスル大道ナリ、不可故ノ故ハ故常ノ故ニテ一定ノコト、不可故ハ終始ヲ一定トテ論ズバ、カカラズ、常ニ循環相四リテ定リ無キチ云フ、
 毫末云云、毫末ハ小ナリ然レドモ未ダ以テ定メテ至小ノ端ト爲スニ足ラズ、天地ハ大ナリ、然レドモ未ダ以テ定メテ至大ノ限リト爲スニ足ラズ、物ノ大小殊ニリト雖モ、咸ナ自然ニ順ヒ自適セズ小亦何ソ大チ企テ、大亦何ソ其大ニ誇ルチ得ン、已レチ以テ物ヲ窮メントスルニヨリテ人知限リアリ物究マリ無クシテ迷亂自失スルノミ、

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
 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
 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
 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
 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
 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
 大之域

【郭註】物量無窮言物物各有量也時無止言死與生皆時行也分無常言得與失皆分也終始無故日新也不寡不多言各自足而無餘也知量無窮者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也曩明也今故猶古今也遙長也掇猶短也知時無止者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故不以長而扼悶短故爲跛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矣明乎坦途言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也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年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

情ハ情實ノ情ニテ物ノ
實情ナリ。

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小大俱足矣。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顯其形象。纔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呂註】道非小大。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爲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莫得其盡。則吾所謂大者。豈真大。所謂小者。豈真小耶。小不爲寡。大不爲多。以知量之。無究也。我以鼻爲鼻。今爲今。未及言而今。已爲鼻。則所謂鼻與今者。豈有止哉。證夫鼻今之皆故。則遙而不悶。撥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也。吾安能鬱鬱待百年之王。則遙而悶者也。彭祖以久特聞。衆人匹之。則撥而跂者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虛。則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真知也哉。知而非真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未生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究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究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管見】人能知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小大多寡之有。考明今故之不停。則此理可見。遙謂歷時之久。撥謂推移之速。不悶無厭。此所生也。不跂無求。益其生也。脩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者。蓋爲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究。忘素分。而希券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理。細大之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不若未生。調饅不原。人閒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爲生。不知爲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浮。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

以意致ハ言論スベカラ
ズシテ止マ心ニ思フベ
キノミナルチ云フ。
言之所不能論云云ハ無
形ノ道チ云フ道ニ精粗
ノ分別スベキ無シ故ニ
不期精粗ト云フ。
事焉不借人ハ人ナシテ
各自ラ其奉ニ任セシム
ルナリ。不多食乎力ハ
自ラ足ルナリ。
門隸、貪汚、佞諂皆世
ノ賤ムトコロナリ大人
ハ之チ賤マズ是非小大
ノ兩ツナガヲ行ハルニ
處カス。
約分ノ至トハ、人物道
中ニ在ル皆其分アリ道
人、至徳、大人ハ己レ
ノ分内ニ止マリ自ラ大
ニセズ之チ約分ト云フ
其至ルニ及ビテチ不
聞不得無己ニシテ能
ク其大チ爲ストナリ。

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
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
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
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
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
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徳。不
得大人無己。紀。約分之至也。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无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有精粗矣。故不得无形。惟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言意之表。而入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而不自多其恩也。動不爲利者。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不賤門隸者。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也。貨財弗爭。各使分

定也。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不借人，各使自任也。不多食力，足而已。不賤貪污，理自無欲也。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所以與俗殊也。不多辟異，任理而自殊也。爲在從衆，不賤佞諂。言從衆之所爲，而自然正直也。爵祿不足勸，戮恥不足辱，外事不棲於心也。知是非細大之不可分，故立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名歸物矣。故道人不聞得者生於失者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故至德不得，大人任物而已。故無已約分之至者，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爲然。〔呂註〕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蟻螟棲蚊睫，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形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恩，非有爲也。門隸則以利爲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不借人，貪汙則反是。辟異則以殊俗爲事，佞諂則從君親，而非從衆也。凡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爲勸懲矣。夫豈知是非之爲分，細大之爲倪哉。人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以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以無已也。〔詳道〕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疑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多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不借人，食不浮力，疑賤貪污也。而不賤貪污，行殊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貪汙，以自潔，不賤佞諂，以自直，如是則爵祿戮恥無所櫻，其內是非大細無足辨乎外，則凡精粗之在，夫言論意致者，亦奚容心哉。故聞非聞彼，得無所得，至於無已，則吾喪我矣。尙安有物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管見〕白細視大，至于不盡而止，非大止于此也。自大視細，至于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之極，可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爲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爲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皆迷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大

不足爲辨。又何爵位戮恥之足爲勸懲哉。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

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

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

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

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

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

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

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

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自公。礎。平王孫。

以俗云云ハ俗人ハ外物
ナリ以テ貴賤ヲ別ツ故ニ
貴賤己レニ在ラズトナ
リ
以テ云云ハ小大ノ等差
ヲ以テ論ズレバ物皆大
トルトコロアリ皆小ナ
ルトコロアリ大小ハ事
覺ズルニ相待ノ論ニテ
絶待ノ論ニアラズトナ
リ
以テ云云ハ物ノ功用ヲ
以テ云ヘバ物皆用(有)
アルトコロアリ無皆用
ノトコロアリ而シテ一
物缺クベカラズ相依リ
テ功用全シトナリ
以テ云々ハ趣向志操ヲ
以テ云ヘバ物皆是ナル
トコロアリ皆非ナルト
コロアリ而シテ是非並
ビ行ハレテ悖ラズトナ
リ
上記ノ如クナルヲ以テ
貴賤大小相待ノ立チ
場ヨリスレバ一定ノ準
無ク待待ノ立チ場ヨリ
スレバ兩行シテ妨ゲザ
ルモノナリ故ニ之ヲ限
ルコト能ハズトナリ

戰國ノ時燕王昭國ヲ其
相子之ニ讓ル、民服セ
ズシテ國亂ル、齊宣王
燕子伐チ昭ヲ殺シ子之
ヲ斬リ殆ト燕ヲ滅サン
トセリ。
白公其父太子建ヲ讒者
ノ爲メニ位ヲ得ザリシ
ヲ怨ミ兵ヲ起シテ反シ
テ遂ニ殺サレタリ。

梁麗ハ兵車ノ名、狸狂
ハ野獸ノ能ク野鼠ヲ捕
フルモノ、鷓鴣ハ鳥ナ
リ。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爲。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身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爛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爲也。可見矣。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呂註〕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而道非俗也。道非物與俗。則非貴賤也。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差於太虛。而至於爲稊米。毫末差於無形。而至於爲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觀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若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無東則無西。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于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觀矣。而道非趣。則非是也。若然。則爲道者。兩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以堯舜之讓爲是。則之陰以絕。以湯武之爭爲是。則白公以滅。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塞穴。言殊器也。騏驎驊。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

是非兩行シ治亂相依ル
ハ天地ノ理萬物ノ實情
ナリ一ヲ執シテ兩行相
依ノ理ヲ知ラザルハ天
地陰陽ノ相無カルベカ
ラザルヲ知ラザルニ同
シ。
帝王以下ハ大人時ニ當
リ俗ニ順ヒ強テ異ヲ立
テザルヲ云フ貴賤之門
ハ貴賤ノ別ノ由リテ出
ヅルトコロ、小大之家
ハ小大ノ別ノ存スルト
コロヲ云フ、末ノ句貴
賤小大ノ別知ルベカラ
ズ默シテ之ヲ論セザル
トナリ。

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
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
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
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
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崔云屋棟徐士彰云車名。窒塞也。蚤說文云跳蟲淮南子云鷓夜聚蚤蚤而食之不失。
【郭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
性為治失和為亂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
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天地陰陽對生
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
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呂註】梁麗不可窒穴。騏驥不能捕鼠。鷓鴣不能畫視。三
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篡夫言其獨義徒言其衆。【管見】殊器之異用。殊
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槩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物理
者也。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不必多言也。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
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

反衍一ニ呼衍ニ作ル、
 没衍ノ義、即チ貴賤合
 シテ一ト爲ルナリ。
 塞ハ遠フナリ。
 無拘而志ハ貴賤ノ別チ
 以テ心チ束拘スルコト
 ナカレトナリ。
 施ストキハ多少アリ施
 チ謝絶スルトキハ多無
 ク少無シ故ニ謝施ト云
 フ。
 一而行ハ一ニ拘泥スル
 チ云フ。
 國之有君云云ハ心ニ道
 チ以テ主ト爲スニ喻フ
 道チ以テ主ト爲セバ公
 ニシテ私チ用ヒルトコ
 ロナシ故ニ私德私福無
 シ心廣大ニシテ四方ノ
 窮極スルトコロ無キガ
 如ク限リ對ルトコロ無
 シ萬物チ兼テ容レテ私
 ニ愛スルトコロ無シ之
 チ無方ト云フ。
 一虚一滿云云ハ此コニ
 虧クレバ彼レニ成リ物
 ノ形チ常トスベカラズ
 古無ク今無シ故ニ年舉
 グベカラズ去ナク來ナ
 シ、故ニ時止ムベカラ
 ズ。
 大義ハ大道ナリ驛馳ハ
 變轉ノ速カナルチ云フ
 自化ハ造化ノ自然ニ應

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
 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
 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滿。不位
 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
 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
 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郭註】反衍者。貴賤之道。反覆相尋也。自拘執。則不夷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與道參差
 者。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無私德者。公當而已。無私福者。天下之所同求也。無畛域者。汎汎
 然無所在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言奄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唯
 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爲方。而長短皆足。生死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恃其成。成無常處
 也。不位乎形者。不以形爲位。而守之不變也。年不可舉者。欲舉之令去。而不能也。時不可止

者欲止之使停。又不可也。盈虛終始者。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用。無不變移。不可執而守也。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呂註】學者平日係於有物。一聞道無貴賤。則於為不為辭受趣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為貴。往為賤。衍則有耗。衍為貴。耗為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志則與道大塞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為少。榮為多。施則有斂。施為多。斂為少。當兩行而無一。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拘而志之謂也。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獨與。無一而行之謂也。無所畛域。與道通而不大塞之謂也。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則不知終始之不可故。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逢而不閱。時不可止。故撥而不跋。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奈何係心於辭受趣舍之際哉。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則何係心於為不為之閒。固將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也。【詳道】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為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為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不反其真者。未之有也。【碧虛】貴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放心自得。通也。稟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嚴毅。福私則不久長。有畛域。則不溥汎。有方所。則有承按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孰為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為不為之閒哉。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

薄之ハ物ノ已チ害セザ
 ルヲ特ニテ物ヲ輕ンズ
 ルヲ云フ。
 天ハ自然、人ハ人爲、
 德ハ自然ノ德、位乎得
 ハ得ルトコロニ居リテ
 之ニ安ズルナリ。隨獨
 云云ハ進退シテ風神各
 其理ニ循ヒ道ノ至要ニ
 反リテ理ノ至極ヲ語ル
 トナリ。
 隨一ニ隨ニ作ル、隨獨
 ハ進退定マラザル貌ナ
 リ。
 落ハ結ナリ。
 故ハ智ナリ命ハ自然ノ
 命ナリ以テ得狗名ハ名ノ
 爲ニ自然ニ得ルトコロ
 ナ失フナカレトナリ。

能^カ溺^ス寒^シ暑^ク弗^レ能^ク害^ス禽^モ獸^モ弗^レ能^ク賊^ス。弗^レ謂^フ其^レ薄^ク之^レ也。言^フ察^ス乎^レ安^ク危^ク。
 寧^シ於^テ禍^ニ福^ニ謹^シ於^テ去^リ就^リ莫^ク之^レ能^ク害^ス也。故^ニ曰^フ天^ハ在^リ内^ニ人^ハ在^リ外^ニ。德^ハ在^リ
 乎^レ天^ニ。知^リ天^ノ人^ノ之^レ行^ヲ本^ズ乎^レ天^ニ。位^ハ乎^レ得^ニ。躑^キ躑^キ而^テ屈^ス伸^ス。反^テ要^ニ而^テ語^ル極^ニ。
 曰^フ何^ヲ謂^フ天^ト何^ヲ謂^フ人^ト。北^海若^ク曰^フ牛^馬四^足是^レ謂^フ天^ト。落^マ馬^首穿^ク牛^鼻。
 是^レ謂^フ人^ト。故^ニ曰^フ無^シ以^テ人^ヲ滅^ス天^ヲ。無^シ以^テ故^ヲ滅^ス命^ヲ。無^シ以^テ得^テ狗^ノ名^ヲ謹^シ守^ル。
 而^レ勿^ク失^フ。是^レ謂^フ反^ル其^レ真^ニ。

【郭註】何貴於道以其自化也。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而四支
 百體五藏精神己不爲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遣
 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
 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者。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也。察安危知其不可逃也。寧
 禍福安乎命之所遇也。謹去就審去就之非己也。不以害爲害。故莫之能害矣。天在內。人在
 外者。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爲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
 非爲也。德在乎天。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
 而常本乎天。位乎得矣。躑躑而屈伸。言與機會相應。有斯變也。反要而語極者。知雖落天地。
 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
 不穿絡之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乎。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反其真者。真在性分之內也。【呂註】任物自化。卽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於道。海若告以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己。皆知道者之事。而非體道極致。至於水火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薄之。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寧於禍福。知其可奈何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在外矣。以是而人德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天而之人。踳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無以人滅天。至是謂反其真。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已哉。【管見】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浪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僞還真。中局虛湛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真。若然。則處己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冥體會。而無所復問。

夔憐虺。夔。憐。虺。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虺曰。吾以一

足。跲。蹠。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虺

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

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虺。謂。蛇。曰。

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

蛇音玄。
 夔ハ一足ノ獸、山海經ニ見ユ。
 蛇ハ百足蟲ナリ。
 跲音初稟反、蹠音勅角反。
 跲蹠ハ一足ニシテ行ク貌。

有似ハ見ルベキノ像アリ
シ云フ蓬蓬然ハ風ノ
聲ナリ。
指ハ手ヲ以テ指スナリ
撥ハ指ニ通ズ、踏ハ足
ヲ以テ踏ムナリ。

可_ケ易_ヤ耶_カ。吾_レ安_ン用_フ足_ヲ哉_カ。蛇_ト謂_フ風_ト曰_ク。予_レ動_シ吾_レ脊_ヲ脅_テ而_{シテ}行_ク。則_チ有_ル似_ト也_カ。

今_レ子_レ蓬_ト蓬_ト然_リ起_リ於_テ北_ノ海_ニ。蓬_ト蓬_ト然_リ入_リ於_テ南_ノ海_ニ。而_{シテ}似_ハ無_ク有_ル何_レ也_カ。風

曰_ク。然_リ。予_レ蓬_ト蓬_ト然_リ起_リ於_テ北_ノ海_ニ。而_{シテ}入_ル於_テ南_ノ海_ニ也_カ。然_レ而_{シテ}指_シ我_ト則_チ勝_ル我_ト。

鱣_ト我_ト亦_{シテ}勝_ル我_ト。雖_{シテ}然_リ夫_レ折_リ大_ノ木_ヲ蜚_テ大_ノ屋_ヲ者_ハ。唯_{シテ}我_ト能_ク也_カ。故_ニ以_テ衆_ノ小_ノ

不_レ勝_ル爲_シ大_ノ勝_ト也_カ。爲_シ大_ノ勝_ト者_ハ。唯_{シテ}聖_ノ人_ト能_ク之_カ。
司馬曰。夔一足。蚊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綴於此。明流於彼。

心則質幽爲神遊外。鱣一作鱣。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識。魄然忘其爲。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逍遙也。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呂註】夔以一足憐蚊之多足。蚊以多足憐蛇之無足。蛇以動其脊脇而憐風。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繫此。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也。夔以一足爲易。憐蚊多足之難。蚊以多足爲易。憐蛇無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是知風目與心。莫非出于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小不勝爲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見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真知也哉。【詳道】以足爲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

故螻蛄以足爲累。則萬足不如無足之愈。故蛇憐蛇。蛇有有矣。觀無有爲不足。故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爲不適。故憐目。目可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曰憐心也。

歷史的事實。子路トシテ孔子ト子路ノ問答ニ托シ。時命ハ自然ニシテ人カノ左右スベカラザルコト。道ヲ知ル者ハ時命ニ處シテ懷レザルコトヲ說ク。

由處矣トハ子路ヲ呼ビ之ヲシテ心ヲ勞セズ言ハザラシムルナリ。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

【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也。時勢適然者。言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也。漁父獵夫。烈士之勇。情各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矣。知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羨里。無異於紫極廟堂也。【碧虛】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蹈皆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公孫龍ハ道ノ人ナリ、
 堅白同異ノ辯ヲ以テ著
 ハシ。
 魏牟ハ魏ノ公子名ハ
 牟、故ニ公子牟トモ云
 フ。
 合國異ハ同異チ一ニス
 ルナリ、離堅白ハ堅ク
 シテ白キ石ハ眼ニテ見
 ル時ハ其白チ見テ堅チ
 知ラズ、手ニ握レバ其
 堅チ知リテ白チ知ラ
 ズ、故ニ堅ト白ト其一
 藏ルト云フ論ニテ、公
 孫龍子中ニ其論アリ。
 培音かん、培井ハ破レ
 井ナリ、蟻ハ蛙ニ同シ、
 井幹ハ井欄ナリ、缺鑿
 云云ハ井ノ磚ガ壞レテ
 崖チ成スモノナリ、接
 腋云云ハ兩腋チ以テ水
 チ拍チ堅ク口チ閉ゾル
 ナリ。
 繁ハ物ニ拘束サレテ自
 由ナラザルナリ。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
 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
 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
 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培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
 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鑿之崖。赴水則接腋持
 頤。蹶泥則沒滅跖。還旋。軒。蟻。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
 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
 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
 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
 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不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

加損ハ孟子ニ加少ト云
フト同シ語法、頃ハ少
時、久ハ多時ナリ。

商距ハ小蟲。

大皇ハ天ナリ、莊子下
黃泉ヲ蹈ミ上天ニ昇ル
字、街ヲ達觀シ入ルトコ
ロ深ク見ルトコロ遠ク
至道ノ妙ニ歸ス、曠然ハ
釋然ナリ、四解ハ四達ナ
リ。
淪子不測ハ入ルトコロ
深キナリ、始於玄冥云云
ハ無極ノ先ニアリテ至
道ノ妙ニ歸スルナリ。
指地ハ地ノ深淺ヲ測ラ
ントスルナリ、餘子ハ
丁年未緒ノ者チ云フ、
壽陵ハ燕ノ地、邯鄲ハ
趙ノ地ナリ、國能ハ趙人
能ク行フ技能ナリ。

不爲加損。天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
 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
 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
 距ヲシテ渠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趾此黃泉而登大皇。
 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于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
 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
 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
 于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
 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乃逸而走。蚘。赤蟲也。

商距。蟲名。

往先焉ハ往キテ先ヅ王ノ意ヲ告グルナリ。以竟内累トハ四境ノ内即國ヲ舉ゲテ莊子ニ托セントナリ。巾笥云ハ巾ヲ以テ包ミ笥中ニ入レ廟堂ニ藏シ國ニ大事アルバ之ヲ燒キテトスルナリ。燒ハ泥塗ナリ。

【郭註】擅一壑之水而跨時瑁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也。左足未入右膝已繫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也。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夫遊無窮者非辯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呂註】是非之竟言其所自起得於是非之所自起是以視堯桀爲一而不知此觀之茫然無所容其喙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于不測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始于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冲和出神而遂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闕形至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管闔天錐畫地之類也。【口義】公孫龍當時之辯者。蚌井中赤蟲也。坎井之地。蚌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蚌蟹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作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別適適猶號號也。商姬小蟲也。跣蹈也。大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於天。言其見趣高遠也。夷然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國能邯鄲國中所能之步也。

莊子鈞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濮陳地水也。先焉謂先宣其言也。

梭ハ搜ナリ。

鷓鴣ハ鳳雛ナリ練實ハ竹ノ實ナリ。

鷓鴣ハ鷓鴣ガ鷓鴣ニ屬鼠ナリ春ハソコトチ恐レ之チ威サントシテ發シタル聲ナリ。

【郭註】神龜之喻。言性各有所安也。【呂註】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救時之趨利而忘生。唯一大夫之知。足以與此。【管見】莊子辭召。以神龜為喻。昔陶隱居畫二健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梭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鷓鴣。子知之乎。夫鷓鴣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鴣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郭註】梭於國中。揚兵整旅也。鷓鴣之喻。言所好不同。願各有極也。【副墨】鷓鴣。鳳雛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其奪己食也。世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生直為千古寫出鄙夫患失之態。只以一字形之。妙哉。【管見】搜。成疏謂搜索國中。郭註則以搜為搜矣。夫鷓鴣得腐鼠。而嚇。又何足以語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

循其本トハ議論ノ本ニ
 立子既リテ若フルナ云
 フ、子曰以下モ莊子ノ
 語ニテ即チ循其本ノ論
 ナリ、循ハ反ル又ハ尋
 ネルト訓ム觀モアリ。
 知之濠上下ハ濠上ニ於
 ケ、吾道遠ノ樂ヨリ濠
 下ノ魚ノ樂ヲ知ル萬物
 皆一理ナンボナリ此亦
 彼我是非ニ拘泥スルノ
 非ナルヲ駁セルナリ。

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
 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尙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莊子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副墨】惠子言子與魚水陸異處。何所從而知魚之樂耶。莊子即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非子。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猶同類也。尙以爾我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爲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卻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皆枝葉之談。非本論也。且循本來話柄。已知子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上而逍遙。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蓋古言莊子善通物情者。以此。【李士表】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何擇。性莫不足乎天。則於我也何有。雖契物我之如此。蓋有不期而知。妙理默會。神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遊而泳。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恩。從容乎一水之間也。將以是爲魚樂乎。以是爲魚樂。又奚待南華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妙無以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物我爲兩者之蔽耳。物將自有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末

皆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在我者蓋如是也。視生如死視己如魚視我如人視人如我在物者蓋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奚獨濠梁之上。儻魚之樂哉。吾知莊之與魚未始有分也。唯明至樂無樂真知無知者可以語此。【管見總論】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辯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夔虵蛇風之相憐喻人以才知短長為愧銜而弗悟天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為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為要極也。歟。孔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為橫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勇并竈海鯨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沉濁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強欲企羨猶餘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鷓鴣豈置情於腐鼠皆歎時之澆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閒而不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怪而競言辯之末忘性命之本者斯為可怪矣。此語非獨鍼惠子之膏肓亦所以警世之學者。先王之言而媛姝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當篇之旨云。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

奚為云云ハ至樂ノ道以テ身ヲ活カスベキモノアリトシテ此道ヲ行ハントスルニハ何チカ爲シ何ニカ據ルベキ云云ト云フコトナリ、天下ノ人ノ取ルトコロハ皆至樂活身ノ道ニアラ

形ハ吾身ヲ云フ。得テ益無ク得ズシテ損無キモノノ爲メニ憂懼ス故キ愚ト云フ。内ナレバ足ルチ知ル、足ルチ知ラザルチ以テ外ト云フ。高貴ノ者ハ國君ノ爲メニ善否ヲ思慮シ休息スル時無シ之チ形ヲ疏ンスト云フ。烈士命ヲ舍テテ世ノ爲メニ遠ス故ニ身活キズシテ人ヲ活カス。

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

レテ性ヲズ故ニ是非ヲ定ムベシト云フ、又無爲ナレバ至樂ニシテ身活ク故ニ遺存ト云フ、
芴芒共ニ恍惚知リ難キヲ云フ、然レドモ萬物從リテ出ヅ、混然タル中ニ自ラ又象アリ、萬物皆道ニヨリテ殖ス、職職ハ繁多ノ貌ナリ、凡俗ノ人外物ニ拘泥シ己レノ知欲ヲ持ム者竟ニ無爲ヲ得ズ唯達觀ノ士ニシテ始メテ之ヲ得ンノミ。

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郭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爲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爲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爲據避處去就樂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凡服味色聲。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也。內其形者。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烈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周濟。踴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爲然。有善無善。當緣督以爲經也。舉羣誣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吾未之樂。亦未之不樂者。無懷而恣物耳。夫無爲之樂。無憂而已。俗以鏗鎗爲樂。美善爲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我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者。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天地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不爲而自合。故物皆化。若有意乎爲之。則有時而滯也。無從出者。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之也。無有象者。無有爲之象也。無爲殖者。皆自殖耳。人得

也孰能得無爲哉

踴循。羅云。低蹲而順循之也。口義作逡巡。誣誣。李云。趣死貌。職職。林云。各有所主也。李云。繁植貌。

益ハ五倍ナリ。
與人ノ人ハ妻ナリ。

樂然ハ心ニ感ズルナリ。

雜乎芒芴之閒云云ハ自然ノ道ニヨリテ化シテ氣アリ、又變ジテ形アリ、又變ジテ生有リ、今又變ジテ死ス皆自然ナルヲ云フ。
儼然ハ安慮ノ貌ナリ。
巨室ハ大室ナリ、天地ヲ以テ室トナスナリ。

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管見】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爲據。去就於其閒。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也。而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天惡。所求不得也。苟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皆疎外其形。去道遠矣。烈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開悟之。則君無過舉。臣盡其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爲誠樂矣。而世俗以爲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以知至樂無樂。則世俗之所樂。非真樂也。至譽無譽。則烈士之所爭。非真名也。然後安於無爲。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爲。物惡得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

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未明而槩。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呂註】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孫才顏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天理。故救之之道。為若此。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

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

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呂註】黃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不覺。柳之生其肘也。柳者易生之物。以滑介為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為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道蓋如此。【循本】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冥漠君。冥伯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崑崙之墟。黃帝所曾休息處。因感此人不能如黃帝之昇仙而死也。柳者障柅之柳。檀弓周人牆置翬。注牆柳衣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墟墓之間。意想所致。倏有障柅之柳。出於左手所肘處。不祥之徵。殆將死矣。故其意蹶蹶然驚動而惡之。支離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乎。介叔曰。予無惡。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搏。故死生常理。有如晝夜。何足驚懼。化死也。孟子且比

支離ハ患體難折セルナリ。滑介ハ骨體ナリ。前者ハ形ヲ忘レ後者ハ智ヲ忘ル。冥伯之丘ハ杳冥ニ喻ヘ崑崙之墟ハ玄遠ニ喻フ此句ハ大道ヲ觀シ心虛ヲ形骸シタルヲ云フ。柳ハ障柅多キニヨリ假リテ身ノ名トナス。蹶蹶然ハ驚キ動ク貌ナリ。

雖然ハ空虚ニシテ堅固ナル貌ナリ。
撒ハ旁擊ナリ。
馬捶ハ馬杖ナリ。
亡國ノ事ハ征戰ノ事ナリ。

語ハ一ニ視ニ作ル。

從然ハ從容自得ノ貌ナリ。

司命ハ天上ニ在リテ壽命ヲ司ル神ナリ。

知識ハ平生相識ノ人ナリ。

化者無使土親膚之化。言吾與子適墓觀人之死而觀此不祥死將及我。人有死則我必有死。又何惡焉。或以柳爲楊柳之柳。恐於文義不相貫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獨髑。髑。然有形。撒苦弔。以馬捶。因而

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

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

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

語卒。援髑髑枕而臥。夜半髑髑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

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

曰。然。髑髑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縱然

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

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

之乎。髑髑深矐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

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愛死耳。此莊子之旨也。【呂註】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爲一體邪。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爲而言之乎。【碧虛】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閒爲勞。唯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新傳】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未必無爲。而死未必有爲。未必無爲者。至樂所以缺。未必有爲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觸骸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爲也。有爲而與物相靡刃。則至樂安能內全與。此觸骸之不欲復爲於人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

褚ハ布ノ袋ナリ。綆ハ約款ノ繩ナリ。褚小綆短ク以テ齊侯ノ與ニ大テ語ルベカラザルニ慮フ。齊將内云云ハ齊侯大道ヲ聞キ内自ラ省ミテ己シノ足ラザルヲ知レバ將ニ回ヲ殺サントスルナラント云フコトナリ。

觴ハ酒ヲ飲マシムルナリ、九韶ハ舞ノ樂ナリ。

瓊ハ一ニ澗ニ作ル水中沙澗ノ地ナリ、故ニ瓊陸ト云フ。

鳥ハ人語ケ聞ケバ驚キ懼レテ逃ル、況ヤ噫シキ者樂ヲ以テスルヲヤ。人卒ハ人衆ナリ、魚注ハ卒ヲ讀ミテにはかとトナセリ。名止云云ハ實ノ有ルトコロニ隨ツテ名ヲ得事ノ適スルトコロニ於テ義トナス、是ケ條達達シテ福續扶持スト云フトナリ。

於魯郊魯侯御カヘテ近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爨反。盧轉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秋。鮓。攸。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水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填司馬本作澶。水沙澶也音但。【郭註】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不一其能不同其事者言各隨其情也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呂註】海鳥之說欲學者深思而慎出也衝城窺穴之殊器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暗之殊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過施之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

通。求通則不達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小大。而不過與。過與則不持矣。【碧虛】受命自然。不可
勸成。其猶小彘。詎能容大。稟質定分。不可遷適。其猶短綆。詎能引深。海鳥之驚。九韶如齊侯
之驚。皇道也。人有賢愚。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適用。
則禍去而不危矣。

獲ハ扱クナリ。蓋シ屬獲運中ニアリ故ニ蓋ヲ扱キテ之ヲ指スナリ。唯予與云云ハ倒句法ニテ未嘗死未嘗生即チ生死皆自然ナルノ理ヲ唯ガ予ト汝ト知ルノミト云フナリ。若果美云云ハ汝ハ今死シテ冥冥ノ中ニアリ。冥冥果シテ美フアルカ予生キテ人間ニ在リ。人間果シテ歎フベキカ。生死一理。歎養華竟スルニ定分無シトナリ。種有變ハ變化限リ無キチ云フ。豈ハ水上ノ際垢未ク苦ト成ラザルモノノニシテ。最モ微ナルモノナリ。近蟻之衣ハ水中ノ苔ノ一種水中ニアリテ綿チ張レルガ如クナルモノナリ。陵屯ノ屯ハ阜ナリ。陸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攪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蟻。得水土之際。則爲蛙。蠶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黃。陵烏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鵠。擗都括。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軛生乎九猷。蒼茂。芮炳。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鳥車前車、體積、空
 壤、鳥足ハ草ノ名、百
 ハ蝴蝶ノ一名、脱ハ新
 二皮ヨリ出テタルヲ云
 フ。
 乾餘骨ハ鳥ノ名、新彌
 以下ハ蟲ノ名、羊奚ハ
 草ニテ根ハ蕪ニ似タリ
 ト云フ、比ハ比合スル
 ナリ、不筭久竹ハ竹ニ
 似テ節チ生セザルモノ
 ナリ、青寧ト程トハ蟲
 ナリ、馬ト人トチ草ノ
 名トスル説アリ、機ハ
 道ノ機ニテ無テ謂フ。

【郭註】未嘗死。未嘗生者。各以所遇爲樂。果養乎。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也。種有幾。言
 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爲陸。至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呂
 註】遊魂爲變。無所不之。則百歲獨體何知也。刳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與
 之均矣。汝果養而畏於死乎。予果歡而悅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爲物。
 則其種果有幾邪。故蠶與蟻。衣陵鳥一種也。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烏足
 蟻。胡蝶。與陵屯亦一種也。或得鬱棲。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鵲撥。乾餘骨。斯彌。食醯
 頤。輅。與胥亦一種也。或以菴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黃軹之於九猷。菴芮之
 於腐蠶。羊奚之於不筭久竹。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青寧也。程也。亦一種也。而馬與人。有
 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
 精氣之所爲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碧虛】予未嘗
 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頤養乎。此欲極其不死不生之理也。時列子適逢
 道邊有蛙。因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爲鶉。得水則相繼而生。說文反。劉爲。蠶。遺。類。水。涯。著
 苦如衣。乃科斗所出。遺。類。山。阜。上。變。而。爲。草。名。曰。陵。鳥。藥。名。車。前。草。此。有。情。入。無。情。如。山
 蚓。化。爲。百。合。也。鬱。棲。糞。壤。也。鳥。足。草。生。水。邊。俗。呼。墨。草。烏。髭。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異。由。氣。有
 陰。陽。也。蓋。物。有。相。胥。生。者。不。可。槩。論。胡。蝶。就。熱。化。爲。鵲。撥。初。出。形。潔。若。脫。千。日。能。飛。其。沫。爲
 斯。彌。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無。究。斯。彌。至。食。醯。以下。明。有。情。之。物。觸。類。而。變。菴。芮。爛。草。腐
 蠶。蝨。也。此。乃。無。情。化。有。情。如。朽。麥。之。爲。胡。蝶。也。腐。蠶。生。羊。奚。卽。羊。蹄。菜。有。情。復。歸。無。情。也。羊
 奚。與。不。筭。之。老。竹。比。合。兩。無。情。相。交。而。生。青。寧。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園。多。刺。蝟。是。也。尸。子。云。
 越。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爲。貌。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觸。物。成。變。難。以。致。詰
 也。【江。遜】獨。體。至。於。百。歲。其。遊。魂。之。所。之。更。而。爲。人。亦。已。百。歲。而。死。矣。若。化。爲。物。則。其。更。死
 更。生。其。化。抑。不。可。勝。計。矣。而。爲。空。獨。體。者。方。且。饒。然。有。形。存。焉。列。子。獨。悟。一。身。之。妙。而。獨。體
 又。更。百。歲。之。變。故。列。子。指。之。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卽。其。所。嘗。見。聞

而知其種者。託問於觸髅。以明萬物之變。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而均含至理。無以相異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爲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機則一。出入雖微。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謂出入爲機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一出一入。而神機運矣。陰符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言萬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人反入於機。豈不以人爲萬物之靈。而獨舉以該之歟。【副墨】觸髅在蓬蒿之下。列子撻其蓬。而指之曰。惟予與汝知。而未嘗死也。察其本始。亦未嘗生也。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爲期。未嘗死。又何以滅爲樂乎。如此悅生。悅死。皆屬妄見。予與若同在大造。鑪冶中。鼠肝蟲臂。唯其所化耳。舉其化生。凡有幾種。先自濕化而言。大地塵埃爲息。所吹浮游水上。塵塵相牽。如絲如縷。其名爲氤。蓋水若欲生。河中先有此朕。其在水土相交之際。水得土氣。凝爲體質。名爲龜。蠶之衣。卽水鳥也。生於水爲水鳥。詩所謂言采其蕢是也。龜與蚌依其下。以爲衣焉。生於陵屯。則爲陵鳥。卽詩所謂采芣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陵鳥而得鬱棲。化爲鳥足。鬱棲。糞壤也。鳥足亦草名。其根化鱗。鱗而葉化胡蝶。胥相也。蝶類又相化而爲蟲也。蓋草化爲蟲。質多蠕弱。又生於田。夫野窳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爲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鴝撥。鴝撥。伏土千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乾餘骨之沫。化爲斯彌。斯彌化爲食醢。食醢。蠖也。喜酸而聚醢。故曰食醢。食醢生。頤輅。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軛。黃軛生。腐蠶。腐蠶生。督芮。遞遞相生。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爲一句。羊奚。草名。根如蕪菁。比。合也。其根連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青寧竹根蟲也。循本言。萬載有老人。曾見一蟲。長五寸。後尙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寧者乎。程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今呼虎豹爲程是也。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言長沙武陵蠻生於畜狗。元始祖胎於狼鹿之類。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

情ハまこと即チ實情ナリ、生之所無以爲ハ身外ノ物ナリ、知之所無トコロナリ、及バザルトコロナリ、生命ノ理ヲ知ル者ハ身外ノ物ニ力ヲ用ヒズトナリ。形ヲ養フニ必ズ外物ヲ以テシ生ヲ保タントスルニハ必ズ形ヲ全クスルハ世人ノ見ナリ然レバ外物缺リテ形ハ常ニ存セズ形尙ホ全ク

間只是陰陽二氣循環不息養乎歎乎何容心哉順其自化可耳【管見總論】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爲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蓋天下之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憂是爲至樂也己次載鼓盆而歌獨體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爲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中敘觀化而化及者時變而無惡求己而不得者聞樂而驚愛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并蟲獸生化之非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於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爲化所役不爲機所運造夫大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湛兮若存斯爲至樂也歟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

シテ生養ケルコトア
 難不足爲云云ハ物爲ス
 ニ足ラズト雖モ亦爲サ
 ザルベカリズ、此ノ不
 足爲ト不可不爲トノ間
 ニ處スルコト宜シキチ
 得ザル時ハ自然ニ背キ
 テ爲スコトアルチ免レ
 ズ、若シ之チ免レント
 欲セバ世チ棄ツベシ、
 莊子ハ世チ棄ツト云フ
 ハ世外ニ逃クルニアラ
 ズ世ニ在リテ然カモ外
 物世事チ以テ心チ累ハ
 サザルチ云フナリ、正
 平ハ心自然ト冥合スル
 情態ナリ、與彼更生ハ
 萬物道ニヨリ日夜ニ生
 化ス、吾亦之ト與ニ日
 ニ新ナル也、即チ生
 ナ自然ニ付スルナリ、
 生化チ自然ニ付セバ則
 チ性命ノ理チ盡クス。
 事奚足棄生奚足遣ノ棄
 遣ハ棄遣ニ心有ルナ
 リ、下ノ棄事遣生ノ棄
 遣ハ自然ニ爾ヒ慮無ナ
 ル結果ナリ。
 合則云云ハ天地合シテ
 萬物生シ天地離レテ無
 物ノ始トナルチ云フ。

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
 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遣。棄事則形不勞。
 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
 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
 相天。

【郭註】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
 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則無爲有懷於其間。故彌養之而彌失之。
 養之彌厚。死地彌至。莫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
 生者。從而任之。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所以遺棄之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俱不爲也。天地萬物之父母。以其無所偏爲。故能子萬物
 也。合成體。散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也。能移者。與化俱也。反以相天者。還輔其自然也。【呂
 註】生之所無以爲。非所待而生也。知之無所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
 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
 存生。則世奚足爲。然不可不爲者。人安能免於爲形邪。欲免爲形者。有世而無累。無累則正
 平。正平則不以爲形爲事。而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棄。不棄則累於
 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遣。不遣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稟精於天。
 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氤氳。萬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

潛行不窺ハ和光同塵行
 キテ迷無ク物ノ妨ゲテ
 ナサザルナリ、常人高
 キニアレバ則チ慄ル、
 至人ハ高卑チ一ニス、
 故ニ慄レズ。
 形貌聲色ノ物ハ皆相
 同シ、何レモ無物ノ先
 ニ至ルニ足ラズ、其然
 ル所以ハ形迷ニ拘ハル
 ナリ也、同シ物ノ中
 ニチモ人能ク無形ノ先
 ニ至リテ無化ニ止マリ
 (即チ大道ニ致スル
 ナリ) 其至極ニ至レバ
 物之ヲ止ムルチ得ズ、
 此人ハ自然ニ受ケルト
 コロノ性分ニ止マリ、
 (不淫ノ淫ハ過ケル
 ナリ) 無始ノ大道ノ綱
 紀ニ處リ、自然(萬物之
 所終始)ハ道即チ自然ナ

精萬物化生是也。合則不虧。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稟於天者。反以相
 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劉槩】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達命
 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所無以爲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爲也。知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
 凡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求不爲。與道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纏而不相離
 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理觀之。於斯三者。累易遣也。累可去。則世於我
 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循本】反以相
 天。天叶韻。能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也。有生本具此精。役役世事。幾失之。今能更生
 則又具此精矣。與我此生者天也。我又能與天存此生。是相天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
 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
 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
 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
 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
 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

性命ノ内ニ止マリテ其
 外ニ出テザルヲ云フ
 千將鏖第ノ名銀ハ髣
 ガ人ヲ殺スニ用ヒタル
 モノナルモ、髣子復セ
 ントスル人ハ世鮮ヲ怨
 マズ、飄瓦ハ風ナドニ
 ヲリ落テ來ル瓦ナリ、
 此瓦人ヲ傷クト雖モ人
 之ヲ怒ラズ(伎心ハ物
 ニ適フ心ナリ)二者皆
 無心ナレバナリ、人モ
 道ニ循ヒ無心ナレバ天
 下平均、攻戰殺戮ノ患
 無シ、開人之天ハ人ノ
 知欲ヲ開クナリ開天之
 天ハ虚無ノ心ヲ開ク也
 下ノ開天ハ開天ノ天ナリ
 開人ハ開人之天ナリ
 不厭其天云云ハ天理ヲ
 察テズ亦人事ノ爲サザ
 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ハ之
 ナ忽ニセズ一ニ自然ニ
 循ヘバ民皆其真ヲ用キ
 ルニ至ラン。

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
 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
 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
 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鏖干。雖
 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
 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
 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郭註】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
 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於極。非物所制也。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也。
 藏乎無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者。物之極也。一其性。飾則二矣。養
 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之。萬物皆造於自爾。若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非自然
 無心也。聖人藏於天。則不闕性分之外。故曰藏。干將鏖。與讐爲用。然報讐者不事折之。以
 其無心也。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也。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
 也。無情之道大矣。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
 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

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呂註】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邪？誠能守乎純氣，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以至虛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哉？譬龍之爲物，合而成體，則上極下蟠而無不至，散而成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則奚足至乎先？均是色而已，先則未有物之初，色則物之已有，奚足以語純氣之守？至虛之遊乎物之造乎不形，則非象貌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去矣。夫得是而究之者，將處乎不淫之度，則不儼不味，適與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紀，則始終相反乎。此不可得而究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也。一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則性脩反德，而與造物者同之乎不形。若是者，守全而無卻，物奚自入焉？夫全於酒者，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則藏於天而全之者，宜其物莫能傷也。常有司殺者殺，則人之遇之如干將飄瓦而已。此天下所以均平。雖伐國而無攻戰之亂也。開天者德生，以其併忘其無知無爲也。開人者賊生，以其德有心而心有限也。不厭其天，則開之而已，不忽於人，畏人之所畏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真矣。【江適】至人不離於真者也。真在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者也。關尹以謂至於此爲純氣之守，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爲真也。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猜慮，外恃盛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近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爲水火，與之爲一體矣。此其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貌象聲色皆謂之色者，凡物自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而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有形者皆屬造化，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矣。得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泯絕是非，雖獨正不足，以命矣。夫甚易知甚易行，不違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淫之度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者，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萬物得之以消息滿虛，其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也。一其性則不二，養其氣則不耗，合其

德則不散。若是則能上與造物者遊。是通乎物之所造也。通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無郤也。其神無郤。則純氣之守固矣。物奚從而入之。夫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全。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造物也。然神生形者也。愛其形者。神未必守。舍其神則物莫之能造矣。醉者之於車。乘墜皆莫之知。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車也。祇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夫其得全於酒。徒以沉湎而迷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真知之無知。則水火猶不能焦溺。況於墜車邪。此全於天者。斯物之莫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久視之道。【通義】造乎不形。無始也。止乎無所。化無終也。物焉得而止言。過化存神者。外物不滯。其太虛之體也。【方子及】德生謂天德出寧。賊生謂六賊相攘。故天可常也。不可厭也。人可慎也。不可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居。僂屢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

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カサネテ丸上。二而不墜。則失

者銜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

處身也若厥一作株拘渠。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

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

痾僂ハ俗ニ謂フセむしナリ、承蜩ハ竿ヲ持テテ蟬ヲ粘ルナリ。累丸ニハ竿ノ上ニ丸ヲ累ヌルナリ。

厥株拘ハ枯株ヲ豎ツルガ如クニテ動かザルヲ云フ、厥ハ堅ト訓ズ。不反不側ハ心神凝定ノ貌ナリ。

儂丈人之謂乎。

厥株拘李云厥豎也株拘枯樹也崔譔云概株拘斷樹也乃疑於神本作疑以下文照之當作疑今從東坡更定

【郭註】累二九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而不墜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處身若概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也何爲而不得者言遺彼故得此也【呂註】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江通】學承蜩於累丸者丸之爲物可轉而反莫適爲反能累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定執臂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而承蜩所以猶撥之也夫以蟬翼輕迅而取之猶撥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列故曰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概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內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外忘物矣物我兩忘奚止可以承蜩故孔子冀其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全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蜩之爲物舍卑穢趣高潔其鳴以時不食而無求得形神之道者是所以託之承蜩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

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

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

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

數能トハ習フテ能クスルヲ云フ
没人ハ善ク水ニ入ル者ナリ
未嘗見舟トハ水ヲ視ルコト平地ノ如クナルナリ

舍ハ心ナリ、舟ノ進退ニ隨テ方便處ナルモ

皆自然ニシテ心ニ介セズ既ニ水ヲ忘レ亦心ヲ勞セザルナリ。
注ハ射ナリ、射テ物ヲ賭ケルヲ云フ、賭ケルトコロノ物愈々クシテ心愈之ニ引カレテ技愈拙トナルナリ、鈞ハ帶鈞ナリ、帯ハ心くらむナリ。
此節人、生テ愛惜シテ之ヲ美ヘバ反リテ生命ノ情ニ遠セザルニ至ルヲ言フ。

拔簪ハ簪ナリ、弟子トシテ洒掃ノ職ニ供スルヲ云フ。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郭註】物雖有性亦須教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耳。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卻退於坂。覆卻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以注觀之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乎。【呂註】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卻不足以與此。【江濤】水負舟者也。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爲津人不能盡其巧也。有習於水勇於泅者雖不學操舟而津人之妙可倅矣。蓋不習於水方惕然震悸。唯沉溺之是虞。尙何舟之能操邪。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抑亦忘舟矣。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涉難馭世者猶操舟以濟人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沒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濟世也暇矣。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慥而巧喪。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曷亦定其內外之分。等黃金爲瓦甓。則無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舍我矣。然此終不可強爲也。惟有道者其爲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爲大拙者乎。故曰大巧若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

水飲ハ水ヲ飲ムナリ、不與民共利ハ人ト名利ヲ爭ハザルナリ。高門云云ハ大家小戸（廉ナ門ニ懸クルヲ懸薄ト云フ小戸ヲ指ス）ノ別無ク趨走度申シテ名利ヲ得ルニ汲汲タルナリ。入而藏ハ内ヲ養フニ過ケルナリ、出而陽ハ外ヲ養フニ過ケルナリ。柴立ハ枯木ノ如ク無心ニシテ立ツナリ、三者ハ上ノ三句ヲ三フ。長後ハ道路ノ險阻ニシテ長ルベキモノヲ云フ。

單善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拔簞范無隱云。拔讀如拂。高門。大家也。縣薄。謂懸帷薄於門首。閭閻小戶也。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後者。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稿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十殺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呂註】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毅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而藏。毅則出而陽。皆有心而爲之。柴立則無心。中央則非其後者也。【循本】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其在後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

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外但當養其內柴立者如槁木之立也柴立其中央者不出不入也。

祝宗人立端以臨牢筴說稅。斃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懔汝。

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

爲斃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

有軒冕之尊死得於椽直轉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斃

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斃者何也。椽椽羅云畫盾也詩蒙伐有苑謂畫雉羽之文於盾

上聚僂曲薄所以捲聚物者

【郭註】欲瞻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呂註】爲斃謀去之自爲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斃哉以世爲之累也故唯棄世遺生可以無累。【疑獨】爲龜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留骨而貴爲斃謀則願食糠糟而措牢筴不願加肩尻乎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斃其意可知。【口義】玄端冠也。椽芻養之也椽机也曲而可以聚物曰聚僂椽筴之類也左氏宰夫脯熊蹯不熟殺之奠春即此義。【方思善】椽椽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椽畫椽車所以載柩聚當作藪才官反僂當作藪力九反謂殯於藪塗藪藪之中也而舊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藪塗龍輻以梓又云設藪藪同柳藪聚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輻則篆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斃之生斃猶不爲之豈有人而不如斃乎。

祝宗人ハ宗廟ノ祭ニ與
カレ官。
坐筴ハ筴ヲ指フ所ノ木
欄ナリ。
彫俎ハ彫飾ヲ施シタル
俎ナリ。
軒ニ乘リ冕ヲ戴クハ大
夫以上ノ位ナリ、膝楯
ハ机ノ文飾アルモノ、
聚僂ハ竹ニテ作り物ヲ
捲クニ用ヘルモノ、死
得云云ハ刑戮ニ觸レ身
椽椽ノ上ニ置カレ利餘
ノ屍ハ聚僂ノ中ニ捲カ
ルルチ云フ、去之取之
ノ之ハ死ナリ。

不知病之去也。蜚羅云音聾。赤駁蚘蟬也。

【郭註】此章言愛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己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莫之傷也。【管見】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敖以妄而止。妄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逐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為治病之良劑歟。蓋戲死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據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瀟池君獻璧之事。則鬼不為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渚省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

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張湛】此以養雞喻養生。虛憍恃氣。無實而自矜。猶應嚮景。接悟之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己之勝也。雞雖鳴而已無變。則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能使物不生心。此養之至也。【江遜】雞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燃。故雞為善鬪之畜。虛憍則

廣雅云云。俗謂空
感。類。橋。高。頭
子。樂。ル。ナリ。
應。景。ハ。他。鷄。子。見。聞。ス
レ。バ。直。ニ。相。和。ス。ル。ナ
リ。

呂梁ハ黄河ノ水ノ大石
ニ阻セラレテ飛瀑トナ
ル所ナリ其所在ハ衆説
一ナラズ。

塘下ハ岸下ナリ。

齊ハ水ノ濶キテ入ルモ
ノナリ汨ハ復々騰リテ
出ブルモノナリ。

傲恃氣則凌雖未見雞而求敵無所不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豈能必勝哉故問其可闕曰
未也猶應影嚮則能不恃其氣顧影之所嚮則應之爾疾視而盛氣則弗遂於影之妄見嚮
而應之也有敵之者至致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而疾視則其神不寧盛氣則其心不平雖
弗與之鬪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爾故曰未也故其幾矣之後雞雖鳴而無變
望之似木雞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雞雖竦而鳴我不聞其聲矣與槁木奚以
異哉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雞皆莫之敵但反走而服若老聃之降胡俗
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爲絳宮於禽爲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
莫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飢翱翔八表唯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懷不爭
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管見】雞已乎當從列子作雞可闕已乎莊文脫略
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
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
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
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
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膺俱入與汨骨偕出從水之道
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

故ハ齊慎ナリ。

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齊與臍同。左氏噬臍亦作齊。水滌入處也。汨水滾出處也。

【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不任己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之道。何往而不通哉。【張湛】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絕水曰梁。始乎故者。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乎性者。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成乎命者。自然之理。不可以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呂註】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猶可蹈也。至於龜鼈之所不能游。則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宜其無所蹈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為故。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為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為性。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人所不能及也。【江適】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呂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龜鼈魚鼈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為私也。則亦不若是之妙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若夫人者。所謂得之以游大川者也。【管見】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與物無逆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歟。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

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

鐻ハ樂器ナリ、猶鬼神ハ鬼神ノ作リシガ如シトナスナリ。

輒然ハ動カザル貌ナリ
外滑ハ外物ノ心ヲ亂ス
モノナリ
觀天性云云ハ精シク木
ノ天性形體ヲ觀木ニ已
ニ鑪ノ成ル象アルガ如
ク吾心ト木ノ性ト相合
フモノヲ得テ然ル後ニ
之ヲ取ル(加手ハ取ル)
トナリ

進退ハ直ニシテ周旋ハ
圓、莊公祖繼文繼ノ文
モ之ニ過ギズト思ヒ更
ニ鉤ノ如ク回旋シ百回
同一ノ輪ヲ往復セシメ
ルナリ

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

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

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

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鑠。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

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鑠。羅云。鐘鼓之拊。

【郭註】視公朝若無。則跋慕之心絕矣。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事去也。必取材中者。然後加手焉。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此則盡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消。而欲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疑獨】梓人名慶。鑠。止樂之器。一名鼓。象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齣。齣。未嘗耗氣。虛一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忘利也。不懷非譽。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與天爲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鑠合者。然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

求焉故曰敗

【郭註】馬力竭而猶求焉故敗。明至當之不可過也。【呂註】稷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既竭之後則爲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爲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成矣。【碧虛】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如鉤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蹶敗由策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管見】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組織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而人亦勞只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

桎チカラ蓋猶過也但以手旋而過於規矩精之至也。

【郭註】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呂註】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平規矩蓋則其畫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忘足忘要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

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是非生於不適耳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猶

旋ハ古ノ工人ナリ其圓
ヲ畫クニ尙ホ規ヲ用フ
ト雖モ畫クトコノ規ト
密合シテ之ヲ載フトナ
リ指與物化ハ指ト物
ト相知ラズ無心ニシテ
動キテ密合スルナリ
靈臺ハ心ナリ心純一ニ
シテ物ニ拘礙セザルナ
リ
心純一ナルハ不内變ナ
リ物ニ塵接シテ然カモ
自然ナルハ不内從事ナ
リ會之適ハ道ニ合スル
適ナリ始乎適云云
ハ其極ニ至レバ常ニ適
シテ然カモ適ト云フコ
トナモ忘ルトナリ。

未適也。【碧虛】忘足忘要未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況於末乎。內外在我。所遇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倕之妙。亦猶是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

宥真云云ハ秋水篇ニモ見ヘタリ此亦小人ニ至道ヲ語ルハ遇、其心ヲ驚カスノミナルニ喩フ。

款啓ハ小見ナリ。

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駮以車馬。樂鳩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款竊同。小竅也。啓開也。款啓言小見也。

【郭註】忘肝膽遺耳目。聞付自然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率性自爲。非待而爲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以鳥養鳥。各有所便也。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呂註】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爲一。若孫休之所爲。則反之者也。其間斯言也。不能無憂驚眩視。而不敢飲食。故終之海鳥之說云。【管見】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徑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彷彿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爲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臥。莫非無事之業。所謂出世間矣。何爲可待。何長可宰邪。今汝飾知修身。昭若日月。以攬世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

之知復也。【新傳】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之。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牢九韶耳。安能無驚。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感也。夫莊子之作此以覺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嘆而寓其意也。若莊子者可謂能盡其意者乎。【管見總論】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僥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爲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爲者。己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視車。譬者之於鑊。于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塗。在乎鞭後而戒危。說筵噲貪爵者不知。見鬼顯不能害。盲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諄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爲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爲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與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爲可重。而能警乎衽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鷄。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鼓而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己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

門人莊子ヲ稱シテ夫子ト爲スナリ。

似之而非道二似テ道ニ非ルチ云フ故ニ尙ホ累ヲ免レズ。道徳ニ乘シテ世ニ浮遊スレバ材不材ヲ忘レ又中チ忘ル故ニ能ク時ト俱ニ化シ世ニ和シ萬物ノ始メニ遊ビ物ヲ制シテ物ニ制セラレズ故ニ累無シ。萬物ノ情人事ノ傳（常チ云フ）ハ合離成毀等常ニ相依リテ變化常無シ故ニ材ニシテ伐ラルルアリ不材ニシテ殺サルルアリ一チ以テ論ズベカラズ變ニ注リテ常ニ通ズルハ唯テ道徳ノ獨ニ遊ブニアルノミ。

日。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閒。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傳。司馬云。事類可傳行也。

【郭註】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胡可得而必乎哉。言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能涉變而常通耳。【呂註】聖賢之

往ハ然名ハ宜條、市南
 二居ルヲ以テ此稱アリ
 楚ノ人ナリ、
 或ハ無ニ須臾離居然
 不_レ免_ニ於患ト云ムア
 一、居然ハ安然ナリ、
 患子得_レキ理由無キニ
 患子免_レザルニヨリ此
 語ヲ用ヒタリ。
 豐狐文豹ハ皮毛豐美ナ
 ル狐、皮毛文章アル豹
 ナリ。
 隱約ハ窮乏ナリ、胥疏ハ
 相遠ザカルナリ、人ト
 遠ザカルヲ云フ。
 機辟ハ宜忌ナリ。
 列形去皮ハ身ヲ無ミシ
 國子忘ルルナリ、洒心
 ハ智ヲ忘ルルナリ。

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數言之。深戒乎材之爲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邪。則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閒。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爲體。不涉兩端。亦非中泉。則材不材之閒。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乖。豈係乎材不材之閒。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云衆父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廉則見挫。尊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閒。欲免乎累。何可必得。欲無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須溪】離之毀之挫之議之虧之。皆人情不相樂也。賢則爲人所忌。而謀之。不肖則人且欺之。極浮世薄惡之滋味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河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

知作云云ハ結作スルコトヲ知ラズトナリ。

編狂妄行云云ハ心ノ欲スルマニ行ヒテ大道(大方)ニ合フチ云フ、其生一ノ樂其死一ノ葬ハ終始此ニ處ルベキナ云フ。

市南子ハ建德之國ノ民ヲ舉ゲテ修養ノ法ヲ言フ、眞ニ魯君チシテ此地ニ往カシメントスルニアラズ、魯君悟ラズ道ノ遠キコトナドチ舉ゲテ問フ、此ニ於テ市南子漸ク其ノ本意ヲ明カニス、形倨ハ己ノ身チ有セザルナリ、留居ハ國チ有セザルナリ、送君者皆自崖而反云云ハ他人ハ深遠チ恐レテ敢テ送マズ君獨リ此ヨリ送マズ超然トシテ萬物ノ上ニ獨立セントナリ、大莫、大無ナリ道ノ大ニシヤ無方ナルチ指ス。

偏ハ性急ナリ。

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

張ハ船ヲ開クナリ、飲
ハ退クルナリ、蓋ハ
怒罵ノ聲ナリ、向也虛
ハ船ニ人無キヲ云ヒ、
今也實ニ船上ニ人アル
ヲ云フ。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
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云急也。

左傳云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無
須臾離絕句。大莫莫無也。憚爾雅

【郭註】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故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
任其自化。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若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
大乎。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君乃謂真欲使之南越也。形倨躡礙之謂。畱居滯守之謂。
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喻
絕情欲之遠。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有人者有之。以
爲己私也。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者也。故堯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
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遊於大莫之國者。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
則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呂註】以魯國爲皮者。患之所生出乎不能忘其國也。蓋
形不遺。則國得爲之累。剝形所以去皮。心不白。則欲得爲之染。酒心所以去欲。雖人入天。此
爲遊于無人之野。建德之國。所以立道也。其民愚朴寡欲。則非屬於文之不足。作不知藏物
至而供其求。與不求。報仁而不以爲恩也。不知義之所適。則不尙往來。不知禮之所將。妄行
而蹈大方。可樂可葬。則終始所不去也。建德之爲國如此。而所以不能遊者。以國與俗靡之
而已。弃德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則不勞而至矣。大道邇且夷。而人視之若遠且險者。以形倨
而不遜。畱居而不進耳。以無形倨。無畱居而爲車。以少費寡欲而爲糧。其患不能達哉。不見
其崖。與乎無窮之遊。送君者自崖而返。則拘于虛。而畏其深遠者。莫之敢前。君自此獨立無

疑ハ鐘ナリ。

疑ハ鐘ナリ懸クル架ナリ上下ハ架上下二層ナルナ云フ。

何術之設ハ何ノ術ヲ以テ作リシカト問ヘルナリ。

一之問云云ハ自然ノ理ニ極ヘルノミニテ術ヲ用ヒズト云フコトナリ。既彫云云ハ圭角ヲ去リテ自然ノ樸ニ歸スルナ云フ。

侗乎ハ無情ナリ、儒乎ハ慮ル無キナリ、怠疑ハ忘ルガ如ク疑フガ如キナリ、萃乎ハ塊然タルナリ、芒乎ハ無物ノ狀ナリ、物往來シテ吾之ヲ送迎セズ心ヲ往來ノ間ニ用ヒザルナ云フ、彊梁ハ多力ニシテ不順ナルナリ、曲傅ハ已ニ附順スルナリ、自窮ハ物ノ自ラ然ルナリ、有大塗云云ハ事ニ新ビ道ニ資リテ自然ニ

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億遊乎此。非有於人。非見有於人也。堯之爲堯如是而已矣。大莫建德。卽前章所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虛船觸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德而浮游者。其于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

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

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僮乎其

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

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

塗者乎。北宮奢。衛大夫也。成上下之縣。褚云。設架懸鍾。上下各六。所

謂編鍾也。彊梁。多力也。曲傅。司馬云。謂曲附己者隨之也。

【郭註】泊然抱一。非敢假設以益事。復歸於朴。還用其本性也。侗乎無識。任其樸也。僮乎怠疑。無所趣也。送往迎來。無所忻悅也。勿禁勿止。任彼也。從其彊梁。順乎衆也。隨其曲傅。無所係也。因其自窮。用其不得不爾也。賦斂當故無損也。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呂註】有術設其閒。則非所謂一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侗乎無識。不知誰何。僮乎怠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彊梁无所抑。曲傅无所遏。而出于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以其无所設于一之閒而已。況天下之理有

大塗者乎。庖丁所以遊刃於其閒而有餘地也。【循本】道一而已。若有作爲便貳之。以二矣。

大塗者乎。庖丁所以遊刃於其閒而有餘地也。【循本】道一而已。若有作爲便貳之。以二矣。

シテ成レリト云フコトナリ。

紛紛猥猥ハ舒遲ノ貌、或ハ云フ飛ビテ高カラザル貌ナリト。道者ハ獨様モズ衆鳥ノ間ニ居ルチ云フ。緒ハ次第ナリ、物ヲ食フニ順序ニ隨ヒ敢テ他ノ先トナラザルチ云フ。明汗ハ他人ノ汗ヲ明カニスルチ云フ。道流云云ハ道道流行シテ天下ニ滿テ而カモ光チ縉ミ輝チ既クシテ此ニ居ラズ、道世ニ行ハレテ而カモ名ヲ藏クシテ述チ晦マシ朴素(純純)ニシテ物ニ混ジ(俗世)狂ニ類シ、聖ノ述チ削リ權勢ヲ棄テテ心ヲ功名ニ留メズ、人ヲ責メズ亦人ニ責メラズ、至徳ノ入ハ世ニ聞コエ

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侷乎、无識之貌。儻乎、无心之貌。萃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无心也。彊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傅之人。一聽其自然。因其自究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斂之事且然。況以大道治天下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猥猥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名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

ズ、汝何スレゾ名聞ナ
カトナリ。自ラ衆ヲ招ケル

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序栗入獸不亂羣入
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務翫狝司馬云。舒遲貌。迫脅而棲。李云。迫脅在衆鳥中。纒得容身而宿。辟害之至也。

【郭註】聖人無好惡。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不敢爲前爲後者。常從容處中也。食必取其緒。期于隨物而已。行列不斥。與羣俱也。患害生于役。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爲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于世矣。故夫昭昭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蔡以托意。恃功名以爲己成者。未之嘗全。功自衆成。故還之道昧然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此耳。非由名而後處之。純純常常。乃比于狂。无心而動。故也。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寂泊无懷。乃至人也。故曰。至人不聞辭。交遊去弟子。取其弃人閒之好也。不亂羣。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所不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无受害之地也。【呂註】紛紛狝狝。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无能。弘援而飛。迫脅而棲。則躊躇不得已於動止之閒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處乎不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羣於人之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之。以還與衆人。此大成之人所爲也。道流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比狂。猖狂妄行也。不爲功名。還與衆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陳蔡之厄。所以處之。非不足於此。亦知之所无。奈何耳。學仲尼者。苟不知有所謂行列不斥。與鳥獸之可入。則不至揭日月而行。而爲功名之所累者。幾希。【管見】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勻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因之。唯呂氏從居從處爲句。甚當。蓋得應是德名。應是明。庶與上文義協。

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

假國ノ名。
亡ハ逃ケルナリ。

布ハ貨財ナリ。

彼ハ璧、此ハ赤子ナリ。
林回ハ殷ノ逃民ナリト
云フ。

挹ハ音義共ニ揖ニ同
シ、揖讓ノ禮無クシテ
相愛ノ意日ニ加ハルト
ナリ。
冷ハ曉トスナリ、眞道
ヲ以テ寓ニ曉トスナ
リ。或ハ眞冷ノ二字ヲ
其會ノ誤ナラント云
フ。

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
桑庠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趨。或人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
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
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
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
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損書。弟子
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庠又曰。舜之將死。眞冷禹曰。
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
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李云。桑姓。庠其名。
隱人也。假國名。林

舜ノハ形ニ縁リ情ニ率ガヒテ儉ラズ墮メザレバ形常ニ全ク情常ニ逸シ朴ニ任セテ逆ミ物ヲ待ソコトナシトナ

大布ハ粗布ナリ袖ハ補綴セルナリ、絮ハ帶ナリ正ハ中ニテ結ブナリ係履ハ履破レテ繩子以テ穿ケルナリ。

指棘枳枸ハ共ニとげノアル木ナリ、加急ハ筋骨ノ強直ニナルヲ云フ。

比干云云ハ此カレ時ニ還ハザル場合ニ強テ道

同司馬云、殷之逃民之姓名布謂貨財也、真冷疑是其命二字譌書耳。
【郭註】君子之交、去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无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者、去飾任素、故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固不待物、朴素而足也。
【呂註】學孔子而不知所謂天屬、唯學與書之爲務、則所以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此絕學捐書之尤至者也。
【管見】待字无二義、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爲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屨葉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枅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倍心徵也夫。

チ行ハント欲セバ比干
ノ如キ運命ニ遇フベシ
前鑑昭昭タリトナリ。

槁木ハ凡。槁枝ハ槁ナ
リ。蔡氏ハ古ノ無爲ノ
帝王ナリ。策ヲ以テル
ヲ撃テリ。故ニ有其具
ト云フ。數ハ韻英ナリ。
無宮商ハ五聲ニ合ハザ
ルナリ。粹然ハ栗然ニ
同シ聲ノ清淡ナルチ云
フ。仲尼恐云云ハ顔回
ガ孔子己ノ道徳ヲ廣メ
テ大ニ至ランコトヲ求
メ己ノ身ヲ愛シテ厄
ニ遇ヒテ哀ニ至リ此カ
ル歌ヲ歌フト思ヒ誤ラ
ンコトヲ恐レタリトナ
リ。無受天損ハ窮厄ニ
處リテ樂シムナリ。無
受人益ハ富貴ニ居リテ
常ニ存スルナリ。無始
而非卒ハ變化窮リ無キ
ヲ知リテ心ヲ以テ物ヲ
逐ハザルナリ。人與天
一云云ハ我ニアルモノ
皆自然。今ノ歌フ者モ
我ニアラズトナリ。
窮極。窮塞。不行ハ推
セドモ行ク能ハザルナ

【郭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矣。【呂註】雖放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虛己以遊世之證也。【疑獨】莊子以騰猿自喻得耕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處柘棘枳枸之間謂遭昏主亂相雖欲不憊不可得也如欲強以直言行道比干之見剖心徵驗昭然也。【口義】大布粗布也。屨帶也。係履履弊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也。蔓纏繞也。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不柔上著加急字其狀猿尤精。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

焱標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

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

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

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

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

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其在外者

運物之運ハ氣數チ
 云フ、言與之云云ハ吾
 亦自然ト備ニ行クトナ
 リ、為人臣者云云ハ人
 臣タル者君命ニ當リテ
 敢テ之ニ違ハズ、況ヤ
 人ノ天ヨリ命セラルル窮
 塞ニ當リテチヤ、唯之
 ニ處リテ樂ムアルノ
 ミ。
 始用云云ハ人ノ順境ニ
 立チ富貴意ノ如クナル
 ハ是レ物ノ利スルトコ
 ロニシテ已ニアラズ是
 レ命ノ外ニ在リ遇然來
 リテ吾ニ寄スルモノノ
 ミ吾登ニ之チ取ルニ心
 アランヤ、鶴鶴ハ燕ナ
 リ吾チ遊クルチ知ルコ
 ト最モ勝レリ、飛ンテ
 人家ニ入り一見シテ宜
 シカラズト爲ス處ハ親
 ルニ遠アラズシテ飛ビ
 去リ口ニ啣ミソ物チ地
 ニ落スモ其儘拾ハズシ
 テ去ル、燕人チ長レテ
 而カモ人ニ依リテ居
 ル、而シテ人之チ害セ
 ズ、人亦人間ニ在リテ
 富貴チ受ケルモノヨリ
 厭ハレズ、猶ホ社稷ノ
 極メテ實クシテ然カモ
 神ノ如ク人ノ請ニ應ジ
 テ福チ授ケルニヨリ人
 ヲ常ニ求メラルルコ

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
 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
 而襲諸人閒。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
 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
 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
 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儻來不可禁禦。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
 卽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究也。人與天一。皆自然也。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
 逃。僭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
 爲四達。旁通故可以仰高天。物之所利。非己求而取之。吾命其在。外者。言夫人之生。必外有
 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私取之。謂賢人君子之取爵祿。非私取也。受之
 而已。若鷓鴣之畏人。而入於人閒。此所以稱知。況之聖人。則立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相與社而稷之。此无受人益。所以爲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以待之。无所爲懷也。凡
 所謂天者。皆明不爲而自然。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是以聖
 人晏然无務。而體與變俱也。【呂註】焱氏之風。猶焱氏之頌。已自無己而廣之。則是造大。愛
 之。則是造哀也。無受天損易。无受人益難。今則天損而已。安用廣己以造大邪。无始非卒。正

ト無ク、我クシテ人其ノ實ヲ忘ルルヤウニスレバ富貴ニシテ常ニ存スベシトナリ。
 化其萬物云云ハ道萬物ヲ生シテ變化窮リ無シ人其變化ノ中ニアリテ之ヲ知ラズ、日夜相代リテ終始スルトコロヲ知ラズ往ク者送ルベカラズ來ル者迎フベカラズ冥ヲ守リテ待マンノミトナリ。
 有人天也云云ハ人已ノ力ニテ生ズ自然ニヨリテ生ズ天亦自カラ生ズ自然ニヨリテ生ズ故二人天皆自然ナリ然ルニ人往往自然ナルコト能ハズ（不能有天）是レ人ノ性ノ上ニ加損スルトコロアリテ自然ニ順ハザルガ故ナリ聖人ハ則チ安然トシテ化ニ隨ヒテ往キ自然ニ任セテ終ハルトナリ。

以待之。人與天一。晏然體逝而已。安用愛己以造哀邪。知今之歌者。則知所以爲始卒。爲天人者。莫不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閉。無受天損。則與之偕逝。不敢以爲損而去之也。執臣之道。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天乎。此無受天損。所以易也。爵祿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爲益。與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以爲物之所利。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鷓鴣之畏人。而襲人開。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無受人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卽不化者也。又惡知其終始哉。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此有之所以爲天。知其爲天。則晏然體逝而終矣。【口義】稿木。几也。稿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無其數。無節奏也。無宮角不合五音也。廣己。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無畔岸。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于哀傷。人與天一。言在我者皆天理也。無受天損。貧而樂也。無受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之不去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偕逝。卽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四達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矣。爵祿外至。亦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耻之。視如盜竊然。吾雖欲不取。而有推之不去者。如公孫賀拜相而哭之類。此無受人益難也。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但居造化之中。待之而已。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此性與生字同。人性生而有者。皆得之於天。豈人所得而與哉。故聖人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副墨】推己而或至於大。則推己者過矣。愛己而或至於哀。則愛己者過矣。於是爲發。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急爲定箇。歌者之誰。誰卽齊物論怒者其誰之誰。能知此誰。則知誰受者。誰不受者。徵求到底。將見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而在我之天定矣。然非顏子不足。以語此。【筆乘】犁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飢渴寒暑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之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人惡能逃之。但當與之偕往可也。鷓鴣。燕也。不給不暇也。實

樊榘ナリ、一ニ竺ニ
作野ノ古字ナリ。

運寸ハ四ケ一寸ナリ。
殷ハ大ナリ。逝ハ巧ニ
曲折シテ行クヲ云フ、
異大ニシテ飛ブコト曲
折ナラズ目大ニシテ視
テ、故ニ莊子ノ類ニ觸
レタリ、履音クワ
ク、疾ク行クナリ、語
ハ開テ例フナリ。
執野ハ草ヲ執リテ白ラ
身ヲ隠クスナリ。

虞人ハ山林ヲ掌ル官、
虞人莊周栗ヲ盜ヨタリ
ト思ヒテ罵リ問ヘルナ
リ。
不庭ハ庭ニ出テザルナ
リ。
守形ハ生ヲ養フナリ、
鶴ヲ追フニヨリテ身ヲ
忘レタリ、是レ人慾ヲ
水ヲ以テ天然ノ清濁
ヲ以テセルナリ。

如易自求口實之實。社稷春秋祭社稷時也。君子視無功之爵祿。如盜竊然。豈有心拾取之。而命之所制。亦有不得自由者。故曰非己也。命有在外者也。如燕於己之不宜處。目不及視。雖弃其口實。亦所不顧。其畏人甚矣。而不能不處於人閒。則以社稷之時。有若或驅之。而不得自主者。耳。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故云然。數語本非難解。而舊註多謬。聊為疏之。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
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
大不覩。褰裳蹞步。執彈而畱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
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
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
人逐而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
項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
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
身。異鵠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其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

以不庭也。

司馬云。雕陵。陵名也。樊。山樊也。運寸可回一寸也。殷。大也。曲折曰逝。李云。翼大逝難。目大觀希。故不見人。雷。司馬云。伺其便也。諱。詈也。三月當是三日。以頃閒照之。可見從其俗。碧虛本作從其令。

【郭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目能觀。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所謂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諱問之也。身在人閒。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迷於清淵者。言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吾為戮。以見問為戮也。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摺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呂註】觀異鵲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處人之諍。足以為辱。是忘身也。動與物交。即濁水。靜而玄覽。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以無害。而畏人之所畏。又不可不然也。

陽子ハ楊朱ナリ。

自賢之行ハ自ラ矜ルノ行ヒナリ。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陽子。司馬云。陽朱也。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張湛】夫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己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新傳】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所

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歟。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此外忘其形而惡美從而兩忘也。豈爲不全性命之情歟。故莊子於篇終言之。【江適】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真理，所惡於逆旅之妾者，非謂其美也。以待其美，故賤之所貴於逆旅之人者，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故取之如俾逆旅之妾，亦不恃其美而去，自賢之行，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爾。【管見總論】是篇以山木命題，卽大樗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爲著迹，中間一路，猶涉殺謫，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二者而獨立，秉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斂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鸚鵡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挾彈乘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趨，帝舜令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焱氏明處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真似者也。故真人不憚諄復，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莊子翼卷之六終

莊子翼卷之七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ハ千夏ノ門ニ出
テ魏ノ文侯ノ師ナリ。

八鏡云云ハ鏡ハ人ニシ
テ自然ノ大徳アリ、心
ヲ保ツ清クシテ而カモ
偏セズ能ク物ヲ容ル、
人ニ無道ナルアレバ言
ヲ以テ責メズ唯ク己ノ
容ヲ正クシテ自然ニ之
ヲ悟トシ不肖ノ念自ラ
消滅セシム、其徳大ナ
リヲ以テ無擇ノ里人得
テ稱スル者無シトナ
リ。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
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

土梗ハ土人ナリ、學ビシトコロ未ダ眞ノ人タルノ道ニアラザルチ云フ。

溫伯雪子ハ南方ノ賢人ナリ。
魯人ハ孔子ノコトナリ。
明乎禮義云云ハ人爲ノ禮義ニ拘ハリテ本心ノ眞ヲ知ラズトナリ。
擬我ハ我ヲ益スルナリ。

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儼然失志貌。土梗土人也。

【郭註】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眞不失。夫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也。清虛正己。而物邪自消。形不欲動。口不欲言者。自覺其近也。土梗者非眞物也。魏眞爲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呂註】其爲人也眞。則固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緣物。眞人則虛緣而葆眞。凡人之清則患於太察。眞人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改者不在事爲之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行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錯而不欲言。此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爲土梗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

似子似父ハ交淺キニ言深キチ云フ。
目撃云云ハ一見シテ意已ニ達ス、復タ言説ヲ須ヒズトナリ。

奔逸絶塵ハ走ルノ急ナルチ云フ、瞳若ハ惘レテ目ヲ視張ル貌ナリ。

無器云云ハ位無クシテ人自ラ前ニ集マリ歸ス吾其所以チ知ラズトナ

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撃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不可以容聲者。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呂註】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于知人心者也。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温伯雪子。目撃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

顔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

比方ハ比較ナリ、日出
テテ萬物皆見ハルルチ
云フ、有目云云ハ人皆
日ノ出入ニ從ツテ作爲
スルチ云フ。

吾一受云云ハ一旦天地
ノ成形ヲ受ケタル以上
ハ心ヲ以テ物ヲ逐ハズ
自然ニ任カセテ盡ケル
ヲ待チ自然ニシテ動キ
變化究リ無クシテ其終
極ヲ知ルベカラズ、生
死皆命ナルチ知ルモ事
前ニ之ヲ度ルコト能ハ
ズ、日ニ是クノ如クシ
テ往ク、終身汝ト臂チ
交ヘテ相守ルモ竟ニ停
マラシムルコト能ハ
ズ、哀シト云ハズ、哀シ
トナリ。

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瞳林云。直視貌。無器而民蹈乎。前。謂無名器而民舞蹈其前也。

【郭註】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爲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效物而動。自無心也。日夜無隙。化恆新也。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爲死也。薰然其成形。謂薰然自成。又奚

道子見ズ、猶ホ馬ヲ唐
 肆ニ求ムルガ如シ、唐
 肆ハ馬ヲ市ニ連レ行ク
 途中ノ宿泊所ニテ往來
 常無ク馬此ニ置マラザ
 ルナリ。
 吾服女云云ノ服ハ思フ
 ナリ、人ノ思フハ吾ノ
 作用ナリ、我ノ吾モ汝
 ノ吾モ去ルコト甚ク速
 カナリ、故ルキ吾ハ忽チ
 チ去リテ新キ吾ハ忽チ
 來ル、然レドモ吾ニ去
 來セザル者アリテ存
 ス、即チ眞吾ナリ之ヲ
 知レバ哀シムチ須ヒ
 ズ。

爲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往。故曰徂。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成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爲哀。奚獨哀死邪。唐肆非停馬處。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恆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服者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恆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呂註】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也。至于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故以譬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心未嘗死者。不知有死也。則心死而後人死次之。此哀莫大者也。日之出東入西。物莫不比方。而獨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未嘗有存亡也。物有待而死亡。而所待者未嘗有死生也。則吾之所以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者。終以是而已。使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汝求吾所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吾所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舍亡。孰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與求馬於唐肆何異。唐肆馬之所閱。而非馬之所居也。吾服汝也。甚忘。則所謂吾者無有。汝服吾者亦甚忘。則所謂汝者何有。然汝奚以甚忘爲患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絕塵者可見矣。【循本】吾與女交一臂而失之。與。即無行而不與。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爲不可及。是猶不曾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也哉。汝所言者。特見吾之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爲有。如求馬于唐肆。唐肆固鬻馬之處。而豈常有馬哉。詩云中唐有璧注。中唐爲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楊雄羽獵賦序云。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大液。皆此唐字。服。佩服也。吾佩服

熱然ハ既定シテ動かサ
ズナリ、便ハ休息ナ
リ、眩ハ己ノ目ノ確ニ
視ル能ハザルヲ云フ。

攝ハ兀然ナリ、物ト
人トヲ忘レテ獨立スル
ヲ以テ兀然ト云フ。
心困云云ハ物之初即チ
道ハ心知ル能ハズ口言
フ能ハズ、故ニ其近キ
モノ(將)チ言ハントテ
陰陽ヲ以テ云ヒ遂ニ萬
物ノ宗タル道ニ説キ及
ボスナリ。

汝之言與汝佩服吾之言皆當大忘之。又恐顏淵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
不忘者存。所忘者執著也。不忘者至真也。汝把吾之舊說盡忘之。則無得之得。即為真得。而
所謂不忘者在此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
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
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
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
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
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
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
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非是也。且
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
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

不疾易敷云云ハ平生ノ
住處ヲ易ヘルヲ思ヘ
ズ、處易ハリテモ飲食
ノ資尙ホ存スレバナリ
トナリ。

塵垢ハ之ヲ貴バザルナ
リ執著セザルナリ、晝
夜ハ晝夜ノ相代ハルチ
見ルガ如クナルチ云
フ、滑ハ心ヲ亂ルナリ、
介ハ常人ノ其懷ニ介サ
ムトコロチ云フ。

既ハ免ナリ、老子ノ至
徳ナル尙ホ言チ假ル、
古ノ君子能ク言説チ免
レ之チ假ラザル者無カ
ラントナリ。
水之於洵ノ洵ハ酌ムナ
リ、水之チ酌メバ人ノ
用チ爲スモ、水自ラ之
チ爲スニアラズ水ノ質
木ト自ラ然ルナリ、聖
人ノ徳ニ於ケル亦修メ
ズシテ萬物自ラ道ニ
順フ、至言チ假ルトハ
猶ホ水チ酌ムガ如キ
ノミ、水ノ用ハ酌ト不

不疾易敷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
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
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
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
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
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
一作 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
之於洵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
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
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
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愁司馬云。不動貌。說文
云。怖也。口辟。卷不開也。

約トニヨリ異ナラズ、
聖人ノ物ニ於ケル言ト
不ヨリテ異ナラ
ザルナリ。
變ニ益有リテ天地ヲ親
フコト能ハズ、覆ヘム
たテ去リテ然ル後ニ
始メテ天地ノ大ヲ知ル
トナリ。

【郭註】愬然似非人。寂泊之至也。遺物離人而立於獨。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初者未有而歎有。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爲而自有也。心困口辟。欲令仲尼求之于言意之表也。議乎其將者。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也。出天發地。言其交也。莫見爲紀之形。明其自爾也。日改月化者。未嘗守故也。莫見其功者。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得至美而遊至樂。無美樂也。死生亦小變耳。知其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身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己爲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修不爲而自得也。醜鷄者。甕中之蠖蠓。孔子謂比吾全于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呂註】未始有物。則起居語默。孰非遊於物之初。心困焉。則非知所能知。口辟焉。則非言所能言。議乎其將。非其至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遠之爲歲。近之爲月。外而萬物。內而一身。莫不有是也。或爲之紀。莫見其形。消息變化。以是而已。生萌死歸。始終無端。亦以是而已。則向所謂物之初者。殆是也。天下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得此而後爲至美。至樂也。獸之易藪。魚之易水。此其小變。而不失藪水之大常。得是而遊之者。天下莫不一而同焉。則死生莫之能滑。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雖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物無極。亦奚足以累吾心。己爲道者。解乎此。故也。【新傳】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樂莫大焉。夫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物之至樂也。至美出於道。而視之不見也。至樂出於命。而搏之不得也。能入道。則可以全命。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非至人不能備之。故曰。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碧虛】檣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遺人立獨。謂其喪耦入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離心忘言。斯近之矣。夫肅陰之氣降乎下。赫陽之氣昇乎上。二儀通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綱紀也。而不視其形兆。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造爲也。而不覩其功用。生則萌於恍惚。死則歸於窅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爲之宗主邪。孔子又問。所以遊是者。夫學道詎

句履ハ方履ナリ、緩ハ
歩行ノ緩カナルナリ、
袂ハ袂ケルトコロア
ルナリニ作リシ玉ニテ
決斷ニ象ル。

丈夫ハ孔子ヲ指シタル
ナリ。

有所得。得其至美至樂而已。其於死生。如獸易。藪魚易。水。暫爾小變。又何疾焉。夫天下者。翕
礪萬物。而爲一。自其同者視之。則己之百體。猶臭腐也。此之生死。猶寤寐也。況其他乎。故視
執御與軒冕。猶易水易藪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貴在於我。未始非吾。其樂無涯。詎復
有患。譬水之汙挹而善利。豈有所造爲。至人德業廣被。豈有所修治。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
何假修焉。是以夫子自喻以甌蠖。去覆而識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
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
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珮玦者。事至而斷。君
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
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
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
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
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郭註】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呂註】莊子數假孔子問學於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知

句一作方。緩珮玦者。言其行詳緩。而
佩玦玉也。司馬本作緩號令也。

百里奚本ト侯ノ人、國亡ビテ秦ニ入り、未ダ用ヒラレズ牛ヲ畜フ、後穆公之ヲ用フ。

儻儻ハ寬閑ノ貌、般般ハ笑坐スルナリ、羸ハ羸獲ナリ。

臧ハ地名ナリ。莫鈞ノ鈞ハ疑フラケハ鈞ノ誤ナランカ。非有鈞ハ魚ヲ求メザルナリ。

大夫ハ大夫ナリ古文夫ヲ大ト讀ム。

駁ハぶち馬ナリ。

者非至道之盡也。此言不發。則學者無以知尊孔子之實。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郭註】內自得者外事全也。【呂註】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

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

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郭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鈞。而其鈞莫鈞。非持其鈞。有鈞者也。

常鈞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

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夫夫曰。昔者

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

戴然ハ身ヲ縮メテ畏敬
スル貌。先君王ハ文王
ノ夢ニ見エタル其人ヲ
云フ。

偏令ハ一令ナリ。

壞植散羣ハ畛域ヲ去リ
朋黨セザルナリ。不成
徳ハ自ラ其功ヲ有セザ
ルナリ。蝮ハ六斛四斗
ノ樹ナリ。蝮斛云云ハ
兵役無キニヨリ兵食ノ
運輸ヲ見ザルナリ。

斯須ハ須臾即チ一時ナ
リ。民ノ常情ヲ云フ。

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
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
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
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徳。蝮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
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徳。則同務也。蝮斛不敢入
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
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
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
以循斯須也。偏朱蹄。李云。一蹄偏赤也。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
衆也。不成徳。司馬云。不利功名也。六斛四斗曰蝮。
【郭註】非持其釣有釣者。竟無所求也。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尚同者所謂和其光
同其塵也。不成徳則同務者。言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蝮斛不入者。言天下相信。故能同

律度權衡也。爲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矣。文王盡之言。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呂註】知臧丈人之足與爲政得之於其釣。莫釣之閒。屬之以夢。期之以下。而不下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此其爲一國之道也。偏令無出。必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壞植則壞其所樹之黨。斲解則非先王之嘉量也。【碧虛】其釣莫釣。謂直釣也。託釣待時。隱於釣以爲常耳。列士壞植散羣。謂國治則忠臣隱。諫坦廢也。長官不成。德謂民淳。政簡。斲解不入。竟時和歲豐也。尙同則君臣一心。同務則四民著業。【循本】釣有釣者。釣其有可釣者。謂魚也。常釣者不釣。而尋常垂釣也。非是持其釣以釣。有可釣之魚。乃無意於釣。但常常垂此釣而已。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也。壞植。自壞其所植立。不求異于人。也。此依彷彿呂望之事。但不明言其人耳。【劉槩】三代直道而行。知臧丈人之有道。則授之政可也。奚必託夢以信諸夫哉。蓋知道者必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與文王盡之。而顏子有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是矣。高宗則所謂直道而行者也。精神四達。與天地同流。至誠之驗。天人之際。猶景響也。其夢賚良弼者。不足疑矣。莊子之寓言。以爲文王欲明權。必考古以驗今。故假夢以信于人。學者或因臧丈人之論。以推傳說。則失之。【管見】屬之夫。夫上夫字讀同大。太山始皇石刻文曰。御史大夫。蓋篆文夫與大相似耳。植者。范無隱云。邊疆植木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植壞散羣。則撤戍罷兵。隣封混一。此尙同之俗也。考樂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篁植以爲界之物也。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的。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

實ハ續ナリ盈貫ハ矢先
マア一杯ニ弓ヲ引クナ
リ。手ト肘ト一直線ナ
ルニヨリ杯水ヲ肘上ニ
置クモ傾カズトナリ。

適矢ハ往ク矢、方矢ハ
新ニ射ルベキ矢ナリ、
此句矢繼ギノ非常ニ速
ナルヲ云フ。衆人ハ木
鶴ナリ。

恂目之志ハ心懼レテ眼
狂フヲ云フ、此クノ如
クニテハ的中タラシ
トナリ、或ハ恂目ヲ列
子平日射ル時ニ人目ヲ
眩悦セントシテ技巧ヲ
弄アト解スルアリ。

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
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遽巡。足二
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
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
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註】盈貫謂溢鑄也。左手如柜。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適
矢復沓者。矢適去復歇沓也。方矢復寓者。言矢方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于肘上。言其敏捷
之妙也。象人謂不動之至。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于內。則神滿于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
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惟射乎。【呂註】引
之盈貫。持滿之至。肘措杯水。平直之至。前矢適發而復沓。方矢復寓而在弦。復沓則矢往而
沓還。方矢則與前矢並。言其前後相續而不絕。象人謂其用志不分。此射之射也。不射之射。
則所謂純氣之守。非知巧果敢之列。故登山臨淵而不動其心。發無不中。推是以往。則揮斥
八極。神氣不變。固其宜也。【江遜】射之射。所要者在彼。不射之射。所守者在我。射之射。方可
方不可不射之射。無可無不可。方其猶象人。以其無所懼也。及其伏地而汗流者。以心有矜
也。夫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者。未必皆蹈其患也。唯其貪生外。殉於
客。無所不至。卒之物不能為害。而吾心自為之害。以至於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
離於真。其於登履。與人無異也。特純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無往而不猶象人耳。揮斥

孫敖數ハ楚ノ賢人ナリ

栩栩ハ數暢ノ貌ナリ

其在彼乎云云ハ吾レ令
ヲトナリテ人吾ヲ貴
ブ、思フニ貴キモノハ
彼(合弁ノ宜)ニ在ルカ
我自身ニ在ルカ、彼ニ
アリトセバ我ニ無シ、
合弁タルモ悦ブニ足ラ
ズ、我ニアリトセバ彼
ニ無シ、能メラルルモ
要フルニ足ラズ、吾方
ニ四顧四顧シテ之ヲ思
フ、何レ人ノ所謂貴
賤ニ心ヲ留シヤトナ
リ。
介ハ礙ナリ物ニ妨ケラ
ルルナリ。

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筆乘】羅勉道云。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于弦上也。范無隱則謂方矢猶方舟之方。並也。言並執之矢已寓于弦。非寓杯水于肘上也。郭論爲非。

肩吾問於孫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者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凡八國ノ名、春秋ニ見ユ。

吾存、存存ノ存皆道ヲ身ニ體セルモノヲ以テ云フ、國ノ有無ハ徳ノ存亡ニ關セズトナリ。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于人。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于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爲物。而放于自得之地也。【呂註】鼻開翊翊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真人。所以不得說。不得濫。不得刻。不得友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道之無窮也。【口義】令尹之貴。若在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躊躇四顧。謂高視遐想于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與賤哉。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刻。非威可屈。義黃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

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

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凡國名。按左傳凡周公之後。

【郭註】言凡有三亡徵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夫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呂註】天下有長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昂足以當存亡哉。【管見總論】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知魏國之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己之不立。道之不行乎。仲尼見溫伯雪子。目擊

道存則啓迪之機不在乎諄諄訓誥之間。顏子歎超逸絕塵。墮若乎後。則大化密移。蓋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獨立。具眼相逢。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闡理。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于陰陽成和生物之奧。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士。則以衣冠取人。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于國。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偽學之易泯。衡鑑昭昭。其可欺邪。文王舉臧丈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為治者。任賢惟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規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為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也。學道必至此地方為極。不然則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

反於帝宮ハ内己レニ反
 ハルナリ北遊南反シテ
 知、外ニ馳ス知、外ニ
 馳セテ道ニ得ルトコロ
 無シ、内己ニ反ヘルニ
 及ビテ始メテ道ヲ知
 ル、然レドモ言説ヲ事
 トスルハ未ナリ、故
 ニ不近ト云ヒ、言ハザ
 ルチ眞是ト云ヒ言ハシ
 トシテ忘レタルチ似之
 ト云フ、彼與彼ハ上ノ
 二人ナリ。
 虧ハ撲チ割裂シテ全チ
 失フチ云フ。
 失道而後往云云ハ老子
 第三十八章ノ語、爲道
 者日損云云ハ第四十八
 章ノ語。

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
 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
 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
 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
 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
 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
 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
 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
 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

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禮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日損損華僞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矣。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歸根之易惟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無難也。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爲異，更相爲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俱是聚也。俱是散也。吾何患焉？患生於異也。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其神奇，通其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以不知爲真，是知之爲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于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可得而見也。【呂註】道無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來。德在我，故不可至。至則自此至彼。德則無爲而仁可爲也。仁則所厚，而義可虧也。禮則爲而莫之應，攘臂而仍之，是相僞而已。所以爲亂之首也。故爲道者，日損，以至於無爲，則仁義禮樂不得不絕滅之。及無爲而無不爲，則仁義禮樂孰非道邪？今已爲物，則已有

天地萬物ヲ生育ス、是レ大美ナリ、四時代統ス、是レ明法ナリ、萬物ノ生成皆道徳ニ資ル、是レ成理ナリ、然レドモ美法理皆自然ノ間ニ存ス、言説ヲ以テ之ヲ撰ケ示スニアラス、聖人能ク此本源ヲ知ル故ニ無爲不作ナリ、天地ヲ覆天下ニ備チ一ニスルヲ以テ然リ、道ハ神明ニシテ至精、物ヲ生シ物ヲ化シテ物ト共ニ化ス、物外別ニ

知欲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光輝而物不能蔽歸根於芸芸之際亦易事耳生死始終無端無紀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其氣之聚散爲徒又何患乎故萬物一也特其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二者交相化而已以是知通天下一氣聖人所以貴一【碧虛】收視反聽諸有皆空以知爲是不知爲非者重增過耳且真是與真知皆爲道障尤難除者也當先損其知後損不知以至子無知無損而後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則無我其唯大人乎唯忘生故死莫能係唯忘死故復生之原以死生爲一條惡往而不暇哉【筆乘】無爲謂之真是也以其不言也黃帝之不近也以其言之也此特相與激揚此一大事耳黃帝之於道實非減于無爲謂也淨名經諸菩薩其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言意以無言爲至矣乃舍利弗默然天友不之許也曰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閒言語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閒是故無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默一如知不知一體有思有慮亦可以知道有處有服亦可以安道有從有道亦可以得道何以故思慮盡空處服無所從亦無從道實非道故耳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

一ノ道有ルニアラス、
物ノ死生方圓誰カ其本
ヲ知ラン、而シテ萬物
爾然トシテ生シ古ヨ
リ常ニ然ルハ道ニ順フ
チ以テナリ、是レ本ナ
リ、六合ノ大モ道ノ内
チ離レズ、秋毫ノ小モ
道ニ資リテ其體ヲ成
ス、天下ノ萬物沈浮升
降シテ常ニ變ジ常ニ新
ナリ、陰陽四時ハ代叙
ス、皆道ニヨリテ然リ、
道ハ味然トシテ無キカ
若クニシテ有リ、油然
トシテ形無クシテ神ナ
リ、萬物道ニ畜ハレテ
其ノ然ルチ知ラス、道
チ天地萬物ノ本根ト爲
ス、此理ヲ悟ル者即チ
天子視ルト云フベシ。

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

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今彼劉得一
本作合彼。

〔郭註〕無爲者任其自爲。不作者唯因任也。觀於天地者。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也。與彼百化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也。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知也。自古以固存。言不待爲之。而後存也。六合未離。其內者。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秋毫待之成體者。秋毫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也。不故日新也。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爲之也。昭然若存則亡矣。故惛然。挈然有形。則不神矣。故油然。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天者。與天同觀也。〔呂註〕天地無爲。而無不備者。有大美也。四時變通。始終不惑。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無不在。有成理也。美則充乎其中。法則可效。理者無所往而不通。皆歸乎道而已。聖人原美達理。知其不爲而自然者。觀于天地而已矣。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則以物觀之物。已死生方圓矣。何自而知其根哉。雖然扁然而萬物。物莫非彼也。自古以固存。彼未嘗去也。陰陽四時。各得其序。非彼而誰爲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萬物以是相蘊。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管見〕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無爲。如木偶哉。蓋爲而無爲。作而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百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觀。而莫知其爲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卽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于斯。而不知此爲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已。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命卽天也。故曰可以觀于天矣。

正形一現ハ静坐シテ日
ヲ物ニ馳セザルナリ
攝知ハ知ノ外ニ馳セン
トスルチ内ニ收ムルナ
リ一度ハ心ノ度ヲ專一
ニスルナリ、正形一觀
ハ尙ホ形ニ屬シ攝知一
度ハ專ラ心ヲ以テ云
フ、工夫ニ深淺ノ別ア
リ、故ニ效亦一ナラズ、
天和ハ沖和ノ氣ナリ、
心虚静ニシテ神來リ舍
シ德汝チ美ニシ道汝ニ
居ラン、曠焉トシテ知
ル無キコト新ニ生レシ
曠ノ如クニシテ故(智)
ヲ求ムルコト無シトナ
リ。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
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曠焉如新
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
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
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李云：曠未有知貌。

【郭註】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無心不可共謀，獨化者也。【呂註】正形則坐而鑑，一視則無
妄窺，故邪氣卻而沖和歸也。攝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守形而不離也。德美則充
而 동시에 初道歸則止而集乎虛，新生之犢則不知其所之，言未卒而假寐則聞其言而墮也。
被衣行歌而去之，說其安之易也。形槁心灰，則寂之至，真其實知，以其無知也，不以故自持，
則其生之遺也。後三句謂其所自出，吾不知其誰也。【新傳】正汝形，無勞爾形也。一汝視，不
見可欲也。無勞爾形，則形全不見可欲，則精復。形全精復，則與天爲一矣。故曰天和將至。攝
汝知，無思無爲也。一汝度，不益不損也。無思無爲，則反朴不益不損，則全純。反朴全純，則其
神不虧矣。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者，遊于自得之場也。道將爲汝居者，處于至虛之域
也。曠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者，復歸于初也。此皆入道之要。故齧缺遽悟而心得之也。
【方思善】無求其故，與不以故自持二故字同對。新字言與物俱化，日新又新，今昔相推，便
爲陳迹，安可求而持之邪。

委ハ積聚ナリ、天地ノ
氣種聚シテ身、生命ヲ
成ス。蛻ハ蟬蛻ナリ、
父死シテ子代リ子死シ
テ孫繼グ、祖孫相代ル
コト蟬蛻ノ如シ、故ニ
蛻ト云フ。
行處食ハ生有ル者ノ死
者ト異ナルトコロニシ
テ、人皆自ラ之ヲ爲ス
ト思フ、安ンゾ知ラン
別ニ之ヲ使セシムルモ
ノアリテ、吾ハ自ラ知
ラザルコトヲ、之ヲ使
セシムルモノハ本ニ溯
リテ言ヘバ眞君ナレ
ド、近キニ就キテ言ヘ
バ天地ノ運動ノ氣（飄
騰之氣）ナリ、氣之ヲ
使セシムルノ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
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
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
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後丞。則丞者官名也。
【郭註】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有。而況無哉。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
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
汝有也。至于子孫。亦氣自委結而蟬蛻也。行處飲食。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彊陽猶運動
耳。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呂註】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
不得有。而親身之所有者。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成。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
而天地之委順。汝不能違其正。觀汝之身。知本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
味。是皆天地彊陽之氣所爲。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之哉。【江遜】道之與我。異名同實。即
道即我。無有差殊。如可得而有。亦可得而無矣。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夫道。道可得而有。是道
與我爲二也。舜問乎丞。蓋將以道擅而有之于身也。吾之一身。天地彊陽氣之積爾。條聚條
散。會非我有。安可以有道哉。究觀此身。天命而爲性。有性斯有生。有生斯有身。性命出于天
地之委順。生出于天地之委和。身出于天地之委形。至于孫子。抑又遠矣。是天地之委蛻耳。

丞。碧虛音義云。古帝王
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

珠論云云ハ心ヲ洗滌虛
夷ナラシムベシトナ
リ。

昭々ハ萬物、冥冥ハ自
然ナリ。

人獸ハ九竅、魚鳥ハ八
竅ナリ。

道於此云云ハ道ニ遇フ
テ自然ニ合スル者ハ身
體強、思慮通達耳目聰
明ニシテ無心ニシテ心
ヲ用フ故ニ勞セズ、送
迎セズシテ物ニ應ズ故
ニ其應無方ナリト。
此其道與ハ天高地廣等
ハ自然ニシテ然ルモノ
ニテ道、之ヲ然ラシム
ルニアラズトナリ。
斷之ハ智ヲ棄テテ自然
ニ附スルナリ。

故或行或處或味常因于彼而我曾不知夫欲知其形顧若影則知之矣身之于我猶影之
于形也彼疆陽則我與之疆陽疆陽者又胡可得而有邪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將
反于無生無身之先而同乎道也舜古之大聖人也而問于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蒞天下
繼堯之後明德所自而始既已離于道失故其託言如此丞卽以道佐人主者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王道老聃曰汝齊戒疏淪

而心澡雪而精神掇擊而知夫道杳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

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

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

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

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

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

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危魏乎

彼其外與ハ深キコト海ノ如ク、終始無窮ニシテ高天、萬物ヲ運載シ各之ヲ器量シテ之ヲシカラザルハ君子ノ道ナリ、其道外ニアルニアラズ、已ニアルナリ、萬物皆往キテ之ニ實リテ已常ニ之シカラザルハ、是レ道カ、尙ホ稍形述アルヲ以テ未ダ全ク道ニ至ラズ。

生ハ暗闇ノ物即チ聚氣ノ生ズルトコロニテ一時ノ物ナリ、忽チニシテ木ノ心即チ無ニ返ラントス、故ニ壽夭ノ別アルモ相去ルトト幾何モナシ、此間何ゾ幾ノ是榮ノ非チ凋セン、物皆理有リ、木實(果)單實(實)ニモ理アリ、故ニ人ニ人倫アリ、亦物ノ理ニ同シ、人倫類難ト雖モ人ヲ序ズル所以ノモノニテ免ルベカラズ、聖人ハ道ハズ守ラズ、調和偶對シテ之ニ應ズ、帝王亦此クノ如キ、ミ。

出入ハ生死ナリ、破ハ弓弩、衰ハ衣裘、天破チ解キチ衰チ破ルハ生死ノ束縛チ脱スルナ

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蔭。臆。意。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反。力。果。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殒。墮。其天。襲。秩。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

ヤ、粉苑ハ變化ノ形チ
云フ、大歸ハ其宗(無)
ニ歸ルチ云フ、將至ハ
道ニ至ラントスル達人
チ云フ、辨セズ聞カズ、
心奔逐スルトコロ無
ク、自ラ道ニ合フチ大
得ト云フ。

見無値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木實曰果。草實曰鹹。

殺弓囊也。裘衣囊也。

〔郭註〕曰冥冥。曰無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形本生于精者。由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爲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跡之塗者。放形骸于天地之間。寄精神于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是以聖人斷棄知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正分而已。無用知慧爲也。若海者容恣無量也。終則復始者與化俱也。用物而不役己。故不賢。此明道之贍物。在于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非陰非陽。無所偏名。直且爲人者。放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也。反于宗者。不逐末也。暗隱物者。直聚氣也。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間哉。果鹹有理。言物無不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遭而不違。順所遇也。過而不守。宜過而過也。調偶和合之謂也。帝王之所興起。如斯而已。隙駒忽然。乃不足惜。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矣。人類悲之。死類不悲矣。解毀墮衰。言獨脫也。紛宛者變化氤氳也。大歸者無爲用心于其開也。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務則不至。俛然不覺。乃至也。明見無值。闇至乃值。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也。〔呂註〕精神于道。猶爲昭昭。至道之極。則冥冥。物成生理。則有倫。其精甚真。則無形也。而萬物以形相生。來往無迹。四達皇皇也。入而遊于此。則休乎萬物之奧。體彊思達。其用無方。天地萬物之生成。莫非是也。夫博非知。而辯非慧。聖人已斷之。益非益。而損非損。聖人之所保也。淵乎魏魏。莫知其紀。有運有量。非道之內。萬物之所資。非資于外也。由是而求道。得其所。在矣。非陰非陽。唯道是從。直且爲人。與人同耳。反宗與天同也。暗隱言非所美。壽夭等觀。堯桀奚足分哉。果鹹有理。萬

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序。不違不守。不去不取。謂調而應之。德之所以曲成。偶而應之。道亦不考不鳴也。帝王之所興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如駒過隙。莫可畱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故也。解駝則弛。張莫拘。墮裘則卷。舒無礙。魂魄往而身從之。言不出乎大治。不形之形。形之不形。衆人之所同。知非務其所將至也。至則體之。不至則論之而已。明見于道。則無值。故辯不若默。真聞于道。則無聞。故聞不若塞。言者無言。聽者無聞。此之謂大得也。〔循本〕言人不必博之辯之。聖人已有一定之說矣。聖人之說。不可損益也。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所以贊聖人之道。運量萬物。不匱則君子之道耳。以其猶有心于外也。彼其外所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也。與言不足為道也。中國有人。超出陰陽之外。其處于天地之間。聊且為人耳。將反于其宗。宗者太虛也。自太虛觀之。人之生者。如暗隱之物耳。禮記注。隱。梅槩也。暗。久醜之也。漿離久暗。能得幾時。故凡人所辯博者。皆須臾之說也。果鹹雖微物。而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若煩難。亦所以相齒序。聖人處人倫之間。遇之而不違。未嘗廢之。過之而不守。未嘗畱戀焉。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為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為道。帝王興起。皆不外是也。紛亂宛轉。形容解駝。墮裘之貌。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無也。值遇也。夫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辯不如默。〔補註〕物以兩相值。道一而已。見道明。則入于一矣。故無值。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乃弔。東郭子

期ハ何處ニ在ルカヲ指シテ云フコトナリ。

實ハ實ナリ本ナリ、汝ノ聞ヒ道ノ本ニ及バズ故ニ我ガ答亦未チ學ケトナリ。
 正獲ハ飲酒禮ニ關係アル官、禮ニ用ヒル家ノ肥瘠ヲ知ラント欲シテ監市ニ問フ、監市ハ豕ヲ買フコトヲ監スル者、豕ハ豕ナリ、豕ヲ踐ミテ肉ノ多少即豕ノ肥瘠ヲ知ル、之ヲ知ルニハ豕ノ脚部ヲ踐ミテ知ル、脚部肥エタルモノハ他ノ部ハ無論肥エ居ルベキヲ以テナリ、故ニ愈下リテ愈況フト云フ、況ハ比シテ知ルナリ、此例ニヨレバ道ノ下賤ナル豕弱ニ在ルチ知ラバ實キモノニアラコトハ言ハズシテ明カナリ。故ニ道ヲ一定ノ物ニ限リテ求ムルコト無レ、道ハ何物ニモアラザル無シ、之ヲ一物ニ求ムレバ反リテ道ヲ知ルベカラズ、故ニ汝唯莫必無乎造物ト云フ、造物トハ道ハ所トシテ在ラザルコト無ク物ヲ造レザルチ云フナリ。
 周禮成ハ三名ニシテ一實、道ノ在ラザル無キ

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間於監平市履ムコトヲ豕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閑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類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晒。彼爲盈。虛。非盈。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監市市魁也。

【郭註】期而後可。欲令指名所在也。質。標質也。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豕。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于下賤。則明道之不逃于物也必矣。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

云云ア名ナリ、試ニ汝
 ト與ニ虚無ノ辯ニ遊ビ
 テ被此物我ノ別ヲ去リ
 同合シテ論セン、此城
 ニ達スレバ道ト冥合ス
 ルヲ以テ終始究極スル
 トコロ無ク亦爲スコト
 無シ、故ニ恬澹安詳寂
 寞清虚調和閑逸ニシ
 テ、心未ダ嘗テ妄ニ動
 カザルヲ以テ志自ラ寂
 寥ナリ、心動カズト云
 フハ未ダ嘗テ動カズト
 云フニアラズ、物ニ順
 ヒテ自然ニ動クノミニ
 テ、吾先ゾ動キテ物ニ
 應ズルニアラザルヲ云
 フナリ、故ニ心苟モ往
 クコト無ク又往來スル
 コトアルモ變ニ隨ヒ物
 ニ順ヒテ一物一亦ヲ執
 シ此ニ止マリ終ハルコ
 ト無ク、心至大虚無ノ
 域(高明)ニ彷徨シテ其
 知、大道ノ中ニ入りテ
 其ノ往クトコロヲ恣ニ
 シテ究マルトコロヲ知
 ラズ、道遠自適ニシテ
 無窮ニ合ス。
 物、物者ハ道ナリ、道能
 ク物ヲ物ス、然レドモ
 物ト離レテ別ニ一個見
 ルベキノ物アリ之ヲ道
 ト云フニアラズ、故ニ
 物ト被我ノ際リ無シ、

以爲道。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也。若遊乎有。則不能周徧成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
 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斯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究也。澹靜漠清調閒。此皆無爲故也。寥已
 吾志。謂寥然空虛。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
 志已驚矣。去來不知所止。斯順之也。往來不知所終。言但往來不由于知耳。不爲不往來也。
 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馮閱者虛廓之謂也。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
 知也。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
 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既明物物者無
 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呂註】蟻蟻有知而至微。稀
 稗無知而有生。瓦甕無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爲道。則道無不在。可知。期
 道在乎四者。乃其質也。以爲愈下而復問。是不及質矣。履豨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豈不
 愈非其質邪。而乃必欲逃物以爲無非。所以爲無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無不具道之
 體。猶言之有。周徧成其指一也。遊乎無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焉有四者而非道邪。萬
 物雖竝作。而嘗相與於無爲。則澹漠調閒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已。吾志不逐物。則無往
 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其所止。往來而不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而物
 之無非道也。故彷徨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無際。小大不得而倪
 之。物有際者。所謂物際則非物物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盈虛物
 也。爲盈虛者。道也。彼爲衰殺本末積散。亦猶是也。然則爲稀稗蟻蟻。爲瓦甕屎溺者。誰歟。
 【循本】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故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
 有司正司獲。監市履豨者。市監買賣。以足履豨。而知其斤兩者。司正司獲之與監市履豨。雖
 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也。履豨者。從豨之上體而履及下體。每下愈比。況而肥瘠見
 矣。俗以兩蹄齊爲豨肥者是也。所言愈下愈甚。比况觀之。而道可見矣。【副墨】豨大豨也。履
 以足蹴之也。豨之肥瘠。蹴其臀則可知。豨物之底也。故以爲下。必期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

物ハ彼此ノ分アリテ互ニ相際リ有リ、是レ所謂物際ナリ、然ラバ則チ道ト物ト相同シカラサルコト明カナリト雖モ、道ノ大チ爲スハ其能ク物ヲ物トスルニアリ、而シテ物自ラ物タルコト能ハズ、故ニ道ノ不際モ其生ズルトコロノ物ニ見レバ際、物ノ際モ道ニ由リテ生ズルニ見レバ不際ナリ、是ニ於テ道ト物ト又冥合シテ一トナル、物ヲ探ベテ道ト稱シ道ノ大此ニ於テ力成ル、物ニ盈虚衰殺本末積散有リ、而シテ物自ラ之ヲ爲スニアラズ、皆自然ニシテ然ラシム、是ニ於テ不際之際ハ際之不際ナルコト知ルベシ。

天ハ老龍吉チ云フ。夫チ無云云ハ予チ啓發スベキ大旨(狂)ニ示サ

問。故曰。汝惟莫必。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畢竟道器一物耳。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徧成三字雖異。其指一也。終日說玄說妙。卻與糟魄煨燼不異。雖然。我以言言道。子以問問道。皆非道也。將與子更進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之學乎。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無聞。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往。而實無所往。無所往也。故不知其所至。無往則湛然常住矣。其有去來。則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處順。而不知其所止。蓋一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或知來而不知去。皆爲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焉。而不知究竟之何似。則彷徨乎。馮于閒曠之野。入于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矣。大知猶言大道也。所謂與子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者如此。物物者道也。道無在而無不在。故與物無際。際謂邊際。有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斯謂物際。道則不際之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耳。所謂際者。謂盈虛也。衰殺也。皆有兩邊。道則謂彼爲盈虛也。而非盈虛。謂彼爲衰殺也。而非衰殺。謂彼爲本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爲積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蓋如此。

【方思善】周徧成是言異理一之喻。寥已當讀。言能無爲而淡漠調乎。則至矣。寥已者贊其至寂之詞也。有際則知其所窮。無際則不知其所窮。不知其所窮者物物者也。物物者彼也。惟彼爲能盈盈虛。虛衰衰殺。殺而非盈虛。衰殺也。所謂不際之際也。

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阿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弃予而死已矣。夫子無

ズシテ死シタルカト歎
 スルナリ。夫體道者云
 云ハ道ヲ體スル者ハ天
 下ノ君子ノ宗トスル
 コロナリ。今神農ハ道
 ヲ於テ少シモ得ルトコ
 ロ無クシテ而カモ猶ホ
 老龍吉ガ大言ヲ濫シテ
 死シタルヲ知ル。況ヤ
 道ヲ體シテ神農ヨリ高
 キ者ニアリテハ見ルト
 コロ更ニ高カレベシ。
 道ハ聲形ノ稜稜スベキ
 セノナシ。人ノ道ヲ論
 ズル者ハ道ヲ名ヅケテ
 冥冥ト云フ。冥冥ナレ
 バ本來言説ヲ以テ論ズ
 ベカラズ。故ニ論ズレ
 バ則チ道ニアラズ。
 貴賤約散云云ハ道ノ體
 ハ常無シ。萬物之ニ因
 リテ生シ萬物ノ本タル
 上ヨリ云ヘバ貴此ヨリ
 大ナルハ無シ。而シテ
 道ハ自然ノミ物之ニ因
 リテ生ジテ然ル所以
 ナリ知ラズ。道ハ在ラザ
 ルトコロ無ク。人其貴
 キチ知ラズ。故ニ賤ト
 云ヘバ亦甚ダ賤ナリ。
 述ハ天地萬物ノ本タル
 コリ云ヘバ約。萬物チ
 綜ベテ其大チ成スヨリ
 云ヘバ散。貴賤約散一
 ニ備セズ。道ヲ知ルノ

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垺弻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
 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
 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
 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
 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
 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
 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
 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
 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
 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

方此ノ如シトナリ。道ハ言説ヲ以テ論ズベカラズ、故ニ名無シ、名ヅクレバ則チ道ト相離ル、故ニ道ハ名ニ當ラズト云フ。道ハ問フベキ無ク、問フモ答フベキ無シ、唯ダ自然ニ契合スルニヨリテ之ヲ知ルベキノミ、問フベキ無キニ問フチ問究ト云フ、問フモノ必ズ究スルコトアルニヨリテ然カ云フ、答フベキ無キニ答フルチ無内ト云フ、中心ニ道無キチ云フナリ、中心ニ道無ク強テ言説ニヨリテ道ヲ求ムル者ハ外ハ宇宙ノ道ニヨリテ生ズル所以チ知ラズ、内ハ道ノ初メ本ト無ナル所以チ知ラズ、眞諦ノ墟スラ未ダ過ギラズ、安ンシ能ク太虚ニ遊ビ道ト契合スルヲ得ンヤ。

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内也。以無内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虚。

【郭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自肩吾以下。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矣。君子所繫。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秋毫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藏其狂言以死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凡得之不由于知。乃冥。故默成乎不見不聞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言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無問無應。是絕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問窮所謂責空也。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若夫墜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呂註】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王成。莫不繫于此。今於道秋毫萬分未得一。則其精至于不可分。所謂致一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體道而萬化未始有極者乎。夫老龍之藏其狂言而死。凡以道之爲物。非視聽所及。人之論者。謂之冥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清聞論道而非道以爲足。以求之于無窮。而無窮不知也。無爲非本無爲。知其無足爲而無爲。是以知之也。不然則立同矣。知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不免乎數也。無始則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爲深。知之爲淺。不知爲內。知之爲外也。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無窮是也。知乃不知。無爲是也。孰知不知之知。則無始而已。夫道不可聞見。

言則聞聞見見言言者誰邪有形而後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者不言可知有問而應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道無問以問者不可得也問無應以應者不可得也凡以其未始有物而已無問問之是問窮則不知其無窮而無以問為也無應應之是無內則未得其未始有物于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不觀乎宇宙不知乎大初則非時與方之所攝也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則不知形之高而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循本〕參戶推開戶曝然放杖聲天指老龍吉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者言我所發言多是狂妄無知老龍吉在則我發問可以質正今老龍吉死則我無所發我之狂言而亦終于泯沒以死矣今于道秋毫之末萬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即無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論道者以其無形無聲而但謂之冥冥也

光曜ハ知ヲ云ヒ、無有ハ道ヲ云フ、此節道ハ知ノ知ルトコロニアラザルヲ云フ。不得問ハ問フトコロノ答ヲ得ザルナリ。執視ハ執視ナリ。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及為無有矣。當是無無傳寫之誤耳。

【郭註】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惟不學乎。【呂註】光曜者。秦宇發光而能照。無有則無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為有為無。問之而不得問也。窅然空然。視聽搏之所不及。此所以為無有也。唯其有無。所以為光曜不能無無。是以未能無有也。及其無有。則無所至。何從至此哉。

大馬ハ大司馬ナリ、捶鉤ハ帶金ヲ鍛フルナリ、大司馬ノ下官ナリ。心ヲ外ニ馳セズ鉤ニ專ラニス、專念虛心之ヲ假不用ト云フ、即チ道ノ自然ヲ假ルナリ、用之者ノ用ハ人爲ナリ、即チ捶鉤ノ技術ナリ。以長云云ハ年長シテ技巧ヲ得タルヲ云フ、但其用ハ一技ノミ、道ヲ體シテ自然ナレバ用ヒザルトコロ無ク、物皆之ニ資ルトナリ。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大司馬也。江東三魏之間謂鍛爲捶鉤劍名。

【郭註】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也。都無懷。則物來皆應。【呂註】無用無不用。惟道爲然。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

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仲尼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非惟無不得化而爲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爲無矣是以有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無也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子孫言世世無極也言其要有由不得無故而傳世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得先無而今有也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卽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卽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無已者亦取于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呂註】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又且爲不神者求所以爲不神也古今終始相待而有無待則皆無矣儼明此則知所謂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子孫而有子孫也使勿應欲其不以有心求之蓋心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死心有所謂死而後能死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邪體本無待也有待無待皆有所一體知死生爲一體則安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先天地生則物物者也物物者非物則物出不得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猶其有物而已猶其有物無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乃取于是也此乾元所以統天君子體之以長人者也【疑獨】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地

古ノ人ハ物ニ心無クシテ物ニ順フ、之ヲ外化ト云フ。心ヲ以テ物ヲ

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再求始則虛心以問。虛則神生。故昭然終則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礙之。而不神者來舍。故昧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以神言也。本無死也。因生生死。本無生也。因死生。死生各有一體。皆不相待也。大易者未見氣也。非形非氣。所以能物。物能物。物則非物。以其爲物。雖出物先而不能先物。猶其有物所以不能先也。猶其有物則無窮已。聖人之於物也。以不仁愛之。而其愛終無已者。蓋取諸此。【管見】再求此間。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問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直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蟲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爲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返照。心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无古无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化。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焰非後焰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无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得爲先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爲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无窮。由于造化之无究。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无究。然均不免散。淳朴爲澆漓。太古无爲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无爲之治。其唯善求己之先天者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

送迎セズ、故ニ内ハ化セズ。今ノ人ハ心ヲ以テ物ヲ逐フ、故ニ内化ス、己レヲ以テ物ヲ制セントシ物ニ順フニアラズ、故ニ外ハ化セズ。與物化ハ外化ナリ、物ニ順フノミニエ、外化ト云フモ實ハ不化ナリ、内外俱ニ不化、故ニ一不化ト云フ。安化安不化ハ化モ無ク不化モ無ク唯自然ナルノミナリ云フ。安與之云云ハ物ニ順フハ物ト相摩シ相磨スルノ謂ヒニアラズ、相摩スルハ相爭フ、争ハハ勝タンゴトヲ求ム、既ニ物ト相争ハズ、故ニ勝ヲ求メズ(莫多)トナリ。囿圃宮室ハ愈下リテ愈愈物ヲ私スルヲ云フ、囿ハ鳥獸ヲ畜フトコロニテ、天然ノ物ヲ取リテ己レノ樂ミニ供スルモ尚ホ人ト樂ヲ與ニス、囿ハ蔬菜ヲ藝ウルトコロニテ、人工既ニ多ク、亦人ト與ニスルニアラズ、宮室ニ至リテ益益人カチ多ク用ヒテ物ヲ己レノ私有ト爲シ、他人妄リニ是ニ入ルコトヲスラ許サズ。君子ノ人ハ道

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無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而靡順之。必與之莫多。言不將不迎。則足而止也。囿圃宮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也。鑿和也。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能和之。其況其凡乎。處物不傷。至順也。物不能傷。在我而已。無心。故至順。

徳子尊アモ、未ダ己レ
 ナ以ニ人ヲ率キントセ
 ズ、儒樂之師ニ至レバ
 己レノ道ヲ以テ人ヲ律
 セントシ、己レノ道ヲ
 是トシ人ノ道ヲ非ト
 ス、此ニ至リテ互ニ是
 非ヲ以テ相粉砕ス。此
 ク愈愈下リテ愈愈内化
 スルニ至ル。
 山林阜壤ハ人ノ遊樂ス
 ル所、人此コニ遊ビテ
 樂ム、樂華ハラザルニ
 哀來ル、物ヲ以テ哀樂
 ナ爲ス者常ニ此クノ如
 シ、哀樂ノ去來我ニ由
 ラズ、故ニ人ハ直ニ哀
 樂ノ逆旅タルノミ。我
 ト物ト相遇ワテ哀樂ヲ
 爲ス、人其過ヲ知リテ
 不遇即チ自然チ知ラ
 ズ、能クスルトコロチ
 能クスルノミニテ、其
 能クセザルトコロチ
 ナ知ラズ。人皆知ラズ
 能クセザルトコロチ
 リ、是レ人ノ免レザル
 トコロナリ、然ルニ己
 レノ知チ用ヒ心チ用ヒ
 テチ免レ知ラザル無
 ク能クセザル無カラシ
 ナリ、若シ之ヲ求メン
 トセバ自然ト冥合スル
 ノ法ニヨルベキノミ、

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于將迎也。山林阜壤未善于我而我便樂之。此爲無故而樂也。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如逆旅耳。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無知無能人所不免。言受生各有分也。至言至爲皆自得也。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呂註】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偕遊。內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日徂也。與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爲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而已。曰囿曰圃。曰宮曰室。言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狹矣。君子若儒墨者師猶以是非相齟齬。則傷之甚。況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物不傷物。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于無所將迎也。世人爲外物所役。哀樂得以入其舍。山林阜壤使我欣欣樂未異也。哀又繼之。二者相爲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則其身直爲物所寄。如逆旅耳。蓋知所遇而不知所不遇。遇則遇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而不知所不能。能則爲物役。不能則役物也。无知无能。人所不免。言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反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矣。豈不悲哉。至言去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內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爲事物所撐觸也。與物化者。外化而內不化者。內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之相靡。必爲其所銷鑠。而所存無幾矣。自豨韋黃帝有虞湯武。至于儒墨家。元以是非辯論相齟齬。何況今之人乎。相齟則甚于相磨矣。圃則狹于囿。室則深于堂。愈趨愈甚也。傷字正與磨字齟字相照。【補註】人之知慮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力量所及。謂之能。然所有限也。故不免有不知不能者矣。人苟不安性命之情。而妄意于分受之外。求以無不知不能。則雖敵精殫力。而其不知不能者益衆矣。故可悲也。不以天人言。【管見總論】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

自始下冥合セバ言論有
爲子趨絶ス、故ニ至言
去言至爲無爲ト云フ、
齊知即チ一般普通ノ知
ノ知ルトコロノ如キハ
則チ注シ、言論有爲ノ
末チ事トスル者ノミ。

役ハ徒即チ弟子ナリ。
驚愕ハ一部分ヲ得ルナ
リ。蓋然ハ分明、翌然
ハ驚愕ナリ。

自也。北遊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爲道之譬。無爲無謂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真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知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知。墮體黜聰。無爲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于無。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暗醜而自生。勃然出溲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化。無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殘衰自墮。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而化。安化安不化哉。每下愈況。故道在瓦甓。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居則木去也。無將迎而通內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者無所不靜。不因物而樂者無所不樂。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爲百年。可以百年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地哉。靜觀世人之爲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無異沈檀就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真也。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終外篇之旨云。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

穰穰 一作

尸祝社稷ハ尊敬スルコト祭ノ尸ニ事ヘ又社ニ事フル如クセントナリ。

養生秋成ノ得テ然ル所以ハ自然ノ大道行ハルルニヨリトナリ。

環堵ハ各面一丈ノ小室ヲ云フ、尸居ハ爲スコト無キヲ云フ。

俎豆云云ハ我ヲ禮シテ賢ト爲シ我ヲ尊ビテ主ト爲スヲ云フ、杓之人ハ他人ノ標的トナルヲ云フ、不釋云云ハ老子ノ言ニ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然トアルト今ノ我ノ情態ト同シカラズ、老子ノ道ヲ學ビテ結果ガ老子ノ言ト異ナルニヨリ、心ニ釋然タラズトナリ。

養生秋成ノ得テ然ル所以ハ自然ノ大道行ハルルニヨリトナリ。

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庚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一作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閒。我其杓的標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役學徒也。庚桑大史

【郭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朴也。鞅掌自得也。異之異其棄知而任愚也。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爲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由知也。故不欲爲物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呂註】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尙賢。非以明民而愚之。故其臣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擁腫鞅掌。是與畫然挈然。仁知之小者。擁腫遲鈍。鞅掌拘執。則非任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化楚之道。無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閒。所以大獲楚之所爲。足以新耳目。故灑然異之。其道無爲而成。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皆爲君宗者所從事。言民欲推尊之意。夫春秋皆天之所

爲萬物莫知也。聖人所以尸居而百姓不知所如往。今畏壘細民欲俎豆于賢人之閒。所謂不能使人无保也。我其可以不辭而爲人之標乎。〔循本〕至人尸居環堵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爲標。則人皆見之。〔劉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壘之民乃欲尸祝庚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又聞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反受其殃。今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未耶。又聞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迹耳。然則庚桑之道。造乎無爲。而未能無不爲也。

爲之制。其主トシテ水
子事ニスルヲ云フ。此
二句地小ナレバ小物之
レガ主タルヲ云フ。民
ノ智小ナリ。故ニ高大
チ知ル能ハズ。堯舜ノ
尊バレンシモ民ノ見ルト
コロニ從ヒテナリ。夫
子亦長壘ノ民ノ見ルト
コロニ從フベシトナ
リ。
介ハ獨ナリ。碍ハ流蕩
スルナリ。

二子ハ堯舜ナリ。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レ旋。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レ援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

庚桑子ノ意ハ堯舜ノ如ク賢ヲ尊ビ知ニ任セ穿鑿ニ過ケルハ亂ノ本ニテ其末ニ至リテ亂更ニ甚シカラントス、其居ルトコロ小ナルヲ以テナリ、道ヲ體スル者ハ當ニ大ニ居ルベシ、大ニ居ルトハ身ヲ藏スルコト深妙ニシテ人ニ知ラズザルナリ、此クシテ使ニ天下皆自然ニ順ヒテ治マラントナリ。

北葉ハ學ヲ受ケルナリ。

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怪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故勉夫子聽之。答以去利遠害乃全。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曾魚鱉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哉。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穢亂耳。簡髮數米。理錐刀之末也。混然一之无所治。爲乃克濟耳。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向。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利甚勤。則无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而致斯弊也。【呂註】老聃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得聃之道。故藏身不厭深眇。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辯堯舜何異鑿垣植蒿。旣非宜。而又无用。唯能用物自然。而不敢爲。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猶簡髮數米。曷足以濟世哉。聖人之治使民无知。无欲。以堯舜之跡觀之。不免舉賢任知。卒至相軋相盜。則有知有爲之大。民性爲其所遷。亂之所由生也。

南榮趺 蹴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

目、耳、心皆吾が目、耳、心ナリ、故ニ三者ノ香ガ形ニ於ケルヤ本ト相異ナラズ、唯其閉ヅルノ故チ以テ見、聞キ、得ルコト能ハズ、吾が目、耳、心既ニ閉ヅルトコト無シ、是レ形ト形ト相聞ケルナリ、然ルニ求メテ得ズ、即チ未ダ悟ラズ、物之ヲ隔ツルモノアルニヨルカ、今教言チ聽ケリ、敏強シテ道ヲ聽キテ達スルニ努メノミト。曰奔蜂云云ハ語チ改ムルニヨリ又一ノ曰ノ字ヲ冠セルナリ、蓋蠅ハ豆ナドニ居ル清蟲ナリ。

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蠅。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中大青蟲也。鵠古鶴字。

南榮趺。古今人表作南榮。疇。奔蜂小蜂也。藿蠅豆藿。

【郭註】全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效也。辟未有閉之也。兩形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閒之者耳。早聞形隔。故難化也。【呂註】德遺堯舜而不爲。其无迹也。至矣。然則惡乎託業。而可以及此。

言耶。答以人之形常保神。得以生者一也。豈以有物爲患哉。及其耳目屬乎聲色。鼻口屬乎臭味。心爲物之所役。則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思慮營營而不止。是以不能无物也。惟其全形抱生而无思慮。則常心得矣。安有所謂聖知仁義。得存其間哉。夫耳目不別聲色。心知不辨是非。世所謂聾瞽與狂也。爲道者則以不自見爲盲。不自聞爲聾。不自得爲狂。狂與聖在念與不念之閒耳。我形之與彼形。固皆保神。神則無方也。安有閉而不關者。其所以相求而不能相得。有物閒之而已。迷雖云未聞道。其所知已異乎常人。但未能以楚之言契之於心也。【碧虛】庖受者達耳。神悟則徹心。牛涔支有鯤鵬之化。蜂房安有鷓鴣之雛。理固然也。庚桑所以謝越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自全。而推至理於老聃耳。【口義】人之心與耳目皆開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猶聾盲者之无所見聞。我形與人形。本開闢而無蔽。今乃爲物欲所閒。以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使思慮營營。若于此勉以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爲此言。未有解脫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故曰辭盡矣。

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遽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

老子彼ノ肩踵ノ間ヲ見
テ其ノ心ノ大道ニ一ナ
ル能ハズルヲ知ル。胸
中扶ムトコロ多クシテ
面目ニ見ハル。故ニ前
ニ與人偕來之衆ト云ヘ
リ。今又自ラ言フテ其
ノ面目ニ見ハルルトコ
ロヲ信ニス。規規然ト
シテ細碎ナリ。小兒ノ
父母ヲ喪ヒテ歸スルト
コロ無キガ如シ。竿ヲ
以テ海ノ深サヲ探ラン
トスルガ如シ。木心ヲ
失ヘル人ト云フベシ。
問トシテ歸スルトコロ
無キカナ。性情ノ本源
ニ反ラントシテ入ルト
コロ無シ。憊ムベキカ
ナ。

所好ハ其是トスルトコ
ロ。所惡ハ其非トスル
トコロナリ。是非相爭
フテ自ラ愁ノルナリ。
是ヲ求メ非ヲ去リシテ
以テ洒灑シテ精然シタ
リト云ヘルナリ。
種ハ皮ヲ以テ物ヲ束ス
ルナリ。撻ハ門ヲ閉ブ

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
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
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
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羸。

【郭註】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也。【呂註】越欲爲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
與人偕來之衆。亦宜矣。以道與世亢。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
物之所生。唯致一能得之。今越規規然。以越舍不一之心。索之於無窮之間。若喪父母。而揭
竿求之於海。罔罔然哉。欲反其性情。而無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通義】道遠日久。此意漸
覺。故老子一勸忘。答失問也。忘答失問者。多者死。而一者生。有知者死。而無知者生。欲答欲
問者死。而覺失覺忘者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
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撻。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

以テ外物ヲ運フナリ、内懐ハ心ヲ以テ是非ニ徧フナリ、捉ハ捕提シテ其奔馳ヲ防ケナリ、耳目ヲ以テ聲色ヲ運フ者ハ念(繁)ニシテ之ヲ捉ヘントスルモ捉フベカラズ、將ニ内ニ閉テ其欲ヲ制セんとス、心ヲ以テ是非ニ徧フ者ハ徐(緩)ロニシテ之ヲ捉ヘントスルモ捉フベカラズ、將ニ外ニ閉テ其耳目ヲ制セんとス、外内共ニ獲ネラルル者ハ耳目外ニ眩惑シ心内ニ流蕩シ、道徳アル者ト雖モ久キヲ持スルコト能ハズ、況ヤ道ニ依做シテ行フ者益ニ持スルヲ得ンヤ。

自ラ病ヲ病トシ能ク之ヲ言フ則ハ病猶ホ治スベシ、越ハ大道ヲ開ケバ益益惑フ、故ニ只衛生ノ道ヲ開カントナリ。

一ハ純氣ナリ、倏然ハ往來係止スルトコロ無キナリ、惘然ハ物ニ順フニ礙ラザルナリ、視ハ風シテ伸ビザルナリ、共其德ハ德ヲ自然ニ開クニスルヲ云フ。

外捷。外内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嗑。益。不嗶。於邁。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燕。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孰與熟同。嗶失聲也。掬以手拊打也。劉云。手筋急也。共音拱。德猶性也。言手拱自然如有所握。其曲內向也。

【郭註】捷。捷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襲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襲於內。則耳目喪於外。故必無得無失。而後爲通也。偏獲猶不可。況外內俱獲乎。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其性也。勿失還自得也。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止謂止於分也。已謂無追。故迹也。舍

委蛇ハ舞フナリ。

人求己全我而不效彼也。儻然無停迹也。侗然無節礙也。啞不啞任聲之自出不由喜怒也。握不掬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視不瞋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信足自行無所趣也。居不知所為縱體自任也。與物委蛇斯順之也。同其波物波亦波也。【呂註】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為召好去惡也。然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鬱鬱之氣充津津有所漏轆則物之粘著而難去者今惡耳目之轆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內捷內捷則心不出而外不轆矣。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心術轆於事為而欲事事以止之是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捷外捷則物不入而內不轆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故寂然不動萬物不足以撓其心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況倣效而行者乎。所謂聞道者知其未始有物而無所事為也。絜自知其病未足以勝大道之藥但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衛生以無為為經一者道之所自生吉祥所止何事卜筮哉此皆能止其思為而求諸己故也。儻然無係侗然無核則如見子矣使其嗔出於哀怒而不和其能不啞乎以至握而不知其為握視而不知其為視其行止一出於無心與物宛轉同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循本】轆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捷者門牡關閉之意制其外者繁多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內制其內者謬亂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外內外轆者其病若此。【筆乘】能抱一能勿失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也無卜筮而知吉凶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也能止即知止也能已即知足也舍諸人而求諸己即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也儻然即汜兮其可左右也侗然即渾兮其若濁也兒子即專氣致柔能嬰兒也和之至共其德偏不在外蓋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如此。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

冰解凍釋ハ學ビテ悟ルニ譬フ、未ダ至人ノ徳ノ自然ナルニ如カズトナリ。

相攫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儻然而往。儻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禍無有。惡有人災也。

【郭註】 惑謂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可謂至人之德耶。冰解凍釋者。明非自爾也。交食交樂。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也。然則是至者。惑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答云。非謂此言爲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呂註】 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核而不能虛。猶水凍而爲冰。知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修而物不能離。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攫也。不與爲怪。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爲謀。故世俗所不能同。無係無核。又何能抱一。能勿失。儻然。儻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爲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爲。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管見】 夫真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無。及爲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人患弗反求耳。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樂乎天。均陶大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謀爲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

生經安得而不術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未也逮詰其至又引前兒子之詞以告矣此師家作略轉換人耳目處欲其無住著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人而修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為為者必敗理終不能【呂註】身者人之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貌而天者也人有修者乃今有恆為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人舍謂群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所得而民天子以其繼天而生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或反此而不免有為則敗而已矣

德宇泰然トシテ定マレ
ル者ハ天光ヲ發ス、即
チ自然ノ光明ヲ發シテ
事物ヲ照ラス、天光ヲ
發スル者ハ人ニシテ然
カモ天、是レ乃チ人ノ
人タル所以ナリ、故ニ
人見其人ト云フ、人、
道ヲ修メテ此ニ至レバ
即チ天ト同ク恒久ニ
シテ人之ニ歸（含）シ天
之ヲ助ク、此ノ如キ者
ハ天民ト云ヒ又天子ト
云フ、學行辯ハ皆チ強
ヒテ穿鑿シテ學ア能ハ
ズ行フ能ハズ辯ズル能
ハザルトコロヲ爲サン
トスルモ、知若シ知ル
能ハザルトコロニ至リ
テ止マリ自然ニ順ハズ
是レ至極ナリ、此ニ從
ハズシテ強ヒテ知ラン
トスレバ自然（天鈞）之
ヲ敗ル。

萬物ノ環我ニ歸ハリテ
 我以生ノ自然ニ順
 フ、知子藏シテ物至ラ
 ザルニ預メ候カラズ、
 物ニ順ヒテ心ヲ生ズ、
 中心ノ敬ヲ人ニ達ス、
 人物ニ接スルコト此ク
 ノ如クニシテ萬惡至ル
 アラバ其ハ天ナリ人力
 ニアラズ、時ニ安ンジ
 命ニ達ス、故ニ萬惡至
 ルモ吾ガ渾然大成ノ德
 ナルニ足ラズ、外物
 吾ガ心(靈臺)ニ入ルベ
 カラズ、故ニ成亂レズ、
 心ニ主アリ、然レドモ
 吾自ラ主タルニアラ
 ズ、故ニ主タル所ヲ知
 ラズ、若シ自ラ主持セ
 ば則チ不可ナリ、自ラ
 主持スルトコロアラバ
 心安ニ發作シ、發シテ
 常ニ當ラズ、世事(業)
 心ニ入りテ止マラズ、
 出入時ナク、常ニ眞チ
 失フ。
 明乎人云云ハ幽明共ニ
 心ニ愧ヅルコト無キ者
 ニシテ方メテ能ク獨行
 シテ懼レズトナリ、券
 ハ分ナリ、分内ニ遊ブ
 者ハ行フテ名無シ、分
 外ニ遊ブ者ハ期スルト
 コロ已チ損シテ物ノ爲
 メニスルニアリ、前者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骨。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
 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憐於志。鎬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幽
 義海作幽闇。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之。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若是而

ハ常ニ本來ノ光明ヲ保
 ナ、後者ハ己ニ無キモ
 ノチモ備リ取ラントス
 ル買人ノミ。後者ハ跋
 (通)順ハズシテ強ヒ
 テ自ラ企テ高クスルコ
 ト)ナリ、然ルニ世人
 ナ跋ナルヲ見テ尙ホ之
 ナ跋ニ魁然トシテ高シ
 トナス。物ト終始ヲ成
 ス者ハ物入りテ止マリ
 物我合一契符ス、物ト
 新且ニ相突涉スル者ハ
 外物ニ觸ル者ハ
 二其身ヲモ害ルルコト
 能ハズ。

萬惡至者。天理自有窮通也。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耳。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愛患不能入。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由而當。事不居分內。所以爲失。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券分也。遊分內者。行不由己。名遊分外者。有益無益。期損己以爲物也。行無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期費者。雖己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跋矣。而猶自以爲安。窮謂終始也。且謂券外而跋者。跋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志之所攫。焦火凝冰。故其爲兵。甚於劍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臟。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呂註】萬物與我爲一。備物也。將形謂無往而物不從。物來而心出。非生於虞也。於是而敬生。因之以達彼。非有待於外。敬以直內也。若是而萬惡至者。天也。以其非爲而敗之。故不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有持而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持持之耳。知此則所謂誠已發而必中節矣。否則妄作凶。又惡能當哉。業自外入。而無主於中。亦將不舍。不舍謂去之之速。每更爲失者。俗學以求復其初。不免爲蒙蔽之民。券所以主物而有之。有諸己而行之爲券內。誠己而獨行也。無諸己而行之爲券外。不見其誠己而幽顯不能一也。無名者道。故信矣。而不期與焉。而不費。券外者期而後能信。費而後能與。唯庸有光。不用則復歸其明。唯賈人也。可以市而已。人見其不足而跋慕。猶魁然自大也。人能見其未始有物。則與物窮而無我。無我則物入而不礙。是謂知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汝之片體將爲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爲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爲兵。傷人之心。鐵錮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爲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故無兵。藏於非陰。非陽而無心。故萬物不得而盜也。【須溪】券者合也。合於內者無名。合於外者常有所期望。及耗費也。跋而立者。人見其魁然。本不魁然。魁然者不跋也。言期費而勉強者。猶此逐物而往。物亦入焉。化於物也。與物且者。姑與之爲雷同。而志不在焉者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能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

處毀、若惡、是非凡ソ
 相待ノモノハ分ナリ、
 道ハ之ヲ通シテ一ト爲
 スモノナリ。
 一方ニ成レバ一方ニ毀
 ル成毀相待チテ方メテ
 備ハルチ知ラズシテ、
 其一チ持シテ備ハレル
 モノト爲サントス、故
 ニ分チ惡ム、備ハラザ
 ルチ以テ備ハレト爲
 サントス、故ニ備チ惡
 ム。道チ知ラザル者ハ
 私見チ執シ己ノ内ヨリ
 出テテ外ニ馳セテ反ヘ
 ルチ知ラズ、其死セシ
 コト久シカラズ、(見其
 鬼)出テテ得ル無ケレ
 バ己ニ反ヘル、物チ得
 ルアレバ反ヘルチ知ラ
 ズ、故ニ死チ得タリト
 云フ、此クノ知キ者ハ
 己ニ死セルナリ、故ニ
 身尙ホ實ニ生クト雖モ
 死ト異ナラズ、故ニ鬼
 之一ト云フ。

衆人之人耳。【補註】期費是博取廣求之意。猶所謂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也。故以賈人斥之。猶言貨殖也。【洪邁】郭子玄云。有持者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眞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莊子之語。以爲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爲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者。爲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爲之辭。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寶。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寶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寶有寶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

人能ク有形ヲ以テ無形ノ道ニ似ル者ハ道ト冥合シテ自然ニ順フ、故ニ能ク定マレ、生(出)木アリ死(入)歸スルトコロアリ、然レドモ其形迹ヲ知ルベカラズ、故ニ無本無竅ト云フ、宇即空間ハ有ニシテ然カモ方所ノ求ムベキ無シ、故ニ有實而無乎處ト云フ、宙即時間ハ長アリテ本末ナシ(刻ハ未ナリ)、萬物皆空間ニ在リ、其ノ出ヅルヤ必ズ本アリ、然レドモ其ノ出テ來ル竅ヲ知ルベカラズ、天門ハ道ヲ云フ、其萬物ノ由リテ出ヅルトコロナルヲ以テ天門ト云フ、物ハ無ニ出ヅ、而シテ道ハ有無ヲ綜バテ一ニス、聖ハ其自然ニ任セテ事ヲ事トセズ。

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不出而無得。乃得生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歟然自生。非有本。歟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無根竅以出之。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無窮。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死生出入。皆歟然自爾。而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也。天門者萬物之都名。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死生出入。歟然自爾。未有爲之者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爲門。以無爲門。則無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之不能爲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爲有也。若無能爲有。何謂無乎。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歟生明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生也。【呂註】物皆具道。故無成毀。則其分也。乃所以爲通。其成也。乃所以爲毀。而惡乎分者。以其有備而分之也。惡乎備者。以其分也。以備其分也。以備則對備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其有以備。非無爲而自備。則成有以異乎毀矣。此道之所以散也。夫唯分而不知有備。備而不知有以備。則何適而不通哉。道無死生。而有生。必反乎所未嘗生。則生全矣。出而不知反。雖生而見其鬼。出而有得生。有爲故也。其得死宜矣。滅而有實。不能反乎無物也。出而不反。與出而得奚以異乎。故其爲鬼一也。惟能以有形象無形者而定矣。定則不爲死生所亂也。夫物之出必有本。出於道者則未始有本也。物之入必有竅。入於道者則未始有竅也。物之有實者必有處。而出無本者。有實而無處。物之有長者。必有本。剽而入無竅者。有長而無本。剽然則經文宜曰。有所出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而無竅者。有實。文義方全。宇有四方上下。則有實矣。我以上爲上。居我上之上者。則以我上爲下。以至下與四方亦然。是豈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來。固有長矣。今以古爲古。後以今爲古。亦豈有剽本哉。悟此則宇宙所不能制。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雖有死生出入。而莫見其形。是謂之天門。天門者無有也。有不能爲有。必出於無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有所謂無有。則非無有。而無有一皆無之。乃所謂無有也。聖人藏乎是。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也。

未始有物トセバ死モ無
ク生モ無シ、生ヲ喪ト
シ死ヲ反トスル者ハ死
生ヲ對立セシム、故ニ
前者ト異ナリ。

【副墨】道者先天之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成也。通其毀也。既莫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道在於分。不必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亦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其所當得。斯無惡矣。所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謂也。有以備。則有見於備。而無見於分。故分之則憂。有見於成。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是不知道無不通。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在知道者。則不然。雖其毀與分也。無不安之。如當其死。則安於死。而不必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鬼者出而不反之喻。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此。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得是。不反之道也。人謂是死耳。豈知有死而不亡者存。故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一卽實際理地。故滅而不滅。空而不空。蓋以鬼喻。而造化之實理不外乎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者。而人事定矣。定則無求備之心。而成毀分合皆安之也。其生也。來無根。故曰出無本。其死也。去無門。故曰入無竅。無本無竅。是無方所也。故曰有實而無乎處。無首尾也。故曰有長而無本標。此實理也。夫有實而無處。是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標。是往古來今一如也。出入死生。無不由之。而欲求其形。則了不可得。故曰天門。然謂無有爲天門者。非有無有也。乃并其無有而無之。人法雙忘。能所俱遣。聖人之欲藏其神也。則舍此無歸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反。苦。羔。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

公族ハ諸侯ヨリ分カ
ル、本一ニシテ未分カ
ル、故ニ公族ヲ以テ前
記三説ハ死生ニ關シテ
見解同シカラザルモ是
非ヲ竹中ニ無クスニ於
テハ一ナルニシテ、昭
景ハ楚ノ三公族ナ
リ、今其ニチ擧ゲ、著
戴ハ職任(戴)ヲ以テ顯
著ナルモノヲ云フ、甲
モ楚ノ公族ナリ、封邑
ヲ持テ者ハルルモノナ
リ、此三家一ニアラズ
ト雖モ皆楚ノ公族ナ
リ。

設ハ聚氣ナリ、生ハ氣
ノ集合ノミ、即チ人ハ
皆一氣ニ生ズ、然ルニ
強ヒテ披然トシテ分別
シ、己チ是トシテ人チ
非トシ、是非轉移シテ
定リ無シ、是非本ト言
フ、無シ、何レカ是
ト云フ、知ルベカラ
ズ、性ヲ解キテ陳列ス、
故ニ胎(牛ノ百葉)胎
(足指)アリ、既ニ解キ
テ陳列スレバ是故ナ
リ、然レドモ木ト牛ノ
體ノミ、故ニ散ト云フ
ベカラズ、宮室ニ寢、
廟、廨(儀息ノ室)ノ別
アリ、分クレバ各各別、

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
非一也。有生。臧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
不可知者也。臧者之有臧。臧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
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爲
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
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
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蝸與鷺鳩同於同也。

【郭註】生爲喪。喪其散而之乎聚也。死爲反。還融液也。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無之。
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胷中。故謂之公族。昭景著
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黠直聚氣也。既披然而有分。則
各是其所是也。是無常在。故曰移。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
言也。臧者之臧。臧。喻物各有用。偃謂屏廁也。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
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物之變化
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以知爲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也。乘是非者。無是非也。果有
名實者。物之名實果各自有也。質主也。物各謂己是。足以爲是非之主人。皆謂己是。故莫通。

合セテ云ハハ皆室ナリ、是非ノ定マラザルハ猶ホ此クノ如シ、是非ノ定マラザルハ是非ヲ執スルニヨリ、是非ヲ執スルハ生ヲ本トシ知テ師トスルニヨル、名實ノ分モ已テ實(本)トシ人ヲシテ己ノ節度ヲ聽カシメントスルニヨル、既ニ此ク己ヲ執スルヲ以テ己ノ節度ヲ立テんガ爲メニハ死スルモ亦甘心ス、此クシテ用不用窮通ヲ以テ知應榮辱ト爲ス、今ノ人皆然リ、是レ蠲ト蠲トトガ大廟ノ圖南ヲ笑フノ類ニテ、皆ラ其是トスルトコロチ是トシ人ヲ非トスルモノナリ、同於同ハ己ノ是チ是トスルチ云フ。

當其所守非眞脫也。知愚名辱者不能隨所遇而安之也。玄古之人無是非何移之有。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同共是其所同。是蠲與爲鳩無異矣。【呂註】三者雖異皆歸於道。猶同爲公族而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其親疎非一也。夫於未始有物之閒而有生焉。猶膚之有黠。非其體也。而二家之談披然分辯。一以爲有物矣。而以生爲喪。一以爲始無有。俄而有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爲有生之黠。亦不可知者也。譬臘祭具百物。而有臙胲。非不可謂之百物。而不可散。不可散者以其體之下而已。觀室周寢廟。又適其偃焉。偃非不可謂之室。而不可以言大觀者。以其處之賤而已。道無不在。則不可以言移是。非所言者。亦若是而已。二家之說爲是之故。而曰舉移是。所以爲未至未盡也。夫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爲本。生出於有知。是以知爲師。因以相乘。而是非滋多。是非移。則果有名實。而因以己爲正。至其弊也。以己所是爲己節。而守之。至於以死償節。不知所謂己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愚名辱之分。此今人移是之弊。猶爲鳩之同於同。又安知有天池之大耶。【碧虛】昭景屈異姓。系楚公之一族。著戴謂衣冠偉盛。甲氏謂第族崇高。著封謂郡縣豐阜。事雖非一。要之不離乎楚都。如死生雖異。皆出於沖氣也。【循本】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甲皆楚之公族。特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有不同耳。黠釜底黑。披然散也。移是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臘冬至後三戌祭名。臙牛百葉胲。足指毛肉。偃偃息之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如釜底之黑。披然而開。轉移不定。故曰移是。如臘祭者分臙與胲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必周匝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適其偃息之所觀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安有眞的是處。蠲與爲鳩。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於同也。【管見】稟質爲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日無有生死之分。首體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

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黷者釜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黷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無。故試言之。噲夫。臘祭之有臠胾。備牲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為可散。觀寢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厠。則不無褻慢。此皆可移之是也。請嘗言移是五字。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見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則有知。知為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可已。果執以為名實。因以為己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為實。至於以名實為己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其非。無異蜩鳩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九萬里也。

展フムトスハ女メ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

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

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

累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

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

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

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

放鰲ハ己ノ不注意ナリ、兄ハ兄弟ノ足ヲ賜ムチ云フ、嫗ハ撫テシナリ、言語ニテ謝セズ、大親ハ父母ナリ、不人ハ彼我ノ區別ヲ為サスコト、不物ハ物ヲ用ヒザルナリ。

海ハ海亂スルナリ。

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蹶市人則稱己脫誤以謝之。兄則言嫗詡之。無所辭謝。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如己。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不物謂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謀而後知。非自然也。故至知不謀。譬之五藏。未嘗相親而仁已至。故至仁無親。金玉者小信之質耳。大信則除矣。故至信辟金。盪動也。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真爲。非有爲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僞也。得已而動。則爲強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名。得其實則順也。【呂註】他人關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以其無恩於我。不以恩望之。則踈足不得。不辭以放。驚兄弟關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以其恩於我。則以恩望之。故雖踈足。不嫌於不愛。以嫗而已。無所事辭。大親則恩之至。勿嫗可也。由是言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爲。俗體以觀衆人。不人之禮也。行之而宜。不求宜物。不物之義也。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不謀之知也。以百姓爲芻狗。而使天下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五者無不至矣。志者心所之。心者德之和。德則道之在我者。是以徹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養志貴弱。以富貴等爲志。非弱也。悖而已矣。故不可不徹。養心貴虛。以容動等爲心。非虛也。認而已矣。故不可不解。德以同於初爲至。則欲惡等爲德之累。不可不去也。道以通於一爲達。則去與等爲道之塞。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蕩於竹中。則道集矣。不尊無以爲道。故道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質。性動而有爲。爲僞而失矣。生而無以知爲。則知者按也。非與生俱生者也。謀而後用知。則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則知之所自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所以睨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爲非爲之僞。是以謂之道也。動無非

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之。誠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
 工乎天。而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
 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
 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庖人籠伊尹。秦
 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
 者。無有也。介者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
 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
 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
 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
 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蟲ハ物ノ微ナルモノナ
 然レドモ蜘蛛ノ網チ
 作リ蜂蟻ノ集チ作ルガ
 如キ皆一ニ天ニ稟ケタ
 ルトコロニテ私知チ以
 テ作爲スルトコロニア
 ラズ。故ニ唯蟲能天ナ
 リト云フ。全人即チ至
 人ハ己ノ天ヨリ受ケタ
 ル稟分チ兼テセズ。豈
 ニ人ノ天ニ稟クルトコ
 ロチ惡マンヤ。而況吾
 天乎人乎トハ天人ノ異
 ナ見ズ。都ベテ之チ自
 然ニ任スチ云フ。羿雀
 ナ見レバ必ズ射落ス。
 是レ弓矢ノ威チ以テ雀
 チ長レシムレバナリ。
 然レドモ弓矢ノ得ルト
 コロ限リアリ。天下チ
 以テ籠ト爲セバ雀皆籠
 中ニ入り。迷ルモノ
 無シ。威チ以テスル者
 復タ如カズ。
 介者ハ則ラレタル者ナ
 リ。畫ハ裝飾ナリ。侈
 畫ハ裝飾チ去リテ用ヒ

サルナリ、胥靡ハ徒利ニ處セラレシ人ナリ、復舊ハ反復習熟ナリ、道ヲ爲スニ己ノ爲メニシ人ノ爲メニセザルチ云フ、不飽而忘人云云ハ道ヲ人ニ飽ルコトヲ爲サズシテ人ヲ忘レ我ニ在ル者純全ナルヲ云フ。
出怒不怒云云ハ怒リテ然カモ怒ラザレバ是レ然自然ニ出テ有心ノ怒ニアラズ、爲シテ然カモ爲サザレバ、是レ爲自然ニ出テ有爲ニアラズ、己ムチ得ザルニ出テ爲サバ爲シテ皆當ルベシ、是レ聖人ノ道ナリ。

【郭註】善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工於天。即俛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蟲能守蟲。即是能天。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威以取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畫所以飾容貌也。別者之貌。既已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存懷。故撝而棄之。胥靡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復謂不飽而忘人。言不識人之所惜也。無人之情。則自然爲天人。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爲不爲。此故是無不能生。有不能爲。生之意。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故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呂註】經中有天人神人至人聖人。此又有全人焉。聖人者。逃變化。雖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又恨乎人也。彼跛行喙息。羣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之所惡。惡人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天之天。則忘其不知。所以然。夫知其所以然。猶且惡之。況天乎。人乎。而擬議之。耶。雀適羿。必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爲籠。則萬物畢羅。而無所逃。況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爲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非譽。猶能撝畫而弗循。胥靡以遣死生。猶能登高而不懼。況夫能忘人者。宜其復謂而不飽也。玩習至于再三。而不能忘人之所不能。不愧忘人。因以爲天人。明所謂天人者。不止于忘人。忘人爲之因而已。此則同乎天和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也。夫怒常出於不怒。爲常出於無爲。不怒無爲。則未始有物。而物所自出也。氣者虛而待物。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誠能平其氣。未有不靜者。心於人則神也。人不能順而滑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爲欲當。誠己者。也。躊躇以興事。豫若冬涉川。皆不得已之義。【方子及】全人惡天。非惡天也。惡人之天也。人之天開而賊生矣。人之天猶惡之。而況吾之天乎。人乎。有相勝而不定者乎。惟蟲能天。所謂天之天者也。忘人則與蟲同天矣。全人天人與聖人同。文勢有鼓舞耳。故結之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管見總論】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

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跡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所見。亦猶畏
疊也。庚桑恐己德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心。而警發之。是爲換手接人。使
之的信無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勸。棒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爲撒手懸崖。命根繼處。
幾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
乃退舍自愁。灑濯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乘機直指。盡去其津津之
惡。徐有以藥之。迷自揆受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卽道之方。充廣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
求己。還嬰順物。衛生之經。槩見乎此。問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
論泰字發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爲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
說。志憚鑊鄒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焉。無有生有死。先後一體。寢廟偃厠。貴賤有宜。
蓋欲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彼貴富欲惡之勃志。繆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凡
涉物累。而障虛明者。不可不棄。而遠之。臚具臚胲。而可散不常。羿工中微。而拙乎藏。譽此皆
解執滯之凡見。廓虛玄之化權。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敬侮而造乎不爲不
怒。靜則平氣。神則順心。如是則澹然獨與神明居。定於一。而應無方矣。

莊子翼卷之七終

莊子翼卷之八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

觀日ハ意氣高遠ナルナリ、失一ハ神定マリ身ヲ失ヘルガ如クナルヲ云フ。

若爾若失ハ爾然タルナリ。

金板六弢モ杏名ナリ。

踵從其空ハ行カント欲
シテ又止マレリ谷中ニ伏
スルナリ、困倦ノ狀ヲ
云フ。

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稅。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鼈鼈之逕。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無鬼釋文。緡山人。魏隱士。超然。司馬云。猶悵然也。擊爾雅。固也。一身也。精神不動。若亡其身。如言望之似木雞也。直謂馬齒。曲謂背。方謂頭。圓謂目。失司馬本作佚。郵佚驚竦若飛也。六弢。太公兵法。金板。猶云。藏於金櫃也。跟。跟蹠也。位。猶處也。趨。處。

於空谷也。蹙然行步聲。警效喉中聲。

【郭註】嗜慾好惡。內外無可故云病矣。不對不悅其言也。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從橫說之。而君未嘗啓齒。是直樂鷄以鍾鼓耳。故愁也。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之所好也。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呂註】無鬼忘武侯之勢。而箴其病。武侯以其不下己。故超然不對。無鬼託相狗馬。以喻己無求之意。狗之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爲用。而有求者。中質若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己者。一猶忘之。則忘己可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國馬也。以況國士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卹則無與樂。若失則無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況。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悅夫人。失其性命之情。而耽於人僞。猶去其鄉黨親戚。而流於遠方。與逃虛空以羣。黜黜之間者也。所謂真者。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聞真人之警效。而不悅者乎。【吳儔】無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閒。所以言者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悅而咲。喻之有道故也。【新傳】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於所好通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寓入道之意於狗馬耳。以狗之上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宇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爲。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爲無用。所以能入於道也。【管見】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矣。視日忘一。猶可形容。至於卹失喪一。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無之閒。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毀略也。

【方思善】按多欲則神傷。絕欲則神妨。惟至人爲能行於欲而不流。乃所以爲善養神也。行於欲而不流者。惟外生者能之。若亡其一。若喪其一。此外生之喻也。而呂氏以爲喻人臣之忘勢。淺矣。

實寡人ハ武侯ヲ排斥シテ致テ見ザルナリ。

天地ノ物ヲ養フハ一ナリ。貴賤高下ヲ以テ區別セズ。

自許ハ多ク自ラ與フルヲ云フ。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

鶴列ハ陣形ノ名、故ニ兵隊ヲ云フ、麗譙ハ高樓、鶴壇ハ宮ノ名。藏逆於得ハ逆心ヲ包藏シテ術ヲ得ントスルヲ云フ。

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
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
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
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
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胷中
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
偃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若苦民以養其耳目鼻口。是違天地之平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向。尙之爲愛。愛已僞矣。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無爲爲之。乃成耳。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爲仁義。民將以僞繼之。未肯爲真也。仁義有形。故僞形必作。成則顯也。故有伐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無以巧勝人。謂守其真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也。無以謀勝人。謂李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也。無以戰勝人。謂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也。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剋非己勝。若未能已。則莫若修己之誠。便甲兵

無所陳而猶偃也。【呂註】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固害民之始。偃兵者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則成美因惡器也。器則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偃兵之義。亦僞而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民之始。偃兵之形變。固外戰則造兵之本。惟無形則無所造矣。鶴列于麗譙。則佳而觀之。徒驥於鑄壇。則玩而觀之。非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德。殺人乘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而病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善。而勝惡乎在。君若不得已而欲爲之。修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無不應。奚患民死不脫哉。【口義】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天地生物本同。無高下貴賤之別。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我神本與萬物爲一。情欲自私以昏之。是所惡也。君病此而不自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害之。有意偃兵。乃造之。以有爲之心。爲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傷其內。爲外物所變亂。曰外戰。鶴列兵陣名。麗譙樓名。鑄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皆若兵騎陳列於前。無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爲順。失爲逆。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巧謂機心。智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胷中爲物所戰撓。外惟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無所逆。不爭而戰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偃兵之求哉。

隗ハ塊ニ同シ。大隗ハ大道ナリ。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謔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

察病ハ風眩ノ病ナリ。
乘日之車ハ日出テ作
シ日入りテ息ヒ、自然
ニ任ヌナク云フ。

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爲天下者若此。言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擾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也。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分爲害。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矣。【呂註】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至于上達。達而不悟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瞽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痊而已。

以其猶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乎。為天下者。猶養馬。去其為害者而已。【碧虛】童子以牧馬喻治國。有旨哉。馬之真性。乾草飲水自足。民之放任。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為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凌諄ハ事理ヲ分析シテ
論ズルヲ云フ。固ハ籠
絡セラルルヲ云フ。招
世ノ士ハ名ヲ好ムノ人
ナリ。中民ハ庸人ナリ。
枯槁之士ハ身子苦シム
ル隱士ナリ。

比ハ和樂ナリ。

順比於歲云云ハ四時ノ
變化ニ隨ヒテ移リ物自
ラ變易スルニアラザル
ヲ云フ。即チ人ニ在リ
テハ物ヲ逐ワテ馳セテ
反ヘルヲ知ラザルモノ
ナリ。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
凌諄信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潮。中民
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
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
且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
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
不反。悲夫。

前期ノ預メ期スルヲ云フ。

【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與朝榮官以下。言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也。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情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己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而何。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呂註】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為囿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囿於物。而不能囿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為。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為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為。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為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真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至人之所悲也。【循本】凌諄凌轢也。諄問也。每事歷過諄問之也。招世以天下為己事。如招攬之也。與朝立於朝也。宿名留名也。貴際以交際為重也。比合也。不會失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為。【通義】囿于物者三。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于時者十又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不物于易。不為物之能變者也。物而能易。則形雖物而能神矣。前之諸藝情狀。皆如物之有方有所。不為能變易之物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

是レ音ノ共鳴ノ理ヲ
 改調一弦云云ハ任意ニ
 一弦ヲ改調シ五音ニ於
 テ何ト云フ主(管)無キ
 ニ其改ムルトコロニ隨
 ヒテ二十五弦皆動ク、
 其ハ同ジク聲ナルモ、
 音ノ主ナルニヨリ然
 リ、汝ト僂張橋(橋朱)
 乘(公孫龍)トノ辯モ汝
 鳴(ニヨリ)彼等亦鳴
 ル、汝鳴ラズンバ彼等
 亦鳴ラザラン、然ルニ
 汝自ラ以テ是ト爲シ彼
 等子非トナスハ何ゾト
 ナリ。
 齊人其子ヲ宋ニ棄ツ、
 門者ヲシテ之ヲ棄テシ
 ム、其之子全クスベキ
 ナ命セズ、子ヲ愛セザ
 ルモ亦甚ダシ、然ルニ
 鉗纏ニ至リテハ之子東
 縛シテ、破損セシコト
 ナナル、物ヲ愛スルコト

是邪。或者若魯遽渠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
 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
 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
 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
 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
 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
 鎖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
 者。其命閹也不以完。其求鉗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
 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閹者。夜半於無人之時。
 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琴。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爲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
 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若皆堯也。則

ト子ニ過キタリ、又子
ナ亡ハシヘバ之ヲホム
ルニ其境内ニ於テス、
子ヲ異國ニ送ルヨリ
推セバ其ノ類ヲ推スト
爲サズ、楚人他人ノ舟
ニ托シテ門者ヲ他ニ案
少、門者舟未ダ岸ナ離
レザルニ舟人ト争フ、
其身ノ境過舟人ニ頼ル
チ知ラズシテ之下怨チ
生ズ、愚亦甚シ、惠子
ノ儒學等ト辯ズルモ亦
甚ク類ヲ推サザルモ亦
ニテ、又同舟共許ノ境
過ニアルチ知ラザルナ
リ。

五子何爲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自言鼓瑟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爲是。或改調一弦。五音隨改。无聲則无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獨能爲其事也。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莊子遂舉齊人躡子於異國。使闔者守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而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躡闔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其人鬪。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呂註。天下皆羿。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爲己發。故以爲可。言中則爲羿。不必前期。是則爲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爲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皆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躡子於宋。其命闔也不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鉞鍾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爲可惜也。楚人寄而躡闔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使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循本。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期志的。偶爾幸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羿也。可乎。以喻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爲天下皆堯也。可乎。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冬寒之時。能以火而禦。夏熱之時。能以冰而爲冰。二事雖奇。然不過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爲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爲冰。未爲奇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爲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奇也。如唐曹紹夔知樂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

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僧如其言。食畢。紹襲出懷中錯鉢。擊數下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隨愈。又李嗣真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得鐘。蓋有此事。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衆弦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鐘之宮。宮為君。故能役他律。此亦常理。不足為奇。且若是邪。言惠子所自是者。亦若魯遮邪。惠子答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乘為五。不知孰是。而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躡者躡躡行不進貌。禮記躡躡焉。脚躡焉。鉞鐘鉞鼎與鐘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甃。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齊人有躡行其子於宋。而使為閹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棄之外國。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棄之。試推其類。其求鉞鐘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比之棄其子者。為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比之棄其子於外國。為何如是。於推類之道有遺矣。人於親疎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辯為非。而不知己之非也。離羅同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躡躡行為他國之閹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爭鬪。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鬪。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論。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

此章全文皆喻アリ、蠅翼ハ甚ダ薄シ、今斤ヲ以テ之ヲ斲ル、至難ナリ、郢人立チテ容ヲ失ハズ、故ニ匠石其妙技ヲ恣ニスルヲ得タリ、惠子有リテ莊子モ其辯ヲ用ヒタリ、今惠子死シメレバ、莊子ノ辯亦

川ヒルニ所無キニト、
獨木匠石が不動ノ其チ
失ヒテ技ヲ施スチ得ザ
ルガ如シ。

聞見セザルトコロアル
ハ察察ノ明チ用ヒズ已
ノ心チ師トセザルニヨ
ル。

曰臣則嘗能斷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郭註】運斤成風。瞑目恣手也。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斷。而無所用之。【呂註】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

隰朋可

可不謂云告言也。鉤亦逆也。不謂列子作不諱。上忘而下畔。列子作下不叛。

【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呂註】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體者也。公故可以為公。王故可以為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隰朋之德。可謂容乃公者乎。【江遜】上忘者。其政悶悶也。下不畔者。其民淳淳也。愧不若黃帝。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以善改為心也。以德分人。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使斯民不之於仰事俯育。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直不見不聞也。其道足以容之耳。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儉。嗇褊急。而其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為刺。褊心之害。治如此。

捷矢ハ速キ矢ナリ。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孫曲折而攀援也。執死。司馬云。見執而死也。

青山穴ノ中ニ居リシ
時ハ自ラ其迷ヲ悔マス
コト能ハザリキ其後
ニシテ道日ニ進ミテ今
ハ竊木死灰ノ如クナル
ニ至リヌトナリ。

【郭註】敏疾也。給續括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猶能搏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也。【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六者繆心是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爲榮。子綦知夫爲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呂註】田禾一覩。齊國三賀。爲我先而賣之。彼故知而鬻之。心未盡於內。而有迹於外。故爲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爲自喪。喪謂失其本心。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爲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爲喪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爲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孫叔敖ハ孔子ノ前、市南宜僚ハ孔子ノ後ニアリ、此章亦寓言ナリ。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酣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兼句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

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古之言者必於會同。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爲未之嘗言。於此言之。言於無言也。宜僚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固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也。道之不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所以成大。故聖人汎然都任之。生無爵。有而無之也。死無諡。諡所以名功。功不在已。雖諡而非已。有也。實不聚。令萬物各知足也。名不立功。非已爲。故名歸於物也。此之謂大人。若爲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爲。泥大。愈不可爲。而得唯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我理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爲而自得。故曰誠。【呂註】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爲。則雖有喙三尺。猶爲不言。彼二子所爲。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名也。止乎無名。則吉祥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妄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辭。聖人并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諡。此聖人無名。所以爲大也。夫以善言爲賢。且不可。而況爲大。豈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故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爲大。爲則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地所以大備者。固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已。不以物易之也。太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爲而成者也。【循本】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贊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爲之乞言也。孫叔敖薦賈之子。名艾獵。爲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

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空中。一個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在仲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爲而解難息兵。則吾亦何以言爲。若言可用。則吾願有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無用如此隙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

渠公ハ富家ナリ、其門者トナルルナリ。

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群爾雅云。牝羊也。九方甄善相馬人。淮南子作

九方臯。渠公齊富室。爲街正。買捆自代。
【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爲。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爲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後使捆於燕。爲盜所得。全恐其逃。刖之則易售也。【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循本】與室西南隅。寗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群與鶉。乃得於室中。卽詩言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但下得生字差異。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

合ル者仁義ヲ假リテ一人ヲ以テ斷制シ天下ヲ利セントス、是レ猶ホ一刀ヲ以テ萬物ヲ割ル也、カントスルガ如ク、彼此共ニ害ヲ受ケン。

暖姝ハ柔妖ナリ、濡需ハ須臾ノ頃ヲ云フ、卷ハ己ノ身ヲ苦シムルニ譬フ。豕ハ豕ニツクしらみナリ。

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疏蠶自以為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閒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

童土ハ不毛ノ地、不毛ノ地ニ居ラシメテ其澤ヲ見ントセルナリ。

蟻羊二者ハ人ニ比スルハ自然ナリト雖モ蟻ハ向ホ知アリ羊ハ向ホ意アリ、故ニ眞人ハ蟻ノ知ヲ棄テ羊ノ意ヲ棄テ、魚ノ慈慾トシテ水ニ自得スルヲ以テ其計ト爲ス。以目云云ハ見聞思慮一ニ自然ニ任セテ吾私ヲ以テセザルヲ云フ、故ニ心ノ平ナルコト纏ノ如ク、變ズルコト一ニ自然ニ順フ。

之虛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暖。暖柔貌、姝姝妖滯需謂、儉安須臾之頃、卷矣也、爲和氣所炙、一云融也。【郭註】仁者爭尙之原、故禍後世、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剗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唯外賢則賢不僞矣、暖姝者、意盡形效、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有通變藐世之才、而儉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蠶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也。【呂註】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貪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猶一剗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

已。以暖爲是。不知天下有至足。以姝爲是。不知天下有至美。故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爲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去。需則有待。安於卑污。而不知禍。故以豕蟲名之。收卷婁攬不殿。其羶使天下慕而歸己。故以舜名之。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爲利則濡需爲害。則卷婁以舜之迹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卷婁言之。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真人之所以無甚親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悅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視天下猶敵。屣而其所以爲舜者。視舜猶塵垢秕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知而多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很。以目視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去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間。而持所謂見見聞聞知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爲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管見】凡治天下。當無爲而自化。儻孜孜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僞。僞出而患害橫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爲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罾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尙賢之爲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到頭地。然後能識破也。蟻魚羊三語。爲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魚。不爲羶之所化。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尙賢之迹。猶魚不厭深。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然後以目視目。不眩于色。以耳聽耳。不惑于聲。以心復心。不役于知。故其平如繩。爲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爲治以治之耶。【通義】蟻至微。羊至柔。而未能無知無意。真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居。而棄其知與意。一如魚之忘水而已。【筆乘】以目視目。不以我視也。以耳聽耳。不以我聽也。以心復心。不以我復也。人惟有我。則不能循物。而失其平者多矣。耳目心皆任之。而一無所與。列子所謂廢心而用形者也。有不如繩之平。惟變之循者乎。變言物之萬變也。心與耳目並言。卽釋典以意與眼耳鼻舌身爲六根同意。其平也繩。其變也循。王元澤本作其

以天待之云云ハ心ヲ虚
 クシテ物ヲ待テ、人爲
 ナリテ自然チ亂ラサズ
 トナリ、死生得失各各
 境ニ順ヒテ變ジ始メヨ
 リ常アラズ、業ハ用ヒ
 ルトコロニ當ルチ以テ
 效トナシ、物ノ貴賤常
 無シ、病ニ適スルモノ
 帝ナリ。
 種ハ大天種、勾踐ノ謀
 臣ナリ、勾踐ヲ殺タル後
 讒ニヨリテ死セリ。
 解ハ刀ニテ切ルコト、
 結歴長シト雖モ、事ニ
 節ナルモノナリ、之
 ナ断タバ悲シマントナ
 リ。風、河水ヲ落シ日
 河水ヲ乾カス、是レ損
 ナリ、然ルニ始メヨ
 リ亂ダサレズ損セズト
 爲スハ源泉ヨリ不斷ノ
 供給アレバナリ、水ノ
 土ニ入ルチ微塵ト雖モ
 入ル、影ノ人ニ從フヤ
 人動キテ影動ク、物ノ
 造物ニ於ケルチ逃ルル
 トコロ無シ、皆之チ盡
 ト云フ、審ナル所以ハ
 自然ナレバナリ、若シ
 人爲チ以テスルモノハ
 目ノ明ニ於ケル耳ノ聰

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
 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靡也
 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
 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
 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
 爲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
 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
 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
 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

ニ於ケル心ノ魂(明知)ニ於ケルヤ皆危シ、人爲ノ知能ヲ恃ム者ハ必ズ危シ、功成リテ退カザレバ禍來リ、自然ニ任セテ後ツコト久シケレバ成ル、而ルニ世人ハ知能ヲ己ノ寶ト爲ス、故ニ亡國殺民ノ大禍アリ、大禍ノ由來此コニアルヲ問フコトヲ知ラザルヲ以テ、禍終止スルコト無シ。

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董司馬云。鳥頭也。雞離茨也。豕零進學解所言豨苓也。

【郭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死或復爲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也。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矣。欲速則不果。故曰其果也待久。已寶謂有其知能也。故亡戮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呂註】以天待之。則無爲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爲而未嘗爲。真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曰得之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爲輕生者而言。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爲喪。以死爲反是也。此爲惡死者而言。如藥之或甘或毒。時爲帝而不常。其餘臣佐而已。以生爲得。死爲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爲喪。死爲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彼病而投之。其變何可勝言。大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爲喪。死爲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彼病而投之。其變何可勝言。大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風日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爲未始。撰。特源而不竭也。通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不在。則物守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府五藏。殆。謂安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滋萃。夫唯迷非一日。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循本】自鷓目以下。連以五箇故字。申言其義。鷓目夜則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脰長則宜。短則不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因其自然也。風日一節。又說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將去。直是

自家有箇主本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箇道理元相厮守未嘗相離如土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徇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爲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爲安轉禍爲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聰明心思之欲如寶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未有曉之者耳【新傳】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守之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殉也故必期於明則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意於聰也必期於殉則是有意於殉物也夫有意於聰明與殉則不免於危殆矣豈相須之道乎古之至人知多知爲禍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不能爲之果世俗不能而矜其智禍之所以滋蔓也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如大夫種始之能存越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爲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如大大種終之不免亡軀也故曰其果也待久凡此智之招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爲身之珍也所謂蔽蒙之民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

足ノ踐ムトコロハ數寸ノ地ノミ、然レドモ寸ノ踏チ行キテ倒レザル者少シ、是レ踐マザル地ヲ恃ミテ然ル後ニ安ク博キチ致スナリ、知亦然リ。
大一ハ道、大陸ハ柔弱ニシテ己ノ分内ニ止マ

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
 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
 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
 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
 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
 不。惑。是。尙。大。不。惑。

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
 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
 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
 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
 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
 不。惑。是。尙。大。不。惑。

註揚舉也。推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

【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翹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大一
 道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
 大均也。休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真不
 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
 冥之。則得其樞要也。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
 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不可有崖。應物宜
 而無方也。不可無崖。各以其分也。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各自有。故不可相
 代。不可以虧。宜各盡分也。推而揚之。有大限也。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己任物之理。可
 得而知。奚爲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尙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
 迹。隨世爲名也。【呂註】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人

モトカントニモノナ
リ、其意更ニ甚シカラ
ン、不惑ヲ以テ惑ヲ解
キテ庶幾クバ其ノ惑ハ
ザラシ。

之知也少特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大陰以至大定從可知矣爲道者主之以大
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
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有能均和以是非
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
澤焚不熱河沍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
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
解似不解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
遊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崖无崖皆爲有係崖謂自邊徼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
於有無之間也顏不可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而不可虧也能
以是問之可不謂大揚推乎揚謂發其幽推謂核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能
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解之而復於不
惑庶幾大不惑也【循本】足之所踐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行立知之所知無幾而要所
不知者方爲大知大一大陰大目大方大信皆是不拘於小處吾以爲盡於此矣而又
有不盡之天吾以爲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照臨之者吾以爲杳冥矣而又有執其樞
者吾以爲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爲則彼又自爲始因上文大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解之也
似不曾解之知之也似不曾知之然惟不知而後知之耳上言不知問是也故卒提出問字
結之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實亦未嘗無崖際說著來只似前所言顏滑堅白之辯而此卻
有其實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虧揚者舉揚也推者反覆手也當衆舉揚對答以手
反覆指陳之也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卻又真實豈不是箇大舉揚話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
惑爲有能以己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冀有能
開悟之神仙中人用心往往如此【管見總論】武侯雖強悍難入而無鬼說之有道首言良
駿以啓其心兼明君之於臣下可不具眼乎遂能始忤終合蓋人良心善性无蔑盡之理猶

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盡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盡爲國之道。何在乎爲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明。明者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爲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唯其後世諸士，超向之不同，潛形性而之萬物，無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乘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爲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功也。又喻有隰朋之才，然後足以致管仲之舉。徂以傲人而速斃，人以鋤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難可解乎？九方歎知，相祥而不言，其別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觀微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董梗靡零時爲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攪，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天，以燭物之天，己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擲測角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

姓ハ彭名ハ陽字ハ則陽
魯ノ人ナリ。
王果ハ楚ノ大夫ナリ。
公閱休ハ隱者ナリ、之
ヲ稱シテ彭陽ノ迷ムニ
急ナルヲ仰フルナリ。

不自許云云ハ一意人ノ
意ヲ迎合シ以テ交ヲ神
ニシ、人ヲシテ樂ミテ
交ハラシム、富貴ニ迷
没スルヲ以テ、人ノ德
ヲ助長スルニアラズ、
反リテ之ヲ消サン、我
其ノ爲ストコロニ倣フ
能ハズトナリ。

父交タリ子子タリ、各
其所ニ歸休セシメ、其
施ストコロニシテニ
ニアラズ。

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入化。父子之宜。彼其記。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爲人。以抑彭陽之進超也。言己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于上也。相助消者。言苟進。故德薄而名消也。凍暍之喻。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也。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爲貴。而以道德爲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爲高。與之爲娛。不以爲物自苦也。樂物保己。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並立而化。望風而靡。使彼父子子。各歸其所。是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釋

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呂註】公閱休无求如此宜其爲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其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顛冥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嗚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祿不足。以爲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无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无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閒所施無嗃嗃之悔。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繆矣。閱休之爲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循本】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己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卽爲衣。嗃者遇冷。風卽反。而爲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撓。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詞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爲卑屈也。與人並立而化。父子之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爲父子之親也。彼其乎贊嘆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予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天凍者。至其孰能撓焉。說楚王。故聖人以下。又說從公閱休上。【方子及】凍者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而凍解也。嗃者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而嗃消也。慕用者必假資於權門。權門雖利。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以楚王之勢。奚啻凍之寒。嗃之熱。而顛冥者。彼且厭之。豈能得志哉。故曰待公閱休。蓋規之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

則經ハ束縛ナリ、聖人
物ノ束縛ヲ脱シ、萬物
ニ周旋シテ物我一體ナ
リ、搖動作爲スト雖モ
命ニ復ハリ靜カナルヲ
以テ、一ニ自然ニ順フ
ミ、聖人作爲無シ、人
知ラズシテ其功ト爲
シ、トニ美名ヲ與フ、

知ニ任シテ行ヘバ、行
フトコロ少ナシ、物ニ
所ヒ境ニ遇フテ移リ、
時トシテ止マルコトナ
シ、生而美云云ハ聖人
之愛人云云ノ時、唯ナ
リ、他人之ニ名ヲ與ヘ
テ聖人ノ知ルモ知ラ
ザルモ、聖人ノ人ヲ愛
スルコト一ナリ、人ノ
聖人ノ徳ニ安ズルモ
亦一ナリ。

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
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
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綱繆猶纏綿也。體天也。命名也。

【郭註】達綱繆所謂玄通也。周盡一體。無內外而皆洞照也。不知其然而然。非性而何。搖者
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
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愛患相繼。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
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由
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性所不
好。豈能人照。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
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非性之所安。
胡能久也。【呂註】人心綱繆於事物。不知有一體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
物我為一。其所體固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搖作芸芸也。雖
靜而復命。不害乎搖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為未嘗為。凡以天為師而已。天則知之所
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為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愛。衆人愛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
而有止也。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
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人愛人也。人與之
名。告之。而後知其為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

舊國舊都望見七心
 暢然トシテ喜歎ス、因
 都荒廢シテ丘陵トナリ
 草木茂生スルモ、此
 ニ入りテ十人中九人ノ
 相識ニ遇ハバ暢然タラ
 シ、況ヤ舊時見聞セル
 人物ヲ見聞スルヲヤ、
 況ヤ十仞ノ臺ヲ衆人ノ
 間ニ建テ見ルトコロ多
 クシテ皆其平生ノ知ル
 トコロナルヲヤ、此數
 句以テ人ノ自然ヲ得ル
 ノ樂ニ譬フ、古ノ聖王
 冉明氏ハ自然ノ環中ヲ
 得テ無窮ニ應ジ以テ物
 ニ隨ヒ物自ラ成レリ。
 天子師トセントシテ得
 ザル者ハ物ニ殉ヒ有爲
 ニ涉ルチ免レズ、況ヤ
 天子師トスルチ知ラザ
 ル者ヲヤ、聖人ハ天人
 道ハ他物ノ別チ立テテ
 ズ、自然ニ順フテ行
 フ、故ニ物ニ合フコト
 窮リ無シ、湯ハ伊尹
 (司御、門尹登恒)チ得

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循本】綱繆事理膠輻處。唯聖人爲能達之。周徧
 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與作。皆合乎
 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
 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衆閒者也。冉相氏
 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
 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
 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
 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
 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
 爲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暢然喜悅貌。開。元嘉本作
 閑。洩。濫也。一云。壞敗也。

テ之ヲトシタルモ、
尹一東轉サレズ、物ノ
理ニ隨ヒテ成セリ、伊
尹以テ湯ノ爲メニ名
ヲ司ドリ、湯ニ聖名無
ク尹ニ聖名有リ、名ハ
剽法ニテ身外ノ長物ナ
リ、身ト一タリ（兩見）、
孔子又慮テ盡クシテ聖
ノ名ヲ助ケントシ、益
益自然ト遠カレリ、日
ハ小、歳ハ大ナレドモ
日ナ積ミテ歳トナル、
日ナ除ケバ歳無シ、即
チ小ハ大ノ本ナリ、内
ハ外ノ本ナリ、知ルベ
シ自然ハ本ニシテ人爲
ハ本ナルチ。

【郭註】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緜合也。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也。衆之所習。雖危猶閑。況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下斯耶。必至於天人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囿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名法者。已過之迹。非適足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治於羣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仲尼曰。天子何思。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耶。容成子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矣。無彼我。則無內外也。【呂註】望舊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緜合。猶之暢然。亦不忘其本而已。況吾之所以見聞者。與天地並則爲吾之國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十仞之臺。縣衆聞。則無所不覩。其暢然可勝道哉。衆閒謂無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無所爲。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數。與物化者。一不化。則胡爲而不舍之。其行恒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與物皆殉。其以爲事而已。聖人者。未始有天人始物也。偕行不替。備而不泄。所謂復命。搖作。是真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之修。主調御者。心正所入者。道恒。則道之久。此皆以天爲師也。唯師之從。而不囿於物。又得隨成。爲之司其名。則之名。羸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吾之成心。非有爲之名也。其精爲道。其羸爲法。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雖有所見。而不知。天下未始有思慮。猶爲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爲之傳。仲尼非傳湯也。隨成。則冉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爲寓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唯盡慮者。足以與此。【疑獨】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縣危。習而登之。亦如閒暇。況得真性者乎。冉相氏三皇以上聖君。得真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

一不化者能化也。世之有為者。何不捨其有為。而復於自然。真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況與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在。行世則屈伸而不替。備行則守謙而不溢。與理冥合。若之何而如此也。司御門尹官號。登恒裂名。言登恒道者。可為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為師所囿。但任其自然。彼且為嬰兒。與之為嬰兒。是也。湯得此三人為傅。從之而不囿。隨順而成其道。湯反為司其名。彼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羸法。兩見於湯。湯雖為盡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慮以制成法。是又為湯之傅也。〔循本〕天者自然。若要去師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為事也。若之何言其為事不能合道也。聖人則併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不至陷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門尹登恒。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恒為師。不局於規矩。隨寓而成功。其所成者。不過為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於天下。然名乃身外剩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罄其思慮。以為時君之傅。過矣。末引容成氏之言。曰。歲之所以得名為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自其一念微處除之。則無外物之累矣。無內則無外。〔徐士彰〕湯得其司御以下。三得其三為之。自相呼應。如此看。庶乎可通。黃帝命容成造歷。故其言曰。除日無歲。解者以容成為古聖人。非也。

魏瑩ハ梁惠王ナリ、行ハ犀首ノ名。
田侯ハ齊ノ威王ナリ。

魏瑩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

戴晉人ヲ薦メ、王ヲシテ之ヲ引見セシメタルナリ。

通達之國ハ人跡ノ對ルトコロノ國ヲ云フ。

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只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

嗚ハ管ノ聲、劔首ハ細頭ノ小孔、映ハナート云フノミニテ聲無キナリ。

梁ハ梁ノ實ル家ナリ。極ハ極棟ナリ。

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嗚也。吹劔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犀首官名。公孫衍爲此官。扶擊也。惘惘也。嗚管聲。劔首劔環頭小孔也。映映然如風過也。

【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人迹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也。今自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許也。雖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惘然若亡。自悼所爭者細也。辟猶喻。映言會不足聞也。【呂註】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於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唯王與觸蠻無辯。通達之國。魏梁觸蠻亦無辯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爲小矣。王悟夫爭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惘然若亡。神人聖人太人。本無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嗚有所受也。吹劔者。映無所受也。【副墨】吹管者。猶有嗚也。吹劔首。則映而已。何以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憂。而有聲。若劔首之環。吹之則映。然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爲。聖安得有聲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無所容聲。而況蠻觸之爭乎。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

遷履ハ紛紛ナリ。

存ハ止マルナリ。

是稷稷トシテ。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山名。漿賣漿家也。極屋棟也。稷稷紛紛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陸沈當顯而隱。如無水而沈也。

【郭註】埋於民與民同也。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其聲消損其名也。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皆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著明也。何以爲存。謂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也。【呂註】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徙而之高也。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不爲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閒。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沈者。以孔子之跡言之。栖栖然以天下爲事。則似佞也。然而人皆爲宜僚。則橫目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將墜地而不傳也。昔微生畝嘗以孔子爲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爲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栖栖者非得已也。

齊ハ耕法ナリ。

以衆爲ハ有爲ニ涉ル多
キチ云フ、扶ハ扶疎タ
ルチ云フ、形チ傷ルナ
リ、擢性ハ性チ抜キテ
自然ニ齊カシムルナ
リ。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齊與分劑同。耕法也。葦葭蘆也。

並潰漏發。謂精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也。

【郭註】鹵莽滅裂。輕脫未略不盡其分也。變齊功盡其分。無所不至也。夫遁離滅亡。以衆爲之所致也。若各致其極。則何患萑葦害禾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疎則神氣傷。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並潰以下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呂註】爲道日損。以至無爲。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衆爲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內之欲惡爲萑葦蒹葭。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爲孽。奪其真之所爲也。【楊用修】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

事人ハ利人ナリ。

曰以下ハ柏矩其ノ利セ
ラレメル理由チ説クナ
リ。

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芟以去草。古有鳥耘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又云。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即擢亂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俗讀兼葭始萌爲句者誤。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

敢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

於誰責而可乎。辜罪也。慕覆也。離著也。一形。褚氏云。當是一物。傳寫之誤。

【郭註】殺人大菑。謂自此以下事。大菑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跛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跛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也。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為物所顯。則皆識為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將以避誅罰也。主日與僞上。於何許得其真乎。誰責言當責上也。【呂註】矩蓋皆有位者。解朝服而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訕。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親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親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為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為在民。失為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誅。不至。異乎先王之宥不識。量人力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偽繼之。上出多僞。而欲下不僞。不可得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

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物情之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唯無其生無其出者。爲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呂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誣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其所不知。則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今之所是。非五十九年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恃。每至望崖而反。其爲疑也。豈不大哉。已乎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至。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爲然。未知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契之。【管見】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蚊虻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真常固未嘗變也。人而如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觀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則亦何惑之有。蓋人生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爲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

變ノ註ハ美名ナリ、故ニ此間アリ。

因是ハ民ノ是トスルト
コロニ因ルトナリ。
所ハ靈公ノ居ル所。幣
ハ臣ノ君ヲ見ルニ執ル
物。扶翼ハ人ヲシテ扶
ケシムルナリ。靈公
靈ノ來ルヲ見テ人ヲシ
テ其幣ヲ執リテ扶ケシ
メ。靈ヲシテ普通ノ召
見ノ禮ヲ用ヒザラシメ
ナリ。

不馮其子云云ハ子孫ニ
憑ルヲ得ズ靈公ニ此地
ヲ奪ハルトナリ。

邪。大叟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濫。濫浴室也。史鮪。史魚也。里。居處也。不馮。其子。子孫不足託。故使公得此處為家也。

【郭註】靈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鮪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不得終禮。此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鮪贖言不憑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為之在己。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呂註】大叟。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稀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為也。【方思善】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言衛君所為如此。謚之為靈。何耶。意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不必同時。大意從人事而歸天意去。使然而宗自然。特如此設喻耳。里一作埋。詳銘語皆有韻。子里韻正相叶。古稱窀穸為蒿里。則作埋者恐非。

指ハ百體ヲ分ケテ一ニ指シテ馬ヲ求ムルナリ。立ハ合セテ百ヲナリ。

屬ハ自ラ功ト爲スナリ。

大澤ニ譬フルニ、其生ズル百材皆度アリテ用ナク爲ス、大山ノ木石ハ物異ニシテ若大山ノ境ニ在リ、異同ヲ綜ベテ一ト爲スヲ云フ。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

已有之矣云云ハ已ニ道
ノ名アレバ無名ノモノ
ト比スベカラズ、此ニ
於テ強ヒテ辯ズルモ相
及バズトナリ。

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

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部。五部爲里。賜與也。拂戾也。面向

也。謂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所正。亦有所差也。度居也。雖別區異所。而同以大澤爲居。雖木石異端。而同以大山爲壇。此可以當丘里之言也。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

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爲。實各自爲。故無不爲。時世有變。無心者斯順。禍福淳淳。流行反覆也。於此爲戾。

於彼或宜。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正於此者。或差於彼。比于大澤。無棄材也。觀乎太山。合異以爲同也。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耶。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呂註】

合姓名爲丘里。異爲同也。散丘里爲姓名。同爲異也。非如一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也。百體莫非馬。指之不得馬。立百體而謂之馬。譬大人不以其大全觀之。則所謂大者亦不可得。比以丘山江河。所以爲大之至也。故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於我。則自外入者。有至於中。

而不執。有萬而無不容也。自我觀之。汎乎其爲萬物。逝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備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

不備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

之衆爲而我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才。萬物殊理。其爲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無我則莫有名之者。無名故無爲。無爲則無不爲矣。時變無停。禍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爲妖也。物情各殊。殊面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爲奇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道本強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爲足也。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循本】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道。爲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絕。不賜者。不以爲恩。時有終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淳淳實也。福善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卽塞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言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矣。【管見】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衆情而立論。如所謂月旦評。及各有流傳。里諺以記其風土事物。是謂丘里之言。合異爲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賢愚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于丘里。道之大。貫于事物。散同而爲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爲同。立百體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冥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老子曰。公乃王。王則天下之所歸往。安得而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子之學。主乎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距。猶四時殊氣。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備以闡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差者。皆由自殉己情。故不免于殊向。譬大澤之百材。合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爲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辯哉。夫道之爲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距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

陰陽四時變化交代シテ
 皆自然ナリ、人物皆自
 然ノ内ニアリ、欲惡去
 就ノ起リ、雌雄ノ合ス
 ル、亦自然ノミ、安危
 禍福ノ相易ハリ相依
 等亦自然ノミ、變化運
 動ノ循環終始シテ窮リ
 無キハ物ノ自然ナルト
 コロナリ、言知チ以テ
 盡シテ至サントスルト
 コロハ物チ極ムルノミ
 ニシテ未ダ自然ノ妙理
 ニ至ラズ、道ヲ觀ル人
 ハ終起ノ由ルトコロチ
 推返セズ、止マルベキ
 トコロニ止マル。
 季眞ハ道ハ無爲ナリト
 云ヒ、接子ハ道ハ使シ
 ムルアリト云フ、人ノ
 言ノ同シカラザルハ鷄
 鳴ト狗吠トノ同シカラ
 ザルガ如シ、既ニ同シ
 カラザレバ其是非ハ大
 知ノ人ト雖モ言意チ以
 テ盡クスコト能ハズ、
 其爲サントスル所ニシ
 テ之チ分析セバ、小ハ
 無倫ニ至リ大ハ不可圍
 ニ至リ、終ニ決スルト
 コロ無カラシ、二千
 ノ說ハ皆物チ離レザル
 モノニテ與ニ過ナリ、
 一ハ道ノ物ノ主ナルチ

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
 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
 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
 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
 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
 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眞
 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大
 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
 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
 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
 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

認メタルモノニテ實チ
 執シ、一ハ道ノ無チ認
 メタルモノニテ虛チ執
 ス、實有レバ名アリ、
 名實與ニ有ルハ物ノ中
 ニ道チ見ントスルナ
 リ、名實與ニ無キハ物
 ノ虛ニ道チ見ントスル
 ナリ、何レニシテモ言
 意ヲ以テ道チ見ントス
 ルモノニテ道ト相去ル
 遠シ、虛實猶ホ死生ノ
 コトシ、死生遠カラズ
 ト雖モ理觀ルベカラ
 ズ、虛實ノ觀ニヨリテ
 疑起ル、往來無究無止
 ナルチ見テ之ヲ無ト云
 フ、萬物一理ナリ、而
 シテ道未ダ物チ離レ
 ズ物ト終始ス、此點ヨ
 リ云ヘバ有ナリ、然レ
 ドモ道ハ有ニアラズ、
 亦無トスベカラズ、故
 ニ虛實ハ物ノ一曲ニア
 ルノミニテ、道ノ全ニ
 アラズ、言ハ道チ盡ク
 スベカラズ、言ハ物チ
 盡クスノミ、虛實ノ一
 ニ偏スルチ知レバ、言
 默ノ道チ載スルニ足ラ
 ザルチ知ラン、非言非
 默、是レ道ノ極マルト
 コロナリ。

言^テ而愈^シ、疏^シ未^ゼ生^ラ不可^ム忌^ム。已^ニ死^セ不可^ラ徂^フ。一^作 死^シ生^ハ非^キ遠^キ也。理不
 可^レ觀^ル。或^ニ之^ヲ使^ル莫^キ之^ヲ爲^ル疑^フ之^所假^ス。吾^レ觀^ル之^本。其^レ往^ル無^シ窮^リ。吾^レ求^ル之^ガ
 末^ヲ。其^レ來^ル無^シ止^ル。無^キ窮^リ無^シ止^ル。言^フ之^ヲ無^ト也。與^ル物^ト同^ス理^ナ。或^リ使^ル莫^キ爲^ル言^フ之^ガ
 本^也。與^ル物^ト終^ス始^ス。道^ハ不可^ラ有^ト。有^ト不可^ラ無^ト。道^之爲^ル名^{。所}假^テ而^行。或^リ
 使^ル莫^キ爲^ル在^ル物^{。一}曲^{。夫}胡^爲於^レ大^方。言^フ而^足。則^レ終^日言^フ而^盡道^ヲ。
 言^フ而^不足^{。則}終^日言^フ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レ有^レ極^{。橋}起^言所^起之^勁疾^也。隨^序變^化相^隨。
 有^レ次^序也。橋^運謂^レ相^橋代^頓至^也也。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也。陰陽四時。皆其自爾。非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爲趁舍。
 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以往。至于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其相理相使。皆
 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廢起皆自爾。無
 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謂極于自爾。故無議也。季真曰。道莫爲。接子曰。道或使。或使有使
 物之功也。夫物有自然。非爲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爲而自爾。
 物有相使。亦自爾也。故莫之爲者。未爲非物。凡物云云。皆由莫爲而過去。或使則實。實自使
 之。莫爲則虛。無使之也。居指名實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意言愈疏。故求之于言意之
 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

此或使莫爲二者。世所至疑也。物理無究。故其言無究。然後與物同理也。與物終始者。常不爲而自然也。道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胡爲大方者。舉一隅便可知也。求道于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爲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極于自爾。非言默所議也。【呂註】少知聞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與道比。故疑於無物。問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往來。升降消長。相照相蓋。相治也。寒暑屈伸。王相生克。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靜有常。故有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究則反。終則始。陰陽爾。四時爾。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之所生起。非所以生而起。有名萬物之母是也。若夫觀道之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真莫爲。隨所廢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爲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爲也。精至無倫。則無內。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爲。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于物。以其不麗于實。則麗于虛。故也以有名實爲物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爲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之不可卻止。則超乎言意。雖近在身。而不可觀也。或使莫爲。皆疑之所假。而非理之真。往無究。則迎不見首。來無止。則隨不見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爲。則可言可意。不免于物終始而已。惡觀所謂無止無究哉。道不可有。以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者假名。安可以名爲道。莫爲或使。皆在物一曲。何足以合乎大道。言而盡道。希言自然也。言而盡物。多言數究也。自物觀之。則道非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議至於此。然後爲極。【循本】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于物而已。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

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莫爲莫有爲之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或使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劈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于無倫。大而至于不可圍。中庸言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爲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荆川】莫爲是佛家自然性也。或使是佛家因緣性也。居言著物也。或使莫爲。則有言之所自起。故曰言之本。【管見總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至人達物之綱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入化者也。裨益治道多矣。世人往往殉物失己。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蔑盡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于一時。猶足以與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傳于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何內天外人之辨哉。次因齊魏敗盟而舉兵。遂引觸蠻爲喻。以眇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險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丘。議有迹之可嫌。封人論爲政。忌欲惡之爲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栢矩歎辜人。以失爲在己。正己以正物也。遞援隨年化。特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爲靈。定葬於未然。則凡所爲者。不得不爲。造物有定算。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并爲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化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異。接子虛實。皆爲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

血化シテ碧玉トナル
ハ忠誠ノ至リナルヲ云
フ。

兩陷ハ前文ノ如ク善惡
共ニ身ヲ亡ボスヲ云
フ、陳、蜉蝣ハ懼ルナリ、
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ハ
人衆ケンバ天ニ克ツノ
意ナリ。

莫不_レ欲_二其臣之忠_一而忠未_レ必_レ信故伍員_云流_二於江_一萇弘死_二於

蜀_一藏_二其血_一三年而化_レ爲_レ碧人親莫_レ不_レ欲_二其子之孝_一而孝未_レ必_レ

愛_レ故孝已_レ憂而曾參_レ悲木與木相_レ摩則然_レ金與火相_レ守則流_レ

陰陽錯_レ行則天地大_レ紆_該於是乎有_レ雷有_レ霆水中有_レ火乃_レ焚

大槐有_レ甚_レ憂_レ兩陷_レ而無_レ所_レ逃_陳螿_惇不得_レ成_レ心若_レ縣_レ於天

地之間_レ慰_レ啓沈屯_レ利害相_レ摩_レ生_レ火甚_レ多_レ衆人焚_レ和_レ月固不_レ勝

火_レ於是乎有_レ償_顏然而道_レ盡_王云_レ忘_レ懷_レ於我者固無_レ對_レ於天下然後外物無

腋不安也慰_レ鬱啓_レ悶沈_レ深屯_レ難也償_レ順也。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_レ必_レ藏_レ血化_レ碧_レ精誠之至也忠未_レ必_レ信孝未_レ必_レ愛是以至人無心而

應物唯變所適雷霆水火焚槐所謂錯行也苟不能_レ忘_レ形則隨形所_レ遭而陷於憂樂左右无

宜也矜之愈重則所在爲_レ難莫知_レ所_レ守故不得_レ成_レ縣_レ於天地之間所_レ希_レ跂者高而闊也慰_レ啓

沈屯則非清夷平暢也生_レ火內_レ焚也遺_レ利則和若利害存_レ懷其和焚矣月不_レ勝_レ火者大而黯

則多累小而明則知_レ分也唯償然無_レ矜遺_レ形自得_レ道乃_レ盡也【呂註】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

也故不可_レ必_レ龍逢比干以_レ仁爲_レ可_レ恃而必_レ之惡來桀紂以_レ不_レ仁爲_レ可_レ恃而必_レ之皆至於不_レ免

爲_レ善惡而不_レ近_レ刑名則何必_レ之有夫外物非獨不可_レ必_レ於人亦不可_レ必_レ於己君親莫_レ不_レ欲_レ臣

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欲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蓋道未至。儼然而盡。雖在己所欲。猶爲外物。而不可必。況在人者乎。伍員。萇。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至於死亡。憂。悲。血。化。爲碧。忠。誠。之。至。而。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陰。陽。錯。行。以。下。言。大。寇。莫。所。逃。於。天。地。之。閒。則。震。而。爲。霆。發。而。爲。光。或。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是。爲。兩。陷。墮。薄。不。得。成。其。所。欲。爲。心。若。懸。於。天。地。之。閒。慰。啓。沈。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絀。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儼。然。則。縱。心。而。至。于。無。心。道。盡。於。此。矣。【疑獨】。墜。惇。疑。惑。不。能。成。事。遂。意。則。慰。垂。意。則。啓。遇。究。則。沈。觸。物。則。屯。利。害。交。於。胷。中。則。生。火。焚。和。而。信。不。全。矣。【碧虛】。道。安。乎。內。事。涉。於。外。在。我。猶。不。可。必。況。外。物。乎。以。仁。義。爲。可。必。則。夷。齊。不。餓。死。用。知。爲。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爲。可。必。則。伍。員。萇。弘。不。遭。戮。矣。此。忠。賢。佞。倖。兩。陷。而。不。可。逃。也。伍。員。萇。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己。曾。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孽。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逢。逆。紂。善。惡。異。性。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忠。孝。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閻。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及。焚。大。槐。淮。南。子。老。槐。生。火。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諂。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爲。之。禍。是。以。憂。怖。而。志。不。得。成。其。心。欲。高。顯。于。天。地。之。閒。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溺。之。使。無。所。施。用。忠。佞。相。摩。恚。怨。日。熾。人。和。焚。棄。矣。忠。孝。如。月。暴。虐。如。火。月。固。不。足。以。勝。火。唯。儼。然。無。心。而。至。順。者。乃。盡。道。也。【口義】。桀。紂。之。時。賢。不。肖。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萇。弘。被。放。歸。蜀。剝。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託。糧。運。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孝。己。殷。高。宗。子。見。逐。於。後。母。曾。參。芸。瓜。大。杖。則。走。皆。以。孝。而。害。身。是。外。物。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而。流。皆。言。其。不。可。必。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

有火乃焚大槐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災之事。【循本】雨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言槐者以槐爲取火之木也。此下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前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墮蟬蟲起蟄而未甦貌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懸繫于天地之間鬱抑強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衆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爲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憤然而喪。【洪邁】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子瞻所引乃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州可談所載王介甫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然之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副墨】五行之氣唯火最烈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是也。卽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爲所鑠若使陰陽錯雜鬱而不紆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以直折是也。所以體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故利害不于於心而死亡無變於己。衆人不然則不知外物不可必而相刀相靡於利害之場於是生火益多而天和焚矣。月固不勝火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卽醫家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

常與ハ水ヲ云フ。

縶ハ繩、猪ハ牛。

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邑金采邑之租金。鮒，廣雅云：鱖也。波臣，猶水官。常與，常與者，謂水也。然活耳，若然則可活也。枯魚，乾魚也。吳越之王，褚云：王當是士字之誤。【郭註】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呂註】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太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鰲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

累ハ細キ羅ナリ。

縣令ハ懸賞ナリ。

先王ノ言ヲ利用シテ己ノ姦ヲ爲スナ非ル。

東方作矣ハ天將ニ明ケントス、早ク爲セトナリ、猶舊ハ死者ノ衣ナリ、口中モ死者ノ口中ナリ、詩ハ死者生前ニ仁義ヲ行ハズ、死シテ珠ヲ含ムチ刺リ之ヲ取ラントスルナリ。

魚者已而後世輕荃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

力追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

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

亦遠矣。巨緇大黑綸也。輕才評論人才也。諷說誦說已成也。

【郭註】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呂註】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疑獨】性犍牛也。大魚食之至憚赫千里。言有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

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得志於天下。傳名于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須溪】兩段皆從外物上反覆。上言志士之命或僅寄于少許。此言志士之志將有待乎無涯而皆是也。時有適然不當擇于小大也。當鮒魚之時則斗升爲大。任公爲小。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

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

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頰。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

頰。無傷口中珠。自上傳語于下曰臚。壓一指按也。顛頤下毛也。

【郭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爲姦。則迹不足恃。

修上ハ上身長ク趨下ハ下身短キナリ、未僕ハ背ノ少シ曲レルナリ、管四海ハ己ノ事ヲ舍テ天下ヲ營マントスルヲ云フ。

驚萬世之患ハ萬世ノ患ヲ貽スチ云フ、賽ハ命ノ當ニ究スベキチ云フ、略ハ智ナリ、愚以欺云云ハ民ノ苦ヲ濟ハントスルハ寡ナリ、人ニ寡ヲ施シ、人之チ欺アニヨリテ、自ラ其事ニ勞スルハ終身ノ醜ニシテ中人ノ行此コニ迷ムニ過ギズ。名聲ヲ以テ相引キ側隱ヲ以テ相結ブ、亦勞セリト云フベシ。反動ハ皆人爲ナリ、故ニ傷邪ノミ、汝ノ善行ヲ載セテ終ニ行ラントセバ聖人ノ已ムチ得ズシテ爲下相違カラシム。

也。【呂註】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老萊子楚人。末謂頭。或曰。背也。隱病患也。躊躇從容也。從容興事。雖有成功。猶致弊迹。毒百世。況動矜善行。而載之不已乎。【郭註】長上促下。耳卻近後。而上僂視之。儼然似營他人事者。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爲君子。揖而退。受其教也。業可得進者。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也。一世爲之。則其迹萬世爲患。故不可輕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言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不及之。

事也。惠之而歎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進者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也。隱括進之謂也。閉者閉塞也。反傷動邪者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也。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呂註】世之學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自修上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躬矜躬行而矜之。容知則非盛德若愚者。夫大亂生于堯舜之間。今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爲以救之。是驚萬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固窶耶。將無其謀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以歡樂爲驚。終身之醜。猶且有所不爲。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不能絕棄聖知。兩忘善惡。皆驚萬世之患者也。道無爲而反焉。則無非傷。道無爲而動焉。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譽之哉。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之謂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爲非矜不可得也。【循本】修。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末微也。末。僕背微曲也。後耳。面前視之。不見耳也。躬矜。身自矜持。容知飾外貌以求知。驚。放驚不顧也。驚。萬世之患。驚。然自以爲得。不顧其貽患萬世也。抑轉語。抑汝。固貧窶而爲此耶。失其智略而不及慮。此耶。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愛。而不知其驚萬世之患。故曰。惠以歡爲驚。汝雖以此爲驚。乃終身之醜。不過尋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以名聲。相結約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每稱堯非桀。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之兩忘也。若反背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載猶行也。奈何哉。其所行終矜爾。戒其勿終如此也。【補註】抑。固窶耶。亡其略。弗及耶。言夫子所爲。足以致困。乃安之而不改。豈命固當窶耶。毋乃其智略不及慮此耶。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鑽ハ龜ヲ鑽リテトニ用
ヒルナリ、用ヒル毎ニ
常ニ中ルヲ云フ。

至知アリトモ萬人ノ謀
ルコト得ルニ如カズ。

石師ハ碩師即チ大師ナ
リ。

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
 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
 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
 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
 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魚不畏網。而畏鵜鷁。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
 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不畏網而畏鵜鷁。畏其天也。此與羿之雀。養由基之猿無異。石碩古通用。
 【郭註】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不用其知。而用衆
 謀。猶網無情。故得魚也。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
 善也。如嬰兒之言。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跛而學彼也。【呂註】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
 不能避網。是為有所困。有所不及。為道者所以絕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寡不勝衆。
 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鷁。鵜鷁有知。網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

國者何以知爲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之不知乎。【循本】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己。而網出于其所不覺。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如嬰兒無碩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

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

亦明矣。厠足。置足。墊下也。掘也。致至也。本義作至。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呂註】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爲有用。無知無能者爲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曷啻容足之於地耶。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

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

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

爾足云云。ハ足チ容ルル地ノミ殘シテ其他皆深ク墊ヌバ、人尙ホ路チ行クチ得ルカトナリ。

流遁ハ世チ避ケ、決絶ハ世ニ高クス、行同シカラズト雖モ、皆世ニ遊ア者ニアラズ、是レ至知厚德ノ任ニアラズ、覆墜ハ世ニ陷没シ火馳ハ世チ逐フ、行亦異ニシテ、亦世ニ遊ア者ニアラズ、前後二類

ノ者君臣即優劣以觀
ルが如キモ究竟一ノ
ミ、自然ニ遊ア者ヨリ
見レハ優劣ノ別クベキ
無シ、均シク遊ニアラ
ズ。至人ノ自然ニ順フ
者ハ乃チ能ク世ニ遊ビ
テ解セズ、人ニ順ヒテ
己チ失ハズ、教ヘテ學
ハズ、人ノ意ヲ承ケテ
遊ハザルモ彼トナルニ
テラズ。

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

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

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波高下貌。

【郭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爲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爲。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火馳。言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爲人齊固。至人無留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泯也。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爲正。故曰遊於世而不僻。本無我。我何失焉。故曰順人而不失己。教因彼性。非學也。故曰彼教不學。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至其我。故曰承意不彼。【呂註】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通之志。因俗而爲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爲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覆墜火馳。而不願。則雖相與爲君臣。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于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爲流通。高不爲決絕。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留行。無轍迹也。若尊古而卑今。則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世濇薄。其心孰能平而不波乎。唯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爲僻異。順人而內不失己。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所有。非教以所無也。不能通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荆川】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況其他道理。豈可拘耶。以是借此爲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即無住著。浮屠不三宿桑下。蓋此意。【副墨】彼教不學。承意不彼。言彼所謂世教者。意不屑。

屑焉學之。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彼者外詞。不彼言不外之也。何者世出世。法原非兩件。有所擇擇去取。則非遊于世不僻。順於人而不失者矣。卽是而觀蒙莊之所謂遊者。定非絕物忘世之學。有道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爲至知厚德也。【方思善】能游者溺而不止。不能游者往而不反。此游字是游世之游。非逍遙之游也。故一則爲流通。一則爲決絕。覆墜而不反。此決絕之弊。火馳而不顧。此流通之弊也。一人相與爲君臣。言各貴己而賤人也。易世論定。則均之非。至知厚德之任矣。故至人善游。不易乎世。不失乎己。而無古今彼我之分。何也。古未必可尊。今未必可卑也。以皇視帝。則帝爲卑矣。以帝視王。則王又爲卑矣。一古一今。遞高遞下。孰能不波乎。此至人所以遊于世而不僻也。

硬ハ食物ノ喉ニむせぶナリ、珍ハ足ノ踐ムトコロナリ、形迹ニ累ハサルルチ云フ。持息ハ氣息ニヨリ知有リト云フナリ、氣息ハ宇宙ノ氣ト一ナリ、空虚ニ充テ息アリ、天ハ生物ヲ穿テ日夜止マズ、以テ人ノ氣ト自然ノ氣ト一致セシメントス、然ルニ人反リテ其穴ヲ塞グ、故ニ人ニ在ルノ氣盛ナラズ、人ト自然ト離ル、胞ハ人ト自然ト離ル、空虛ノ處ノ人、人身ニ空虛ノ處アリテ、氣充テ自然ト通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閔。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諛。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耨。於是乎始修。草木之

ズ、故ニ心ニ自ラ天遊
アリ、空ニ空遊ノ處無
ク衆人雜居セバ婦女爭
鬪ス、心ニ天遊無ケレ
バ耳目等ノ六根相爭ヒ
テ塞ガレ、人ハ山林丘
山ヲ見テ喜ブハ、曠大
ヲ喜ブノ證ニシテ、平
生六根塞ガレバ心ニ天
遊アルヲ得ズ、神反リ
テ物ニ勝タズ、一旦曠
大ヲ見レバ則チ喜ブ、
神勝タザレバ名ヲ求メ
テ德ヲ失ヒ、急ニシテ
自ラ安ンセズ名亦失
ヒ、急ニヨリテ知謀出
テ、物ヲ守ルニヨリテ
塞根(衆)ス、耳目等六
官ノ事ハ一ニ偏セズ衆
立ニ當タルヲ徹ト爲
ス、若シ一ニ偏スレバ
不可ナリ、彼ノ春雨至
リテ草木忽チ生ズ、鉄
鏹ヲ修メテ之ヲ鋤キ拔
ケバ、草木ノ顛倒スル
モノ半バニ過ギン、是
レ人ヲ以テ自然ニ逆フ
ノ過ニシテ而シテ人ハ
其ノ然ルヲ知ラズ、六
官亦然リ、當ニ自然ニ
順ヒテ其微ヲ失ハザル
ベシ。

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カトクダ 自不得中非天之罪也。胞腹中胎也。勃谿司馬云

反戾也。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生起也。凡根生者無知亦作特息也。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特息息不特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穿無降者通理有常運也。人塞其資者無情任天資乃開也。闕空曠也。天遊遊不係也。勃谿爭處也。攘逆也。大林丘山之善者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者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也。名溢乎暴者禁暴則名美于德也。誠急也。謀稽乎誠者急而後考其謀也。知出乎爭者平往則無用知也。柴塞也。官事果乎衆宜者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草木生而銚鐻修者事物之生皆有由也。到植不知其然者事由理發故不覺也。【呂註】人之耳目鼻口不爲聲色臭味所塞則爲聰明爲顛甘爲知德塞則哽而不通不通之甚則相踉踐得失交戰于胸中幾何而不至于跲此陰陽之患所以作衆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隨于午以消長循陰陽而左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均平未始有降。人顧以聲色臭味塞其資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形一視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閭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事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婦姑瀆而勃谿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跲而相攘矣。六鑿即耳目口鼻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遊乎人間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之也。奚以大林丘山爲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稽乎誠知不得不出乎爭。柴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衆宜。聲色臭味柴其外思慮知謀柴其內而不能相通也。夫爲道者之治心治之于未亂無若草木怒生而銚鐻始修也。【循本】哽咽也。跲踐也。足不良於行者如被人跲踐也。足三陰之脈皆起于足指而循喉龍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

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跖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勝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有止息。顧人自塞其竅耳。降下也。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爲心之喻。閔音限。重閔重門限也。胞中空虛中。通竅處。如室之重閔也。胞則有重閔。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虛。則姑婦拍塞在眼前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遊衍之處。則情欲不相鬪爭。又如人觀大林丘山。而善之者。緣平日胸次窄隘。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精神足以勝之。何爲善之哉。德本在內。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溢。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本無甚計較。因欲誘人而稽留愈深。柴卽天地篇柴柵之義。官司屯守之處。豎柴柵以爲衛。柴柵木不立。生于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衆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然者也。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生。而銚鑿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者逆也。【管見】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微爲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爲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作爲以壅闕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竅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其所倚以爲命者也。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視虛曠高明之境。心必善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爲所勝。山林阜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蓋外有慕則內虧。重于彼則輕之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而暴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知出而爭與。此衆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塞而無變矣。後言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副墨】目蔽於色。則不明。耳亂于聲。則不聰。鼻奪于臭。則不頤。口噤于味。則不甘。心起于識。則不知。知有分別。非德知也。此六根之六塵。必微而淨之。然後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頭。頭頭是障。雖下幾箇徹字。實則一了百

管城ハ物欲ヲ去ルナ
リ、此節人各各其分ア
ムルトコロ異ナルヲ云
フ。

當一處徹處處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則自爲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可則踈
踈則衆害生之踈足陷泥淖之迹也人之虛靈爲物壅塞則將陷于物欲之中不能自拔其
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恃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寡則生息微眇而不盛其不盛
者非天罪之也天之穿之者日夜無降人顧自塞其竇耳蓋此段靈光時時透露有耳自聰
有目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譬室之有竇日光自穿惟人自塞其竇乃光明若虧蔽而不
見耳【方思善】人恃息而生息恃虛而生虛者道之所集也故虛則六根爲我用不虛則六
根爲我賊用則神藏賊則神亡凡亡於中者未有不取足於外者也故德溢乎名名溢乎暴
謀生乎躁知生乎爭榮生乎守官事生乎衆宜此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襲其虛者也春雨日
時猶言雨暘時若也物之恃息者時至則生銚鑄不能過何者其天遂也天遂則倒者可植
以比天游則穿者無降故善養物者守根善養生者守息此至人所以貴天游也

靜然可以補病皆賊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

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賊駭天下

神人未嘗而問焉賢人所以賊ハ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

所以賊ハ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ハ時君子未嘗過

而問焉皆賊一作揃賊

【郭註】補病非不病也休老非不老也止遽非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
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呂註】靜然至止遽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簡。熾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為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簡。未嘗熾。安用滅。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佚者神聖之所兼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筆乘】皆城舊解。目病也。須溪云。靜非藥也。然可以補病。目無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不知皆城蓋養生家之術耳。按真話云。時以手按目。四皆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為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用而始可以言用。其意互相發明。至謂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未如之何。閒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為閑。山林為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墜。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大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蹈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本欲彌世與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為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演門地名。善毀ハ表ニ居リテ飲食セズ、身毀ルチ云フ、官師ハ下土ナリ。
陸ハ陸ルルチ云フ。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踰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蹈河。

【口義】演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遂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為累也。官師猶今日官員也。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於窾水。踰

在魚ハ意叙ヲ得ルニア
ルヲ云フ。

與蹄同此一字鄙薄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弔之而已。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口義】上面既說盡了。卻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兔意在於得兔也。

莊子翼卷之八終

寓言ハ他人ニ託シテ言
 たり、(寓言ハ古人ヲ假リ
 テ重キヲ爲シ、(一) 厄言ハ一
 一厄言ニ作ル) ハ厄ノ
 空クシテ物ヲ盈タスガ
 如ク、自ラ虚ニシテ物
 ニ應ジテ發スルモノナ
 リ、(寓言ノ他人ニ託シ
 テ發スルハ父自ラ子ノ
 爲メニ媒セントシテ子
 ナ譽ムルモ人之子信セ
 ズ、他人之ヲ譽ムルニ
 如カズ、父譽ムルモ他
 人譽ムルモ實ニ於テ同
 シキモ聞ク人ノ耳ニ感
 ズルトコロ異ナリ、是
 レ聞ク人ノ罪ナレドモ
 賢ク之ニ從ヒテ父ハ
 自ラ子ノ爲メニ媒セザ
 ル子例トスルガ如ク、
 我自ラ分ノ説トシテ言
 ヘバ聞ク人直ニ其説已
 ト美ナルノ故子以テ非
 トス、故ニ他人ニ託シ
 テ言フ、古人ヲ假リテ

莊子翼卷之九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
 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
 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
 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
 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
 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
 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
 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

電キ子爲スハ言チ已ム
ル所以ナリ、古人ハ古
艾ニシテ年我ノ先ニア
リ、年先ニアレバ、經終
本末ノ人ニ先ダツニ足
ルモノアリテ人之ニ從
フガ故ナリ、人ニ先ダ
ツモノ無ケンバ之ヲ陳
久ノ人ト云ハンノミ、
厄言日ニ出ヅルモノ本ト
虛ニ發ス、故ニ天倪チ
以テ之ヲ和ス、天倪ト
ハ下文ニ見ユルトコロ
ノ萬物チ一トシ始終無
先ナルモノ即チ天均チ
云フ、厄言ハ是非ニ於
テ執執スルトコロ無ク
是非兩行悉棄並忘ニ歸
シ曼衍無主以テ年ヲ究
ム、我チ執シテ言ヘバ
物論ニ是非チ別ケテ齊
シカラズ、之ヲ物ニ付
シテ其ノ言チ用ヒレバ
彼此是非自ラ齊シ、若
シ彼ニ因ル能ハザレ
バ、則チ言ト齊ト又齊
シカラズ、言モト無心
ニ出ヅ、故ニ曰フ言フ
コト無シ、然レドモ已
ニ言フ、未ダ言ハズト
爲スベカラズ、物ノ可
不可然不然皆由ルトコ
ロアリ、即チ我チ執シ
彼我チ立ツルニ由ル、
物皆可アリ、不可アリ、

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
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厄言日出和以
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
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已言者止人之爭辯也。厄圓酒器也藉因也。
【郭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厄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
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
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之譽子人多不信
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
聽有斯累也同則應不同則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認其所取是必於不認者俱異
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者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夫
者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未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此直陳久之人耳而俗便
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
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
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自由也
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而物各自自然各自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不可而
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爲始於昨爲

然アリ不_レ然アリ、是
非兩行、善惡並忘、彼
我ナ_レ一ニス、物然ラザ
ル無ク物可ナラザル無
シ、是レ所謂_ル和スル
ニ天倪ヲ以テスルナ
リ、此クノ如クナレバ
言日ニ出テテ然カモ久
シキヲ得ン。

謝之云云ハ勤志服知ヲ
謝シテ道ニ進メリ、但
未ダ嘗テ人ノ爲メニ之

卒皆理自爾故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呂註】寓言十九。則
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
與不重。皆卮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而疑。則不信。猶父不爲子
媒。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己則應。而爲是。異己
則反而爲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者。艾之人而言之。凡
書中稱引古昔。皆以耆艾爲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之。
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曷足重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卮而已。卮之爲物。酌
於罇罍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天倪則無爲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
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卽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
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言不齊。未足爲大齊。惟言無言。而後
大齊。卮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固
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知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
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爲之至。故曰天倪也。【劉槩】水之在卮。猶言之在德。
不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卮言日出。物之有
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蔓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
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爲支離。老子不爲簡約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
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
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

チ言ハザリシノモトナ
リ、受オヨリ當法マテ
ハ則チ道ニ違ミタル言
ニテ、利義云云ノ句ハ
利義チ前ニ陳シテ好惡
是非チ爲セバ人口チ服
スルチ得ルヨ人チシテ
心服セシムベカラズ、
必ズ好惡是非チ忘レテ
然ル後ニ人チシテ心服
セシメ致テ吾ニ道ハチ
ラシメ以テ天下ノ定マ
ルベキチ定メテ復タ是
非ノ争無シト、以上孔
子ノ言トシテ莊子之チ
陳ベ、途ニ發歎シテ曰
ムルカナ已ムルカナ、
我亦孔子ニ及バズトテ
惠子ノ妄言チ斥ケタル
ナリ。

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
反 五 各 立定
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游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爲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役其材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爲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爲也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呂註】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橫心所念更無是非橫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爲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爲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盡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善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循本】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盡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

及親云云ハ親ノ在世中ニ仕ヘテ祿ヲ得テ之ヲ養ヒシ時ハ祿少カリシモ樂シカリシトナリ、不泊ハ親没シテ養フチ得ザルナリ、縣其罪ハ外物ニ束縛サルルチ云フ、弟子ハ釜ガ一煮親ノ爲メニスルチ以テ縣ルトコロ無シト爲シ、孔子ハ三釜三千鍾ノ多少ヲ言フチ以テ其心向ホ物ニ係ハルトナスナリ。

彼ハ無所縣者チ云フ、前ハ、我前ナリ、親雀蚊虻我前チ過ギルトモ心ニ介セズ。

聞莊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爲孔子不過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爲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敢違逆、此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止於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

不泊、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

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

如觀一作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再化謂悲樂之變、縣、羅云、揭也、不泊不及養

【郭註】泊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既以縣矣、謂係於祿以養也、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陽、盡色養之宜矣、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閒哉、【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口義】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矣、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

物ト同ズルナリ、來ハ
物來リ歸スルナリ、鬼
入ハ形骸ヲ外ニスルナ
リ、天成ハ自然ニ合フ
テ成ルナリ、生ジテ爲
スコトアレバ死ス、生
チ私スレバナリ、是レ
即チ死ノ自由(由)ルトコ
ロナリ、故ニ公チ勤
ム、生ハ我ニ自ルニア
ラズ、故ニ自ル無シ、
自ル無クレバ之ヲ私ス
ベカラズ、果シテ然レ
バ適モ無ク、不適モ無
ク、生死皆自然ノミ、
命ノ有無鬼ノ有無、若
シ一方ニ偏スレバ有テ
執シテ無テ破シ無テ執
シテ有テ斥ケルニ至
ル、自然ヨリ見レバ、
其理明カナルベシ、
人據ハ人事ノ據ルベキ
モノナリ、天ノ歷數、
地ノ人據ヲ執リテ死生
ノ理ヲ求ムルモ遂ニ得
テ明カニスベカラズト
ナリ。

從^フ。三年^{ニシテ}而通^ズ。四年^{ニシテ}而物^{ナリ}。五年^{ニシテ}而來^ル。六年^{ニシテ}而鬼^{入ル}。七年^{ニシテ}而天成^ス。
八年^{ニシテ}而不知^レ死^ヲ。不知^レ生^ヲ。九年^{ニシテ}而大妙^{ナリ}。生有^レ爲^ル死^ス也。勸^ル公^ヲ以^テ其
死^也。有^ル自^ル也。而生陽^也。無^シ自^ル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ス。惡^乎
其所不^レ適^セ。天有^レ歷數^也。地有^レ人據^也。吾惡^乎求^レ之^ヲ。莫^ク知^ル其所終^ル。若
之^カ何^ゾ。其無^シ命^也。莫^ク知^ル其所始^ル。若^イ之^カ何^ゾ。其有^レ命^也。有^リ以^テ相^レ應^ズ也。
若^イ之^カ何^ゾ。其無^シ鬼^邪。無^シ以^テ相^レ應^ズ也。若^イ之^カ何^ゾ。其有^レ鬼^邪。
人所考據^之迹。劉云。人據人各自據。畛域不通也。
【郭註】野外權利也。從不自專也。通通彼我也。物與物同也。來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成
無所復爲也。不知死生。所遇皆適而安也。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
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爲。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爲故死。
由私其生。故有爲。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爲。而忽然獨
爾。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
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
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呂註】
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爲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
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徹物。即物物皆游。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

括ハ髮ヲ括メルナリ。

叟ハ無心ニシテ動ク
貌。

屯ハ影ノ生ズルナリ。
代ハ消ユルナリ、上ノ
彼ハ火日ヲ指ス、下ノ
彼ハ形ヲ指ス。
有待者亦形ヲ云フ。

強陽ハ運動ノ貌ナリ。

舍天成則與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不知大妙則神矣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為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為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為為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為無命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為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為無鬼邪而有以相應以為有鬼邪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衆罔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

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

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豚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

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

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蝸甲蟬蛻皮也屯聚也。叟叟一作搜搜音蕭。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閒自爾故不知所以影似形而非形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蝸之

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

櫛舍者避席揚漾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陽姓名戒字子居列

子作揚朱。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揚炊也。

【郭註】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也。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呂註】睢盱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名也。老子所以歎子居形謀成光。則戶外屢滿之名也。伯昏所以去禦寇。其趣一也。【江遜】孔子曰。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進盥漱巾櫛。脫屣膝行。凡以欲得其真而已。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蓋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遇。目擊而道存。知人者每得於眉睫。故陽子之睢盱。盱。老子以為不可教也。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沉。是謂若辱。卵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然者。其視顛顛。奚有於睢盱哉。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遽若此異者。乃知至道密庸。變形易意。人常由之。而莫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往反之間耳。【管見總論】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殉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卮言如水在卮。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為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己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觀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完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為親為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

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天闕。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

與人之兄居云云ハ戰爭
ヲ意味ス。

所用養ハ土地、所養ハ
人、土地ノ故ヲ以テ人
ヲ傷ラズトナシ。

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

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幽憂高誘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捲捲用力貌。所用養地也。所養人也。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言富貴有養。而不以昧養傷身。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搜王子名。淮南子作翳。爾雅云。南戴日爲丹穴。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士者危身輕生。以于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爲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疑獨。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失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爲尊生也。然此聖人之緒耳。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志。養而養無不至。雖爲天下國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循本。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爲壇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昭僖侯ハ韓ノ君ナリ。

廢ハ斷チ去ルナリ。

布ハ粗麻ノ布ナリ。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子華子魏人。攫取也。廢斷而去之也。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碧虛】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場廢地。何苦爭爲。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拔兩鬣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鏡鉚而競刀錐。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

齊ハ更ニ取り調アルナ

土苴ハ糞草、緒餘ヨリ
モ卑シ。

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
 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
 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
 國家。其土苴側雅反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
 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
 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
 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
 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君魯

一作魯侯。直有子麻也。土苴糞草。

【管見】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闔不容議矣。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猶
 以爲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眞者。豈常流可測邪。所以之。所以爲。卽語云。由所安也。恐聽者
 謬。多者字。眞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爲冗。隨侯之重。重當作珠。全見呂氏春

秋可證。不韋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_フ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_ム官遺_ラ之粟。子列子見_ヘ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_レ之而拊_レ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_レ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_ル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_テ之曰。君非自知_ル我也。以_ニ人之言_ヲ而遺_ル我粟。至_ニ其罪_ニ我也。又且以_ニ人之言_ヲ。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_レ難而殺_ス子陽。子陽鄭相。為人嚴酷。罪者無赦。

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獬狗而殺子陽。
【碧虛】土甘陸沈無聞。豈肯誣志而受無名之祿。苟狗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_悦走而從_フ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_テ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

屠羊說ハ羊ヲ屠リテ業トセル人。名ハ說ナルモノナリ。

見ハ旌表スルナリ。

屠羊_ニ臣_ニ之爵祿已復_シ矣。又何賞_タ之言_ハ。王曰_ク。強_シ上_ノ之。屠羊說曰_ク。大王失_ハ國_ヲ非_ニ臣_ノ之罪_ニ。故不敢_テ伏_キ其誅_ニ。大王反_リ國_ヲ非_ニ臣_ノ之功_ニ。故不敢_テ當_ラ其賞_ニ。王曰_ク。見_レ之。屠羊說曰_ク。楚國之法必有_ニ重賞大功_ニ而後得_レ見_ル。今臣之知不足_ニ以存_ル國_ヲ而勇不足_ニ以死_ス寇_ヲ。吳軍入_リ郢_ニ。說畏_テ難_テ而避_ク寇_ヲ。非_ニ故_ニ隨_フ大王_ニ也。今大王欲_キ廢_シ法_ヲ毀_テ約_ヲ而見_ル說_ヲ。此非_ニ臣_ノ之所以聞_ル天下_ニ也。王謂_テ司馬子綦曰_ク。屠羊說居處_ニ卑賤_ニ而陳_レ義_ヲ甚_シ高_シ。子其爲_レ我_ガ延_レ之_ヲ以_テ三旌_ノ之位_ヲ。屠羊說曰_ク。夫三旌之位吾知_ル其貴_キ於屠羊之肆_ニ也。萬鍾之祿吾知_ル其富_キ於屠羊之利_ニ也。然豈可以貪_ル爵祿_ヲ而使吾君有_レ妄施_ス之名_乎。說不敢_テ當_ラ願_フ復_シ反_リ吾屠羊之肆_ニ遂_ニ不受_ケ也。

三旌司馬本作三珪云。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

【碧虛】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爲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口義】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

環堵ハ方丈ノ室ナリ。
環ヲ以テ下ヲ爲スナリ。
二室ハ夫妻各各一室ナ
リ。匡坐ハ正坐ナリ。

華冠ハ華皮ノ冠ナリ。
應門ハ僕無キユエ白
ラ。門ヲ出テ客ヲ迎フ
ルナリ。

仁義之慝ハ仁義ニ託シ
テ私ヲ爲スナリ。
履踵ハ剝削ナリ。

曳綖ハ履ヲ引キ擡リテ
行クナリ。

三旌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
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
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徒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
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
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
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
胝。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
納履而踵決。曳綖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匡正也。縱履曳履也。應門自對門也。希世願世譽也。腫噲剝錯也。一云盈虛不常貌。

【新傳】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于心。能无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于胸中。所以逍遙于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顏回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色腫噲。而衣冠決壞。顏回家貧處卑。而飢粥絲麻之僅給。三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

身在江海之上云云ハ身
 巖穴ニ隱ルトスルモ心
 尙ホ富貴ヲ慕フナク云
 フ。

自ラ勝ツコト能ハズ
ハ、暫ク之ニ從ヘ、強ヒ
テ勝タントセバ神ヲ傷
ル、勝ツ能ハザルハ一
傷ナリ、強ヒテ勝タ
トスルハ又一傷ナリ、
故ニ重傷ト云フ。

藜羹不糝ハ藜羹アリテ
米無カリシヲ云フ。

藉ハ陸稼スルナリ。

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象魏觀闕。國君

之門。淮南子作駮闕。許慎云。天子之兩觀也。
【疑獨】魏公子牟封于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人心最爲難勝。故雖身在江海。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也。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夫未自能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也。故曰無壽類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爲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于瘳疾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素感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切。雷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切。

削然反琴及へス聲、
拈然奮舞ノ貌。

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拈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不糝無米粒也。藉陵藉也。削然反琴聲。拈然奮舞貌。共伯即共和。丘首一作共首。

【呂註】自顏闔禦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于人僞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敘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司馬彪】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即位十四

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文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

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一作廬。水。隴上曰畝。隴中曰吠。徂兵。須強力。弑君須忍垢。桐水。

一作桐水。

【郭註】孔子曰。士志于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沂然從衆。得失無繫于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者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

一列ハ二等ナリ。

洛

治世ニ遇ヘバ事ニ任ズルヲ避ケズ、塗ハ泥ニ塗ルナリ。

已ムヲ得ザルニヨリ此高節戾行（反モ亦元キナリ）ヲ爲セリ。

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壤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郭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云死者。亦欲明其守節以終。未必餓死也。【呂註】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與之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爲汗辱。至于溺餓而死。此其于樂道以忘生者。益爲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于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爲之。噲殷武之事。其末爲贖輒。聞无擇隨光夷齊之風者。于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乃云。湯恐天下以己爲貪。乃讓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欲傳惡聲于子。光遂投河。司馬迂亦不信。

【郭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云死者。亦欲明其守節以終。未必餓死也。【呂註】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與之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爲汗辱。至于溺餓而死。此其于樂道以忘生者。益爲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于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爲之。噲殷武之事。其末爲贖輒。聞无擇隨光夷齊之風者。于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乃云。湯恐天下以己爲貪。乃讓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欲傳惡聲于子。光遂投河。司馬迂亦不信。

孤竹國在遼東命支縣界。血牲一本作殺牲。

有所謂隨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則弃生以利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爲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狗物之俗。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郭氏總註】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嘆。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贈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耶。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陸德明】或謂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晉光二子。自投於水。何也。答曰。莊書之與。在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弃榮之意耳。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粥。保身而已。其全身尙高。而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劉槩】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不得已而不可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狷。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于貪生愛利。顛冥于嗜慾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爲。至于洗耳投淵。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爲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于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于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至于內無我。則爲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吠畝者。無殊致矣。【管見總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

由善卷。至于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敝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岩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啓有國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爲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己。徇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爲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費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于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爲矯亢。要名後世者。若夫爲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爲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反。盜跖從率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

入保ハ邑ニ入リテ自ヲ守ルナリ。

涌泉ハ氣ノ盛ナルニ
噴ヘ、颶風ハ塵揚ニ
聲
フ。

謁者ハ取次ノ人ナリ。

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颶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

枝木之冠ハ木枝ノ皮ヲ
削リテ作リシモノナ
リ。

知維天地ハ知天地ヲ網
羅スルナリ。

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膾。多辭
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
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
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舖之膳。孔
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
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
劔。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
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
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
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
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錙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居ハ安靜、于于ハ自得ノ貌ナリ。

縫衣ハ縫腋ノ衣、袂ノ大ナル衣ナリ。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其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率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

槁枯ハ水ヲ治ムルコト
多年、半身不随トナリ
シヲ云フ。

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
 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
 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
 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
 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
 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
 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孤
 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
 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
 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
 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礎大流禾ハ身ノ死セシ
ニ譬ヘ、操瓢而乞ハ究
苦ニ譬フ。

隙ハ小、騏驎ハ疾足、騏
驎走リテ隙ヲ過ク、甚
ク速カナルヲ云フ。

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

狂ハ本性ヲ失フナリ、
僂ハ足ヲザルナリ。

須ハ鬚ナリ。

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展禽魯僖公時人至

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為友是寄言也。樞戶破人戶樞而取物也。枝木冠冠多華飾如枝繁也。帶牛脊以牛皮為帶也。絳衣逢掖之衣。大袂禪衣也。張具戶曰礫。流烹也。

【郭註】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不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呂註】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及相勝也。觀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為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絕棄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為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愈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實。

棄名利反之於心ハ子張
 ハ名利ヲ棄ツレバ、我
 心ニ逆フ故ニ仁義ヲ行
 ヒテ名利ニ近キ心ニ滿
 足スト云フ義ニテ説
 キ、苟得ハ名利ヲ棄テ
 俗心ニ反カバ、方ニ天
 子抱キ眞ニ反ヘラント
 云フ義ニテ説ケリ、臧
 ハ奴ナリ、衆ハ盜ナ
 リ、不足ハ及バズト云
 フニ同シ、謙遜スルナ
 リ。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
 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
 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
 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
 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
 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
 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
 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
 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
 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
 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

疎戚無倫、親疏類無キ
ナ云フ。

五紀ハ五倫、六位ハ君
臣父子夫婦三綱ヲ析言
セルナリ。

所爲ハ己ナリ所不爲ハ
外物ナリ。

天極ハ天ヨリ得タル自
然ノ理ナリ、枉直是非

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
 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
 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疎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
 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
 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嫡
 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
 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
 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
 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
 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
 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

一ニ自然ニ任セヨトナ

竊將證父ハ論語ニ見ユ、子ガ父ノ羊ヲ盜メルヲ證シテ以テ自ラ直シト爲セルヲ云フ。鮑魚乾死シ、申生(薛子)ハ母ノ讒ニ遇ヒテ自ラ辨セズシテ死セリ、孔子天下ヲ周游シテ母ノ死ニ遇ハズ匡章父ヲ諫メテ怒マレ父ヲ去リテ遊ビ遂ニ父ノ死ニ及マズ。

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弃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干勝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臧聚臧獲竊聚之人

也。鮑子名焦。周末人。汙時君不仕。子貢諫之。遂棄其蔬而餓死。申子。或云。申徒抱。壘之河。或云。申生也。

【郭註】此章言尙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呂註】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于無約也。子張以干祿爲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爲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爲中。此道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究。執圓机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躊躇與事。以每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己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爲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管見】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會與訟于無約。小人徇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徇一偏。未爲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徇。所其

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獨成而不資于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趨于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于物欲者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

無意ニ富貴ニ意無キナ
不忘正ヲ推スノ心已
マズ、強テ自ラ富貴ヲ
求ムル心ヲ抑ユルヲ云
フ。
此人云云ハ富貴ヲ求ム
ル人ハ、我ヨリ勝レル
者ニアラズ、心ニ主無
クシテ時ニ趨キ世ヲ逐
フテ、己ニ在ル尊キモ
ノヲ棄テテ外物ヲ求ム
ル人ノミ。

爭四處ハ四方ヲ究ハメ
テ爭ヒ求ムルヲ云フ。

監度ハ天ノ法度ニ監ミ
ルヲ云フ。

虛其反ハ外物ノ已ニ及
ズ結果ヲ思フナリ。

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
 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
 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
 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
 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
 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
 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
 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
 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
 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
 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
 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
 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
 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嚙芻豢
 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
 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
 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
 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
 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
 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
 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

馮氣ハ氣ノ盛ナルヲ云
 フ、佞溺ハ自由ナラザ
 ルナリ、氣盛ニシテ
 自由ナラザルコト、重
 ナリヒテ高キニ登ルガ
 知シトナリ。
 靜居則溺ハ無事ナレバ
 樂ニ耽ルナリ、體澤則
 馮ハ身肥澤ナレバ氣盛
 ンニシテ驕滿ストナ
 リ、滿若堵ハ財ヲ積ミ
 テ堵ヨリモ高シトナ
 リ、服膺而不舍ハ財ヲ
 念フテ舍カザルナリ、
 遺忘ハ志ナル所以ヲ忘
 ルルナリ、樓疏ハ心ヲ
 纏縛スルナリ、絶體ハ
 勇ヲ束縛スルナリ、名
 利ノ念身心ヲ束縛スル
 云フ。

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了。意絕。

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知不足云者。言爲知力不足。故不用耶。抑但推尋正道。不忘

匪。疏軒外通。謂設守備也。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呂註】無足以富爲是。見下貴爲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爲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輒下貴之。則其中無主可知。是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爲世俗之所爲。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怛恬愉。不監於體。怵惕欣歡。不監於心。則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是也。雖至富至貴者。猶不免於患。況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爲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爲不知足者。不能讓畔。故爭四處而不以爲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爲故。弃天下而不以爲廉。貪之實。反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大小不同。謂人性皆然。不可也。佞溺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而不知衛生。極言富之爲害如此。其終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繚意絕。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也。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荀得。苟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碧虛】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爲其所爲。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怵慌。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矜迹也。爲者爲。與名就利之爲。而不知富貴之自爲也。舍其自爲。而欲與就者。知其不免矣。夫曩空之蟻。唯聚膾臙。蒙袂之士。恥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侈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爲己也。不達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爲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爲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不願。此豈與名譽

哉。貧饜之人。以恬淡爲病。寂寞爲厄。而不知平易爲福。有餘爲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鐘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溢。則動多艱苦。權勢取慰者。溺爲身疾。握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真性已竭。貨財已殫。思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楊用修】。佞溺於馮氣。舊注飲食至困爲佞。馮音憤。憤滿也。按馮當音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資如負重。然旣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下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又自解。佞溺於馮。一句靜居則溺。宴安鴆毒。聲色所迷。無水自沈也。故曰溺。體澤則馮。言營營然如馮河徒涉。陷身九淵。故曰馮。何必作憤音。【劉槩總論】。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泯於人之性。是之德爲吉。非之德爲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忘而紛紛於有爲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爲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誇以知。相誇以能。若復徇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末篇以子張之言爲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丹鉛錄】。邵堯夫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思不出其位。楊中立云。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能以此意讀莊子。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說劍第三十

蓬頭突鬢ハ髮ト鬢トナ
 露ハニスルナリ、垂冠
 髮初之類ハ低キ冠ヲ戴
 キ其類ト項ノ下ニ繞フ
 ナリ。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反。莫干。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

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

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
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
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
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
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
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
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
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
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
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
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

宰人ハ食膳ヲ司ドル
官。

服斃ハ自殺スルナリ。

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曼胡粗纓無文理也。鏑劍刃也。鐔劍口也。缺把也。一云鐔從稜向背。缺從稜向刃也。三環問義而愧。繞饌三周不能坐食也。服斃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呂註】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為大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劍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及亦豈小哉。夫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匡諸侯而天下服。莊子之所以為劍者如此。文王聞之。茫然自失。乃知己所好者非真劍也。諸侯以一國為劍。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為鋒。清廉居次。故以為鏑。賢良倚以為幹者。故為脊。忠聖植以為本者。故為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為缺。為國者觀其所以為鋒。鐔。缺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

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劍。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劉槩】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不與己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斬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竇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晦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劍。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己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徵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莊子翼卷之九終

莊子翼卷之十

漁父第三十一

林樹鬱茂シテ日ヲ蔽ヒ
又幕ノ如シ故ニ緇帷ト
云フ、緇ハ黒ナリ。

齊民ハ平等ノ民即チ平
民ナリ。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
 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披髮揄袂。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
 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
 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
 應。子貢對曰。孔子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
 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

分於道トハ道ヲ離ルル
コト違キヲ云フ。

擊ハ船ヲ推ス然ナリ。

反走ハ先ヅ退クコト數
歩ニシテ又進ムナリ。

楛音ハ微言ナリ、少シ
ク言ヒテ未ダ盡サザル
モノナリ。

釋吾之所有云云ハ吾道
ヲ棄テ暫ク汝ノ道ニ付
キテ三ハシトナリ、道
相異ナレバ言フベカラ
ズ、故ニ孔子ノ道ニ付
キテ孔子ヲ攻メントス
ルナリ、是レ上ノ同類
同聲ノ義ナリ。

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挈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不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

徵賦不屬ハ今日納稅ス
ルモ明日ハ之ニ繼グコ
ト能ハザルチ云フ。

春秋後倫不順ハ朝覲ノ
序ヲ失フナリ。

有司ハ三公九卿ヲ云
フ。

頰通ハ顔色ヲ和グルナ
リ。

賦不屬フケ。獨。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
 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
 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
 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
 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
 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
 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
 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
 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或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

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
 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
 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
 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
 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
 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
 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
 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
 仁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
 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

數ハ音朔、屢又ハ頻ノ
 義ナリ。

功成之美云云ハ必ズシ
モ迷テ一ニセザルモ功
成レバ可ナリ、功成
サントスルニハ時所ニ
ヨリテ變通スベキナ
云フ、亦君子時中ノ義
ノミ。

性於人ハ人ノ批評ナド
チ恐ンテ人ニ割セラル
ル云フ。
性ハ沈溺スルナリ。

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
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
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
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
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
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
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
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
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
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
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

此之服役ハ從者又ハ弟子ノ列ニ加ヘラレンコトヲ請フナリ、問舍所在ハ其住所ヲ問フナリ。

可與往者ハ上根ノ人、不可與往者ハ下根ノ人ナリ。

延縁ハ茶間ヲ縫ヒテ去ルナリ。
綏ハ車ニ乘ルニ執ル綱ナリ、水波定ハ舟去ルコト久シクシテ波復タ浮マルヲ云フ。

分庭伉禮ハ庭中ニ對座シ同等ニ對スルナリ。

逆立ハ正シク面ヲ向ケテ立ツナリ、禮意ナキヲ云フ、曲要磬折ハ腰ヲ曲ケ體ヲ折リテ丁寧ニ禮ヲ爲スナリ。

湛於禮義云云ハ久シテ禮義ノ教ヲ聞キナガラ

偽^ニ而^ク晚^ク聞^ク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レ遇^ル也。若^ク天幸^ガ然^リ。先生不^レ羞^シ而^{シテ}比^シ之^ヲ服役^ニ。而^{シテ}身^ヲ教^ム之^ヲ。敢^テ問^フ舍^ノ所在^ヲ。請^フ因^テ受^ク業^ヲ。而^{シテ}卒^ニ學^ブ大道^ヲ。客曰。吾聞^ク之^ヲ。可^キ與^ニ往^ル者。與^ニ之^ヲ。至於妙道^ニ。不可^キ與^ニ往^ル者。不知^ク其^ノ道^ヲ。慎^テ勿^レ與^ニ之^ヲ。身^乃無^ク咎^シ。子勉^メ之^ヲ。吾去^リ子矣。吾去^リ子矣。乃刺^シ船^ヲ而去^ク。延^ニ縁^ヲ葦^ノ間^ニ。顔淵還^リ車^ヲ。子路授^ク綏^ヲ。孔子不^レ顧^リ。待^テ水波定^ム。不^レ聞^ク桴^ノ音^ヲ。而^{シテ}後^ニ敢^テ乘^ル。子路旁^ニ車^ニ而^{シテ}問^ク曰。由^レ得^ル爲^ス役^久矣。未^ダ嘗^テ見^ル夫子^ノ。遇^テ人^ニ如此^ク。其^ノ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テ夫子^ノ。未^ダ嘗^テ不^レ分^テ庭^ヲ。伉^ニ禮^ヲ。夫子猶^リ有^ル倨傲^之容^也。今^ニ漁父杖^ヲ挈^テ逆^ニ立^テ。而^{シテ}夫子曲^ニ要^シ磬^ヲ折^シ。言^シ拜^シ而^{シテ}應^ズ。得^ル無^ク太^ニ甚^乎。門人皆怪^シ夫子矣。漁父何^レ以^テ得^ル此^乎。孔子伏^シ軾^ニ而^{シテ}歎^ク曰。甚^矣。由^レ之^ヲ難^ク化^ス也。湛^シ於^レ禮義^ニ。有^ル閒^矣。而^{シテ}樸鄙^之心^至今^未去^ラ。進^ム吾^ノ語^ヲ。汝^ニ夫^ノ遇^テ長

鯀ノ心尙ホ去ラザル
カトテ歎セルナリ、漁
父ニ對スル態度ヲ孔子
自ラ仁禮トシテ説クナ
リ。

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揄袂揮袂也。齊民猶言平民。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也。兩容頰適者。善惡皆容。顏貌調適也。

【郭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開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蟬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呂註】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豈有漁父之譏哉。所以言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天下雖大。亦物而已。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孰肯以物爲事。故道之真。以治身。宿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爲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爲。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乎。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饗。而五饗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饗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

吾嘗食於十饗云云ハ
 衆ヲ賣ル家十有リ、列
 御寇滿ヲ慰セントテ衆
 ナ買ハントセルニ、其
 ノ容ヲ觀テ五家先ヅ衆
 ナ自分ニ進メタリト云
 フコトナリ。
 內誠云云ハ内ニ存スル
 誠未ダ化セズシテ一物
 固ク存シ、形容動キテ
 光彩ヲ散シ、其外ニ發
 シタルモノヲ以テ人心
 ナ鎮シ、老人ヲ貴アテ
 舍テテ先ヅ我ヲ敬セシ
 ムルニ至リタルハ、我
 修養足ラズシテ述外ニ
 現ハレ人目ヲ眩シタル
 譯ナレバ、我が患ルト
 コロヲ亂シ、禍患此ヨ
 リ生セントナリ。
 饗人特爲食羹之貨云
 云ハ衆ヲ賣ル者ハ貨ト
 爲スベキモノハ獨リ羹
 食ノミ、故ニ餘ストコ
 ロノ利亦多カラズト云
 フコトナリ。
 身勞於國云云ハ天子ノ
 身ハ國事ニ勞シ知ハ政

事日... 我徳ヲ聞キテ我ニ
政事ヲ任セ其功ヲ賞メ
トスルニ至ラン、此
ニ至リテ、我レ外物ノ
爲メニ苦メラレン、故
ニ自ラ修養ノ足ラザル
ニ驚キテ中途ヨリ歸ル
ト、女處己云云ハ自己
ヲ處シテ自己ヲ忘ルル
コト能ハズバ徳ハ外ニ
現ハレ、人ガ汝ノ所ニ
業ヲ教ヲ請フニ至ラン
トナリ。

無兼何而往云云ハ同モ
無ク伯昏督人列子ノ詩
ニ往ケバ教ヲ請フ爲メ
ニ至レル人多クシテ屢
ハ戶外ニ滿テリ、督人
堂ニ上ラズ、戶外ニ立
チテ列子ノ論ヲ立チ聽
キシテ無言ニテ去ル、
來客ノ案内ヲ爲ス人之
ヲ列子ニ告ク、列子急
ギテ之ヲ追ヒ、督人ノ
家ノ門ニテ追ヒ著ケ

發蒸ハ藥石ヲ開キテ蒙
フ鍼スルチ云フ。
非汝能使人保汝云云ハ
人ヲシテ汝ニ榮ラシメ
タルガ汝ノ力ナルニア
ラズ人ヲシテ榮ルコト
無カラシムルコト出來

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
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
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方李云。道也。吾驚者見人感己。即達道故也。鑿讀曰漿。謀
作無多餘之贏當從之。保附也。敦豎也。賓者通客之人也。出異猶言表異也。無謂也者非道
德之謂也。食而遨遊本作飽食而遨遊。
【郭註】漿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己。內誠不解。則外自矜飾。形謀成光舉動便辟。而成光
儀也。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也。使人輕乎貴老。言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
也。鑿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漿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也。保汝者苟不遺形。則
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任平不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惠不因
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爲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
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呂註】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不
厭深渺。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形光可謀。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
外鎮人心。使之輕貴老而重己。則鑿其患而自貽也。鑿同齋。唯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
俗。乃能使入無保也。出異。則藏用不密。感豫。則搖而本性。養心存神之大患。故以莫告。而小
言者爲毒。而莫覺莫悟者。不可謂之相孰也。孰言其薰蒸而至於成。爲學者日益。故勞且憂。

汝ノ此ク人聚マレテ致シタルハ何ヲ用ヒタルカ、蓋シ人ヲ感セシメ悦バシメテ異チ出ダセシトコトハ又汝ノ心ニモ感ズルトコトアルニヨリ、若シ汝本心ノ自然ヲ棄テテ作爲シテ之ヲ致シタルナラバ、實ニ謂ハレ無キコトナリ、汝ト遊ブ者ハ皆道ニ入ラザル小言ヲ爲シ人ヲ奪スルモノナリ、彼等汝ノ缺點ヲ致テ汝ニ告ケズ、汝亦自ラ悟ラズ、何ゾ相執チ期セン、相執ハ相然ニ同ジク、覺悟スルコトナク終ニ自ラ審ニセザルヲ云フナリ。末句ハ聖人巧知無ク能無ク、天地間ニ逍遙自適シ人物ニ累ハサレザルヲ云フ。

彼ハ名ナリ。呻吟ハ吟詠學問ノ聲ナリ。

爲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江濤】性猶水也凝之而爲冰釋之而爲水凝則其體不易釋則其用無窮至人之心渙若冰將釋而復歸於明會何光曜之外鏡哉若夫內於實智不能自解物有結之便辟成光人皆得以密察之有若漿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鑿其所患矣鑿亂也言所患衆至也以五漿先饋爲驚是善於內觀者也處己謂不遺形也北面而立辨於物也敦杖蹙之乎頤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也列子提屣跳走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矣夫能不失德而未至於上德之不德知可道有跡而未造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無保爲患者與夫使人保汝者有間矣感豫者先施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也所以人得而保之者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有感矣勞汝神搖汝精日與戶外之屨者相與辯其果有謂乎故曰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俱淪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安能爲至言之發藥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物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循本】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謀成光不能泯於無迹外可閒謀而成光采爲人所窺也鑿猶醞釀也所患謂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敬故以爲患也保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與漢紀蕭曹恐踰城保高祖義同敦音頓暨也蹙之乎頤以杖拄頤而皮肉皴也豫未然才或作性感於未然所以出異衆之驗必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無謂無人言之者雖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小言者又爲人之害者也孰誰何也相問之詞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爲相問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支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

世間子爲墨者云云ハ緩ノ
 語ニテ夫造物者之報人
 也云云ハ莊子ガ緩ノ言
 ヲ殺セルナリ、緩ハ己
 ノ弟ニ學問サセテ墨
 ト爲ラシメタルノテアル
 カラ、己レニ思ガアル、
 然ルニ怨ヲ以テ之ニ報
 ヒ、我死シ墓上ノ柏ハ
 既ニ實ルニ至ラタト、
 深ク怨シタルナリ、莊
 子之ヲ駁シテ云フ、造
 物者ノ人ニ報應スルハ
 人力ニ報セズ、人ノ天
 ニ得タルモノニ報ズ、
 弟ノ墨ト爲ルヲ得タル
 ハ兄ノ力ニ報ジテ然カ
 リシニアラズ弟ニ墨タ
 ルベキ徳アリシニ報ジ
 タルナリ、天ガ彼ヲ使
 セシメタルナリ、然ル
 ニ緩ハ己レ人ニ勝ル學
 徳アリテ及三就下詩
 リテ己レノ弟ニ天與ノ
 徳有ルヲ知ラテ之ヲ賤
 メリ齊人井水ヲ争フテ
 相撃ツガ如ク、天與チ
 以テ實ニ人力ト爲シテ
 之ヲ私有シ之ニ誇ラン
 トス、世人皆彼ノ緩ノ
 ミ、自ラ是トシテ有徳
 ノ者ヲ知ラズ、又何ソ
 有道ノ者ヲ知ラシ、之
 ナ道天ノ利ト云フ其自
 然チ以テ己レノ功ト爲

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
 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掙
 卒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
 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良良人謂緩也。或作垣音浪冢也。言何不試視緩墓已化秋柏之實矣。
 【郭註】呻吟吟咏之謂。祇適也。程緩弟名。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己既
 能自化爲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己化而不能順己。己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爲秋柏
 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也。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
 豈爲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己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
 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穿井所以通泉。吟咏所以通性。
 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
 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爲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乎其閒也。仍自然之能以爲己功
 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呂註】緩自爲儒。而使弟爲墨。以至相與辯。其父助程。而緩自殺。
 皆其人而已。若緩之所以爲儒。程之所以爲墨。則其人之天也。論其人。則父子兄弟不一。其
 身。儒墨不同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夢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弟之天。而
 緩不自緩矣。言彼之爲墨。天實使之。良者受之於性。非學所能。亦天而已。謂其弟爲而子。自
 謂己之天爲良。則忘其父子兄弟之詞。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爲柏實。乃其所以報。皆

シ天然ノ理ヲ迷ルルチ以テナリ。國ハ或ハ云フ、吾助ト。或ハ云フ、何不ト。今後説ニ從フ。

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己助人者。未嘗異也。乃以己為有以異於人。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為。可不悲哉。此與齊人以井為己有。而至於相摔者無異。世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道者乎。有知則遁天。遁天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循本】呻吟誦讀也。祇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言為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闔蓋也。蓋胡皆何也。諱斯之詞。夢中與其父言。教而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嘗以善視之。我死已為墓上楸梧之實矣。莊子引此卻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不屑屑於報其人之所為。往往報其所不能為者。緩乃責報於所為之事。誤矣。彼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恃己以賤其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爭而相摔也。井無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摔。是不知天也。今世人皆緩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且以造物之報為不可知。而況有道之人乎。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然矣。古者謂緩之徒為遁逃天理之刑。【通義】闔胡二句。諸解無意味。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善。如時之秋。如柏之實。成其材。開其生意。而乃黨弟以致我死乎。十年宿怨。其為儒可知矣。【陸德明】穿井者謂己有造泉之功。而摔飲者不知泉之出乃天也。緩以使弟墨為功。而怨其父。不知翟之能墨。亦其天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不安。

【郭註】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所安相與異。所以為衆人也。【呂註】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循本】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

之天ハ自然ノ境ニ入ルナリ。之人ハ人ノ道ニ

入ルナリ。

以之^レ人也。古之人^ハ天而不^レ人^ニ。

【郭註】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爲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

朱泮^平 漫學^平屠龍於支離^平。益單^平千金之家。三年^平技成。而無^平所

用^平其巧^平。

【郭註】事在於適。無費遠功。【呂註】龍之爲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於絕棄矣。此之天^レ之全者也。

聖人以必^レ不必^レ。故無^レ兵。衆人以不^レ必^レ必^レ之。故多^レ兵。順於兵^ニ。故

行有^レ求。兵恃^レ之則亡^レ。

【郭註】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兵。以恬淡爲上者。未之亡也。【呂註】兵莫憚乎志。鏖鎬爲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以必不必。則不爲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新傳】道者無爲之朴也。兵者有爲之器也。聖人體道無爲。而順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亡道有爲。而逆物情。所以多兵而已矣。故曰。衆人以不^レ必^レ必^レ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恃之與。恃之則固難。以存也。故曰。兵也。恃之則亡。【筆乘】兵非戈矛之謂。喜怒之戰於

以必不必ハ理必ス然ル
モ之ヲ必トセズ、ソノ
自然ニ順フノミトナ
リ、順於兵云ハ兵ハ
卒、人ヲ以テ天ニ逆フ
ニ生ズ、故ニ兵ノ道ニ
順ヘバ行フテ求ムルト
コロアリ、之ヲ恃メバ
亡フトナリ。

胸中者是也。庚桑子曰：懷惠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而已。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導物。

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

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

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竿牘竹簡為書。相問遺也。

苞苴ハ人ニ贈ル物、竿牘ハ起居ヲ問フ書。蹇モ亦淺ナリ、小人ハ小事ニ纏礙シテ、軍物ヲ兼濟シ、軍生ヲ導キ化シ、道ノ極ニ達セント欲スト、雖モ知ハ古今ニ迷ヒ形ハ六合ニ累ハサルヲ何ゾ太初ノ妙理ヲ知ラシヤ、至人ハ無始ノ本ニ歸リ、虛無ノ大道ニ冥合シ、無形ニ流行シ、太清ニ發動シ、淡然無爲ニシテ、然カモ應答接物究マリ無ク、一ニ之ヲ自然ニ任ス。

【郭註】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徇也。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致矣。是以至人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爲知所得者細。任性大寧而至也。【呂註】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能太一形虛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爲物。莫知其鄉。亦大矣。而其知不離乎苞苴竿牘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爲可悲也。【循本】太一形虛。與尋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句法。是兼濟對太一。道物對形虛。兼濟乎道。與物。太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均平之耳。形累不知太初者。爲形所累。不知有太初也。甘冥卽酣眠。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言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

糞穢ハ賤者自ラ屨ヲ糞
 リテ用フルナリ、糞項
 ハウナチ枯槁スルナ
 リ。糞穢ハ顔面黄ナル
 ナリ、二語其類ノ様
 チ云フ。

眞幹ハ飾ヲ作ルニ樹ツ
 ル柱ノ類ナリ、因ノ輔
 佐ト云ハンガ如シ。
 仲尼方且飾羽云云ハ文
 飾華美多ク支ヲ以テ本
 トナシ、天性ヲ矯メテ
 仁義禮樂ヲ爲シテ民ニ
 示シ、其偽ナルヲ知ラ
 ズ、道ニ受ケズシテ已
 レノ心ニ受ケ以テ自然
 ニ寡ケタル神ヲ制(安等)
 セントス、之レヲシテ
 民ニ上タラシメバ民皆
 自然チ離レテ人爲ニ入
 ラン、彼(仲尼)ノ道果

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
 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
 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才何者。得車一乘。
 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
 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循本】槁項者項枯槁無
 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痊亦癰類。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
 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
 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余予
 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
 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

シテ汝(汝公)ニ宜シキ
モノアリヤ、若シ以
テ宜キモノアリトセ
バ我(我)ニ養フハ可ナ
リ、若シ國以テ養ユベ
シトセバ誤リナリ、君
ハ誤リテ可トセラレタ
ルナリ。
諸於人云云ハ施シテ忘
レズ其報ヲ求ムルハ天
ノモトナキ生ズルモ
ノニアラズ、此ノ如キ
ハ商賈スラ猶ホ之ヲ賤
ム、人ハ事ニ就キテハ
之ヲ賤スルモ、心ニ於
テ之ヲ賤ズ、金(斧鉞
等)木(符牒等)ハ肉體
ニ加フル利、動ト過ト
ハ心ニ加フル利、小人
ハ外刑内利共ニ免レ
ズ、眞人能ク之ヲ免レ
成形ヲ保チ成心ヲ損セ
ズ。

事一作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

過也宵人之離羅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

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貞楨通詩云維周之楨猶云棟梁也

【郭註】坡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爲安。今一爲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爲安也。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飾畫非任眞也。從事華詞以支爲旨。言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僞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也。女哀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眞。此卽今之見驗也。予願言效彼非所以養己。誤而可言正不可也。爲後世慮。明不謂當時也。治之則僞。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商賈不齒。泥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自非眞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呂註】易以貞爲事之幹。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唯忘心可以致一。致一所以爲貞幹。爲天下國家者。倘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以爲治。其弊必至於如所言也。夫道法自然。如鵠之不日浴而白。有聖知爲之累。則是飾羽而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爲之巧。猶從事華詞。以大爲小。名實殺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強爲。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爲民也。何足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中無主而不正也。則彼仲尼能宜汝與。抑予自願養與。唯絕學而心養者。乃所以致一也。徒欲以聖人爲貞幹。誤而可矣。非所以爲正。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

厚貌深情ハ貌ヲ飾リ情ヲ隱クシ知リ易カラザルヲ云フ、貌感而益ハ益ハ當ニ益ニ作ルベク感ノ義ナリ、外貌ヲ飾ルニシテ心ハ驕溢ナルナリ、長者不肖ハ外ハ長者ノ如ク内ハ小人ナルナリ、順顔而達ノ儀ハ操念ナリ外ハ操念ニシテ内ハ理ニ達スルナリ、堅而緩ハ外ハ堅實ニシテ内ハ散緩ナル

施則何不忘之有。商賈不與士齒。古禮也。以事齒之。禮之變也。神者不齒。人之性也。貴義而賤利。禮實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邪也。有爲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過而已。楊子云。盡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宵即夜之謂。爲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者。猶爲宵人耳。唯真人寂然而爲緣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循本〕彼指民。女指哀公。予顔闔自謂。願猶願損。誤錯誤。彼民宜與之相忘。汝與我。但願指示之自可。何必政令。雖或差誤。亦不妨。以其相與以質也。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顔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宵人即小人。古字通用。漢書毋邇宵人。是也。此闔言真人之道與仲尼負別也。〔新傳〕聖人者與天地合德。與陰陽同功。不暴其神。而使人相跋。不顯其迹。而付物自化。竊兮無爲。而復歸於朴。豈爲輔於時與。夫奧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窈冥晦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以見。今用於魯而爲輔。則是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尚詞。而擬之矣。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爲。而天下不得不喪真。非爲理之道也。故曰。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詞。以支爲旨。又曰。難治也。此顔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一作慎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ナレ早。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

ナリ、纒而鉞ハ外形寬
綬ニシテ心ハ急ナルナ
リ(鉞ハ急ナリ)、就義
若湯云云ハ遠ムニ親ナ
ル者ハ退クニモ速ナル
チ云フ。
側一本則ニ作ル、當ニ
之ニ從フベシ。
以處ハ男女雜處チ云
フ。
九徵ハ上文ノ九事ナ
リ。

一命云云ハ、士ハ一
命、大夫ハ二命、卿ハ
三命トス。
而夫ハ彼夫ニテ鄙夫チ
云フ。
呂鉅ハ於ル貌。
諸父ハ伯叔父ナリ、名
諸父ハ自ラ尊大ニシテ
伯叔父ノ名チ呼ブナ
リ。
唐許ハ魯陶唐氏ト許
由トナリ、此クノ如キ
鄙夫ハ誰カ唐許ノ聖ニ
同シカラントナリ。
德有心ハ徳チ爲スニ心
アリテ未ダ自然ナル能
ハザルナリ、心有睫ハ
心ニ目有リテ事理チ一
ニ吾心ニヨリテ斷ズル

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呂註】愿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不肖反。順。與達反。達者質直而好義。則非順。獲也。堅與纒。緩與鉞。皆相反者。故察之不可以一塗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莊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俛。

チ云フ、内視ハ道ニ因
リテ視ズ、吾心ヲ以テ視
ルチ云フ、中徳ハ心
中自ラ是トスルモノ
ヲ以テ徳トスルチ云
フ。
美ハ美貌、髯ハ髯多キ
コト、長ハ身ノ高キコ
ト、大ハ身ノ大ナルコ
ト。
縁循ハ外物ニ縁リ循フ
ナリ、優佚ハ蓋シ優仰ノ
誤ニテ俯仰一ニ人ニ從
フナリ、困畏ハ怯弱ナ
リ、三者何レモ獨立ノ
操無ク人ニ如カズシ
テ、所在皆通達スベキ
チ云フ。
傀ハ大、肖ハ小ナリ、
生之情ハ自然ノ眞チ云
ヒ、知ハ人知チ云フ、
自然ニ達スレバ大、知
チ以テ物ヲ逐ヘバ小、
其究スルチ以テナリ、
大命即チ大年ニ達スル
者ハ自然ニ順フモノニ
テ、小命即チ小年ニ達
スル者ハ外物ニ遭ヒ之
チ離ルルコト能ハザル
者ナリ。

缺。

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郭註】孰敢不軌言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也。而夫謂凡夫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也。有心爲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也。率心爲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僞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爲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吡訾也。夫自是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爲凶首。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優佚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智慧外通言通外則以無涯傷其內也。勇動多怨言怯而靜。乃厚其身也。仁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則有不周矣。故多責。傀然大悟解之貌。肖釋散也。隨者泯然與化俱也。遭者每在節上住。乃悟也。【呂註】正考父至孰協唐許言器度大小有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爲賊矣。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大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爲首謂德有心。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吡其所不爲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三者不若人則自強。故通達。知慧外通則物至。勇動多怨。仁義多責。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美。所惡者非惡。要在強行者。有志以遺其形而已。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而生者無以知爲也。傀然而已。於知而達之者。知吾之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知。肖之而已。命者造物所爲。吾與造物爲人。故達大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命者遭之。而不辭也。【循本】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也。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俗之。人。車上儻乘車而軒僂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弗受。豈以爵命自驕。孰協誰能如之也。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爲。

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譽人之不為我所為者。即是凶德。美髯長大為一。壯麗勇敢為一。知襄子美髯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亦是二事。并六府為八。以八者之所能為過人。因以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緣循者順其自然。優快者優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困抑畏怯。自處於不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此申言達有三必也。下又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招怨。仁義則多招責。唯達有生自然之情者。能倜儻自任。達於知者。雖未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方思善】窮有八極。言八者窮之極也。達有三必。言三者達之必也。形有六府。形者表暴於外之名。府者蓄藏於中之義。言有六者蓄藏於中。不免表暴於外也。知慧勇動仁義。所謂六府也。故惟達者免乎此矣。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睫。達命者吉凶好惡。無思無營。而與天遊也。【筆乘】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何者。有眼必有見。學道者每患於無見。而不知見為德之賊也。釋氏所說五種眼。唯天眼肉眼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知其所以敗。則知其所以成。無二理也。然則達於知者非眼乎。而何以言肖。曰。老子不云乎。夫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釋モ亦屬ルナリ

蘇蕭ハ蘆ヲ織リテすだ
れヲ作リテ錢ヲ得ルナリ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

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夫。緯織也。蕭荻蒿也。鍛槌碎之也。驪龍黑龍也。

【郭註】夫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呂註】世之冒險探嘗。以徼寵名。幸而不寤者。皆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之。彼用以驕釋人。不亦謬乎。【口義】驕釋者。驕矜而孩視人也。緯蕭織蘆爲箔也。得珠遇龍。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也。奚微之有。言殘食無餘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郭註】樂生者。畏犧而辭聘。獨體聞生而隕蹙。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呂註】莊子入於不死不生。嘗以死爲南面王樂。則太廟犧性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其制行如此。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

厚ク葬ルハ鳥腐ヨリ者
フテ蟻蟻ニ與フルノミ
何ゾ其レ一方ニノミ厚
クスルカ。

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偏無私無私。ハ平ニアラズ、偏私アルハ平ニアラズ、不平ヲ以テ物ヲ平ニセントセバ、其平モ平ナラズ、無心ニシテ物ニ應ズルハ、微ナリ、心有レバ則チ微ト爲サズ、今不徵ヲ以テ微ト爲セバ、其微ハ微ニアラズ、明者ハ己レノ知ヲ以テ物ヲ平ニセントスルモノナリ、故ニ物ニ役セラルルチ免レズ、神者ハ能ク無心ニシテ物ニ應ズ、明固ヨリ神ニ如カズ、愚者ハ則チ己レノ見ルトコロチ恃ミテ人ニ入り安ニ是非善惡ヲ立テテ争フ、其功本ヨリ外ニアリテ、内己レニ益スルトコロ無シ。

【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故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呂註】得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焉以爲體。則其生也。備物以將形。其死也。以之爲齋送。非虛言也。彼患烏鳶螻蟻之食。則不免予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予奪。於以平之。則平之至。於以徵之。則徵之至。苟有心則不無取舍。失其常心。是爲至不徵。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徵之。則其徵也不徵。猶之水也。莫動則平。大匠取法。唯其平也。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徵也。故以徵之則徵。凡今知所以予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爲神也。明者唯爲之使。而神則徵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特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管見總論】首以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外屢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交爭。憤死。化爲秋柏。遁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甘詆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詆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知謹。只九徵用而

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多患也。倘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下而爲孤。猶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一偏。體神用明。顯平徵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天下第三十三

方ハ道ナリ。

一ハ道ナリ、神明聖王
皆道ニヨル、以上ハ道
ヲ説ク、以下ハ天人神
人等漸ク階級ヲ分ケテ
道ヲ見ルニ高下全曲ア
ルヲ説ク。

稽ハ考ナリ。
一二三四ハ法、名、
參、稽チ云フ。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放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一作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

法爲分以下ハ上ノ君子ノ道ヲ云フ、法ヲ以テ君臣上下ノ分ヲ定メ、名ヲ以テ實ヲ表シ、名實相較シテ其行ヲ驗シ、功效ニ考ヘテ其能ヲ決シ、此四者チ一二三四ノ順序ニテ用ヒ、百官ヲ置キ此四事ヲ以テ位ノ高下ヲ定メ、各常職有リ、民ニ農桑ヲ教ヘ其生ヲ遂ゲシメント謀リ、孤寡老弱ニ心ヲ用ヒテ民ヲ養フ、其道備ハレリ、天地精神ニ配シ天下萬物ヲ和育シ、恩澤百姓ニ及ビ、本數(仁義)ヲ明ニシテ末度(禮樂)ヲ係屬シ、本末相離レズ、上下四方用ヒテ可ナラザル無ク大小精粗皆道アラザル無シ、其道ノ明ニシテ法制等ニアルモノハ古籍載セ傳フルモノ少

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

ナカラス、學者各各其一ヲ執リテ道ト爲シ道紀ニ分裂セントストテ以下各派ノ説ヲ擧ケ。
郭注天下多得一ニテ句ヲ絶シ得一ハ偏ニ得一術ノ義ナリ、或ハ天下多得ニ察ニ焉、以自好ト讀ムアリ。
察、古人之全、ヨリ稱ニ神明之容ニ至ルノ一句ハ、古人ノ全ヲ察スルニ猶ホ此クノ如シ、況ヤ一曲ノ士ヲヤト云フ意ナリ。

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郭註】爲其所爲則眞爲也。爲其眞爲則無僞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天神至聖。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也。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而聖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參稽以下。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卽向之四名也。本數明。故未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爲備也。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鄒魯縉紳。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經既散。百家之學。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尙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聖賢不明其迹。又未易明也。道德不一。百家穿鑿也。天下多得一。各信偏見。而不能都舉也。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爲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也。所長不同。不得常用。不該不徧。故未足備任也。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天地萬物之理。全人難遇。故闇鬱。聖王之道。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奪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爲。爲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眞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卽神降而爲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爲下也。

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爲分。而不可犯。以名爲表。而不可亂。以操爲驗。而不可欺。以稽爲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不失。其道不爲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道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全。不爲奇方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用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爲其所欲。爲道術裂矣。〔循本〕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總說天人神人至人也。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說聖人也。其數一二三四。逐一逐一。討分曉也。相齒相列也。以事爲常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爲主者。務農桑也。蕃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庫之積。老弱孤寡爲意者。以老弱孤寡爲念也。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以上說君子。自天人至君子。總括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卻嘆古今之異。稱而道之。以上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包括在中。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執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徇於一偏者。正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容頌古通用。卽美也。自爲方自爲方術也。悲夫以下。皆傷嘆之詞。以後各述諸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

不侈於後世云云。後世
ナシテ者。侈ナラシメ

大物ヲ用ヒテハ庶幾チ
 爲サズ(即禮樂ナドナ
 用ヒザルコト)法制等
 チ明ナラシメズ(即チ
 成ルベク簡單ニシテ治
 メルコト)繩墨ヲ以テ
 自ラ其身ヲ正シテ(即
 チ己ノ身ヲ苦シメ
 テ)世ヲ救フ、是レ墨
 子一派ノ學ナリ。
 陳ハ綺異ナリ。
 墨子ハ孔子ト異ホ時チ
 同ツクス。
 食濟蓋ハ其弟子ナリ。
 己レハ己ノ身ニ行フ
 チ云フ。
 非樂、節用共ニ墨子ノ
 篇名ニテ、墨子ノ主義
 ナリ明ニシタルモノナ
 リ、墨子又兼愛チ主張
 シ兼愛ヨリ非攻チ主張
 シ戰爭チ止メンコトチ
 理想トセリ。
 未敗云云ハ上ノ批評ハ
 墨子ノ道チ敗ルニ足ラ
 ストシテ下ニ更ニ別方
 面ヨリ批評スルナリ。
 類ハ人情ニ近キナリ。
 穀ハ薄キチ云フ。

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骨釐聞其風而說悅之。爲之。大過己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璧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格。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舂音ひ。
糞ハ土ヲ盛ル器。
相ハすきナリ。

跂路ハ履履ニテ足ニ穿
ツ物ナリ。

姓相里名勤。
五侯亦人ノ名。

倍ハ背クナリ。
倍譎ハ相背反スルヲ云
フ。

作ハ倫次ナリ。
簡偶不作ハ奇偶不倫ナ
リ。
巨子ハ墨者ノ大家ヲ呼
ブ名ナリ。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

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大循一作
大順非樂

節用墨子篇名。藁稻一作藁稻。九聚也。所治非一。故曰雜。跋屐同。木曰跋。麻曰躄。鞋下藉也。巨子。墨道成者。猶云碩儒。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也。矯厲也。勤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大過大順。不復度。衆所能也。物不足則闕。令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闕爲非。不怒言。但自刻也。既自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故博而不異。不與先王同者。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物皆以任力稱情爲愛。今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爲愛也。未敗墨道。但非道德。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故曰是果類乎。穀無潤也。不可爲聖人之道者。言聖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夫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故離於天下者。去王遠也。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視其性之適也。以自苦爲極。謂自苦爲盡理之法也。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爲墨。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巨子者。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者也。尸主也。爲其後世。欲係巨子之業也。意在不侈靡。而備世急。所以爲是。爲之太過。故非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爲亂之上。任衆適性上也。今墨反之。故爲治之下。爲其真好。故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謂無蓋也。枯槁不舍。所以爲真好也。才士也。夫非有德者也。【呂註】先王之治。至於聲名文物之大備。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非其常然也。以繩墨自矯。所以備世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夫道所以體常而盡變。墨子特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爲常。所謂得一察焉。以自好。非可與人同也。自作爲非樂。至博不異。皆爲之大過。己之大循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死不服。不同先王。毀古禮樂。儉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己矣。墨子本以汎愛兼利爲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爲之。以約失之者。鮮則未敗墨子道也。哀樂人所不免。先聖爲之節文。墨子使之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生勤死薄。使人

憂悲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而墨子爲之太過。不可謂聖人之道。已雖能任。奈天下不堪何。其去王道遠矣。昔禹遭洪水。其勞至於如此。所謂備世之急者。墨子以爲常然。則非也。夫勤勞備世之急。則是爲之太過。天下不堪其行。則非將使後世學者自苦以相進而已。夫勤儉固難爲。而墨子優爲之。真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循本】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奢侈也。不靡於萬物。不以外物爲靡麗也。不暉於數度。不以禮樂度數爲暉耀也。以繩墨自矯。守繩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備其急務。而不爲不切之事也。古之道術固有如此者。而墨翟之徒。乃獨喜其說。爲之太過。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過甚也。己之大順。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極其隨順也。作爲非樂言。所作爲皆非可樂之事也。不異與先王同。不異於衆人。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也。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卻自行以薄。固未嘗愛己。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墨道。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詞。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殺朴也。去王也遠。此不與先王同也。橐籥以盛衣食之器。九如桓公。九合諸侯之九。讀如糾糾雜者。糾合錯雜天下之川。使之脈絡貫穿。而注於海也。跛躄爲服。服事也。相里里。名勤人名。五侯之徒。五等諸侯。左傳所謂五侯九伯也。不忤不違也。不違則相應。巨子猶言大人。擇其黨之巨者爲聖人。尸主也。皆願以之爲主。冀得爲後世傳道之派。然而人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亂之上治之下。亂多而治少也。真天下之好。好爲治者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銜刑。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膺合驩。以調海

銜音刑、又堅ノ音モア
宋ハ姓銜ハ名。尹ハ姓、文ハ名。共ニ齊宣

王ノ時ノ人ナリ。
爾者而。和ぐナリ。

内。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上。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伎逆也。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華山上下均平。別有萬物。不欲令相犯錯也。強以其道。肅令合調。令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爲物主也。見侮不辱。以活民爲急也。救鬪寢兵。所謂肅調也。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肅調之理然也。見厭強見。所謂不辱也。不因其自化而強慰之。則其功太重也。固置五升之飯。斯明自爲太少也。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報己也。圖傲揮斥高大之貌。不爲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無益於天下者。己之所以爲救世之士也。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呂註】不爲俗所累。不求飾於物。

推誠以及人。在醜而不爭。願安養而不求餘。其心有不然。則以為垢而洗之。是以此白心也。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苛急。別而宥之。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為物。無所不容。則宜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容。而行之以膈合歡。以調海內。是謂心之行。欲置之為主。推而宗之。自見侮不辱。至強聒不舍。此所謂調膈之道也。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然為人太多。為己太少。此二子所以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必得活。不以飢死為憂。其行適至是而止。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循本】白心暴白其心也。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故曰華山之冠。別宥別善。惡宥不及也。語心之容者。說心之形容也。命之猶名之心之行心之用也。膈。煑熟也。舊本作日。傍者誤也。言心之用。如以烹飪與人。合驢使之飲樂。以此調和海內而已。請欲斯人立此心。以為之主也。自言口得五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餉。弟子亦饑而隨之。日夜行不休。曰。我必求得活。民命哉。圖以傲夫救世之士。不盡心者哉。其學有小大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此足矣。言亦無小大高深之義也。

公而不黨。易異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

彭ハ姓、蒙ハ名、田ハ姓、駢ハ名、慎ハ姓、到ハ名、以二齊ニ游ベリ。

冷汰ハ或ハ云フ沙汰ナリト。或ハ云フ揀録ナリト。誤解ハ不定ノ貌。

樵脱ハ樵恣脱略ナリ。推拍竝ニ擊ツナリ。斲斷ハ下文ノ斲斷ニ同シ。圭角無キナリ。椎拍斲斷ハ事物ニ處シテ接角無キチ云フナリ。

隠モ亦同ぐるナリ。

反人云云ハ民望ニ順ハザルヲ以テ民望ヲト云フコトナリ。

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斲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反。雷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竄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

免於魤統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臆ヨキ不免於非彭蒙田

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人不聚觀
作不見觀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而不兩。選則不徧。都用乃周也。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也。泔汰猶聽放也。其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謾騾無任。言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爲橫復尙賢也。非大聖者欲壞其迹。使物不殉也。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混合。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矚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耳。魏然任性獨立也。推曳而行。緣於不得已也。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爲不知道也。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而何。豪傑所以笑也。未合至道。故爲詭怪。得不教。謂得自任之道也。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以爲首也。戔然逆風所動之聲。反人不見。觀不順民望也。魤斷無圭角也。臆是也。道無不在。而云塊不失道。所以爲不知。槩嘗有聞。但不至也。【呂註】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爲一。不顧不謀。與物俱往。古之道術。其寂然不動者。三子所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道大。而有所不能。則知萬物有所可。有所不可。選則不徧。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無遺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於不得已。冷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擾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爲道。二子以道爲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己未始有物也。夫萬物竝作。乃所以復。而其芸芸。乃所以歸根。不足以撓吾心也。慎到之所以爲道理。以爲知不知而已。將薄之。而後鄰傷之。唯無知。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謾騾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賢聖。所以弃知去己也。椎拍魤斷。連下三句。則泔汰於物之謂。椎拍鍊治之。魤斷破絕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智慮。前後魏然而已。推曳

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隨，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建已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無譽無過。慎到以是爲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絕聖棄知之說，而絕棄之者，乃所以爲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其風窳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不言之說。至於所爲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於魀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奚，以常反人，而以椎拍魀斷爲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未免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耳。三子雖非知道，槩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宋鈳、尹文，非唯不知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而其真以治身，今墨翟、滑釐之徒，舉離於天下，至於人已不愛，則喪本失真爲甚，故論道術爲天下裂，而先及之。次以宋尹，則爲知道。田慎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精也。〔循本〕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不先立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趨，不生兩意，如作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有所選擇，則不周徧，以之爲教，則有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冷者清冷之意，汰者洗滌之意，冷汰於物，猶言遇事脫灑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鄰皆略也。若略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慎到、惠施、鄒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謨忍恥也。髀，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縱脫，無行縱肆脫略，不事行檢也。椎以拍之，輒以斷之，皆與之無競也。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隨亦宛轉而出也。彼以塊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傑卻相與笑，慎到所爲以爲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怪訝而已。田駢亦然，亦如慎到也。彭蒙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非，莫之非而已。其風閔然不可得而窺，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駢常自彭蒙之家，而反，久之人不復聚觀，而不免三兩人如魚隊之斷續而來，言雖不驚悚人，終不免有人識之也。

關尹ハ關ノ令尹客ナリ、史記ニ云フ、老子關ヲ出テントシ密ノ爲メニ書五千言ヲ著ハスト。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勞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郭註】有積爲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在己無居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也。形物自著者。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也。其應若響者。常無情也。得焉者失。言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尙勝自顯邪。尙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也。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爲利。未知無之以爲用。取虛者。守沖泊。以待羣實也。無藏有餘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也。歸然獨立自足之謂。徐而不費者。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巧者有爲。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爲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爲。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物不得。各理根爲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爲紀。去泰甚也。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逆則雖水氣無軟也。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爲銳。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不創於人。全其性也。【呂註】以道爲精。則以物爲粗。以物爲粗。則以無物爲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爲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爲精。趣時而已。道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猶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物莫能拔矣。一與言爲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下爲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異乎推拍斲斷以爲道者也。關尹子十一句。皆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知白守辱。雌靜而不唱。辱謝而歸根。谿輸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爲表也。處虛而無藏。故不毀。

萬物而物爲之用。此其所以有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形苦己以爲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毀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謂福。以深爲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爲紀。則無事於銳。至虛至大。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爲精。而澹然獨與神明居。則所體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嘆曰。古之博大真人哉。『循本』辱。卽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喻。卽所謂玄化也。笑巧笑人之巧也。不削於人。不侵削於人也。

芴一ニ寂ニ作ル。

芴冥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犽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

狀況ハ騷リ於ルナリ。

外ハ差ナリ、及ハ難ナリ。

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悠

若忘於情實者荒唐無域畔也莊端正也瓌璋奇特也連抃宛轉貌與物相從不違也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也物莫足歸都任置也時恣縱而不憚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也沈濁者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語也卮言重言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不譴是非已無是非故恣物而行也形羣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物合故無傷也不唯應當世之務故參差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己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其注汪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呂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死與則未嘗有生以為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為天地並與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詞時恣縱而不苟蓋皆有對不以簡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卮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趣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敖倪猶疎親也不譴是非所以羣於世俗著書雖瓌璋而連抃無傷也連謂無閒隙并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諛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芒昧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歷物之意曰

麻ハ分別歴説スルヲ云フ、無厚ハ無限大ヲ云フ。 既ハ傾クナリ、日方ニ中シメル時方ニ傾ク時ナリ。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
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
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
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
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
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
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
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

榘ハ杖ナリ。

存雄而無術ハ人ニ勝
タントノ意アリテ道術
無キチ云フ。

此ニ擊アルトコロノ惠
施ノ説ハ其論旨今得テ
言ニスベカラズト雖
モ、要スルニギリシヤ
ニ於ケルニ是れあ派つえ
のノ論ニ近シ物論ノ紛
紛タルニ當リテ眞理ノ
標準ヲ明ニセントシテ
專リ反面ノ方ヨリ論チ
立テタルナラン但其立
論ノ宗旨尤モ莊子ノ主
義ニ合ハズ、故ニ莊子
履之ヲ駁ス、此篇最モ
甚シトナス。

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
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
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崎人焉。曰。黃繚。問
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
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
反^{スル}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
物。其塗^ハ陳矣。由天地之道觀^ル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テ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
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
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カ

夫。

【呂註】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爲賢。不知天地之虛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爲壯。存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爲言。所以爲德。今施恃其辯。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則不知無言者也。爲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爲名。則強於物。其塗隙。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爲。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博且辯。猶一蚊一虻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與多。皆道也。一爲本。多爲末。則一雖不足。爲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尙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逐末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詞之末。以與物競。奚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疑獨】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或與天下辯其數。雞三足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萬物爲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爲差別而已。施持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爲名。此古人所不爲。故不曰古之道術。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喪其本真也。【循本】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別所謂方術也。其言不中於理。逐一忖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者。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微而積之。其大可致千里。方睨者。日昃可睨。而視之也。天地山澤。日之中昃。物之生死。皆合之爲同。若大者同。而小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盡同盡異。則謂之大同異。居北方者。不知南方地理。以爲無窮。然畢竟有窮處。雖今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矣。謂之昔日已來可也。天下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爲中。則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爲中矣。汎愛萬物。則天地與吾一體矣。此下所論。是當時辯者有

此數般話柄。羽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者意也。是爲三足。鄧本侯國。而稱爲王。是有天下之號。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爲羊。則人必呼爲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豈特鳥獸之生。有尾。觀製字。丁字。子字。卽有尾之狀。荀子亦曰。鈎有髮。卵有毛。此說之難持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彼註云。鈎有髮。卽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鈎。髮與尾類。火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傳聲。則能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蹶地。考工記。輪人云。進而眠。其輪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自有所蔽。則不見。指有所遺。則不至。雖至。有所不能。盡蛇長而龜短。龜能知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爲方之器。然矩之體本不方。規者。爲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可以爲圓。鑿非圍柄。而柄自入之。飛鳥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形。與形不相離。是未嘗動也。鏃矢雖疾。然不發之則不行。發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鏃矢。狗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狗。而不得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黃者。二也。彼自黃耳。而黃之者。人也。非三歟。驢牛亦然。狗之黑者。不可以變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白狗。可以名之爲黑。駒而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棰。不爲長也。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天地其壯乎。言吾之強。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矣。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飾於辯也。塗路也。隕迂曲也。言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也。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惠施不能安其爲一偏。而欲牢籠萬物。以爲能也。莊子極詆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橫者。可見矣。編末敘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次及聖人。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最末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之後。固未嘗敢以上掩六經也。讀至此。豈復更有餘篇哉。【洪邁】莊子載惠子之言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雖至于無窮可也。【筆乘】自惠施多方以下。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絕相類。解者多屬臆說。范無隱與其門人嘗論此云。恢愜悖怪。道通爲一。存而

勿論可也。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闢舛駁不中之言。惡用解爲。雖然凡莊生之所述。豈特墨翟禽滑釐以來爲近於道。卽惠施之言。亦有似焉者也。劉辰翁所謂唯愛之。故病之。而不知者以爲疾也。毀人以自全也。非莊子也。【陸德明】子玄之註論其大體。真可謂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嘆膏梁之途說。余亦晚觀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褒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邪。曰。夫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微音於上篇。列斯文於後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發有辭之敝。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祛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劉棨總論】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徧。然本末先後之出於一。而散於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動或靜。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蹈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爲清靜。墜於田彭。於是宋鉞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是。無爲復朴。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拯天下之濁。謂約言不足以解弊。故曼衍而無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崖。其言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離博大真人。猶在一曲。老聃一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莊子翼卷之十終

莊子翼卷之十一

莊子闕誤

陳碧虛南華章句附闕誤一卷。具載古今本同異。今系之卷末。庶幾孔氏闕文之意云。

逍遙遊 計十二字

亦若是而已矣。

見文如海本。舊作則。

檜榆枋而止。

見文本及江南本。舊闕。

腹猶穎然。

見文本。舊作果。

彼之二蟲又何知也。

見文本。舊闕。

八千歲爲秋。此大年也。

見成元英本。舊闕。

豈

唯形骸有聾瞽哉。

見天台山方瀛觀古藏本。舊作音。

請買其方以百金。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安

所困苦哉。

又作安所。窮困哉。

齊物論 計十二字

老洳

江南古藏本作溢

雖我亦成也

江南古藏本作雖我無成亦可謂成矣

仁常而不周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

成

飄風振海

見江南李氏本舊闕

聖人愚芼

見劉得一

則是之異乎不是也

其無辯矣。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矣。

見江南古藏本

養生主 計七字

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

見文如海劉得一本舊闕

始也吾以為至人也

見文本舊

其作

人閒世 計二十字

思其所行則庶幾

見李氏本舊闕

曰謔若往而殆刑耳

見張君房本舊作若殆往而刑耳

街

暴人之前者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術

有心而為之其易邪

見張本舊闕

寡不道以

權成

江南古藏本作寡有不道以成權

其大蔽數千牛

文成李張本同舊闕

將隱芘其所賴

見張

本舊作

卻曲卻曲

見張本舊作

吾行卻曲

隱將

德充符 計十四字

守其宗者也。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

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

見張本。舊闕。

計子之德。足

以自反邪。

文成李張同。舊作不足。以自反邪。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寤

邪。

見張本。舊闕。

孔丘之於至人未邪。

見張本。舊作其未邪。

大宗師 計七字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厲乎其似世乎。

文成張作邴邴乎其

似喜也。崔崔乎其不得已也。厲乎其似世也。

善少。

見張本。舊作天。

故殺生者不死。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往侍事焉。

見張本。舊作待。

應帝王 計五字

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

見張本。舊作度人。

吾與汝無其文。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既。

不震

不止。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正。紛然而封哉。見張本。舊闕。

駢拇 計二字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張作而多於聰明之用也。而枝者不為岐。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歧。

馬蹄 計一字

絡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維。

肱筴 計十一字

曷嘗不法聖智哉。善人不得聖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智之道不行。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聖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智。聖智已死。聖智不死。雖重聖智。是乃聖智之過也。彼聖智者天下之利器也。並見張本。舊作人。

刻意 計一字

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見張本。舊作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繕性計九字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見張本。舊作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欲。思以求

致其明。見張本。舊作俗。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

謂之以智養恬。見張本。舊闕。義明而物親忠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中。禮樂徧行。

四時應節。見張本。舊作得。又何為乎哉。見張本。舊闕。軒冕在身。非性命

之有也。見張本。舊闕。

說劍計一字

悝當何敢言。見張本。舊作尙。

漁父計三字

皎白。見張本。舊作交。侍於下風。見張本。舊作待。以敗德人。見張本。舊作惡。音烏路反。

禪王計五十五字

恐聽謬。見張本。舊作恐聽者謬。弦歌。見張本。舊闕。不以羨自累也。見李氏本。舊作利。神無惡

也。見張本。舊作乎。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桓公得之莒。齊子糾之亂。小白出奔莒。文公

得之曹。曹人觀晉公子餽脅。越王得之會稽。越為吳敗。句踐以敗卒保於會稽山。陳蔡之隘。於丘

其幸乎。自桓公竝注。至會稽山四十八字。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故許由虞於潁陽。而其伯得志乎

丘首。虞安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娛志。舊闕。殷德衰。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周。

盜跖計十二字

穴室樞戶。見劉得一。本。舊作樞。口休卒徒於太山之陽。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凡天下人

有三德。見張本。舊闕。此七子者。世之所高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六。此六子者。無

異於磔犬流豕。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四。操瓢而乞者。皆利名輕死。見張本。舊作離。汝

行如桀紂則作色。有不服之心者。見張本。舊作則有作色。吾昔與子訟於

無約曰。見張本。舊作日。則亦猶夕病長阨。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若負重行而上坂也。

見張本。舊闕。貪財而取辱。見張本。舊作慰。

在宥計二字

空同之山。見張本。舊作上。以此因人之國。僥倖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天地計十三字

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上五

字。義作道。沈珠於淵。見張本。舊作藏。退已。音紀。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己。有機械於此。其名桔槔。

竝見張本。機舊闕。桔舊作爲。聖人所羞也。見張本。舊作聖人羞之。不相罪坐。見張本。舊闕。

天道計九字

其自然爲也。見張本。舊闕。而道德之至也。見張本。舊闕。實者倫矣。江南古藏本作實者備矣。

刑名比詳。見張本。下同。舊作刑。夫天地至神矣。見張本。舊闕。安取道哉。見文本。舊闕。非知

治之道者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淵淵乎其不可測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天運 計十七字

孰隆施是。李氏作弛。在上彷徨。見張本。舊作有。名者公器也。見張本。舊闕。又奚傑傑

然。見張本。舊闕。予口張而不能脅。舌舉而不能訶。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然則至

人。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發動如天地者哉。見張本。舊作乎。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也。昔

黃帝之治天下。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眸子不運而感風化。雌應於下風而

感風化。故曰風化。並見張本。舊闕。

秋水 計十四字

五帝之所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連。故異便耳。見張本。舊闕。是故大人之行。不出

害人之塗也。見張本。舊闕。謂之篡之夫。見張本。舊闕。知乎人之行。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天。

而不遇時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得。當堯舜之時。當桀紂之時。並見張本。舊闕。出跳

乎井幹之上。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跳梁。且子曰。見張本。舊闕。

至樂計三十八字

吾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

而誠者為樂矣。並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萬物皆化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今有變之而死。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今又變而之死。觸髅見夢曰。向子之談者。見張本。舊闕。泛然以天地為

春秋。見張本。舊作從。而復為生人之勞乎。見張本。舊作人間之勞乎。彼必相與異其好

惡。好惡異。故先聖不一其能。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故異也。種有幾。若鼃為鶉。見劉

得一本。舊闕。斯彌為食醯。食醯生乎頤輅。頤輅生乎黃軹。黃軹生乎

九猷。九猷生乎瞿芮。瞿芮生乎腐蠶。腐蠶生乎羊奚。羊奚比

不尊。久竹生青寧。並見張本。舊闕。

達生計十四字

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物焉得而正焉。見張本。舊作止。不開人之入。見劉得一本。舊

作天。以瓦投鉤。投金投。見呂覽。舊作注。有張毅者。見高門縣簿。見劉得一本。舊闕。人

之所最畏者。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取。吾將三月參汝。見張本。舊作轅。篇韻不收。自為謀則取

之。其所異彘者何也。見張潛夫本。舊闕。異雞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文如海劉得一本。舊

闕。其由是與。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口忘是非。張文本同。舊作知忘是非。則安平陸而已。見劉得一本。

舊闕。

山木計七字

運化之泄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物。褰裳躩步。見張本。舊作蹇。莊子反入宮。三月不

庭。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從其令。江南李氏成本同。舊作俗。

虞人以吾為戮。張文本同。舊作栗林虞人。逆旅之有妾二人。見劉得一本。舊作人。

田子方 計一子

其導我也似父。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道。

知北遊 計十二字

知。如字。舊音智。不取。故曰通天地之一氣耳。見劉得一本。舊作通天下一氣。合彼神明至精。

見劉得一本。舊作今。子孫非汝有。見張本。舊作孫子。運量萬物而不遺。文劉本同。舊作匱。汝唯

莫必。謂無乎逃物。張成本。同舊闕。山林與臯壤與與我無親。使我欣欣

然而樂與。見江南藏本。舊闕。

庚桑楚 計十二字

辭盡矣。奔蜂不能化蒼蠅。江南李氏張本同。舊作曰奔蜂不能化蒼蠅。十日息愁。江南李氏文劉張同。

舊作自。人見其人。物見其物。見張本。舊闕。每妄更爲失。見劉得一本。舊闕。出入而

不見其形。見張本。舊作入出。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宗者。見文本。舊作守。又適其

偃溲焉。

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闕。

移是非今之人也。

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闕。

徐無鬼計十二字

藜藿柱乎黜黜之逕。

文張同。舊作平。

察士無陵諄之辭。則不樂。

文成張本同。舊作凌諄之。

聽而斲之。瞑目恣手盡聖而鼻不傷。

見江南李氏本。舊四字是郭注。

可不諱云。

見江南李氏本。舊作謂。

游於天地也。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擇疏鬣長毛。自以為廣宮大

囿。

見張本。舊闕。

古之真人以天待人。

見張本。舊作之。

則陽計二字

同檻而浴。

見張本。舊作濫。

氣之廣者也。

見劉得一。本舊作大。

外物計五字

我且南游說吳越之王。

見張本。舊闕。

出拾薪。

見張本。舊闕。

中民之行易進焉

耳。

張成本。同舊闕。大林丘山之善。

張文本。作大林。

沐老。

見張本。舊作休。

寓言計四字

如觀鳥雀蚊虻。見張本。舊闕。勸公以其私死也。見張本。舊闕。向也括撮而

今也被髮。見張本。舊闕。而況乎以無有待者乎。見張本。舊闕。

列御寇計十二字

無多餘之贏。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闕。汝處已。音紀。江南李氏本。舊作己。闔曰嘗視其良。文成李同。

舊作闔胡嘗視其良。古之至人天而不人。見張文校。舊闕。有慎懼而達。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順。仁

義多責。六者所以相刑也。達生之情者傀。見劉得一。本。舊闕。

天下計三字

而九滌天下之川。江南李氏本。舊作雜。雖未至極。江南李氏文本同。舊作可謂至極。

右三十三篇。闕誤或兩義。共三百四十九字。

覽過南華經名氏。

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葛湍校天台山方瀛
宮藏本。徐靈府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文如
海正義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宮本。張君房
校散人劉得一注。大中祥符時人江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

右九家。闕誤同異。各有義旨。

莊子翼附錄

莊子列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肱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

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論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塗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泱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其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闕鑿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臆臆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

猶豫相林。或作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裙。揚雙鷗。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感以失貞。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噓噲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峯之上者。資端冕服。驂騮。至乎崑崙。

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驂騮者凡乘之具。非所以
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
鍾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
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反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
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
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溫。月
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
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
水。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
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
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

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
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
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
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
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
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
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
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
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
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
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
一作佳。

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耆。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爲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聽聲。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過性之所安。故疾疹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活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穆。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空同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己爲小。雲將不失問於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

アキラカナラ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
ヨツナ朝則襲。咸池不畱。陽谷之上。而懸之後。將入也。故期得者喪。
ハ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
コト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
スル物。明著是非者。危於身。修飾以顯潔者。感於生。畏死而榮生
ハ者。失一作其貞。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
ハ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
ス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下之誠也。克己以爲人者。廓外之仁
ハ也。竊其雉經者。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矐菁
ハ華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
レ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洿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

者。迷罔之倫也。誠或作非媚悅。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食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燦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滂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竝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辨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明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飭帷幃。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

以_二慧子_一殘國_一以_二才臣_一亡_一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其於世
 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吹萬數竅一作物相和忽焉
 自己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是寶
 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之
 夫別言者懷道之談也。折辨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
 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馬軾者行以離支一作交
 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
 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敘無爲之本
 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
 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刃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
 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

心在魏開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大始之論。立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臆脈。亂次而退。蹉跌失迹。隨而望之耳。或作其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莊子論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

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竝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

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鉞。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

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子論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

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爲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大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爲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曉曉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宜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

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而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贈別

莊子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佑常佩服於斯言。夫得者。謂如人之生也。自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卻也。此豈非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若暮之失早。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豈非失者順也。天下之事皆然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人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可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泛然之也。乃自然之也。不知其然而然。故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得之非失也。安能分得失於其閒。結哀樂於其會邪。如

人一歲二歲。至于百歲。其閒得失哀樂。雜然繁苛。當其時。哀則戚戚而不可解。樂則熙熙而不可易。及其過而思之。乃覺覺亦夢也。則向之熙熙戚戚。亦何妄哉。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今之失。何足介蠱邪。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日月東西出沒者。是爲晝夜。其閒含齒戴髮。粒食衣繭者。是爲人。一性之動。是爲太易。言性移易不定也。或爲人或爲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剛柔動植。云云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喚。是爲名。倍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云云。是爲事。事往而記之於心。或爲喜。或爲悲。或爲恨。其名雖衆。然皆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哉。於是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謂彼爲彼。彼自謂我。我亦自謂我。使其交相指。皆彼也。自

指射。皆我也。然終不知誰爲彼。誰爲我也。雖聖人不能定之。且強爲之治焉。於是或有名商周。或名秦漢。治筠穀之膚。舒而裁之。謂之簡牋。束毫末而染丹墨。而縱橫之。謂之文。聚云云之事。而錄之。謂之典籍。後人視之。謂之稽古。世世相倣。而不知休息。或至於道。或溺於心。謂之曰學。或曰自古及今。營營於其閒者。惟共一畫爾。一畫之閒。而營萬世之務。何異乎覺而憂。夢而憂。覺也。日月星辰。丘陵山澤。如故也。含齒戴髮。剛柔動植者。云云而已也。往所謂商周秦漢。或爭而得之者。或爭而失之者。今何有焉。今予視之。眞覺之視。夢也。豈若體道安性。而清虛爲任哉。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也。方今無住也。已往無物也。予今營營復何求邪。然而貪慾而好。

利。繫心於得失者。跼促若轅下駒。安得懸解如列子。能言如莊周者。發言如雷。注耳如風。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然復歸無物。至於無言歟。僕舊之所言如此。足下之行也。錄以贈行。足下跼促之甚者。其心已病矣。聞吾此言。病其廖乎。

雜說

聖人有論議。無辯。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辯者辯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辯。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衆人務辯以相示歟。莊子之書。兩言罔兩之間影。以影之爲影。似待乎形。而實不

相待也。而不知者。以起坐俯仰爲在形。豈知影實不待於形。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蝴蝶。以其自樂。則言知魚之樂。以蝴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活之意於三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卮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

之爲言。雖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爲知本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爲書。而言及鯤鵬。蜩鷲。斥鷃。鷦鷯。螳。羊。魚。蝶。馬。牛。山。木。之類也。道之本在大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大極之下。而不爲深。未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爲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鎔鋸不怨飄瓦與夫不怒虛舟之意同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體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天也。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外者無也。人安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侈也。德者己之所有也。於己之所有。人益之。是侈也。故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鈍利。民之所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故曰窮亦樂。通亦樂。以

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

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奈曲士指此而非之。宜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冰。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曰。顏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內而後忘外。仁義內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內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

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離。動與物爲構者。衆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如斯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子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

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_レ至。

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駕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忘象。得象。則忘言。此亦莊周之意。有冀於世也。

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真性也。古之至人。則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爲一朝。以曠代爲一府。無人非爲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疎。此其

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中也。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爲悔。與天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惴。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惴惴。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謂不能朝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於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行不藏。莊周之言尚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止於根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莊子之書有言。真人至人者。以真者言乎其性也。至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也。故曰。明不勝神。

老子曰。天門開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物由之而出。故曰。開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滓溟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萬物芸芸而生。成於中。所謂不見其極也。

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物也。故曰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外更役物也。故曰知大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遺於道也。安能舍己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

莊子有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體爲體。在用爲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以親也。

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之初。而所以覺

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時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莊子九論

夢蝶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爲周。奚物而爲蝶。認周以爲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爲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況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爲蝶。卽蝶爲周。蘧蘧然而覺爲周。卽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

覽一身而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爲事之實以魂交
之寐而爲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是也一形
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爲物戚然而惡一復爲人忻
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
耳一犯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覺而後知大夢必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爲妄覺不知夢故
不以覺爲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爲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
爲是靈源湛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
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
周以卒齊物之意噫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櫟社之木以夢
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

鹿以夢而訟。華胥以夢游。帝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不然。彼致道者。疏以通其礙。靜以集其虛。誠以生其神。寂以反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成敗。生死真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爲寓言。

解牛

卽無物之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爲實者。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心冥物。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刀。解生於無解乎。且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爲不多。疑若敝矣。而刀刃若新發於

礪者蓋執跡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亙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爲能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有刀則能以存有牛。則所以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泯。浮游乎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大鄙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未嘗爭而同然者自固。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自宜。況大瓢乎。以是奏刀。騖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逐物之逝。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踦而踦。不知膝在天機。

自張而各不自知。大用無擇而咸其自爾。此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地矣。一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歲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刀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圜。非新非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煨而堅。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爲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切原莊周之意。託庖丁以寓養生之主義。養生於齊物逍遙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囿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

齊^{スル}物^{トニ}。以^テ是^ヲ賓^ニ賓^ニ然^{トシ}與^テ物^ト靡^ル刃^ヲ於^テ膠^ノ擾^ス之^ル地^ニ。其^ノ生^ハ鮮^シ不^レ傷^レ矣^ト。惟^テ內^ニ無^ク我^レ者^ト。故^ニ能^ク逍^シ遙^ス於^テ自^レ得^ル之^ル場^ニ。惟^テ外^ニ無^ク物^ト者^ト。故^ニ能^ク齊^ス物^ヲ於^テ至^ス一^ノ之^ル域^ニ。夫^レ然^レ體^シ是^レ道^ヲ而^シ游^ブ於^テ萬^ノ物^ノ之^ル閒^ニ。彼^レ且^ッ烏^ク乎^カ礙^レ哉^ト。故^ニ莊^ノ周^ノ以^テ是^ヲ起^シ解^シ牛^ノ之^ル喻^ヲ而^シ文^ノ惠^ノ以^テ是^ヲ達^ス養^シ生^ニ焉^ト。

藏舟

自^レ物^ノ之^ル無^ク而^シ觀^レ之^ル。真^ニ常^ニ湛^シ寂^ス。互^ニ古^ニ而^シ不^レ去^ル。自^レ物^ノ之^ル有^ク而^シ觀^レ之^ル。大^ニ化^ニ密^ニ移^テ交^テ臂^ヲ而^シ已^ニ失^フ。達^ス此^ノ者^ハ卽^キ其^ノ流^動之^ル境^ニ。了^ス乎^カ不^レ遷^ル之^ル宗^ト。夫^レ然^レ游^シ塵^ヲ可^ク以^テ合^ス大^ノ虛^ヲ。秋^ノ毫^ヲ可^ク以^テ約^ス天^ノ地^ヲ。寄^ス萬^ノ化^ヲ於^テ不^レ化^ノ之^ル有^ク。宜^ク使^ム負^テ之^ル而^シ走^ラ。將^ニ安^シ之^ル乎^カ。昧^レ此^ノ者^ハ覽^テ其^ノ有^ク涯^ノ之^ル生^ヲ。託^ス乎^カ必^ズ遷^ル之^ル地^ニ。夫^レ然^レ而^シ停^ル燈^者。前^ノ焰^ハ非^ズ後^ノ焰^ト。比^シ形^者。今^ノ吾^ハ非^ズ故^ノ吾^ト。雖^シ使^ム執^テ之^ル而^シ留^ラ。皆^ハ自^レ冥^冥中^ニ去^ル矣^ト。此^レ莊^ノ周^ノ所^レ以^テ有^ク藏^ル舟^ヲ山^ヲ於^テ

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用。所以況造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所以況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方。壑之與澤。爲有方矣。一固無體。舟之與山。爲有體矣。夫一隨於動止。而游於有方。一昧於虛明。而囿於有體。則一者。自此而對矣。有盛而衰。爲之對。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死。爲之對。一則無二。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土則湮。又況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且有方矣。挈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日徂於一息不畱之間。化故無常也。我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羣

動而有_レ心者所以妄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方其藏之壑澤。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俄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繫。一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而人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其得一之全。故知萬化未始有極者。動無非我。則天老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人形而喜之者。其樂可勝計邪。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而不知。且宅爾。陳人爾。與物周游於造化之逆旅爾。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下。

而論之。

坐忘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烏用墮。況於仁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爲忘也邪。不然。厭擾而趣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爲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

冥^ス一性不遷之宗。靜^{カニ}觀^セ世閒。則仁義禮樂。舉以妄名。寂照^{ストキハ}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レテ}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レテ}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妄者執以爲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爲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尙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末。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卽妙而觀。墜者之忘。車

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卽麤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僞乎。道無真僞。顏氏之子。背鹿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而告於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旣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咸則有感。而感則

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入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エルトムネク}刳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子。以其未能^{コトナク}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以空虛不毀爲體。以淵明不測爲用。子則有出母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則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則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爲死生若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歎之。

以其死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沖。遂以爲不齊焉。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役見爲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爲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

已。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其誰邪。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畱。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壺子之心。弔之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而不爭。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爲騰。而得。亦以是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敝敝然以天下爲吾患。役於萬物。而非所

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汝。可乎。此古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玄珠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撓。以況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況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竝起。既湛人僞。遂遠大道。玄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邪。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邪。夫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在。近不聞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

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遙而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卽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爲知。迷卽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卽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亙古亙今而獨露眞常。大感大靈而成爲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黃帝特

異之。

濠梁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形本無形。凡森布於對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道。我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於此蓋有不期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先受之。有不能逃遊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爲魚之樂乎。以是爲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周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

魚_ニ惟_ハ魚_ハ忘_ル於_ニ水_ニ。故_ニ其_レ樂_ヲ全_シ。惟_ハ周_ハ忘_ル於_ニ魚_ニ。故_ニ其_レ知_ヲ一_{ナリ}。至_リ樂_ニ無_レ樂_ヲ。
魚_ハ不_レ知_ル樂_ヲ。其_レ樂_ヲ真_ニ知_ハ無_シ。周_ハ不_レ期_シ知_ル而_レ知_ル。然_レ莊_ハ周_ハ以_テ是_ヲ契_ス之_ヲ。
於_ニ無_レ物_ノ之_レ表_ニ。蓋_シ將_レ無_レ言_フ。惠_ハ子_ハ嘗_テ交_テ於_ニ莫_ニ逆_ス之_レ際_ニ。蓋_シ將_レ無_レ問_フ。莊_ハ
子_ハ於_ニ此_ニ不_レ能_ク默_ス。惠_ハ子_ハ於_ニ此_ニ不_レ能_ク悟_ル。以_テ謂_フ非_ハ問_ト。則_レ周_ハ之_レ言_ハ
無_レ所_レ託_ス。非_ハ言_ト。則_レ道_ハ之_レ妙_ヲ無_レ所_レ見_ル。直_ニ將_レ祛_シ天_ノ下_ニ。後_ニ世_ニ離_テ我_ト與_テ物_ト
爲_ル兩_ト者_ノ之_レ蔽_ヲ。爾_レ將_レ物_ハ自_ラ有_ル其_レ物_ト。則_レ周_ハ固_ニ非_ニ魚_ニ矣_ニ。是_レ安_ニ知_テ我_ヲ而_レ
知_ル魚_ノ之_レ爲_ル樂_ト也_ニ。邪_ニ。將_レ我_ハ自_ラ有_ル其_レ我_ト。則_レ魚_ハ固_ニ非_ニ周_ニ矣_ニ。是_レ安_ニ知_テ我_ヲ
不_レ知_ル魚_ノ之_レ樂_ト也_ニ。邪_ニ。知_ハ與_テ不_レ知_ラ。皆_レ道_ハ之_レ末_ニ。此_レ周_ハ所_レ以_テ請_フ循_ル其_レ本_ト
也_ニ。其_レ本_ハ末_ヲ嘗_テ不_レ知_ラ。昔_ハ人_ハ嘗_テ言_フ之_ヲ矣_ニ。眼_ハ如_ク耳_ト。耳_ハ如_ク鼻_ト。鼻_ハ如_ク口_ト。無_レ
不_レ同_ク也_ニ。在_ニ我_ニ者_ハ蓋_シ如_ク也_ニ。視_レ死_ヲ如_ク生_ト。視_レ富_ヲ如_ク貧_ト。視_レ周_ヲ如_ク魚_ト。視_レ人_ヲ
如_ク豕_ト。視_レ我_ヲ如_ク人_ト。在_ニ物_ニ者_ハ蓋_シ如_ク也_ニ。如_レ則_レ物_ハ物_ト皆_シ至_リ游_ス。無_レ非_ニ妙_ト處_ニ。

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儵魚之樂也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作秋水之篇。始之以河伯北海若相矜於小大之域。次之以蟲夔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儵魚之樂。以卒其意。而至樂之說。因此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墜車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邪。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而猶足以外死。生而忘驚懼。

況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覩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爲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眡。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者。以謂有生

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一。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讐者不折。鏹。又次之以伎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讐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況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況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道術

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在有。邪。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邪。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睨。卽其互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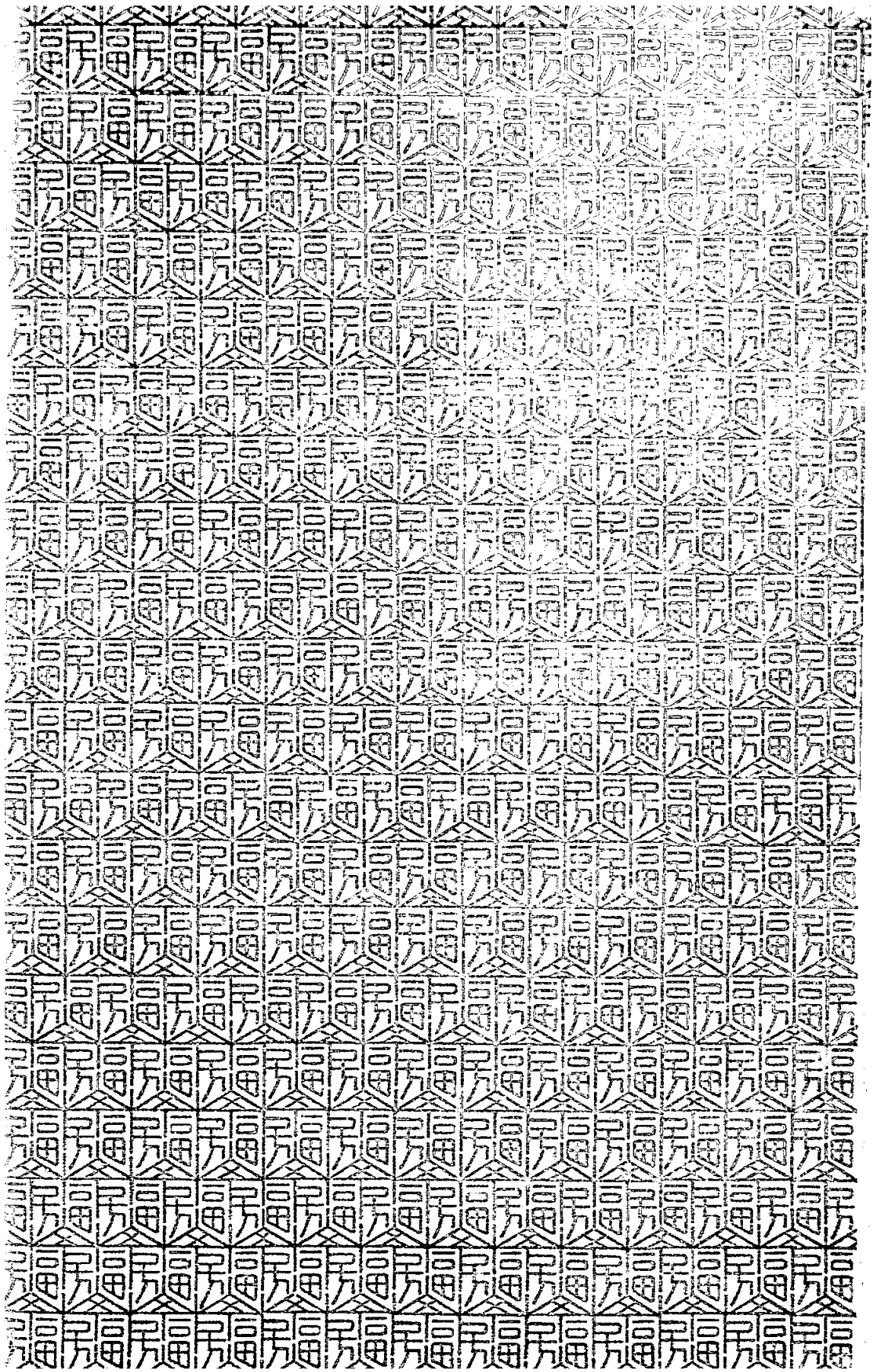
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於宗。神人得之。不離於精。至人得之。不離於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卽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於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有在於是也。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人太多。爲己太寡。而宋鉞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譏髀無任。而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謙

下爲表。以虛空無已。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此數子者。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或以強聒不捨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計其術之在道中。猶罍空之在大澤也。猶稊米之在太倉也。猶小石之在泰山。毫末之在馬體也。自其所見言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一壘與大澤共虛。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沒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及大全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堯舜之相授。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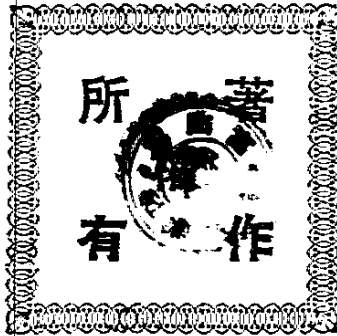
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仲尼之潛心。潛此者也。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伊尹之先覺。覺此者也。莊周之書。率於是篇。深包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敝。而終以謬悠之說。無津涯之辭。自列於數子之末。深抵其著書之跡。以聖天下後世。孰謂周蔽於天。而爲一曲之士。

莊子翼卷之十一終

(漢文大系第九卷總紙數八百九十頁)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明 明 明 明 明
 治 治 治 治 治
 正 正 正 正 正 四 四 四 四 四
 七 六 五 三 三 三 十 十 十 十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六 二 一 七 五 五 三 二 九 八 八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十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十 二 二
 五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一 十 十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發 印
 二 一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刷



發行所

(明治二十九年六月設立)

東京神田

合資會社 **富山房**

振替貯金東京五〇一番
 電話本局一〇三六、四一三〇、四四八三番

校訂者

服部 宇之吉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合資會社 **富山房**

代表者

同所合資會社富山房社長
坂本嘉治馬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畑次郎

印刷所

同所 **博信堂印刷所**

(漢文大系第九卷與付)

定價金貳圓八拾錢

0

306-23